John Updike

Villages

村落



他确信他们都想要自己的妻子……

他那被隐藏起来的珍宝、

他那天真无邪的裸露者、

他那海边的前处女。

张竝 译

[美] 约翰·厄普代克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John Updike

Villages

村落

[美] 约翰 · 厄普代克　著

张竝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8-3827

John Updike
VILLAGE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村落/(美)厄普代克著;张竝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02-008297-1
Ⅰ.①村… Ⅱ.①厄… ②张… Ⅲ.①长篇小说-
美国-现代 Ⅳ.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3290 号

责任编辑:苏福忠
特约策划:尹晓冬
装帧设计:吴华桑桑

村落
[美]厄普代克 著 张竝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20 千字 开本 890×1194 毫米 1/32 印张 11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
ISBN 978-7-02-008297-1
定价:32.00

啊，爱情，让我们相互
坦诚以待！因为这世界，仿佛
我们面前的梦想之地，
如此丰富、如此美丽、如此新奇，
却毫无欢乐、无爱情、无光明、
无确信、无和平、无助益来抚慰痛苦……

——马休·阿诺德①《多佛海滩》

① 马休·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人及社会评论家。他对当代"野蛮人"（贵族）、"腓力斯人"（中产阶级商人）及"平民"的风尚作了无情的抨击。

目　录

第一章　继续做梦吧，亲爱的欧文

好长时间以来，他妻子醒得早，五点或五点半的时候就醒了。朱丽娅的生物钟节奏有时和欧文的并不协调，她醒来时会对他充满柔情蜜意，她的伴侣则在床上一动不动，在夜晚并不酣甜的睡眠中遨游。她搂住他，并不理会他还在睡觉的抗议，用一种轻柔却又无情的嗓音宣称她有多么爱他，她对他们的婚姻如何满心喜悦。“和你在一起我真的很开心。”

这是共同生活二十五年以后的事了。他七十岁，她六十五岁；她觉得自己的话很有新意，但有点让他不舒服：还能怎么样呢？他们经过了这么多的磨难，还给了别人这么多的痛苦。他们挺了过来，到了这儿，在另一边。她把他拉过来，扳过他的头，想要和他亲嘴。但他的嘴唇由于睡眠的缘故有点肿胀、麻木，在这种昏昏沉沉的状态中，他的神经也来不及调节，这么做倒像在窒息他。这样去惹他，就像人们常说的，肯定没什么效果。他固执地不做出回应，一心想重返他那得之不易的梦乡，朱丽娅恋恋不舍地折腾了好几分钟后方才作罢，从床上起来，欧文心满意足地在她旁边空出的地方摊开身体，又睡了一两个小时。

一天早晨，在这样好不容易偷闲得来的最后一小时里，他梦到一幢从没见过的房子（房子破旧不堪，像是公共场所，比如膳宿公寓或医院），几个没脸的工作人员领着他进入一间屋子，屋里有一张床，像是他们自己睡的那张，是两张单人床连在一起拼成一张大床，一个男人——很年轻，从他柔滑的金色身体和丰满的臀部就可以看出来——躺在他妻子身上，像是竭力要苏醒过来或（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是要隐藏起来。这时候，在旁边工作人员的暗示下，陌生人挪到旁边，欧文妻子同样仰躺着，一丝不挂的身体露了出来：松弛的白色腹部、因为重力而平展的乳房、她若隐若现的阴毛中宝贵的女性器官。她死了，是自杀。她找到了摆脱痛苦的途径。欧文想，如果我没有搅乱她的生活，她仍然会活着。他很想拥抱她，让她重新活过来，让自己啜饮她因不堪忍受他的存在而喝下的毒药。

然后，慢慢地，不情愿地，就像有人从百般难解的谜题中转移注意力一样，他醒了，当然她没有死；她在楼下弄出了咖啡的香味和早新闻的嗡嗡声：是几个男女开玩笑的声音。交通和天气，朱丽娅喜欢这两样东西，这些日复一日每天都会发生的偶然事件从来没有让她失去兴趣，尽管她三年前就不再每天去波士顿了。他能听见蓝橡胶拖鞋的声音，她坚持要穿这种鞋子，就好像她一直都很年轻，如此穿着便可以去海滩一样，她在厨房里噼里啪啦地走来走去，从冰箱、橱柜台面走到早餐桌，再走到水槽、垃圾粉碎机和洗碗机那儿，又走进了餐厅，给花草浇水。她爱花草出于同样的情感需要，也许就像她爱天气一样。拖鞋发出的噪音和从她脚步声里听出的危险——她老是会在楼梯上滑倒——让他生气，但他倒是很

喜欢看她稍稍有些奓开的光脚趾，就像干活卖力的亚洲人的脚，她脚趾的小关节因为夹住拖鞋而变白。她身板小巧、结实、皮肤浅棕色；和他第一任妻子不一样，她身上的淡棕色皮肤显得光滑漂亮。

有些天，他半梦半醒时，只能通过回忆某个女人才能重新进入梦乡，阿丽莎、瓦妮莎、凯伦或菲伊，六十和七十年代她们和他都住在康涅狄格州的中瀑布镇。他的手紧紧攥住有气无力的鸡巴，重新体验某个她在他身下、他身旁、他身上，还有她把脸凑到他涨起来的老二那儿时他把她头发往后捋时的感觉，它的每一根神经都渴望着潮湿的、心照不宣的接触；可时光不再。春天惨白的阳光在百叶窗下方肆无忌惮地闪耀着。真实世界如同一头丝毫未受他的梦影响的老虎，等待着时机。该是起床、开始日复一日生活的时候了，他肉体上的乐观主义把每一天都看作通往未来无尽日子的第一天，但他的大脑——发达过度的智人种——知道这样的日子将会越来越难以为继。

所谓的哈斯凯尔斯十字村在他们那座隐秘的小山周围醒来；车辆一成不变的呼啸声一阵紧似一阵地穿过松树、灰泥屋墙和远处密不透风的树林。报纸——他看的《波士顿环球报》和她看的《纽约时报》——已经送来。鸟儿早就忙活开了，知更鸟啄着小虫子，乌鸦钻进草坪捉虫卵，燕子在半空中逮蚊子，它们互相用快乐而又傻呵呵的暗语柔声柔气地呼唤着。他去浴室时冲楼下喊道，“早上好，朱丽娅！”

她也喊道：“欧文！你起来啦！”

“宝贝，我当然起来了；天哪，都过七点了。”

他们越老，说起话来就越像孩子。她的声音传到楼上，半是争辩半是玩笑："你一直都是睡到八点的，因为你不用赶火车嘛。"

"亲爱的，你乱说什么呀！我从来没有睡过七点；我倒希望能这样呢，"他继续说着，但不知道她是否已从楼梯那儿走开，听不听得见他的话，"不过到底还是年纪大了，你倒是和鸟儿起得一样早。等着吧，你也会有那么一天的。"

这都是些婚姻中的废话：说些冒傻气的暗语。他想，如果日子是计算机的话，它就会把主内存重新装满，像这样启动起来。事实上朱丽娅睡得比他少（就像他的第一任妻子菲丽丝那样），但她小五岁这个事实倒一直令他很骄傲，让他性致勃勃，比如他就喜欢看她穿蓝拖鞋时露在前面的脚趾。他也喜欢看她浴袍底下粉红色脚后跟往后缩的样子，她一步一步快速有力地走路时跟腱笔直的线条，和她那女性特有的外八字脚。

他等在浴室门外的时候，膀胱隐隐作痛，他们俩继续说着话，浴室就在往下通向厨房的楼梯旁。他心爱的朱丽娅在梦里赤身裸体躺着死去的形象，和梦境引起的负罪感（如果她在现实生活中自杀，就等于是他杀了她）仍旧比每天醒后的所见所闻——墙纸上深褐色的玫瑰图案和柔和的金属光泽、新买的门厅地毯上鲜亮的米色厚绒、地毯下有弹性的地板、度日如年的一天，而这样数着时间过日子就像顺着破旧裂损、危险不堪的梯子横档攀爬一样——还要生动清晰。

当欧文对着搁在窗边的镜子剃胡子时，他那张被日光剥蚀的胖脸被毫不留情地放大了，脸的正面袒露在无情的光线之中，他听

见那只喜欢栖息在那棵最高的雪松树梢上的嘲鸫的鸣声，它发出一长串颤抖的指责声，指东骂西，对某件毫无进展的芝麻小事骂个不停。所有这些当地自然界的物种——鸟类，昆虫，花朵，花栗鼠、土拨鼠之类偷偷摸摸的动物，它们从洞里匆匆地跑进跑出，似乎猎枪马上就会把它们打爆一样——都有一张用自己的利害关系和交流方式织成的网；人类世界对它们而言，只是一种隐隐约约的躁动不安、一种不可思议的困扰烦恼、一种时断时续的纷纷扰扰，根本没什么致命的危害，对它们而言人类世界与如此丰富的有机物（垃圾、花园）也没有什么关系，尽管是人类将这些馈赠到了大自然的台面上。它们藐视我们，欧文想。我们应该是它们的神，但它们不懂得像我们一样去顶礼膜拜——不懂深谋远虑、惊惶不安和精神上难以自拔的诚惶诚恐，而深谋远虑与这种诚惶诚恐形影相随，还创造了来生。动物无法辨别我们和其他野兽的区别，或者说我们和岩石、树木的区别，它们都在自顾自地为生存而痛苦挣扎。土地为蝎子、土拨鼠和恒河沙硕的蚂蚁提供了避难所；星星在加拿大黑雁、北极燕欧、家燕和黑脉金斑蝶一年一度浩浩荡荡的迁徙时，为它们指引方向。我们只是它们羽翼下的小不点儿，我们肮脏贫瘠的城市只是捕食者和猎物在追逐过程中偶尔歇脚的地方。不，不是偶尔歇脚，因为许多物种，不单单地窖里的老鼠和阁楼上的蝙蝠，还有摩天大楼壁架上的老鹰和鸽子，如今更有要么大摇大摆、要么心惊胆战地在郊区穿行的鹿，以及宠物和害虫都将我们的城市当作了栖息地。

欧文绷紧下唇，用剃刀小心翼翼地刮着腮帮子。他刮的时候

尽量不看自己的脸，这从来就不是他想要的脸——鼻子太大、下巴太短。是一种讨人喜欢的缺陷，但又显得过于精明。近来，他嘴角的皱纹越来越密，眼睑皱皱巴巴，就像沙漠里的爬行动物一样，到了早晨眼睑上的皱褶就会纠结在一起，压迫他的睫毛。他痛恨自己眼中流露出的某种熟悉的感觉，它捉摸不定，却又令人恼恨。花粉。睫毛。破裂的毛细血管。在他身后，透过密不透风的树林，发动机、回火和倒车时鸣喇叭的声音让人感觉到了哈斯凯尔斯十字村这片穷酸的商业区的存在只有一两个街区那么长；而从他掩映于枝叶间的山顶住宅那儿，只能闻其声，不能见其形。尽管他能从楼上的窗户清晰地看见镇上的灯火，但从他的屋子里从来就看不见镇上任何一个地方，而从镇上倒可以看见他的房子。这让他高兴；如同他的意识，无影无形，却又至关重要。

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便认为只要他一醒，世界就会动起来。他醒来之前犹如他出生之前一样，是一片他想都没法想的虚空。他一直感到很惊讶，村落和城市的早晨怎么会开始得这么早，不单单鸟儿捕虫起得早，人也如此——上班族急急忙忙地赶六点十一分的火车，镇上水果店的老板已经从卡拉汉隧道附近的露天市场那儿开着卡车回来，年轻母亲和自己的孩子在公交车站等车时已经慢跑完了好几英里的路，村里的闲人已经坐在战争纪念碑旁的长凳上，边上则是那栋老式的石砌消防站，它在面包店的街对面。面包师傅是个胡子拉碴的法裔加拿大人，由于抽烟太多有点鸡胸，他四点起床，寒冷的空气里微微飘散着烤羊角面包、肉桂卷和蓝莓松糕的香味。

欧文刮去最后一块肥皂沫的时候，脑子里都能看见这一切，他把短下巴冲前伸，这样就可以抻平下巴下面松弛的皱褶。你要是想知道的话，可以说消防站就是一栋精致狭窄的十九世纪建筑，卡伯特城市议员最近买回来的新式消防车勉勉强强开得进去，而哈斯凯尔斯十字村就坐落在卡伯特城的郊外；通常每次出去救火都是虚惊一场，由于每个车位之间只相隔几英寸，所以消防车开回各自车位的时候都会咋咋呼呼地鸣喇叭。战争纪念碑上的名字可不断增加，漆黑的嵌入式的表面上是白色活动的字母，碑外面装了玻璃，哈斯凯尔斯十字村的死难者始于法国与印第安人战争[①]期间。人数死亡最多的时候是内战时期，接下来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冲突（两人）、越南战争（四人）和伊拉克行动（一人，这个士兵在沙特阿拉伯的贾巴伊尔机场从 C-5 银河货机上卸下六十七吨重的 M1A1 阿伯拉姆斯重型装甲车时不小心被压死了）下面，给今后冲突中的死难者预留了很大一块地方。欧文颇为欣赏这种新英格兰的俭朴作风。他在这儿找到了他心目中的最后一座村落。

第一座村落在宾夕法尼亚：柳条镇，人口四千，从十九世纪进入二十世纪的时候，它从路边小旅店逐渐变成了一座“长条镇”，四周是种着玉米和烟草的田地。马路沿着河流往东南方向，流经四十五英里后，终于通到了费城，不过这条马路在这儿被叫做米夫林大街，是以吉斯通州[②]的第一任州长的名字命名的。另一处三英

---

① 法国与印第安人战争：指一七五四至一七六三年间法国与大英帝国之间的战争，两国为争夺美国俄亥俄谷地上游地区的权属而战。

② 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别名。

里的地方坐落着一座中等大小的城市奥尔顿。奥尔顿,有建在连排房屋中的发黑的石砌厂房,把市区一分为二的铁路轨道,名叫猫咪胡同的红灯区,用普尔马石砌成的街角酒吧,仿伊斯兰宏大风格的大影院,和闹哄哄的猪肉餐馆。"宰客的小饭馆,"他父亲就是这么说餐馆的。他父亲很不喜欢在外面吃饭;他不喜欢被人伺候,尤其是被男人伺候,他觉得比起女服务员来,他们要价更高,态度更差;他不喜欢餐厅丰盛的食物,有时候吃完他会吐掉,表明自己对此毫不在乎;他不喜欢甜点、营业税和小费。欧文的母亲很胖,他儿子的童年记忆中只记得这一点,她特别喜欢吃,她会坐在那儿发火骂人,而她丈夫则想尽办法破坏她的兴致。于是他们唯一的孩子在耳闻目睹这出婚姻活剧时,便简单地认为,尽管自己的头发颜色是暗棕色,和父亲的一样——头发很软,只要脱帽子或者坐得离电风扇近,头发就会翘起来——但他还是同情留着红棕色头发的母亲。然而他父亲担心没钱的恐惧一直落实到了胃里,在那儿搅得他寝食难安。或许他东奔西颠地来到东北方,来到一个岩石嶙峋、土地贫瘠的地方,以至于花起钱来不情不愿,这决非偶然。

在宾夕法尼亚,用砂岩砌成的旅店——犹如村中的种子,有的兴旺发达,其他的则腐烂不堪——每隔三英里左右就有一家,夏天步行一小时,或者乘上由几匹马拉的农场马车途中不消饮水即可走过这段路程。农场生活仍然控制着时间。老人们大白天的时候都在打盹。街坊邻居互相兜售着自家后院栽种的芦笋、青豆和番茄,米夫林大街路面较高,雨水都冲入了阴沟里,每天清晨大街上都会响起拉车的马匹有一搭没一搭的马蹄声,马车去的是远处市

中心的通衢大道奥尔顿·派克，路中央有电车轨道。欧文出生的时候是一九三三年，罗斯福刚刚执政，由于没地方住，所以他被送往柳条镇他祖父家，村落早先并入了镇子，它以旅店边上的一棵参天古树为名，树根被蜿蜒流入费城的小溪浇灌滋润。村里还有几条较小的路，同米夫林大街平行，叫做第二街，后来又有了第三街、第四街。这些路通向山上，孩子们冬天的时候在此滑雪橇，顺着密实的雪面往下滑，跌跌撞撞地冲过设有路障的十字路口，一直冲到煤场溅得煤渣飞舞才停下，镇上的工人是从卡车上将煤渣铲在这儿的。煤渣、密实的雪面、客厅进门处的圣诞树，在步行上学途中一直相伴左右，它们仅仅维持了几天而已，在潮湿乏味的冬季里显得稀稀落落，但这样的记忆能延续整整一年，使得孩子永恒真实的世界愈发生动起来。

温煦的天气从三月一直持续到十月。薄雾笼罩着柳条镇。欧文的小卧房装着橡木护墙板和一个书架，可以从房里看见一处空地，夏季吃过晚饭后，在浅乳状的暮色中，他和其他邻居家的孩子常常在这儿玩耍一个小时，而高高的青草马上要结籽了，挠得皮肤好痒。自从女孩比男孩多后，飞球、踢可乐罐和触身式橄榄球，女孩们什么都玩。有一次，在空地里，在被露水打湿、压平的草坪上——已是秋季，学校已经开学——欧文忽然看见了自己几天前丢失的眼镜，眼镜装在棕色搭扣眼镜盒里。找到了！他曾把房子找了个遍，他母亲背地里说让他可怜的父亲花钱再买一副就是要他的命。当他弯下腰，将盒子紧紧拿在手上时，觉得这简直就是个奇迹，眼镜盒湿乎乎的，它好几个日夜都在耐心等待他去找到自

己。真的，盒里面有让他目光锐利的金边镜片，在他鼻子上留下凹痕的豆荚状小鼻托，让他耳朵生疼的弯曲的金属镜脚。当他二年级的时候听说得戴上眼镜才能读书、看电影时，他哭了。他安慰自己，总有一天他会长大不需要这玩意儿。或许他找到眼镜这件事还算不上是个奇迹，因为他每天都走这条斜路，穿过杂草丛去和比他高一年级的朋友巴迪·鲁尔克见面，这样他们一起走着上学时，就不用碰见第二街的那帮女孩子了。巴迪没父亲，这使他有点古怪，容易担惊受怕。他喜怒无常，头发垂到了眉毛中间。他头发硬直，根根往前竖着，嘴巴从来没咧开笑过，那是因为矫正架的缘故，这种亮闪闪的金属托架在每颗牙齿中间都卡着一个银色的方形框。欧文想跑回去告诉母亲他找到了眼镜，父亲不用花钱买新的，但他不想见巴迪时迟到，于是加快了脚步，失而复得的眼镜盒使他的灯笼裤潮乎乎的，他的大腿皮肤有了一种刺痒的感觉。

另一天凌晨，就在屋子临空地的这一侧，欧文听见了枪声。他之前睡着了。他觉得好像是在听见枪声之前就醒过来了，这噪音在梦里已经吵醒了他。他看过很多警匪片，知道火药引爆的声音，但影片中都是噼里啪啦的机关枪声，这次的声音却是孤零零的。

他父母亲也听见了，因为他们在卧室里、在他紧闭的门外露出了动静，有两个声音，一男一女，他们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后来复归沉寂。外面尚未漆黑一片；侧院的树木影影绰绰，在缕缕灰色光线中显出了模模糊糊的一大片，于天际抹上了一层浅黑的色调，后来

鸟儿开始啁啾鸣唱。街上阒寂无声，没有车辆行驶，即使连农场的马车都没有。之后，他听见了警报声，再后来又是他父亲清晨朗读新闻的声音，他父亲已经到街上打听过消息，说是距空地往北两栋屋子的地方，有个住在霍夫曼夫妇家的年轻人用科尔38口径的军用左轮手枪自杀，魏斯·霍夫曼一战以来一直保存着这把枪。丹尼·霍夫曼还不到二十岁，但以前夏令营里有个受他照看的孩子跳入浅水区撞断了脖子，他一直对此心怀内疚，尽管这已是去年夏天的事了。丹尼以前从来不是这样；他总是待在屋子里收听广播连续剧，一直不愿找工作。

什么都有原因。从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五年，大萧条时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十二年里，这是欧文家周围最富戏剧性的一件事。而住在街对面的女人约斯特太太在临街的窗户上插了面五星旗，但她家五个当兵的男孩回来时都是神采奕奕。斯基普·波泰格把隔壁家只有十七岁的玛丽·卢·布鲁姆巴赫的肚子搞大了，不过后来他娶了她，于是万事大吉。婚礼那天，玛丽·卢把孩子放在童车里，她推着车子在去艾克梅的路上来来回回地走，她走过别人家的门口，门檐上的水槽把屋顶上的积水冲往阴沟，她走过人行道上的绿化区，马栗树的根茎露出了地面，要是穿着滑冰鞋溜冰的话，准保会把人绊倒。炎炎夏日的晚上，在拥挤不堪的连排房屋另一侧地势较高的地方，走上几级水门汀台阶便是歪歪斜斜往外倾侧的墙壁，而别人家吵架的声音会透过安着纱窗的窗户，从街对面传过来。但是这儿没有谁离婚，欧文是这么记得的。抬高嗓门、扯着喉咙喊和摔门的声音这儿很容易就能听见，但离婚只能在别的地

方，在好莱坞和纽约发生，离婚是个悲剧性事件，让人难堪，没有人，自然也没有孩子愿意看见：一个破碎的家庭。正是这句话让人觉得罪孽深重、让人胆寒，它将一切都化为齑粉，就像被炸毁和烧毁的房屋一样，当地的谢赫拉扎德电影院播放的新闻短片里可以经常见到这样的情景。世界充满了毁灭和邪恶，看来只有美国能纠正时弊。国家正在打仗，在欧文的幻想中，从他卧房里看见的空地就是一个炸弹炸下的弹坑，上面长满了野草。

原来的柳树仍然存活着，根部用铁锹戳了几个洞，杀虫剂和肥料就注射进这些洞里面，它就像个显要人物似的受人呵护；它经历过的那个时代，曾有一家装有辘轳的造纸厂，一口满是鳟鱼的池塘，在网格状的街道前面还有一条进行马拉车比赛的脏兮兮的马道，马道被设在派克路北边的低地那儿。欧文住的地方其实不是他的房子，甚至于也不是他父母亲所有；它属于他的外公外婆，伊萨克·劳什和安娜·劳什，他们是米夫林大街上的老住户，也是大户人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外祖父刚在烟叶生意中赚了钱后就买下了这栋房子。他卖掉农场，搬到了十英里开外新近摩登起来的柳条镇。之后是大萧条时期，他的存款日渐减少，他的女儿女婿和外孙们便搬了进来。老两口拥有房子，其他人还能赚钱。欧文的父亲在奥尔顿的针织厂里当会计。欧文留着红棕色头发、身材苗条的母亲则在奥尔顿百货公司里卖布料，后来她上班赶电车的路上，她的小孩子会从米夫林大街一路哭哭啼啼地追着她，她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他父亲弗洛伊德·麦肯齐是马里兰人。欧文起的是他那位老爱生病的祖父的名字，他在他出生前就死了，但按照

家里人神乎其神的说法，他祖父睿智、活跃，充满奇思妙想，就像苏格兰人一样。这个老欧文在艾里山有家五金店，闲暇时候会对自己的货品作些加工，搞些发明，比如拔草机，拔草的时候不用弯腰，还有修篱机，曲柄操作起来很方便，但没一家公司生产他的东西来让他发家致富。他死于结核病，死时一文不名。但他想在这个艰难世道过得滋润些的想法遗传给了他的孙子。麦肯齐夫妇并不富有，但为人聪明，头脑转得快。欧文的父亲告诉他，“你像我老爹。你和他一样对什么事都爱刨根问底。他就喜欢坐下来，琢磨这些东西的原理。我呢，除了关心下一个子儿从哪儿来之外，对其他事从不操心。”老爸说过这有点悲哀，好像麦肯齐家混合了两种特质——充满想象力，乐观向上，但又家道贫弱，而且对世事不闻不问，哪怕世界日复一日地面目全非，将他们掏个精光也无所谓。

曾和欧文生活在一起的叔祖也有点像个梦想家，他卖掉农场，把钱投进股票，最终打了水漂。他是宾夕法尼亚的德国人，但他适应能力强，肯吃苦耐劳，英语讲得很棒，每天下午都会雷打不动地看报纸，用宏大想法和高谈阔论来充实自己的无所事事。欧文从这个举手投足颇为优雅的黄须白发老人身上看出了置身世外时的无奈之感，他在自己唯一熟悉的环境中根本就找不到晋身之阶，找不到关键所在。

“爸应该搞政治，他能言善辩，”他女婿会这么说；但就连欧文都明白他祖父对政治已经厌倦透顶，在得过且过的日子中完全听天由命，他要么在后院的菜园里耕地、除草、抽雪茄，要么在楼上自

己的卧室里小睡一会儿，要么坐在客厅的藤条沙发上等奶奶把晚饭准备好。他家在柳条镇，但除了形单影只的自己和奶奶之外，啥都没有。奶奶是尤德人，在十个兄弟姊妹中排行最小，尤德人是整个县城人口最多的一个宗族。柳条镇上都是她的亲戚、堂表亲、侄子侄女和外甥外甥女；有时候她会攒下一笔闲钱给有些亲戚，让他们春季来个大扫除，或者在他们许多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帮忙张罗饭菜。这些亲戚都有钱：他们开小铺子，或者在针织厂里有个好工作，他们会穿得漂漂亮亮，到波克诺斯高地或泽西海岸度假。欧文听他们亲热地说起"安妮姑妈"，农村人以前总是这样多愁善感，说起话来慢条斯理，他才第一次懵里懵懂地意识到他们说的是奶奶。他明白，我们彼此之间都是不一样的。

当欧文离开后，他早先住过的村落似乎才显得单纯、珍贵，但这并没有像他住在那儿时那样打动他。它就是世界，有着深不可测的过去和越出地平线之外的疆界。被太阳熏得暖烘烘的草丛和岩石堆里有蛇。性和宗教散发出独特而又古老的气息；许多家庭都栖息于建在过往历史纠缠交错的小枝上的摇摇晃晃的窠巢里；死亡会在半夜三更扑面而来。年轻的丹尼·霍夫曼自杀的那段时期，欧文还是个睡在书架下的小孩子，书架上放着两打大小孩书，一只叫布鲁诺的泰迪熊，一块上面印有露着黑胸脯、穿着黄鞋子的米老鼠橡皮，当时柳条镇边上一座当作马厩的大谷仓——布雷克农场，是那些不住在这儿的特拉华有钱人的产业——被烧毁，他父亲像个孩子似的急着跑去看火灾，他说马匹如何冲到外面的安全地带，但由于被拴着又惊恐万状地回去了，还有马肉和鬃毛烧焦的

气味又是如何难闻。那天晚上欧文窗外的天空是一片闪耀的桔黄色，勾勒出空地旁的屋顶和烟囱、远处人家后院中云杉和铁杉的轮廓。镇上的消防铃声响了又响，如同怒吼声，但无人做答。响起枪声的那天早上，欧文翻个身，又进入了梦乡，任凭世界上痛苦的湍流没过他的身体。

第二章　村落之性——*I*

照欧文主日学校许多老师的说法，《圣经》认为，自杀是终极之罪；对此类事情持特别严厉看法的是脸色苍白、发硬如铁的狄金森先生，他经营着一家银行。自杀比自卫杀人还要糟糕，约斯特家孩子就是在国外自卫时杀了人。阒寂的米夫林大街上牛奶车仍旧老早响起了马蹄慢悠悠敲击柏油路面的声音，米夫林大街犹如一个在欧文卧室旁大敞着的坑洞，这是个充满了可怕的可能性的坑洞，它否定一切，否定树木、鸟儿、蓝天和大自然奇妙的万物。巴迪·鲁尔克的父亲已经掉入了那个坑洞，但他并不想这么做，或者说不定——到底如何并不清楚，巴迪不愿谈论这事——他父亲仍然活着，但住在其他地方，有了另一个家庭。确切地说，他"迷失了"。

还有一种罪恶，也同样让人不知所措。在柳条镇操场器材房的后墙上，有用孩子用的红色蜡笔草草画上的两只阴茎(这是恰当的称谓)，阴茎头似乎触手可及。有个年龄大些、更为老到的人在旁边拿铅笔用力地画了几条线条，线条深入黄色木头里面，看上去像是一个胖乎乎的字母 M，近看则是一个裸体女人，她曲着膝，腿不闭拢，中间露出了一条缝，像是南瓜籽的形状，缝的四周和上面

有鬈曲的毛发，下面有一个圆点，欧文即使在自己头脑最隐秘的深处，也羞于说出这个圆点是什么东西，这太让人难堪了。画手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在大腿之间画了两个乳头挺立的黑乎乎的乳房，而且在乳房中间，欧文辨认出一只鼻子的下半段和两只鼻孔。这个女人张开自己等着（大男孩是这么说的）被操。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没搞清楚。不过肯定的是，有女人允许自己这样被人观看，被人画出来，于是这儿才会有这样的画。她没有胳膊、头颅，她膝盖下面的脚被随随便便地省去了；画手认为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她身体上至关紧要的部分被画了出来，欧文肚子有点难受，他知道这都是真的：最重要的东西已经显露出来。这缝、这毛发、这小圆点，还有向上耸起的乳头，它就像粗短的防空机枪。

但他周围的女孩似乎与这些至关重要的东西并无关系。她们的棕色双腿整个夏天都出现在操场上，而且跑得和他一样快。她们什么游戏——屋顶网球[①]、盒式曲棍球[②]与中国跳棋——都想赢。金吉尔·比廷是他的同班女孩，住在第二街，她会在攀援架上倒挂，只用腿弯钩住横杠，而她长着白毛和斑点的细手臂会触到地面的尘土，她那灰中带红很像尘土颜色的长发则往下垂在双臂之间。她要是双腿一松，就会掉下来，摔断脖子，夏令营里被可怜的

---

① 双人球戏，一人先击球，将球击至屋顶（必须是山形屋顶）面向自己的一侧，而且球的落点必须超过屋檐的檐口，待球弹回尚未落地时，将球接起，并再次击球，接球失误者换另一人击球。

② 是曲棍球的微型变体双人球戏，两人各执曲棍球球棍，在一个尺寸不大的球场状球盒内互相争球，以攻破对方大门得分。

丹尼·霍夫曼照看的男孩就是这样的。但她从来就没有摔断脖子。长着雀斑的金吉尔，眼睛像绿玻璃一样闪烁着光芒，小学里他的同班女孩中属她最胆大、最狡黠，她跑步最快，歌唱得最好，课间休息和男孩踢足球时她还是女孩队的队长。要是在学校放学的回家路上，她偷了他的帽子或格子呢书包的话，他就休想追上她，除非她想让他追上来。在操场上荡秋千时，她会用力蹬腿，荡得老高；挂着秋千的链条会噼里啪啦地响起来，拉紧，把秋千架绷得直摇晃，在她往下眼看就要触到地面时又猛地把她拉起来；但她还是蹬腿把自己蹬得更高，她的棕色双腿绷得笔直。他看着她的双脚伸往天空，她脚上穿着皱巴、磨损的皮鞋。后来，夏天他穿短帮运动鞋，而女孩们则穿起了真正的鞋子，是那种系鞋带、鞋跟平坦的鞋子。

从欧文家房子后面的小巷里走出来，走过两片玉米地之间的一条小路，然后在棒球场露天看台和一排疯长的樱桃树间沿着青草蔓生的马路走就可以来到操场。金吉尔会穿着滑溜的鞋子爬这些树，树太高，欧文都不敢爬。她溜下来的时候他会瞅着她，但他从来没瞧见过她的短裤，就是像器材房后墙上画的那种复杂的东西。操场管理员与其他孩子回家之后，一片宁静，阴影拖得老长，器材——曲棍球棍、乒乓球拍和棋盘——都统统被锁了起来，这时候欧文就会在攀援架上练练胆，他屈起腿，用双手一起拉住，想试试让手松开。但他从来没敢过。要是他掉下来，摔断脖子的话，他就会整晚上躺在那儿，黑暗和露水覆盖着他，只有到了早上九点钟喜欢发号施令、大惊小怪的管理员墨尔小姐在旗杆上升旗，带着集

合好的孩子效忠宣誓的时候，才会被人发现。

金吉尔说一不二，但她周围的女孩子们或许从不认为自己也该这样。每个人都有可能琢磨过她，但像欧文那样把她想象成宇宙的中心却还是令人难以置信。有很多叫芭芭拉的人——芭芭拉·艾默里奇、芭芭拉·珍·格罗斯、芭芭拉·多林斯基，还有叫艾丽丝·施托特尔迈耶、乔吉恩·金、卡罗琳·麦克马努斯和格雷斯·比克塔的人，所有这些住在欧文住的那条街上或北边街上的人都聚在人行道上，一起去小学上学再一起回来。艾丽丝·施托特尔迈耶比其他人都矮，像欧文一样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她撅起紧闭而又柔软的嘴巴主动吻了吻欧文，这里面有某种含意，说明他们在某人而不是欧文的生日聚会上一起玩过转瓶子的游戏。他自己的生日聚会是她母亲给他办的，常常闹得不可收拾，他会跑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大哭一通，因为他的客人都比他这个过生日的男孩玩得开心，而他却根本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礼物。他母亲从来就不准他们玩转瓶子的游戏。他和艾丽丝嘴碰嘴的时候，他们的玻璃杯碰得喀哒喀哒响，其他孩子又是欢呼，又是哄笑，后来就安静了，因为他们看见他俩忽然之间正儿八经地吻了起来。然后瓶子继续转，就在他们大家在地下室里铺着油毯的地板上或涂着油漆的水泥地板上围起的圆圈中央转，地下室就是他们的据点，或者说娱乐室。

那是柳条镇随处可见的许多社会现象之一，有人将地下室改成了娱乐室，里面嵌着护壁板，铺着地毯，放上了安乐椅，而有些人像欧文家的劳什-麦肯齐夫妇那样仍然保留着地窖，地窖里有装着

脏兮兮的煤炭的煤桶、上面放着梅森牌干货罐的结着蜘蛛网的搁架和外表肮脏不堪的老式洗衣机。这种洗衣机形如浴缸，里面装了橡胶绞干器。湿衣裳会从两个犹如绞扭着的硕大舌头似的白色橡胶圆筒里露出来，再慢慢地落入柳条衣筐里。欧文在比艾丽丝·施托特尔迈耶吻他时的年纪还要小的时候，对那些地下室里放着安乐椅、飞镖板、在胶合板桌子上装了电动火车轨道的家庭毫不羡慕，他只是对通了电的洗衣机那种强劲、韵律般来回撞击的运动着了迷，它搅起了大量泡沫，而且肥皂片的味道如此强烈，就好像把他的头脑和身体弯弯绕绕的地方都洗了个遍，富有弹性的柳条筐散发着木头味，它的把手隔得很远，他根本做不到同时够到这两只把手。终有一天他的手指缠进了绞干器里。他立马就感觉到一股无情的挤压力传到了他的手腕上，他吓得尖叫起来。有时候，在每天阳光灿烂的事物表面之下露出了不知餍足的裂缝，就像拂晓时分的枪响声，只是没这么糟糕而已；一个安全装置把绞干器弹出来的时候，他母亲根本没来得及冲到他身边去碰解锁手柄。他母亲像孩子一样不知所措，她的尖叫和恐惧的表情使她的脸在地窖没装灯罩的灯泡光晕之中变得肿胀起来。事后她对他的责备使他觉得更加疼痛，就好像是她造成的一样。尽管如此，他仍然对洗完的衣服通过绞干器进入筐子里，然后走上地窖楼梯穿过壁门进入后院的流程好生赞叹。后院里白色的床单在他四周飘扬，仿佛一座弱不禁风的城堡中起伏不定的墙壁，仿佛一座丛林宫殿，他孤身一人在里面探险。微风掠过，晾衣竿会被吹得东倒西歪，于是他的脸突然之间就接触到了这高耸、潮湿、透着耀眼光线的棉料。

举着手把衣夹递给妈妈或奶奶是他最初帮忙的方式。装着小衣夹的篮子没有新鲜的柳条味，由于被女人们的手年复一年地拿来拿去所以变得黑乎乎的。这只篮子比奶奶还要老，是奶奶继承了它，奴隶或者印第安人用“甜水草”的纤维一圈圈地绑住这只碗状的篮子，使它像陶土一样结实，他不知道“甜水草”到底是什么东西。黑漆漆的篮子散发着温暖好闻的气息，显得很古老。它是汽车和电影、收音机和电灯泡出现之前的东西，在欧文出生之前老早就存在了。它有点沉，硬梆梆的，不像你摸的时候想的那样，不过衣夹要轻得多。衣夹的两只夹腿和另一端像水手帽一样平整的圆球，在他的手上显得光不溜秋，用彩色铅笔画的话可以把他们变成戴着水手帽，穿着蓝衣服的小人，他们盯着人看、笑眯眯的。可以用他们来变戏法，夹在一起就像杂技演员。

很糟糕的是，艾丽丝不漂亮，个子也不高，更糟糕的是，她和欧文一样，在学校的读书成绩很好。她学东西很快，这让她惹人烦。他对粗鲁、胆大的女孩感兴趣，但他家瞧不起这些女孩的出身，因为要么风传她们祖上干了什么坏事、出过什么丑闻，要么她们的父亲酗酒、干体力活、虐待老婆。是不是因为这些缺陷，所以就连打她或叫她的名字，或者对她们做随便什么事都是偷偷摸摸、不上台面呢？甭提奥尔顿，仅在柳条镇的有些地方，如酒吧、撞球房和保龄球馆，都发散出做着坏事和罪恶勾当的气味。穿过欧文家院子篱笆旁一条没名字的砂石小巷，然后右转来到铺着石棉瓦的鸡舍后边，他祖父刚搬来柳条镇就造了这间鸡舍，接着走过别人家院子尽头的几间车库和几座小谷仓，还有一家名叫枪铺的苫盖着柏油

纸的小窝棚，里面有个叫做斯莫基·弗赖的独眼人老是在叮叮咣咣地敲击、打磨金属，最后就见到一幢用混凝土掺和煤块造的房子，房子没有窗户，门上的招牌用油漆手书：吉福德·平肖野生生物协会，从房子里飘出有人喝酒打牌的声音。柳条镇的成年人需要他们自己的乐子，所以年轻人就有了自己的娱乐厅“娱厅”，对面是小学，年纪比欧文大的男孩会在学校门外跳舞、打弹球、抽烟。据说有个比他高两年级叫卡罗尔·维斯尼耶夫斯基的女孩心甘情愿地被马蒂·纳夫琴格站着操过了，地点就在娱厅和旁边战时生产降落伞的针织厂房之间幽暗的砂石路上。

欧文八到十二岁的时候，适逢战争，柳条镇就像一座大草原上的村落，黑压压的云层低低地掠过头顶，不过没有下大雷雨，但在谢赫拉扎德影院播放的新闻电影里可以看见飞机把城市变成火海、蜂拥跑过沙岛海滩的美国兵遭到疯狂的日本人猛烈的机枪扫射，而日本人又被火焰喷射器像一窝虫子一样从洞里端了出来。当整片广袤的欧亚大陆到处都是忙乱的人群、大量的死伤，海洋里布满了被鱼雷击沉的船只时，北美紧张地屏住了气息，这片大陆上都是女人、孩子、老人、物价控制、定量配给券、战争邮票和收音机里播放的好莱坞喜剧演员的演出。然而，全球各地孤注一掷的气氛溢满了空气，也让他们这座和平的岛屿为之心醉神迷：要加快脚步，要比以前冒更大的风险。卡罗尔·维斯尼耶夫斯基被马蒂·纳夫琴格站着操，妈妈在降落伞厂上班，还一边在消防站屋顶上看有没有飞机过来，一边用特制的纸牌一个人打牌，爷爷老骥伏枥到镇上的公路上站起了班，而爸爸则戴着防空队员的头盔，参加防空

操练，察看米夫林大街沿路是否有窗子泄出光亮。欧文从锡罐里取出纸，跳到上面，在鸡舍的水泥地面上把它们踩扁，为战争出一份力，而鸡要么靠着粗糙的横栏动来动去，咯咯咯地叫个不停，要么跑到鸡窝里待着，窝里的玻璃蛋可以诱使它们下更多的蛋。奶奶把鸡蛋装在用过的纸盒里，把蛋——棕色的、有斑点的和黏着鸡粪的蛋——卖给她的许多亲戚，被踩扁的锡罐堆在学校操场上，像一座闪闪发亮的山，只有五年级号称收破烂三星将军的查伯·克罗宁格才准爬上去。谁的金属分量重，谁就可以晋级，欧文家人太少、太穷，拿不出足够的废旧金属让他得到晋升。爸爸开始在一台方便实用的小机器上卷烟抽；店里买的烟盒成了锡纸的主要来源，还有一条条口香糖也可以这么用。

当欧文提醒巴迪·鲁尔克，他可以捐出自己的牙箍充作废料时，巴迪可不看好这个主意。巴迪是个一本正经的男孩，一门心思想要从事机械、建筑或电子方面的工作。他会安电灯，知道如何把弯曲的铜线插入开关的接线端再把它拧紧，当插座坏了、圣诞树上的灯都不亮时知道如何把电线接好。他教欧文怎么样驾驭电流，电流单向流动时会产生奇妙的、直接的效果，但让电流相遇，它就会导致回路，通不过去时就会把电线烧断。巴迪订阅了《大众机械学》，写信要求他们寄来可以自己动手组装的无线电零件包，他把这些零件组装起来后，你就能听见断断续续地发出掺着沙沙声的微弱声音来。尽管这两个男孩在巴迪家的地窖里——一点不像娱乐室，但比欧文家的地窖光线更好，里面有张放了好多东西的手工台，是巴迪杳无音信的父亲做的，后来也没人用它——通过鼓捣

这些东西建立起很铁的关系，但由于巴迪比他大一岁半，所以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有些尴尬。一次，有天下午预先知道巴迪会来自己家玩“大富翁”牌——有一段很短的时间，男孩子特别爱玩这种游戏，他们先是爱玩金罗美牌，再后来又迷上了下棋——欧文便在客厅地毯上放好了游戏板，他布好自己喜欢的阵势，把“奖券”和“社会福利基金”摆成螺旋状，就像好莱坞音乐剧里的楼梯形状一样，还按照正规的格局放好了红色的酒店和绿色的木屋，要是从飞机上看下来的话，它就像座洋溢着圣诞风情的完美村落。

巴迪走进房间，说话的时候看得出他很不喜欢这样，“哦，欧文！”他很快把牌摞成一摞，把酒店和房子扔回到盒子里。欧文很是恼火，发誓今后再也不要表现出对一个人多么好，这样看上去会很傻。要保证在随便把什么东西通上电之前电路就要建好：要不然的话，它就会烧毁掉。

在不知为什么原因吵了一通后，欧文眼泪汪汪地走出地下室，他听见自己朝巴迪吼出一句最最过分的骂人话：“至少我还有父亲！”

用没父亲这样的事来取笑朋友，他自己都感到很震惊。当他从高中校园外结着薄冰的泥塘上走过时，羞耻感仿佛黑黝黝的污水汩汩地涌了出来。尽管第二天他很想去道歉，但他不敢肯定他和巴迪之间的信任感是否会完全恢复。除了摆弄电线、把飞机零件黏在一起这些事之外，他们还常常会一起待上几个小时，做些没有实际用途的孩子气的玩意儿，比如把胶合板做成的迪斯尼动画人物锯下来。欧文屏住呼吸，用弓锯的薄刃沿着高飞狗的嘴巴和米老鼠的耳朵这些突出来很容易锯坏的地方切割。所有迪斯尼动

画片中的角色，再加上绿皮肤的小精灵[①]（战时发明出来的俚语），和许多部队的徽章放在一起，简直就像是迪斯尼和好莱坞用它们数不胜数的人物发动了战争一样。巴迪想当工程兵，修桥让部队通过；欧文想当试飞员，在飞机俯冲的最后一刻拉升飞机。其实，他是在操场沙坑里玩用橡胶做履带的 M-4 坦克时遇见巴迪的，这个高个男孩走过来，带他去自己家的地下室看自己收藏的飞机模型——P-51、零式[②]、喷火式[③]和梅塞施密特[④]，有的是铅制模型，有的是他自己用轻木刻出来的——他家的地下室过了玉米地往北就是，与欧文家只隔了六栋房子，与倒霉的霍夫曼家隔了三栋。确切地说，鲁尔克家——巴迪同他举止温和的母亲和傻呵呵的妹妹——并没有住在一栋房子里，而是住在一栋两层楼房子的一楼和地下室里，这是栋非常新的黄砖房。房内总共住着四户人家，都买不起自己的房子，这有点像住在第二街上一样，或者就像有个对你母亲不好的父亲一样。

欧文庆幸自己没住在公寓里，他对自己不是女孩或左撇子也一样高兴。想想用这种别扭的姿势写字，还得提防手上别擦到湿乎乎的墨水！他是个幸运儿，他老早就这么认为了。和伦敦、列宁格勒，或后来的柏林、东京的孩子相比，他肯定幸运啦。当他家关上所有的电灯，一家人蜷缩在楼梯平台上，躲避四溅的玻璃时，这

---

① 原文为 gremlin：二战时的飞行员用语，指某种引起飞机引擎及机械发生故障的调皮却又无形的小精灵。

② 二战时日本的单引擎战斗机。

③ 二战时英国皇家空军嵌入式单引擎战斗机。

④ 二战时德国空军的战斗机，有好几种型号，其中尤以 ME-109 出名。

只是一场防空演习，一次假模假样的事件，当飞机在头顶轰轰作响，他心脏怦怦跳，等着炮弹掉下来时，这当然是我们的飞机，炮弹也不会掉下来。

他父母亲周日午后会散散步，过了几十年后，欧文才将这种习惯看作他们表示自己还很年轻、从不属于他们自己的房子里逃出来的一种方式。但他，他们的孩子，是属于他们的，于是他们就拖着他一块儿走，但他一想到要这样就双腿沉重，在他们身后越走越慢，最后他父亲就会转过身，把他扛在自己的肩膀上。高高在上让他觉得很奇怪，他父亲的脑袋也好像出奇的大，头发出奇的多，过一会儿双腿重新回到地面上时，他就会很高兴。

散步的路线有好几条。一条是往左拐，顺着他们家篱笆外那条无名小巷往南走，穿过奥尔顿大街，走过柳条镇新辟的一个区域，来到页岩山，爬上去。山脚四周是胜利花园，但山顶小道却在松树和平坦的岩石间曲折迂回，这些岩石让他想起了老是要滑倒的报纸摞，报纸被雨水浸得黑糊糊、皱巴巴的。从上面看，整座小镇尽收眼底：最新建的区域离得最近，弯曲的街道上栽种着悬铃木和白杨树，接下来是一个比较老的区域，直统统的形状，有枝繁叶茂、浓荫遮蔽的挪威枫树，往奥尔顿税卡以远，就是最南面、最古老的地区。米夫林大街很显眼，街道两侧都是高耸的七叶树。他看见了自家的房子——他祖父的房子——砖石涂成了奶油蛋羹似的黄色，四边儿的木头则是欧芹绿，而薄雾中的米夫林大街变成了一条蜿蜒穿过布雷克农场的马路，一直通往费城，河流在它旁边闪

闪发光地流过。此情此景总让他母亲流连再三，但欧文也就是看上两秒钟而已。你能拿这景色怎么办呢？他宁愿找根枯枝，把鹅卵石当棒球打。

要不然，他们会从门廊边的葡萄树荫处出来，走在砖石路上，经过三色堇花圃，来到篱笆的裂隙处，他们会转到另一个方向，就是右边，顺着米夫林大街往北走，路过阴森恐怖的霍夫曼家和巴迪·鲁尔克家令人伤心的公寓楼，路过贝克夫妇的谷仓被烧毁的地方，路过味道难闻的猪圈和扎着围栏的牛场，路过小溪，溪中缓缓漂浮着一簇簇墨绿的豆瓣菜，有时候奶奶会采这些菜，之后就来到了通往雪松顶的路上，雪松顶与页岩山两两相对，穿过柳条镇所在的山谷就可以到那儿。

在小镇的边界之外，路往上攀升。在未涂油漆的房子歪歪扭扭的院子里停着锈蚀斑斑的汽车，肮脏不堪的狗朝着费力走过的三个麦肯齐家的人一个劲儿地狂吠。然后就是一片幽谧的树林和一处山顶交汇口，皇后奶牛场的冰淇淋铺早已废弃不用了。他一直不知道其他两条路都通往哪儿，一条笔直往前，另一条折往左边。他父母亲会往右拐，朝山下走去，穿过好几片树林，途经鲍摩罗伊农庄粗糙不平的砂岩墙。有一两次，欧文听见来回打网球的声音和游泳池的溅水声，但一般好像都没人在家。富人的生活实在难以想象，他们老是不在家。在路的另一侧，即柳条镇的北缘，现出了一座公墓，它的花岗石为浅粉色和浅灰色，在日光下显得棱角分明，光秃一片。这条继续往下的路成了华盛顿街，街上的房子都有狭窄的侧院，门口的草坪上有露台，走过三个街区就到了柳条

镇中心的商业区：电影院、储蓄银行、自行车商店，再过五个路口这条街就与奥尔顿税卡交汇在一起，一路上可以见到艾伯利药店、路德会教堂、海斯殡仪馆、带小花园的市政厅和莱恩巴赫牡蛎馆，这家餐厅位于一栋老砂石建筑的一层，大楼以前是柳条旅店。当欧文和他父母亲来到镇中心的时候，他的心脏总会嗵嗵跳，重量都落到了他的双腿上，每天上学他都会从这儿走过，六十年后他在脑海里还能重新勾勒出一家家店铺、一栋栋房子的模样。

一天，在雪松顶上散步，刚走过废弃的冰淇淋店时，欧文就注意到在路一侧的沙砾中有一样乳白色的东西，像是漏了气的气球，它看上去像只漂亮的玩具。他弯下身凑近看，他母亲在他身后用很急促的声音说，“别碰它！”

会有什么危险呢？它又不是活的东西，不过她的声音表明这是个活的。“那是什么呀？”他问道。

“是坏脏的东西。”她说。

“坏脏”是个生造出来的词，就他一个人用的词，只要有什么东西欧文说不出来，他就会杜撰一些没什么意义的词儿，如“橘池”就是指“橘子汁”，“蕉蕉”就是指“香蕉”。“坏皮”指的是他不喜欢的食物，只要是湿乎乎的、糟糊糊的或者像动物内脏的东西他都不喜欢。他肯定把“坏”和“肮脏”搅和在了一起，这个词有黏合的作用，就好像在描述某样现存的东西时，嘴巴里说出的实际存在的词言不及义一样。落在鸟盆边沿上的新鲜鸟粪和滚烫的人行道上干巴巴的虫子也很“坏脏”。

“以前是做什么用的？”他问道，他用了过去式，说明他意识到

这是样被扔掉的东西，而且已经被神秘兮兮地用过了。

当他们三人往上走时，他父母一声不吭，这个令人着迷的橡胶玩意儿就这样留在了后面路边的沙砾中。他父母与有些人不一样，认为对孩子的问题不作出回答是错误的。他会觉得对这样的问题恼火很不好。

“它是用来把东西弄干净的，欧文，”他父亲总算说了出来。“就像克里内克丝面巾纸一样。”

“它是专门给鹳鸟用的东西，”他母亲添了一句，她现在的嗓音明显有了幽默感，像是和别人串通一气的小姑娘一样。他感觉到在他后面的父母亲因为掌握了他们自己知道的秘密知识而走得更近了。通常情况下，只要他父亲上班不在家，他和他母亲就有他们的秘密。她的不开心是主要的秘密，但她为什么不开心他一点儿都琢磨不透。在一栋房子里要当女儿、妻子和母亲确实累人，这是她对他说的，但他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他自己就既是儿子，又是孙儿，既是同学又是玩伴，而且忽然之间，又轻轻松松地当起别人的兄弟来。看来肯定是当女人这件事本身引起了不开心。有时候他母亲躺在床上的时候眼睛闭着，她只要是这样子，就让他很害怕，他就会躲她远远的。有时候，她浑身从里到外都在说，别碰我。

欧文的小房间就在他父母屋子的隔壁，他们的说话声不偏不倚地会漏进他的耳朵里——晚上互相对骂的吵架声和疲惫不堪的叹息声、呻吟声，早晨开始时开开心心的聊天声。能让她爱他胜过爱他的父亲，很让他开心，但他想在这两个大人中间得到某种亲切和温暖，于是每当他做了噩梦，他们就会安抚他，让他到他们床上，

在他们两人中间暖融融地睡上一觉。

随着年龄渐长，他发现罪恶在柳条镇好多地方都投下了阴影，但它不像阴影一样会移走，而是明目张胆、根深蒂固地留在了那儿。在操场器材房的房顶上有一块三角形的地方，就在棚屋屋顶的下方，你要是想进去，只能跳起来抓住横梁，脚不点地地晃在那儿，在半空中危险地晃一小会儿后，你才能落到器材房的房顶上。欧文的眼睛适应后，看见有好多从来没见过的画，还有写在那儿的留言和想法，这里面涉及的女孩和男孩年纪都比他大，他都不认识。操场关门后，金吉尔·比廷有时候会爬到这儿来，他喜欢想象她就在自己身边——她那瘦削结实、精力充沛、勇敢无畏的身体——喜欢往下看通往棚屋碎石地面的圆线角木板，可以看见碎石地面上一张杰克扑克牌，一枚红色的棋子丢弃在一张厚实的台架的桌腿边，犹如一个秘密。

七年级的时候，欧文离开了小学，进入离家半英里的中学，学校在税卡往南通往奥尔顿的方向。尽管和小学操场上的强制规定不同，女孩和男孩可以不分性别随便从哪个门进操场、使用场地，但中学面向奥尔顿一侧的低矮窗户那儿，也就是位于转角的教室的下方，还是和隐隐约约的流言蜚语沾上了边。那是女孩更衣室的窗户，上面拦着镀锌铁丝网，窗子里侧涂上了黑色。然而窗子内侧老化的油漆露出了缝隙，而且不知是谁把油漆刮掉，露出了小洞眼。尽管没有明文禁令，但教师还是会把男孩从这些窗边赶跑，在这条用堆着刈割的青草铺出来的狭窄步道的地方，有人瞥上几眼说些流言蜚语，有人一门心思前来偷窥，煞是热闹，正在步入成人

生活的欧文记得他从某个角度看到了光着身子的女孩，此情此景就像安格尔[1]笔下深宫内院中的景象一样熠熠生辉，他的目光扫过近处包着石棉瓦的管道和金属小柜上布满灰尘的绿色柜顶——女孩们露着光闪闪的肩膀和淋浴时湿漉漉的侧面，这些女孩都是和他一起长大的，芭芭拉·艾默里奇、艾丽丝·施托特尔迈耶、芭芭拉·多林斯基、格雷斯·比克塔，但不知怎么搞的，没有金吉尔·比廷，女孩们露着她们含苞待放的光身子慢慢地走来走去，就像是在水底下一样，只是她们自己没意识到而已。

尽管他那对大自然深为佩服的母亲从浴室里走进走出时常常一丝不挂，而且当他还在蹒跚学步时和他在浴缸里一同洗澡，但欧文对女人的身体看上去是什么模样竟然毫无概念，就好像正因为她是母亲，于是这道厚厚的帷幕便起到了阻挡作用。他只能看他同代的女性，只有她们能引导他。有一次，墨尔小姐回家去后，他和多丽丝·沙娜汉在仲夏时节晒得滚烫的操场草地上摔跤，八年级的沙娜汉住在B区，长着国字脸，像个假小子，她会边骑自行车边吹口哨，喜欢和男孩子打篮球，当她把欧文摔倒在地，叉开双腿站在他的脸上方时，欧文抬眼正好看到了她的短裤，而且由于她的衬裤穿得松松垮垮，他便看见了一撮鬈曲的黑毛：就好像他以前从来没看见过阴毛一样。他自己还一根都没长出来。他看多丽丝这件事是个罪恶，他知道，但这让他很快活，是真的快活。这是知识，而且柳条镇所有的长辈都会同意，拥有知识是件好事。

---

① 安格尔(Ingres, 1780—1867)：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擅画裸体女性。

第三章　丈夫

当欧文醒来发现朱丽娅不在床上时，他就起来找她，他们俩人平常就这样闹着玩，他们会存心拿年纪大开玩笑，就好像这样做能不变老一样。

“你在哪儿呀，宝贝？”他叫唤道。

“这儿呢，亲爱的，”她从远处的一个房间里回应道。但他的听力太糟糕，无法听出她是在楼上还是在楼下。

“这儿是哪儿呀？”他叫起来，有点恼火了。

她的听力也大不如前了，所以没必要回答他。她一声不响，就像进入隧道里的车载收音机一样。他寻思道，她怎么还像个孩子，认为只要说“这儿”就什么都明白了，就像自己是宇宙中心似的。真是太自私了！

尽管如此，她要是不自私的话，也不会在他们认识的时候给了他这么多他孜孜以求的东西了：让他的生活有了新的中心。在另一个人身上发现自恋曾是他们的出发点①。他第一任妻子相对来

① 原文为法语 point de départ。

说不怎么自私，仿佛她心神恍惚之间把自己的自我当作某样东西留在了另一间房间里，就像留下一副放大镜一样。

朱丽娅也许穿着拖鞋在屋外晃悠呢。她喜欢待在屋外，那儿能看到天色和车辆。夏天的时候，她会晃进花园，穿着睡衣开始拔草，草缘上沾着露珠，她的拖鞋湿乎乎的。他只得穿着睡衣走下楼，好让她回答他。他甚至光着脚吧嗒吧嗒地走到柏油车道上，清晨的车道还不太炙热。住在这儿的二十年里，尽管发生了一些这样那样的小事故(要么车门半开，车内的灯光把电池的电全部耗光，要么报纸随随便便地扔在灌木丛里，而晨曦微露的时候送货员却找得团团转，要么没关水管就上床睡觉，水声在他们的卧室里都能听得见，就像是轻轻的心跳声)，但不管什么天气，欧文还是会光着脚走在碎石路面上，哪怕刚积了几英寸厚的雪也是如此。他发觉只要多走上几步，几乎任何事都可以忍受，大雪和热气给沉闷单调、勒得难受的神经来了当头一击，使它有了活力。

他想和她谈谈自己做的梦。他醒来的时候常常想这么做，但朱丽娅很早以前就对他晚间的大脑活动完全失去了兴趣。重要的是，要在刚醒来的时候马上记住，否则梦中那种精致的结构就会被单调的现实压得粉碎。

昨晚上他梦见自己站在他们那栋白房子靠海一侧的草坪上，他看见她开着她自己那辆黑色宝马走了，她这么出去兜风或者到波士顿逍遥已是家常便饭。他看见她那辆像黑漆皮一样闪光发亮的车飞快地开过去，他那辆破破烂烂的绛紫色三菱车也马上尾随其后，不过不是他开车，而是朱丽娅，她苍白的侧影显得专心致志。

他第一任妻子菲丽丝开车的时候也是这样别扭地绷紧脖子，人微微朝后仰，像是在担心引擎爆炸似的。

在梦里，他并没有发现两个一模一样的朱丽娅有什么异常之处，但他感觉到她的车速飞快，很危险。开慢点，亲爱的，开慢点。现在有好几辆车在车道上开过来，车道太窄，车子勉强能过。开车的男人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将车出乎意料地从车道上直接倒到了草坡上，欧文以前从来没注意到这片草坡，这是辆大众甲壳虫，是著名的动荡不安的六十年代的车子，既有反文化的明显特点，又设计得特别精简。另一辆车拖着辆哐当哐当响的拖车，他这才意识到这些男人是每周到他家清理草坪的工作人员。但又不仅如此，当他回身进屋，一家三口长得一模一样的中国人像是充气娃娃或者鼓胀的灰色扁虱，坐在他家客厅里一声不响，但又满怀期望。他们和草坪清理人员——这些有着奇怪的浅棕色皮肤的男人抽着烟，四处来回嗡嗡响地推着割草机，他们许多角落都没有割到，而且割得东一块西一块的——的出现就是错误地表明，朱丽娅不在的时候(两个一模一样的朱丽娅已经去波士顿了)，他会知道做什么，如何招待别人，下什么命令。他是业主、主人、房东、老板——他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当过这个角色。他生来就年轻，一直都青春常驻：是幸运的生活致他如此。困惑不已中，他醒了过来。

他想把整个梦都告诉朱丽娅，让她开怀大笑。他想和他讨论讨论梦与真实生活之间可能会有的关联。几年前，他们去中国旅游，去了三个星期——又是一个防止衰老的举措。哈斯凯尔斯十字村所有他们认识的夫妇都在旅游，想尽量延缓退休与死亡之间

的过程。就像孩子交换幼稚的图画卡那样，他们会互通不容错过的餐厅、酒店、博物馆和寺庙的名字，还必须设法找到当地导游并向他们进行咨询。全球都成了哈斯凯尔斯十字村及其相邻社区海港镇的天下，这些地方的朝圣者踩着同样的小径、互相踏着对方的步伐、在同样的餐厅用餐、使用同样的指南，甚至于在长城脚下碰到同样纠缠不休的纪念品店女营业员。同样，欧文从事的电脑工作也使他遇到了许多美籍亚裔同事，其中一些人就像他梦里梦见的那些人物一样不知为何总是满怀期望，而且很不合作。想想那件事吧，去年冬天在去芝加哥出差时，他和朱丽娅在艺术学院中看见了一组令人迷惑不解的装置艺术品，这些用灰色喷漆创作出来的中国人穿着睡衣，露出千篇一律的笑容，站立在硕大的中庭楼梯的大理石栏杆四周。

欧文想象，当他推测这与想象中的东方访客之间可能具有某些关联时，朱丽娅会和他一起笑起来，这些访客在麦肯齐夫妇的客厅里，不声不响，毫不大惊小怪，觉得很开心，而客厅早已被改成了一间空荡荡的大屋子，地板有些下斜。梦里的斜坡是否指的是斜眼，还是指他以前在柳条镇看过好多陈查理[①]影片的谢赫拉扎德电影院倾斜的地板呢？

他想说出这个梦，主要是因为尽管梦有些不太连贯，但不知怎么搞的说的都是朱丽娅。他不想她在车道上被车撞到；他害怕她会在湿叶子上滑倒、摔成重伤，一想到这他的心就狂跳不已。他的

---

① 美国作家 Earl Derr Biggers(1884—1933)笔下的华人探长。

好多梦都没有做到她，就像他们一起坐在用垫子扎成的筏上漂越他们自己的宇宙一般，这些梦艰难地抵达了二十五年前那片充满坎坷的领地——那是康涅狄格州中弗斯镇镇上的家庭烦恼和由此而引发的悲哀，菲丽丝在那儿不声不响地当着他的妻子。他梦中的妻子形象常常暧昧不明，脸部模糊不清，像是女人。菲丽丝留着深棕色头发，显得颇为优雅，她个子较高，和她学生时代一样，有点行为不羁、无忧无虑，而朱丽娅则是个小巧结实、睫毛长长的棕肤女人，她的发式好看，而且有些头发特地焗成了白色，她穿着时髦，快人快语：但在他梦中，她们都无一例外地变回贤妻良母的角色了。

跌倒。脆弱。如果有个闯入的陌生人或精神病医生问欧文为什么这么爱朱丽娅，他也许会想起几年前那次有些色情意味的事来，当时她在后面的楼梯上急匆匆从他身边走过时摔断了腿——踝骨和脚部骨折。他感觉到她就像个急吼吼的猎食者那样在他身后急促地呼吸着，后来他听见一声尖厉的单音节词“哦！”，当时她穿着新买来的平跟比利时鞋，在踩到铺着地毯的三角形阶梯上最窄的地方时滑倒了，一下子滑到了空中。她倏地掠过空中，像是一个矮小的天使从他身边疾飞而过，带着它的宣告坠向地面，后来她就落在了过厅的地板上，躺在那儿一动不动。他喘着粗气跑向她。这是人生中一个突如其来的灾难：他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朱丽娅轻声说了话，此时她的第二任丈夫焦急地跪在她上方，“我听到两下断裂的声音。扑哧一扑哧。”在这样一种十万火急的情况下还能如此精确算计正是她的风格：效率高，不废话。她躺在那儿，露出了平静的侧影，他跪在她身边手足无措，家里发生这样突如其

来的大事把他击懵了，她问，“你能帮我把羊毛衫脱下来吗？轻一点。”她又说，“我很热。我觉得要晕过去了。”

“我们怎么办？”他问她。

她没说话，好像晕过去了一样。

他没办法只能做主，就对她说，“我得送你去医院。你能撑着我的肩膀跳起来吗？”他们走到车子那儿，开车来到了当地医院的急诊室，医务人员都很不耐烦，第二天他们就去了距波士顿一小时路程的马萨诸塞州总医院。

之后的一个月，他们没有做爱，尽管他眼中流露出了柔情蜜意，把自己做好的饭菜端给她吃，学着洗衣做饭，晚上和她一起玩西洋双陆棋、看电视里播放的教育节目。一个月后，他们同意应该试着做爱看看，但她只能一动不动地躺在他身下，而且他得对她的伤腿小心万分。就像做弥撒。她没有戴石膏绑腿，不过在最后一次治疗时，给她配了整形靴——靴子像是太空科技产品，靴身上蓝色和灰色重叠在一起，隆起的鞋跟像摇椅的摇杆那样弯曲。靴子很容易就能脱下来，但在做比如像做爱那样特别费力的事时一定得穿着。他努力在她身体上方轻轻移动，用手肘和膝盖撑住身体，尽量不压着她，让他感到欣慰和吃惊的是，她在兴奋的时候会抬起身体凑向他，而且她的兴奋比往常要来得快。她毫不含糊地把耻骨抵着他的耻骨摩擦，这样他们就同时达到了高潮——如同空中交媾的美丽蜻蜓。完事后朱丽娅气喘吁吁地从枕头上抬眼望着他，她的脸氤氲朦胧，显得心满意足，这一下子就把男人送上了天，再多的怨气也值得，再多的烦恼也可以抛于九霄云外。

也许是靴子的缘故吧，在住进这幢供热不足的木屋——一个世纪前原是避暑别墅——后的最初几个冬天里，如果她做爱时穿羊毛短袜的话，他们俩都会兴奋不已。袜子让她有种赤身裸体的感觉，但又没有一丝不挂。丈夫和妻子政治观点不同，经常各执己见，但他们神经系统中的一致性补偿了这种冲突。她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海岸地区，一直有种“优越的”感觉。她以前常开一辆 MG 敞篷车去私立走读学校上学，途中会经过绿荫遮蔽的连绵村落，穿过一座接一座铁索桥。她的学校没有篮球队和足球队，主要的体育活动就是网球、高尔夫球和马术比赛，也有马球。朱丽娅说她不相信柳条镇高中会没有这些活动，而且不相信他所谓快乐的夏天就是走过自家后院、经过他祖父石棉瓦盖顶的鸡舍，从玉米田抄近路去操场玩，而操场建在一座顶部平坦的人工堆成的山上，旁边是镇上的棒球场，然后整天和一帮露着黑腿、瘦不拉唧的流浪儿消磨时间。夏令营超过了他家的经济承受能力，而且对胆小害羞、天生恐水的欧文来说，和其他男孩住同一间小木屋，在黑咕隆咚、寒冷彻骨的湖里划独木舟无论如何都是很吓人的事。遗憾的是，富人天生发号施令，他们东跑西颠、自律性很强的世界与他毫不相干。

他怕水，恐高，害怕蜘蛛、黑暗、噎住、粗鲁的男孩、坏皮的东西。在旅游品义卖会上，有个工作特别卖力的年轻助手不容分说将他放在了一匹味道难闻的斑点小马上，他觉得自己高得不可思议，比骑在父亲肩膀上要糟多了，因为他胯下的畜生不怎么聪明，而且更容易受惊——简直就像欧文一样容易被吓着。当朱丽娅在她们当地的高尔夫球、网球和马术俱乐部里，跃上马镫，穿上猩红

色的斗篷，戴上黑色的圆顶马盔，成了高达十英尺的女骑师时，他却在那儿战战兢兢，比六十年前他每天早上抬头看墨尔小姐在操场上升旗时还要敬畏三分。在九点钟的太阳底下，旗子被吱吱嘎嘎的滑轮拉了上去，不能长时间地看旗子，因为这火红的球体会在他视网膜上留下跃动的绛色斑点，他害怕终有一天这斑点会让他失明。电脑屏幕也常常会留下同样跃动不已的残留影像，但他还是在看。七十岁了，他仍旧在看，还用自己的双腿走路，除非朱丽娅在房间很远的地方叫他，否则他也能听得很清楚。有很多粗心大意的男人在他这个年纪已经被枪声震聋了耳朵，被肉搏式的体育运动弄瘸了双腿。他天生的小心谨慎压制了想要当试飞员的渴望，他已经获得了报偿。

考虑到他什么事都会担心害怕，而且他的四名监护人想方设法让他两耳不闻窗外事，所以他努力经营自己的生活，并且有所获得，便堪称是个奇迹。他作为独生子自娱自乐的能力，他能耐心解决自己给自己提出的问题，他和鲁尔克一起搞设计，使他在刚刚兴起的电脑业中能够化险为夷获得成功；但即使在社会交往层面上，他也并非一无是处。他举止腼腆，但颇有吸引力。他生活的村落就是提供教益的场所。

在柳条镇，由于州政府的深谋远虑，致使他每天都会逃也似的跑出家门去学校上学，一直到初中学校的课程几乎都是由和蔼可亲、思想活跃的妇女教授，他还会跑出来和一帮叽叽喳喳、爱开玩笑的女孩子一起走在人行道上，她们都看得出(不仅仅是金吉尔·比廷，还有芭芭拉·艾默里奇，她留着玉米穗似的辫子，一笑起来

就会露出灰色的门牙，还有体态优雅、黑皮肤、眼神庄重的格雷斯·比克塔）他喜欢她们。小欧文很容易受人影响，遭人耍弄。他会相信别人告诉他的每一句话，而且老是会在镇上稍有权利的公众人物身上——学校老师、公路上的工作人员，他们从停着的卡车里冬天把煤渣、夏天把冒着热气的砂石卸下来，还有镇上的三个警察，一矮一胖，另一个据说有酗酒的毛病——求得安慰。他会在那个小个子老女人身上求得安慰，她眼镜上系着绳子，绳子绕在甲状腺肿大的脖子上，她每个月都会在镇政府大厅的格栅窗里接收别人的电费账单，还有邮递员宾厄姆先生，他觉得宣传攻势做得很足的邮政服务业很了不起，他会每天两次准时无误地在米夫林大街上拖着沉重的步伐走来走去，从旁边扫上一眼就能掂量出他的皮囊里都装了些什么东西，里面的米老鼠连环画、神秘兮兮的解码指环和电影明星签名照总有一天都会到欧文的手上。如果他无处不在的童年快乐能提炼成某个时刻的话，就会是临近圣诞节暴风雪的日子——傍晚时分，屋外云层笼罩，天色渐暗，金属丝和干燥的针叶从前廊常青的节日绿树上飘下来，落到下面的微型景观上，那是他和母亲拼拼凑凑做起来的：用棉絮和力士香皂片做成雪花，牙签插进几块涂成绿色的小海绵里做成树木，住处则是店里买来的、很容易弄坏的纸屋，这些纸房子搭在星星点点、波平如镜的池塘四周。椭圆形的三线铁轨上奔驰着他的莱昂内尔火车，火车可以调速，散发出浓烈的润滑油味。突然——有个声音让欧文倍感兴奋——信箱投递口发出了咯哒声，说明宾厄姆先生已从暴风雪中跋涉而来，当天第二次前来投递信件。那个邮递员和大风中晄当

咣当驶过的有轨电车仿佛表明了美国的现实生活如同好莱坞的连环漫画一般：我们都受到了上苍的庇佑和眷顾，就像飘雪花的水晶球中永不变老的小人一样。

地位稍稍高于地方法规管理者之上的是国内的名人。他们家喻户晓，让人觉得亲近：杰克·本尼①和菲伯·麦基②在钢琴房里的菲尔科收音机里时而打诨，时而尴尬，收音机旁扶手油光光的安乐椅上坐着欧文，他一边嚼着奶油花生饼干，一边爆发出一阵阵大笑；蒂龙·鲍尔③，他的黑眉毛一遇到麻烦事就会拧成结，而琼·克劳馥④的大黑唇会好看地颤动不停，她睁大的眼中饱含着能盛满一水桶的眼泪，谢赫拉扎德电影院里都放过他们的影片；穿格子呢、抽烟斗的作家，戴眼镜的实验室发明家和头发油光可鉴的咖啡馆名流都出现在亮光光的杂志《生活》、《自由》、《科利尔》和《星期日晚邮报》上，这些杂志就放在艾伯利药店高高的木架上，当地任何人只要花上一角硬币就能买到。这儿有一种友好、亲切的氛围，仿佛这片苍穹都为此向谷地里的柳条镇俯下了身子。平·克罗斯比⑤、洛威尔·托马斯⑥和凯特·史密斯⑦的嗓音根本不像真实的嗓音——他的母亲、他的老师、爱要笑的女孩们——那样粗糙刺

---

① 杰克·本尼(1894—1974)：美国的喜剧娱乐明星，在广播、电视界常青三十余年。
② 是当时的一出广播剧《菲伯·麦基和莫利》中的人物。
③ 蒂龙·鲍尔(1914—1958)：美国演员，经常在动作片和冒险片中出演角色。
④ 琼·克劳馥(1908—1977)：美国女演员，原扮演爵士乐时代的摩登女角色，后经常扮演衣着华丽、事业有成的职业女性。
⑤ 平·克罗斯比(1903—1977)：美国歌手、演员、曲作家。
⑥ 洛威尔·托马斯(1892—1981)：美国著名的广播评论员，也是探险家、演讲家、作家和记者。
⑦ 凯特·史密斯(1909—1986)：美国的广播、电视歌手，长期被称为“广播界第一夫人”。

耳，而从广播喜剧的剧本可以判断，这些名人过的日子和我们没什么差别，他们也去银行，也去看牙医。杰克·本尼甚至还跑到隔壁问罗纳德·科尔曼[1]借了一杯糖。尽管远隔整片大陆，但这些明星却与欧文生活的地方、与那儿细窄的门廊和扭曲变形的墙壁休戚相关。要想过得更好，那么只有在美国才能过上愉快、道德的生活，而且只有宾夕法尼亚州才让人感到舒适、温馨。上帝高高在上，设计出了匪夷所思的要旨，不过所幸的是他离得太远，甚至比好莱坞和比弗利山庄[2]还要遥远。

“原来你在这儿啊，”他告诉妻子，他是什么时候破译了“这儿”这个词，并且自己想法在游廊上找到了她——她霜似的头发、她的蓝拖鞋——她在看《纽约时报》。

他坚持看《波士顿环球报》——又是一个不合拍的地方。“我做了一个非常怪异的梦，”他开口说。“你在梦里出现了两次。”

“求你了，宝贝，”她头也不抬地说。“你能不能过会儿告诉我？我正在琢磨安然这件事——他们到底是怎么把这些钱放进自己腰包的。”

“过会儿我会忘掉的，不过没关系，”他说道，他感觉自己头脑中生动的影像在蒸发掉，亮闪闪的，但这个影像是同她、同他们共同生活长盛不衰的品质联系在一起的。“没关系。告诉我今天有

---

① 罗纳德·科尔曼(1891—1958)：好莱坞电影导演。

② 位于洛杉矶，占地14.8平方公里，已被改建为世纪城，为高级购物中心、办公楼和剧院区。

些什么事。”今天是星期六，是他小时候最喜欢的日子，但他退休后却对此没什么概念了，真令人害怕。

朱丽娅仔细看着《时报》上令人震惊的企业腐败案，眼睫毛气得抖个不停，“没什么事，就是艾奇逊家的鸡尾酒会。”

“噢，天哪。我们一定得去吗？”

“那当然，亲爱的。米丽亚姆是我最好的朋友。就像布拉德和你一样。”

“他们会叫上所有人，不会注意我们的。”

“哦，会的，他们会注意到我们的。你为什么老是要我这样难堪呢？每次到了那儿你就会很开心。你这样不声不响其实是很有魅力的。”

“我的开心都是装的。我和那些人一点话都说不上，一点儿都说不上。”

欧文一辈子干的就是做电脑软件，再对其进行测试，既然他已经关闭了他在波士顿的最后一家小公司，是四个人（三个男人，一个女人）的咨询公司，那他对其他人几乎就没什么话可说了。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他落伍了；他时髦的运算法和缩短演算程序的分叉式命令符，他的如果……然后……其他和同时的循环程序就像百衲布一样拿不出手了。一千美元一台的IBM台式机里的芯片功率快得一塌糊涂，让他极为反感。所有那些东西都在大呼小叫：仿真三维电脑游戏活龙活现；硬件程序用来储存、修剪、遮光数码照片，用来编辑家用数码视频，用来打印一百种字体；程序可以将播放的音乐分解成一万个数字化音调，可以利用网上无穷无尽的

巴别塔图书馆;程序可以过滤病毒、蠕虫、垃圾广告和无用的邮件。“.com”的萧条似乎已经使得整个行业声名狼藉,不过其中有些人,比如他,却是见好就收。由于对克林顿时期的泡沫作出了正确评估,认为干下去没好处,欧文和他祖父那套投资程序便可说是反其道而行之,他祖父在二十年代的泡沫时期买进东西,1929 年大萧条的时候便一蹶不振。他为这个老人,这个他早年所爱的人中最爱的一位报了仇。

外公劳什和欧文的母亲不同,他不常在家,但也不像欧文的父亲那样常不在家。他这样静静地坐在藤背沙发中间也没什么不好,而欧文则在起居室的地毯上玩拼搭积木和铅制战斗机,或者让莱昂内尔火车一圈圈地开,开回去开过来,黑色的小变压盒滚烫滚烫,发出一缕缕好闻的烧焦味,就像他母亲熨衣服时的味道一样。她坐在梳妆台前,用长长的卷发钳夹住红棕色头发的时候,也会发出这种味道。她母亲风风火火,就像厨房里的煤炉顶盖一样烫,根本摸不得,不过就这点而言,她倒是把厨房和整栋房子都弄得暖意融融起来。她有红棕色头发的人的脾气,他父亲把这叫做“急性子”。她会冷不丁扬手给欧文一记耳光,让他躲都躲不及。欧文终其一生都希望找个处事冷静的女人,除非他(少之又少)对她们别有所求。

“说说新闻,经济,”朱丽娅向他提议。“是不是我们又得和伊拉克打仗了。”

“七十岁的时候发生的另一件事——感谢上帝,亲爱的,你还年轻,这事还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就是对新闻不再感兴趣。新

闻里都没什么新鲜事。布什收拾伊拉克之类的事以前没发生过吗?”

“那就说说高尔夫。你喜欢打高尔夫。”

“不过不见得要谈打高尔夫球的人。我们谈来谈去就是,那些妻子开始坐立不安,走来走去,真可怜。这些妻子在中弗斯镇可不会经常这样觉得无聊的,我都搞不清我们到底在谈些什么。”

“你在谈你想怎么操她们,只是没有明说罢了。”

“哦,肯定没有。”

“我明白着呢。”

“你这话可不能乱说。我在这儿,可是和他们中最地道的人打球的。”她不喜欢别人提到这事。为了缓和他生硬的语气,他像小孩子一样不情愿地问,“去艾奇逊家之前我们干什么呢?”欧文以前一有空闲就工作,他的第一个有销路的程序“数码之眼”是把机器代码和他从 IBM 那儿学来的早期 FORTRAN 语言①七拼八凑而成的,他是在车库里做出来的,车库就在一间半独立式隔板房后面,他和菲丽丝租下了这间坐落在公地街上的房子,在中弗斯镇的头一年半里就住在里面。他在哈斯凯尔斯十字村的车库比老的大很多,里面停了三辆车,放着他从来都没动过的草坪修剪设备,还有好多塞满了中学和大学课本的纸板箱,他们各自以前的孩子都不看这些东西。

“去俱乐部打高尔夫球吧,”朱丽娅提议道。“要不然帮我给玉

① 一种高级程序语言。

簪花圃拔拔草，给常春藤修修枝。那样子都没法看了。”她举止优雅，但说起话来很俏皮。

欧文想念柳条镇以前的操场，坐落着操场的高地早已被推土机碾平了。时间沉重地悬在那儿，但这样的沉重却很美好，那时候他会把中国跳棋的玻璃弹子从一个三角形移到另一个三角形，会编麻花绳系哨子，尽管只有墨尔小姐才需要戴哨子。屋顶网球飞过棚屋的柏油纸屋顶时会从玉米田里把球拿回来，会看金吉尔在猴架①上晃来晃去，或者看她坐在吱吱呀呀响的秋千上一个劲儿用力地蹬腿。他意识到对哈斯凯尔斯十字村的孩子而言，乡村俱乐部就是他们的操场，里面有游泳池、快餐店、绳球②和泥地网球场，也许哪个地方还会画着下流的图画，大人从没想过要去这样的地方看看，但欧文觉得这个娱乐场所中规中矩得过了头，尤其对有钱人来说简直是沉闷无聊到了家。穷人也会觉得无聊，但总是期望情况会越来越好，不过富人只是想让事情顺其自然地发展，可就连这样的情况都不太可能会发生。他们面临的问题——他们的高尔夫球运动时时刻刻受到威胁，其他州来的暴发户新建的大房子正好挡住了他们面向大海的视野，待在房子和花园里求个心安理得也不可能(就连巴西人和阿尔巴尼亚人都越来越多，他们都知道怎么样无所事事地消磨日子)，股票市场百分之百的熊市，上涨的房地产税收，大孩子们纷纷离婚、梦想在艺术领域或催人泪下的社

① 就是前文所说的“攀援架”。

② 双人球戏，两人各站在一根木杆的两侧，系球的绳子绑在木杆顶端，球垂在下面，一人用手或球拍往对面击球，另一人做相同的动作，直到把绳子全部绕在木杆上为止。

会福利工作中作出成绩却又不尽如人意——对欧文而言，与他童年时为他遮风挡雨的家庭饱受的那些性命攸关的问题相比都是些琐碎小事。

由于米夫林大街上的石板屋顶都经受住了三十八级暴雨和飓风，所以他的监护人也早已使他免受了许多烦恼的折磨困扰：贫穷但没有封建时期的保障制度、生病却没有战后时期良好的医疗体制、丧失社会地位而社会体制却毫无宽容精神。孩子在房子里听到了许多不祥的片言只语：他父亲的工作一点也不稳定，当地针织厂迟早要垮掉，他母亲的身体到底如何也没个准。她有高血压和妇科病。除了操场器材房上的图画之外，欧文对女性性器官一无所知，不过从偷听到的内容他可以判断出这些毛病就像一条单行道，最后的结果就是得大病。而且爷爷和奶奶都早已不年轻了，他们在自己的屋子里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衰老的躯体散发出湿纸巾的味道，他们正处在被人遗忘的边缘，也就每天早晨吃饭露个脸而已。欧文日复一日地成长起来，稳稳当当地读书上学，幸好他那米夫林大街上的世界仍旧未有变化。

后来，他十三岁的时候，世界变了。他父亲工作的厂子倒闭了。厂子最后是靠战时接的活苟延残喘了一阵子。他父亲大热天走在奥尔顿的街上，想找一份会计师的活干。他低声下气，脸变得瘦削、泛黄。他对米夫林大街家里的供暖、维修，对房子要重新刷漆的开销变得疑神疑鬼——欧文认为这很荒唐，反正他从来没见过账单。在他的脑子里，房子就是“诈钱的牢房”。他把这叫做“老爸干的蠢事”，他无论如何得从这重压下逃出来。这栋房子，欧文

住过的唯一一栋房子,被卖掉了,售价八千五百美元,和欧文祖父二十五年前另一次世界大战刚过时买下的价钱分毫不差。他们花了一半的价钱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乡村买了栋房子,周围是蚀化的土地、蟋蟀的嗡嗡声和鸟儿气咻咻的啁啾声。这栋小石头房子空关了一年。雨燕在烟囱里筑了巢,鼯鼠住在阁楼上,野猫躲在没涂油漆的谷仓里成捆成捆没派用场的干草堆里。没电、没电话、没管道,装上这些东西就把他们剩下的四千美元花得差不多了,而且他们还得买辆车。在柳条镇他们去哪儿都可以步行,他们五个人只要愿意尽可以各走各的路,花上七美分有轨电车就可以把他们直接送到奥尔顿,那儿有百货商场和电影院。爸爸在奥尔顿找不着工作。整座城市正在慢慢死去,而且他年过四十,年纪太大,再接受培训也没什么用了。结果他住在费城边上诺里斯敦的大学同学接纳了他,让他在自己开的会计师事务所里当助理,收入比针织厂要少,而且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六点这段时间车子都是他开走的。就剩下欧文和他的祖父母、他的母亲、一谷仓眼睛湿乎乎的猫,还有两只毛茸茸的小柯利狗在一起。最近的邻居就是门诺教徒[1],他们的孩子根本没时间玩耍,他们都在自家农场上工作。一英里以外有一家老客栈、一间杂货铺,沿路共有六栋房子挤在一起,但还算不上是个村落。欧文待在房子里,读科幻小说和以英国乡村为背景的神秘小说,还梦想能搞些不着边际的发明让自己发财。他对

---

① 门诺教是新教的一个分支,从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激进的再洗礼教派演变而来。他们主张生活俭朴,反对婴儿洗礼和服兵役等。现分布于世界各地,主要聚居于美国和加拿大。

以前生活的回忆总是会抹去那些年的经历，他前往麻省理工学院和新英格兰之前的六年乡村生活，在他的简历上没有立足之地。

他现在生活的村落没有自己的行政机构，这座他最后生活的村落，极有可能会被建成临终晚期护理社区；它属于有四万人口的卡伯特城管辖。哈斯凯尔斯十字村以前是夏天避暑的地方，匹兹堡和芝加哥的百万富翁——相当于今天的亿万富翁——在这儿的连绵宅邸尽管已化成了一小片一小片房产，但人们仍然记得他们，也仍然能感觉到这儿的舒适和广袤。大财阀拥有私家游艇、独用码头、连绵数英里的花岗岩围墙和闪亮的石阶楼梯，楼梯通往长长的游泳池、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更衣室、红土色网球场和精致漂亮的露台，他们留下了某种光环，尽管他们自己已迹近灭绝，但他们的孩子还会记得每年六月乘坐爸爸的私家小火车从芝加哥或克里夫兰来东部的情景。一个世纪前，当 B&M 铁路公司从波士顿沿着北部海岸延伸至这儿形成交汇口时，此地便以当地一名海鲜农场主伊诺克·哈斯凯尔的名字命名，他的农场自然也被整个儿地收购了下来；他那些饱经沧桑的木楼被推倒、烧毁，他辛辛苦苦耕种的田地也变成了翡翠般的草坪，但他的名字却比所有那些将他撵出这儿的人活得还要长。南部海岸战后就不再经营通勤铁路线了，但他们还是往这个方向来，能感觉得到一小时一班途经的火车把欧文和朱丽娅房子下面的花岗岩层震得轻轻摇晃起来。而他却喜欢这种简单直接的接触，喜欢交通和地质学之间这种触手可及的联系。

这儿的市区面积不大——消防站，战争纪念碑，法国面包房，一家银行分理处，一家 7-Eleven 便利店，一家水果铺，一家保健食

品店，一家后来在和大型便利商场竞争时被挤出局的药店和沃格林斯书店，它一直有被十英里外设在商场里的鲍德斯书店及巴诺书店灭掉的危险。一家比萨饼店，一家干洗店，两家都从热带地区（哥斯达黎加、菲律宾）来的互相较劲的理发店，一家不景气的花店，旁边是一间空关着的办公房，以前里面有家旅行社，世贸大厦倒塌再加上随之而来的航空业衰退，旅行社就一蹶不振。一个家庭餐馆，还有一家菜价翻番的餐厅，谈情说爱的恋人和当地有钱人想要招待客人都会来这儿。这儿竟然还有一家哈斯凯尔斯十字村邮局，当人们认为那些庄园只能保留下一处，至少可以把它作为通往内布拉斯加沿线的一座小镇时，邮局便建了起来。

幽灵般的权力机构以前在柳条镇是建在五条马路的交汇口上，但在这儿却建在三英里远的地方，许多铁道交汇口都不经过那儿，它坐落在市政厅和毗邻的警察局里，在卡伯特城的市中心。此处原是叫做科尔彻斯特的河滨小村落，那是早期清教徒在此定居以后的事了，为了对第一家污染河流的皮革厂表达敬意它便改了这名字，厂区内共有六家同属一家集团的工厂，这些三层厂房密密地挤在一起，里面有波兰、希腊、爱尔兰，甚至还有土耳其的工人。尽管工厂已经倒闭，但这些工人的后裔仍然在为市政府出汗出力，而市政府由于其在哈斯凯尔斯十字村管区内设定的高税额和分区制管理上的腐败行为而口碑甚差。一八八〇年哈斯凯尔斯十字村曾试图退出原来的辖区，想同毗邻的海港镇相并，却在比肯山[1]那

---

① 马萨诸塞州的州政府就在比肯山的山顶上及毗邻的政府中心内。

儿遇到了阻力，这倒不是因为爱尔兰籍的议会议员从中作梗，而是出身波士顿名流的州长对此投了否决票，他一方面听信那些私下接受皮革厂贿赂的人的话，一方面又听从那些坚守原则的保守人士的建议，这些保守人士对内战之后任何形式的反叛和重新分区的企图都持抵制态度。

欧文和他的邻居们一样，喜欢哈斯凯尔斯十字村现在的样子。自治的海港镇会举行村会议，对是否增加税收争得不可开交，它就像一座完全自给自足的村落，只顾忙自己的事。遥远的卡伯特城市政官员们除了收收钱之外，对它从来就不闻不问。这里的水黄兮兮的，但还可以饮用，要是不用城里水库的水，就只能自己喝山上的水；垃圾堆在车道上，要每周一次才会有人清理。有一次他和朱丽娅报完失窃案，有个警察当天就来了，他看上去有些不知所措，但又满怀同情，还眨巴着亮闪闪的椭圆形眼睛。他看上去就像个大松鼠，只是没长蓬松的大尾巴而已，他俯身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凑得很近，一点一点地咂摸着蛛丝马迹。而贼却一直没抓到。

欧文长大的村落适逢艰难时期，显得风平浪静，有着田园牧歌般的氛围，而他生活的国家也坚决不把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当作权宜之计，于是欧文便形成了相当混杂的社会经济观点：他投民主党的票，但同时又不对政府抱什么希望，以至于不管哪种社会福利措施和公共安全规章都不可能让他激动开心起来。当天的鸡尾酒会上，当布拉德·艾奇逊在阳光明媚的大草坪上向他抱怨，说最近有人要把老贾德森六十五英亩的地产分割开来进行开发时，欧文的舌头便像打了结一样，对以前有钱人曾经建造的开阔绿地只

有政府的介入才能得到维护的说法，他不知道是认同呢，还是指出北美大陆的历史本身就是开发的历史。“建房计划，”他最后说的时候有些犹豫，“是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指示器，在布什爷儿俩当政的时候大喊大叫什么‘宁比[①]’不是有点反民主、不爱国吗？”

“宁比？”

“是别动我家后院的意思。”

布拉德显然之前没听说过这样的首字母缩写词，他哈哈大笑，把一小块蘸了调料的蛋扔到了欧文夹克的领子旁边。欧文没有退缩，而是颇有礼貌地等待着，而他主人那张方方正正的大脸盘——这张脸本身就有待开发——则琢磨着这位客人的回答，这回答有一种令人不快的复杂性，一种让人不安的空洞感觉。“开发商，”布拉德抱怨道，“甚至都不是马萨诸塞州的——而是加利福尼亚的一家大公司，他们跑进来把树砍个精光，造起一片可怕的大宅院，只要不违反城区规划，就把这儿挤得水泄不通。结果我们就会变成沃特敦[②]。”

“听起来很可怕。可是，嗨，布拉德，它创造了工作岗位啊，这样的工作美国少有，他们不用跑到国外去干这样的活。听着，以前这个国家所有的城镇要么是农场，要么是森林。要是不准滥砍树木的右翼分子掌权的话，那什么东西都建不起来。卡伯特城还会

---

① 原文为 Nimby，为 not in my back yard 不在我家后院的首字母缩写，指当地市民反对在自己社区内建造某些民用项目，如监狱、垃圾场或戒毒所等，他们认为这样会破坏环境，使自己的房产贬值。

② 美国马萨诸塞州东部城市，靠近波士顿，市内有条查尔斯河。

是一条满是鱼儿的河流，海港镇会是海边虚无之地。它会是印第安棚屋边上的一堆蛤蜊壳。”

布拉德抿紧嘴唇，看上去他怕有什么东西喷出来。他斜着眼从欧文肩膀上看过去，瞧是否还要给其他客人帮一下忙，是否有什么更有趣的话题可以加入。“一定得要一个平衡，”他最后下了断语。

“很对，”欧文同意。他喜欢打高尔夫球的布拉德。当他看着他时，他没有看见他的灵魂，正如对上帝所说的那样。也没有看见他的收入和资产净值的统计数据，正如税务机关希望甄别的那样。但他看见了一种击球动作，一种手指抓住把手靠近一端的地方时作出的旋转运动，一种精雕细琢却又坚定不移的击球动作。天气晴好的时候，他每次都会往中间方向击球，有时候还会试来试去摆弄好长时间，再把小球击向空中，而这些小球竟然会不可思议地缓缓滚到洞口那儿。欧文在哈斯凯尔斯十字村及其附近地区认识的男人是他的一大帮高尔夫球友，他们击球的动作没一个是一样的：性格沉稳的默顿·伯纳姆往前击球时颇有力道，但动作又过于直上直下，而且头老是改不了地上下动；大大咧咧的杰弗里·迪林厄姆肩部会转动得很厉害，球棒往后甩的幅度无人能比；魁梧的昆丁·舒特出手飞快，完全是靠前臂的力道，还伴着鬼脸；一惊一乍的马丁·斯科菲尔德是个大惊小怪、装模作样的人，双脚一会儿分开，一会儿闭拢，步伐开开合合，与此同时倏尔松开、倏尔抓紧球棒，但十有八九会击不中；深思熟虑的加文·拉斯特双膝并拢，在经过一系列郑重其事的挥杆动作之后，会在最后一秒钟极为搞笑

地把身体蹲下来;小心翼翼的凯勒伯·艾普斯转动身体的时候动作极慢,就像淋了一晚上雨的铁皮人;咋咋呼呼的科里·考格斯威尔总是无药可救地抬眼望天,然后蹦出一串骂自己的话,而挥杆却老是挥不好;等等。欧文的男性朋友百分之九十都是他的高尔夫球友,他对他们的职业活动、与他们的满足感息息相关的宗教信仰或导致他们目前家庭状况的风流韵事一无所知。事实上,绝大多数人即使在五十年代的时候就都已经和女孩们结了婚。绝大多数人都有一口极为地道的新英格兰口音,而且有趣的是都有当地人不爱说话的特点,在一代又一代人相互影响之下这一特点得到了日益完善,而新英格兰在全国财富中所占的份额便也日益缩小。不过,欧文对这些当地人不加关注部分也是有意为之,他们那一看便知的空洞乏味或多或少也存在于他的身上,他们都对外来事物持拒斥态度。他对他们不感兴趣,正如朱丽娅指出的那样,是因为他对他们的妻子不存奢念。他们的妻子是些叽叽喳喳的小鸡,如同以前初涉人世的女孩那样说起话来尖声刺耳,她们春风得意、举止有礼,和这个社会颇为合拍,仿佛运转正常的机器零件。中弗斯镇位于庞大都市的外围,那儿没有一个女人举止得体,她们每一个都想要不同的东西,尽管就连她们自己也说不清那到底会是些什么。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遍布整座镇子,它漫无目的、充满怨恨,但这与欧文母亲的那种怨恨却又不同。他在一种随时都会爆炸的氛围之中长大成人,女人的反叛,在谢赫拉扎德电影院上映的罗曼蒂克的喜剧片中隆隆上演,这对他祖父家平和的氛围造成了威胁。他那有着火红色头发的母亲无力拼搏找到自由,找到像六七十年

代妇女约束更少的那种自由。眼下就说皮尔吧，早婚，再加上当了母亲已使她无缘狂野派对——彩色念珠、喇叭裤、临时住所和摇滚音乐会、迷幻药和大麻——而这些她们从同代人那儿听来的东西与她们仅一墙之隔而已，中弗斯镇的女人焦躁不安、苦涩嘲讽，而且颇为可爱。

在哈斯凯尔斯十字村，朱丽娅喜欢女人。有她们作陪，便不管是在桥上、委员会里还是在由同一家口碑颇佳的家族公司为所有聚会提供同样六道开胃菜的季度性聚会上，她都觉得踏实、舒服。朱丽娅游刃有余，自由自在，这使欧文觉得自己像个备用的零件。他是丈夫，而当她同管子工、木匠、树木修补师、草坪护理工交涉的时候，却让人觉得他就像虚构出来的人物一般。“他们讨厌和女人打交道，”她承认，“所以我只要说是你吩咐这样做的，他们肯定会乐意听。”在她和女人喝咖啡聊天的时候，丈夫们会被说成是碍手碍脚的工具，心不在焉到可笑的程度，还笨手笨脚。女权主义说起男人的不是来，简直是兴高采烈。男人迷路时拒不问路，男人对难看的装潢和穿着视而不见，男人认不出百日菊和福禄考，或者说认不出冰箱和木柜之间的区别，男人在做最简单的家务活，甚至在倒味美斯酒时都会笨手笨脚，男人想要做爱时缺乏耐心、原始幼稚、精力不足——这些都被乐颠颠地拿来取笑。哈斯凯尔斯十字村社会表面的彬彬有礼被男女性别的鸿沟撕裂开来，而朱丽娅却喜欢这样。大家都认为夫妻既然同床共枕，共管银行账户也是理所当然之事，但没有人真把这当回事。那些收入低的丈夫会产生依赖性，害怕大吵大闹、大动干戈，而且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储蓄、财产、

房产双方共同掌管，于是离婚的代价就会相当高，结果他们只能俯首听命。在女人时时刻刻的干涉之下，丈夫们便显得多余，在家庭责任方面也只能处于从属地位。欧文接受这样一种角色并无困难之处，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父亲就是这样显得既可怜又多余的。

第四章　村落之性——*II*

正是他的父亲成功地促使他接受了实用的科学教育。弗洛伊德·麦肯齐夫妇对大萧条时期的体验使他们认为，只有工程师才会是最后一个遭解雇的人，他见过这样的事。"这孩子得好好学一门有用的手艺，"他发表了看法。"他脑子里尽想些没用的东西，这样很危险。"他推断，孩子的脑子——中学里的高分，他在乡村与世隔绝的岁月里沉溺于书本、笔墨和纸张都说明了他有什么样的脑子——最好从事和机械有关的工作，只要不是大型编织机就行，比如说又长又沉的货车之类的工作——可他自己就是被车子拖累，一直没翻身——那接下来还可以做其他一些建筑类的活（桥梁、水坝、发电机），这是些绝对必要的工作，比呆板普通的会计师行当对世界要有用得多。在物质主义时代，必须相信物质。经许多事件证明，将来的机器重量会很轻——火箭脱离地球重力，计算机快于人类思维，作为人类主观性的产物，它们将我们解脱出来，带入一片无氧的空间。

遥远的马萨诸塞州有一家学院，是所谓的技术学院，它给欧文提供了一笔奖学金。他作为一名从大西洋中部小乡村的学校体制

里出来的学生，使他有机会获得免学费和助学金的待遇。去那儿之前他从来没有见过麻省理工学院。学校楼房都建在人工拓宽的查尔斯河后面，河对岸便是闻名遐迩的城市波士顿，小山顶上一座浅黄色的圆顶之下就是州政府所在地。五十年代早期，战前的破败在剑桥和波士顿仍旧处处可见，但它们是急于开创未来的年轻人和学生的城市。帆船与划桨的小船在河上激起阵阵涟漪，这一波光粼粼的运动场所比被煤渣染黑的斯古吉尔河①要蓝。马萨诸塞州与宾夕法尼亚州工业化的规模——它那被煤烟熏黑的城市呈网格状排列，连排房屋如阶梯般层层布于山上——相比，犹如小孩的玩具一样多姿多彩。波士顿最古老的地区并未置于网格之内，而是据说建于古代纵横交错的牧牛道上，并经由清教徒脚步的踩踏而拓宽，然后又被铺成了圆石路面。

后湾，是一片湿地，它确实形如网格，中央是一大片青草地，周围点缀着榆树和青铜雕像。一座历经沧桑的长桥取了哈佛大桥这个不恰当的名称，它将后湾与麻省理工学院联结在了一起，学院矗立于空中的苍白圆顶，从河对岸看过来，犹如飞碟一般让人心生不祥之感，当时人们认为外太空生物是以漠然的态度从飞碟中窥视这一准备用原子弹摧毁自己的蒙昧星球的。麻省理工学院以其庞大的中央大楼和它那曲径通幽的宏大规模显得出类拔萃：许多大楼以过道相连，每座楼不取名，而是以数字相称。主楼是马萨诸塞大道 77 号，可通往 7 号楼，主楼内的六根大立柱和一块标明系科，

---

① 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一条河流。

写着工业、艺术、农业和商业的高大铭牌，都高高撑起了这座石灰石圆顶。名声在外的20号楼是坐落于瓦萨尔街的“胶合板宫殿”，里面有秘密的雷达研究部门，据说正是靠了它才打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政府与大企业之间秘密进行了紧密合作，并在冷战时期继续招募科学研究人员。在分析中心及数字计算机实验室——房间里都摆满了排列有序的柜子，柜子里则塞满了电线和真空管，并以穿孔卡表明时间——大学里的传言说，美国周围所有的雷达站彼此都有联系，而且电路可以计算出导弹的弹道，而百名专家如果用笔算的话，一百年都算不完。

麻省理工学院是男人的世界，它的行政管理人员和教师几乎清一色是男性，其中许多还是军人。尽管战后军人复员的大潮正在消退，但制服仍旧在校园中随处可见。六千名学生中，女生不超过一百二十名，而且其中一半都是研究生。那时候在这无穷无尽的走廊中，菲丽丝·古德休正属于这一鲜明的少数群体中的一员，五十五个人中才会有她这样的人，茶色水磨石地面和磨砂玻璃门都严格地以黑色数字标明，即使女盥洗室也不例外：3-101-女盥洗室。她在春季跑到大院晒太阳的人中相当引人注目。大院是一座有遮荫的草坪，介于3号楼和4号楼之间，可以望见纪念车道这一新辟出的区域，车道两侧栽种了两排美国梧桐，树之间便是波光粼粼、可以泛舟的查尔斯河与后湾玫瑰色的清浅轮廓。大多数女大学生并不讨人喜欢——拼命读书，不注重体形和容貌，在过道里低头走过，像是在迎风击浪，而且老是想和男孩子泡在一起——于是欧文只能多看菲丽丝一眼，想看看她是否如此，是否可爱。

是真是假？多看一眼有必要吗？没必要。从一开始起，在冰冷彻骨的河水、不眠之夜和含辛茹苦中度过了第一年的欧文，满脑子除了基本数据之外，还塞满了基本的电路理论（基尔霍夫[1]法则、戴维南定理和诺顿定理、阶梯函数、脉冲响应、谐振现象与共轭阻抗），但当他无论何时从拥挤的走廊里经过菲丽丝身边时，他的电磁场就会改变，尽管变幅微小，但却同 $d\phi$ 与 dt 之间的差别一样至关重要。她只能让人浑身瘫软。只要她在场，便会使肯德尔广场地铁站西侧大楼内分布着的那些奇形怪状的水泥路面空间别有风情，而那些疲惫不堪的学生们就是在地铁站那儿长时间聊着天、抽着烟；她像金吉尔·比廷一样，只要一现身肯定会有人跟着，其中一些是女孩，不过在此种环境中，无疑绝大多数都会是男孩。欧文的眼睛把她置于这帮人群里的中心地位，不过说句老实话，她从未想过要起主导作用。在闹哄哄的人群里，她站在边上，乐起来的时候也有些矜持；她从不放声大笑。她嗓音相当轻灵，但也很干净，而且传得很远——未见其人，便可闻其声——举止颇为小心、端庄，不愿张扬，这让他颇为心动，也使他大起了胆子。他保持较近的距离凝神留意，她极端苍白的肤色仿佛一座灯塔，又如广播里产生的共振。

她托着头，下颚稍稍有些突出，脖子修长。她笔直的秀发半为金色，半为浅褐色，在脑后用橡皮筋扎成了马尾辫。前面，刘海垂至她浅浅的眉毛处，眉毛和她的肤色融为了一体，她的眉毛同睫毛几乎隐而不见。她未化妆容，甚至连唇膏都未用，她鼓着嘴抽烟，

---

[1] 基尔霍夫(1824—1887)：德国物理学家。

吸烟时脸颊便深凹了下去，吐烟时像是不屑一顾似的用力一喷，烟雾便从她的嘴角往上蹿出。她正是以这种举止毫不矫饰、穿着毫不讲究（整个冬天都穿同一套灰紫色面料的大衣和脏兮兮的网球鞋）的魅力，代表了他心目中的剑桥——疏离、俭朴、出神、纯洁。他发现她果然是教授的女儿，她父亲叫尤斯塔斯·古德休，是教士兼诗人乔治·赫伯特[1]的传记作者，是对《形而上学》的[2]诸多版本进行集注的编者，也是河流上游那所大学的英语讲师，在这所大学里人文学科仍然占主导地位，并与清教神学研究一脉相承，而把科学留给了世上的劳动阶层。

她那独特的女儿身份乃是她作出的——精心作出的——某种效果的一部分，他是这么认为的。他觉得，她和他一样：腼腆，但又小心翼翼地看护着骄傲的自我。她个子颇高，身子有点弓，像是要尽量不显露自己丰满的胸部似的，即使冬天穿上那些老式外套也根本掩不住她的胸脯。在炎热的夏季和四、五月份阳光不太猛烈的时候，她的乳房更是掩藏不住，那时候她会脱去灰色的大衣，她穿上这大衣就像身材苗条的门僮或是陆军武官，然后她在大院中央的毯子上展开身体躺在上面，裙子撩到大腿中部，羊绒衫和衬衫脱去后（他在远处，不是很确定）只剩下浴衣或是胸罩。

她看上去不像宾夕法尼亚女孩，甚至也不像梅因莱恩[3]的时髦女孩。他的中学女友埃尔希·塞德尔是乡村做饲料和五金生意

---

① 乔治·赫伯特(1593—1633)：英国宗教诗人，著名的玄学派诗人，以用词讲究、精练著称。
② 指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③ 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地区。

的商人的女儿，她总是打扮得很时髦，穿着亮闪闪的开口便鞋、条纹状齐膝长筒袜、裾袂飘扬的裙子，系着纽约式样的宽皮带，龟壳发卡在她那富有弹性的浅棕色波浪状头发上闪着光泽。她搽了很多口红，这种栗色的口红从相片上看显得很黑，口红沾到了他的嘴唇上，沾得很牢，结果得用沾着唾沫的手绢才擦得掉。他不想让母亲看见，他母亲根本就不想让他和埃尔希出去玩，尽管这女孩口碑不错，在当地要比麦肯齐夫妇俩受尊敬得多，他们夫妇则是这片穷乡僻壤之地的初来乍到者，孩子也是刚来这儿的学区上学。学区囊括了几座山谷，谷内有些人家的母语仍然是带宾夕法尼亚口音的荷兰语。埃尔希本人就带着浓重的荷兰口音，说话时的语速也比柳条镇女孩要慢——她的嗓音比她的实际年龄显老。

她身上有着农村人单纯的气息，而且长得丰满、漂亮。他们第一次接吻是在舞会间隙的时候，欧文参加了那次舞会，因为他母亲总是让他不要瞧不上这儿的中学，尽管它还比不上柳条镇中学，埃尔希不像玩转瓶子游戏时的艾丽丝·施托特尔迈耶那样，她并没有忐忑不安地鼓着嘴唇，而是让自己和他的嘴唇紧紧交融在一起，在吻至这一温暖湿润的地方时，他们的身体也紧紧相拥。她个子矮小，穿着塔夫绸舞裙，而他十七岁，身高六英尺，遗传了麦肯齐家纤细的身材。她只能把他拉下来，让他和自己的脸紧紧相贴；她在可乐机后面吻个不停，头顶的荧光灯明灭不定。她那充满了渴望的小身子融入了他的身体；他记得有人说起过卡罗尔·维斯尼耶夫斯基是心甘情愿被站在娱厅和针织厂之间狭窄空间里的马蒂·纳夫琴格操的，于是他想他也能这样做。

可是，他和埃尔希并没有——这个词他们之间从未用过——操过。他很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也根本不想浪费自己的一生。他知道做爱就会导致结婚，但他还没准备好。在那一次火热、急切的初吻中，他才明白她早就盯上了他，正如“操过”这个词所表达的那样——他不在这儿土生土长，在学校里显得有些疏离，于是不知不觉间，他的形象便悄悄地、兴奋地进入了她的头脑中。所以他们之间总是有一种不稳定、不平衡的现象：在他尚未明白就里的时候，她就想要他了。尽管如此，他也作出了回应，只要他不因为她不是柳条镇女孩而感到尴尬时，他就爱她。身着飘扬的裙子、穿着卷至脚踝的白色长筒袜的她只不过是一个翻版，一个饲料商人家的女儿而已。

后来他会把埃尔希和汽车内部——陈旧的丝绒、有些暗淡的仪表板灯光、橡胶搁脚垫、冷冰冰的金属外壳——联系起来。开始总是冷冰冰的：在一晚上驾车兜风之后，加热器在黑暗中便会营造出一个舒适温馨的小角落。约会的时候，他们会驾驶他父母战前买的空间很局促的舍维小车，这是辆二手车，麦肯齐夫妇在搬到这栋乡村房子里来后，便买下了它。他父亲通常六点钟从诺里斯敦回来，他会允许欧文驾着这辆汽油驱动的车四处逛逛，照美国人颇为睿智的普遍说法，这乃是青少年的权利。

在结识埃尔希之前，他有时会驾车回柳条镇，想找老朋友叙叙旧，但他根本找不着那种感觉。十二岁离开之后，如今他以一种流放者的眼光来看待柳条镇，觉得它就像一座外省小城，那儿的生活——他的同班同学，也就是操场上那帮年纪半大不大的人的社

交生活——没有他照样在进行，而这座废弃的村落也已在他的视野之外。他祖父鸡舍顶上的石棉瓦有些已经不见了，这是他绕着他们家老宅的那条小巷开车时发现的。他不敢肯定，要是他家还住在这儿的话，他是否会觉得幸福。青春正在重新洗牌。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一直是个观众而不是演员，人们都认为他是巴迪·鲁尔克和那些女孩子们的忠实追随者，而他根本想都不敢想这些女孩脱光了会是什么样子。

现在，和埃尔希在车里，他应对的是一具真正的裸体。一开始，只是接吻，吻个不停，闭着的眼睛表明在闭合的眼睑后面涌动着另外的情绪，奔涌万千的意识进入了一个令人兴奋的芬芳的空间，这同手淫时不声不响、匆匆忙忙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晚上躲在紧紧贴住身躯的冰冷床单之中，他父母的悄语声已然沉寂，有几秒钟他似乎显得兴致勃勃，因为他用左手发现了某种完全顺应他的意愿、竟然如此可人心意的机械运动，发现了一种全然释放的感觉，一种紧绷的状态，这种状态使他回到了婴儿时期，它那焕然一新的紧密结合之感远在他能回忆之前就已遮蔽住了存在的幸福感觉。进入这一独有的黑暗之中的是另一个人，另一个寻觅者，正在被笨手笨脚却又一刻不停地寻觅的是自我的内核，正是另一种意识发现了这种内核。埃尔希既是旁观者，又是被观者。她的眼睛湿乎乎的，棕色中带了点蜜色，犹如苦薄荷滴下的汁液。借助从挡风玻璃透入的斑驳光亮，他看见她笑起来时酒窝黑黝黝的凹穴，当她越过两人之间的空隙仔细端详他时，他也看见了她一侧亮闪闪的瞳仁，而几秒钟后这一空隙就会弥合无踪。她坐在前排座位上，

在他身边蜷曲着身子，那个年代前排座位都是长凳，她的背部被窗把手的球形捏手顶出了凹穴，她的小腿和踝骨被散热器烘烤着，她身体弓成杯形，像是准备接纳他，她仿佛是一座温馨的家园，对他越来越纵容。每次约会，她都会把自己的身体多交给他一点，交给他之后，他就认为是他的了，这些温馨的小小领地是无法要回的。在汽车隐蔽的空间里，除了接吻之外，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触摸，欲迎还拒之时，有着太多的诱惑与伎俩，有时候她也会开车来，因为尽管她比他小一岁，但已有了驾照，当他家里的那辆舍维老爷车晚上要修理，或者大人晚上要用车时，她就会驾着自家的车，她母亲的道奇车或父亲新买的深蓝色 V-8 引擎的克莱斯勒，到农舍来接他，尽管二十世纪已经过了一半，但他母亲丝毫不愿把埃尔希看作是他的“女孩”，而不管“女孩”这个词作何解。

有时候晚上埃尔希驾着一辆漂亮的汽车停在他家门口时，她会受邀进入这栋小房子的前廊，而前廊上劳什家从柳条镇搬来的笨重家具突然显得破旧不堪，上面满是两只柯利狗的毛发，他母亲把这两只狗看作她所谓的乡村生活的一部分。在这种日渐破落的优雅氛围之中，欧文的祖父母待在房子的一角踢踢趿趿地走来走去，低声说着话，穿着入时的埃尔希热情有礼地同欧文的母亲打了招呼。她略带蜜色的棕色眼睛忽闪着；她猩红的双唇漾着笑容。欧文神色不安地站在一旁，他穿着袖子很短的法兰绒衬衫和边上已经磨损的鞋子，同埃尔希光亮的开口便鞋（当她将腿好看地交叉起来时，鞋子显得更亮）相比特别难看，他感觉自己就像一根没人会用的指挥棒一样。当她们互相寒暄时，他觉得自己如同是在参

加一场决斗。他母亲也曾经是乡村成功企业家家里的时髦女孩，对这种规则自然清楚，她知道该“如何举止”。她也知道人们到底是如何举止的，只是她这么做的机会并不多。

当这个年轻人在埃尔希的车子里获得自由时，这些社会交往的礼数便不再有效，在看完电影，或打完一场小高尔夫球，并且找到一个停车位后，让她坐在自己的左边而不是右边似乎有些反常。她这样子就像个陌生的女孩，他得从头开始和她打交道。他们的下巴和嘴巴形成的角度和以往正好相反，而他的手也得顺着反方向进行活动。

“我们变一下位子吧?”她问道，因为他说这样很奇怪。她的嗓音呼气声很重，显得颇为低沉，并不怎么有礼貌，她和她母亲以及学校老师说话时就带着这样的荷兰口音。她的唇膏已经有些脏污，开始脱落，她的脸被半个街区外的街灯照得如蜡般光滑。他们有时会停在隐蔽的地方，他童年时走过这儿，是在雪松顶上皇后奶牛场的后边。他住在十英里开外，她则住在往南四英里的地方，不过柳条镇他了如指掌，只有在这儿他心里才最踏实。有时候，他们会把车停在页岩山脚下，靠近维多利亚花园的一条脏兮兮的马路上，这条路是最近来的开发商修的。当她纵容的尺度越来越宽时，他也一直在找更加安全的地方，这地方警察永远找不着，也不会用手电筒照他们的脸，不像有一次在老农贸市场一长排低矮棚屋后面发生的那样。当她笔直地坐在她父亲这辆昂贵汽车的方向盘后面时，她乱蓬蓬的头发被远处的街灯一照，一绺绺头发仿佛着起了火。

“要是你不介意我坐在方向盘那儿的话，我们就换一下吧，”她

同意了。

“我不介意，欧文。我不喜欢它老是敲到我的肋骨。我不明白你怎么会受得了。”

“埃尔希，我和你在一起，就不会在意这些事情。我过来了。我先出来，你直接挪过来。”

一旦从汽车里出来进入大庭广众之下，成人的道德观便从天空中往下压了下来，他把克莱斯勒的车门打开又关上（车门发出响亮而又难听的吱呀声），急匆匆地绕过宽阔的铬合金保险杆和挂在上面的白皮后胎，因为他已经勃起了。即使他跑得飞快，但还是担心它会戳破什么东西露出来，只有当他坐在方向盘后面套着小山羊皮的座位上时才放心。新车浓烈的气味暖融融地融入了他们身体青涩的热气之中。当他从可坐三人的前排座位上挪到她蜷曲着身体的地方时，远方的街灯照亮了她模糊的面容，现出了一只小珍珠耳环和她短袖安哥拉羊绒衫毛茸茸的羊毛。她任他把羊绒衫往上撩起来，他的手指悄悄地探入她的胸罩，碰到了那儿光滑的皮肤，皮肤在这儿隆了起来，显得柔软、肥硕。尽管埃尔希很丰满，但她的乳房很小，像是还在发育。当他进一步把她的胸罩解开，并把羊绒衫再往上撩时，发现她的胸部看起来几乎和他没什么两样，他觉得手里捏着的一只乳房就像他眼中的泪水一样纤弱。有一天晚上，车子停在维多利亚花园的荒地里，街灯比雪松顶的离得更近，他看见挡风玻璃上的雨滴在她胸部投下了阴影，雨滴细瘦的阴影犹犹豫豫地落了下来，而他的手指跟随着雨迹，一直跟过去，想不让它滴下来。她可爱的小乳头，犹如兔鼻。她让他又吻又吮她的

乳头，最后用不带荷兰口音的呼吸声说，"欧，欧文。可以了，宝贝，"还摸他的头，就像理发师要让他转头时做的那样。他直起身，用沾了唾沫的手指在她乳头四周打圈，轻轻地一圈又一圈，他特别喜欢这样看着乳头，有种头晕目眩的感觉，而雨滴在她的胸部和他的手背上淡淡地划出了两道平行的阴影。

她从没碰过他的鸡巴。它太神圣、太强大了。他们就当作它不在那儿，即使当前排座位和挤着散热器的搁脚的地方只能容许他们侧着绷直的身体，他隔着皱巴巴的裙子搂住她的臀部，并让自己颇有节奏地压着她时也是如此。他们的嘴巴一直在接吻，最后他射了，射在了衬裤上，精液凝结成干巴巴的污渍，后来他用指甲把它刮去，不让他母亲洗衣服时看见。他们现在在房间里，她在地窖楼梯旁边的地方洗衣服，那儿很暗，布满了蜘蛛网，她用的是新洗衣机，而不是浴缸状的那种，在柳条镇的地下室里他的手曾经被它卡在里面。这台机器有一个盖着的盖子，用滚筒而不是绞干器甩水。

他的性模式很原始，是从电影里男女的动作和结尾时巨大的接吻特写镜头那儿得来的，是从有些书谜一般的对话里看来的，这些书有《丧钟为谁而鸣》[①]、《琥珀》[②]、《疯狂的生活》[③]和《美国男孩拳头帮》[④]，还有是从马蒂·纳夫琴格的弟弟杰瑞的一首色情诗中

---

① 海明威一九四〇年的小说。

② 美国小说家温莎·凯瑟琳(1991—2003)一九四四年轰动一时的小说，描述查理二世君主立宪时期一名追求性自由的女性。

③ 美国小说家约翰·奥哈拉(1905—1970)的小说。

④ 美国小说家欧文·舒尔曼的小说。

读到的，杰瑞是欧文班里留着鬈发的小矮子，要是给他一角钱，他就能朗诵这首诗。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还抵着她柔顺的身体达到了一次这样的高潮，他就问，“我们怎么做呢？”

这让她很尴尬。埃尔希喜欢假装刚刚发生的事根本就没发生。“你是什么意思？”

这下让他感到害羞了。“我是说——我觉得就这样一动不动还不够，是不是？”

她说，“我们不能再进一步了，欧文。也许会发生一些你不想见到的后果。”她从不碰他的鸡巴，从来不说“我爱你”，因为她知道要是这样做的话，他就会不满足，就会问这样的话，可他还没有准备好呢。要不然的话，她会解释，我爱你，我喜欢惹得你兴奋，这样也让我兴奋，现在这样还不够吗？

可是他们两人都清楚，还有再进一步的事可以做，当他毕业后，他们摸索着去找这样的事的时候，并没有觉得是在犯下不可饶恕的罪恶，不觉得他们的生活会永远残缺不全。对这种事埃尔希没他这么害怕，他不愿去测试她能让他“走”多远。他们在车子里的方式就是他弯下身来，吻她温暖的、丝绸般光滑的大腿内侧，还让他的嘴巴尽可能伸得远，进入这种温暖，她的温暖，有时那儿的芬芳就像他母亲夏日散发的味道，有时候又像她父亲商店后面飘散出麝香味的盛麦芽浆的桶。起初她在抗拒，推他的肩膀，后来就盼着要。那时候，即使十几岁的女孩也穿束腹：她衬裤的裆部由硬邦邦的弹力带拉住，尽管她在汽车座位上不无羞涩地将胯部往前挪，但他的嘴唇也不太会碰到有些潮湿的棉垫。他并不是很清楚

正是他的嘴巴才让她达到了高潮，或者说他不太清楚女孩子究竟是如何达到高潮的。他只觉得快乐，他这样做靠近了一个秘密，让她听任他的摆布，即使她的香味有时候很浓烈，起到了反作用，他想把脸移开时也是如此。但他就喜欢在她两腿间的感觉，喜欢他的双颊贴着她的大腿变得越来越烫、越来越黏，喜欢她做着难堪不雅的动作时仍旧穿着齐膝长筒袜和便鞋。

在他去麻省理工学院前的那个夏天，他们的试验有种绝望的气息。她知道他要溜走了，毕竟指挥棒以前尚未离开须臾。欧文夏天找了份测量的活干，专门在标板上做记号，并把遮挡视线的灌木丛砍伐干净。埃尔希被送到了俄亥俄州的路德教营地，她在那儿要当六个星期的辅导员。他要和其他人一起乘车去很远的地方，他搭不到车去南方的话别人就到奥尔顿把他接走；他回家的时候，会又累又脏，努力不去想陌生的地方有一所大学正在俯冲向他，要把他带走——永远地带走，他对此既想又怕。他祖父母病痛缠身，而他父母亲也不再是米夫林大街上的年轻夫妇了，他被梦吓到时常常会爬到他们的床上去。

埃尔希从俄亥俄回来后，似乎有忙不完的事，在农舍的浴缸里泡了个澡就又马上出去了，消失在黑暗中。他和她现在需要黑暗。他们拥有互相赋予对方的自由，他们需要这样的私密性，哪怕是一盏遥远的街灯或拿着手电筒大声说话的柳条镇警察有一丝出现的可能，他们都无法忍受。他们的需求已经水到渠成，害怕总有一天会被抛弃，他们能去哪儿呢？他度过的夏天并没有让他分心，他忘不了从她寄自营地的信中可以看出她和一个当辅导员的男孩在一

起，他也忘不了听到的风言风语。她八月份回来的时候，他还在未来某处建造房子的地块上砍伐灌木，说是有人看见她在区里的公共游泳池里穿着两件套泳衣慵懒地躺在铺在草地上的浴巾上，和另一个她班里和她年纪一样大的男孩在一起，而这个男孩九月份以后就会和她待在一起。

“我爸在离布雷克斯敦不远的地方有一百亩树林，”她告诉欧文，此时他们在晚上已经漫无目的地开了一个小时的车。“有一条老路可以进去，没人去过那儿。”

“听上去真不赖，”他说，可真是这样吗？他让她带路，在狭窄的路上一个弯接一个弯地转，这些路他以前从来没有走过。在路的入口处立着一块禁止入内的牌子，还围着锈蚀斑斑的倒钩铁丝网，他很害怕；他用夏天练出的力道把一块又大又圆的砂石块往边上滚出了五英尺，这样他们就能过去了。他们开的是唧唧歪歪的黑色雪佛莱老爷车，他父亲对自己的这辆车大加嘲讽，说它是“小破车”。当树枝挂擦着挪动的车身时，欧文觉得很内疚，不过要是这是她父亲那辆干净光亮的克莱斯勒的话，他会更内疚。车前灯照出的散落一地的罐头和包装纸说明以前有人来过这儿，也像他们那样急吼吼地把大圆石推到了一边。路很不平坦，老爷车颠得厉害。他们是撞断了车轴，还是轮胎漏了气？难听的风言风语、难堪的羞辱会永远玷污他一帆风顺的生活。

“还不够远吗？”他问道。他觉得有个陷阱在他身后合拢。

“进来已经开了很长的路了，可越来越糟糕，”埃尔希也承认了。他熄了火，关上车前灯。这么黑啊！它扑向他们，发出一阵清

晰的噼啪声；它封住了车窗，汽车仿佛冲入了一条墨黑的河流中。当欧文的眼睛适应了之后，他看见一两颗挂在高空的星星映在挡风玻璃上，悬在头顶上方静寂不动的大树之间的空隙里。在这条肮脏的马路半英里开外，偶尔会有车灯一闪而过。他们自己的车灯别人肯定也看得见。埃尔希的脸在天鹅绒、橡胶、铸钢和安全玻璃形成的洞穴中闪着微光。他的嘴唇找到了她的嘴唇，它们都很饱满、很潮湿，但是以前那种交融在一起的深吻遇到了阻碍，在他脑子里挥之不去。他们想要离开的时候，雪佛莱车会不会发动不了呢？在这条长满荒草的路上，他们身后的灌木丛黑压压一大片，而他没有做测量时用的大砍刀，那他倒车时会不会倒不出去呢？他感觉到生物，某种缄默不语的植物在她父亲的这片土地上包围住了他们，这个男人在每一片树叶和每一条向外伸展的树枝中无处不在。欧文仍然太年轻，所以觉得黑暗中会有某种窥视的东西，当他原本应该心无旁骛地俯身于手边的宝贝、沉溺于他和埃尔希一直想望的那种私密性时，它们却让他心神不定。

时逢八月，她穿着短裤，没穿束腹。他们的拥抱充满激情，灵活无比，她的胯部跑到了他的手里，就好像是她自己坐上来的。她在汽车座椅上抬高臀部，以便让他把她的短裤褪下来，他动作太过笨拙，结果把她的白色衬裤一起褪了下来，埃尔希也没想拿回来。她好像在把腹部伸展、拉长。即使在黑暗中，他也瞥见了她瞳仁上掠过的一丝洇湿的光亮，就像远处的萤火虫，而她苍白的、长长的腹部则变成了一块小小的、柔软的阴影。他由于害怕这块阴影，就把注意力转到了她的乳房上，他在解胸罩搭扣、把短袖针织内衣往

上撩时要比脱衬裤来得熟练。她交叉双臂，接着脱针织内衣，把衣服和胸罩一起脱过了头顶。她的头发今年夏天剪短了，这样在路德教营地的湖中游完泳上岸就不会觉得麻烦，她的头发弹了起来，散发出一股洗发精的香味。她瘦削、光滑、浑圆的肩膀使他在面对她的裸体时震惊不已。他把脸埋在她的脖子旁边，说，“哦，上帝啊。我受不了了。”

她绷紧的脸笑了笑。“现在该你了，欧文，”她在他耳边吹着气说。“你的衬衫。”

他一刻都不想让她等，于是很快就把衬衫脱了，他想在家里真应该好好地洗洗澡，因为在汽车密闭的空气中，他腋窝的气味同她的洗发精和她皮肤的味道都混合在了一起。他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仿佛光线从树中间缝隙处的一块块天空上漏了进来，在树林中发散出微光，树林里微弱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旋即变得越来越弱。他吻着她的乳房，尽量显得温柔，不把她的乳头咬得太重，此时她的嗓音清晰地进入了他的耳朵，这嗓音像是经过了改头换面，得到了放大，如同排演一般，还很像电影里的台词：“欧文，我经常会在房间里脱衣服，走来走去在镜子里照自己，还想着你也能看见我。”

“你真美——美得不得了，”他对她说的是实话，可是她的嗓音仿佛从他的耳朵那儿被清洗掉了似的，现在在玻璃金属的另一侧他听见了他们周围发出的其他的声音、悄语声和喧闹声。在某处不太远的地方有只猫头鹰、一只鸱鸺，也许是某个杀人如麻的匪帮发出来的信号，他们住在这儿的洞穴里，晚上出动。*汽车要是启动不了呢？*他又在想。下暴风雨，或是寒冷的清晨，它经常启动不

了，他父亲就会很紧张，慌里慌张地死劲鼓捣发动机，于是疲倦不堪的发动机启动的时候便发出难听的声音，库嘎库嘎。“你听到什么了吗?”欧文问埃尔希。

她已经把便鞋脱在了汽车粗粝的地面上，站了起来，现在她就连脚也光着，跪坐在他旁边的椅子上，当他用舌头舔她的乳房时，她就摩挲着他的脸；即使在愈发恐惧的状态下，他也仍然紧紧搂着她，对女孩腰部的柔韧性和她肋骨之间半流质的空间惊异不已，然后在她脊柱底部柔软的硬骨和她臀部两瓣光滑的球体后面，他滑入了乳沟，这整个身体犹如一条鱼的银色躯体，一切都如此简单、真切，她的简单真切在他的臂弯中遂显得活色生香。他又听到了远处猫头鹰的叫声。有什么东西在汽车轮胎旁窸窸窣窣地动着。她发觉他的嘴对她的乳头失去了兴趣，便开始和他一起倾听。在她乳房皮肤的后面，她的心脏在跳动着。“我觉得不是，”埃尔希回答他，她的嗓音没有了影片中的做作响亮，变得谨慎微弱，带着一丝孩子般的颤栗。

她又肯定地加了一句，“他说除了打猎季节，没人来过这儿。”但她肯定也看见了车灯照射下的罐头和包装纸，这说明有其他人来过。他：她父亲，这个所有者，在他们四周，他恨欧文，恨他对自己女儿做的事，他通过每一根树枝、每一棵树干努力驱逐他们俩。他们听着，听见一丝极微弱的声音，也许只是他们屏住呼吸时咽口水的声音。欧文的手开始动了起来，他的指尖摸到了后面这儿毛茸茸的裂缝。他琢磨该怎样才能低下头去吻那片他瞥见过的柔软的阴影部位，这比他很少见过的淫秽的色情图片上看到的东西要

更羞怯、更朦胧。他的鸡巴在拉链后面隐隐作痛，第一次，她的手垂了下来，开始摸索着解他的皮带扣，想把它放出来，放出它那迫不及待的压力，它封闭在内的酸味。

但他吓着了她，他把他们俩都吓着了，尽管他光着胸脯，但他只有一个愿望，就是逃开，看车子能否发动起来，在那条窄路上倒车时是不是会撞到树，或掉到深深的洞里去。她父亲的土地和她居于其中的裸体犹如一声嚎叫：欧文这该死的，他这是在犯罪啊，甚至——是在践踏别人的土地，而且她还只是个未成年人呢。他必须原封不动地把她归还给社会。他臆想出来的轮胎边的窸窣声倏忽之间变成了一记鞭打，不知是谁狠狠地刺了他一下。

"埃尔希，"他嗫嚅道。

"什么事？"也许她在期待着某种更坦诚、更直白的请求。

"我们离开这儿吧。"

她犹豫起来。他听见她的心脏在跳动，她的呼吸发出嘶嘶的响声。"你说怎么就怎么吧，"她下了决心，声音很有礼貌，她和她母亲说话经常就是这样。然后，由于知道他的情绪不好，她就悄声说，"好吧，我们走吧。"

后来他经常回忆起这一小时里发生的细枝末节的事情（一下子脱下她的短裤和衬裤；她眼中闪动的光亮；他感觉她滑到他的头顶时，像一只丝绸般光滑的风筝，像某幅描画锡耶纳圣子降临的画上方角落处的一个天使），后悔自己不够大胆，他本来可以慢慢地逗留于她奉献给他的身体上，品尝它，让她继续解开他的裤子。但他的神经质却毁了他们之间私密的氛围。不管有没有裸体，她都

是人，而现在更是胆战心惊。他的退却是一种怯懦，但他觉得自己勇敢、冷静，成功地控制住了这次行动。他发动汽车——谢天谢地，车子启动了，掩盖了其他所有那些声音——在荒草满地的路上倒车而行，备用灯惨白的光亮照着路面，树枝挂擦着金属车身，而埃尔希则匆匆忙忙地穿上了衣服。他本来可以直接倒到铺过路面的马路上，而不用再费力把大圆石滚开，但她却用有些严厉的冷静的嗓音说，“欧文，我们应该走我们进来的那条路。”

她父亲珍贵的土地。他意识到，她这是在卖弄。他气冲冲地下了车，在他打开的车前灯灯光的照射下，把大石头推到原地，供其他的闯入者推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他说道，此时雪佛莱车安然无恙地行驶在公路上，开往布雷克斯敦村落她住的地方。“我太胆小了。”

埃尔希点燃一支烟后(她很少抽烟，不过柳条镇的女孩都抽烟，他就教会了她)说，“你比我更像城里人。树林吓不倒我。我爸爸和舅舅秋天都去打猎。没有狗熊，什么都没有，就连野猫都见不着。我觉得很安全。”

“我们在那儿的时候你应该告诉我啊。”

“我一直想让你别往那儿想，让你集中注意力。”

“你是这么做的，你很了不起。我喜欢这样。你也是。”

她一声不响，让他仍旧说着蠢话。

他告诉她，“这样不错。我们本来都干了。”

这个词，他和别人说话，或者互相之间都没用过：它有点让人想入非非。可她一声不响。他的脸红得发烫，觉得就连自己的身

体对几年前在废弃的皇后奶牛场边看到的橡胶玩意儿，都还没适应呢。别碰它！

她终于说话了："我不会允许你的，欧文。我想要把童贞给自己的丈夫。就像我说的，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像我了解自己一样了解我。"

"你以前很漂亮。现在也很漂亮，埃尔希。"

她在哭吗？"谢谢你，欧文，"她说。"你是个好人。"

言下之意是太好了。可他不想自责。她的身体，在他的臂弯里像一条滑溜冰冷柔韧的鱼，已经有所显现，但是对一个晚上而言，这样的显现已经足够。

那么还有其他的晚上吗？好像是的，但当他追忆往事，试图回想每一个晦暗不明的细节时，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他们的未来使他们措手不及。埃尔希毕业那年有了另一个男朋友，后来又和在宾州分校结识的另一个男孩结了婚。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离开了当地，住在了旧金山地区。如果欧文不带她走的话，其他人也会这么做的。

他们想必在那天晚上开车转了一宿，把汽油用个精光，任自己的心跳渐趋缓和，他们都试着谈起自己对对方的了解以及他们自己的生活，后来他驾车送她回家，回到了布雷克斯敦。那是座村落，几乎就在切斯特县[1]的地界内，布局显得很散乱，就像柳条镇在开通电车成为奥尔顿郊区之前那样的状况。房子后面就是农田

① 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的一个县。

和农舍，阿们教民[①]的房主把谷仓刷白，贮料垛用光面棕色的巨石堆砌而成。塞德尔先生的饲料五金店有装货的平台和普里纳公司[②]色彩斑斓的广告，他的店在一座加油站和仅有一名理发师的乡村理发店之间，理发店歇业时条纹灯柱就不会转动。埃尔希每逢周六都会接待顾客，欧文只有一次在那儿和她父亲握过手。塞德尔先生肌肉发达，可以说相当胖，而且即使把八十磅重的饲料袋举起来放到门诺教派的卡车和阿们教派的轻便二轮马车上时，也会穿着衬衫、打着领带、夹一只金色的领夹。他会很熟练地猛地握住欧文的手，在一撮四方形的小胡须下面闪动着调皮的笑容。他的房子在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经过一条吱吱嘎嘎响的车道，是一座很像欧文自家房子的老旧农舍，只是装修得过于繁琐。一栋新建的附楼下面有可停放两辆汽车的车库，上面是一间家庭活动室，内有一台电视机、内置式喇叭和全部配套的家具；附楼外面覆着铝制墙板。原来的房子不仅用砂石还用石灰石建成，因为靠近切斯特县边界地区的土地盛产这些东西。

当他和埃尔希接吻互道晚安时，已经没有那种融合无间的感觉了，尽管她从车里出来向他倾过身子的时候，他还随随便便地摸了一下她的胸脯。欧文觉得自己已经失败了，可没人能从他这儿拿走他失窃的宝贝，不管埃尔希"走得"有多远，都会给他留下某种类似于家庭录影带的东西，不仅仅是躺在床上的时候，在白天沉湎

① 为北美的基督教分支，发端于十七世纪后期，现主要分布于美国和加拿大。

② 美国的谷物、包装食品、宠物食品和动物饲料生产商，二〇〇一年被雀巢公司兼并。

于内心思绪的时刻，他的脑海里也会用一台老掉牙的放映机周而复始地放映她明灭不定的点点滴滴——她的洗发精、她那仿佛陌生人在门的另一侧敲击的心跳声、她腰际令人惊讶的柔韧性和伸展性。

所以菲丽丝·古德休并非他的初恋对象，不过必须承认即使对纯真的五十年代而言，欧文也算是个纯真者。由于被埃尔希带入的树林太过幽邃，所以他便视性为某种被推迟的东西，直到他有足够的空间接纳它，才不至于受到压制。他的大学一年级便是在不想失败、不想重回农场和没有温暖的家庭里去的努力中度过的。在家里，他那被帕金森氏症弄瘸了腿的祖母在楼上床上待的时间越来越多；当他去看她时，她会向他伸出爪子样泛蓝的手说，“起来。起来。”奶奶一直都很好动，她不想停下来不做事。欧文像闹着玩似的把她扶起来，再让她躺下去，她头上稀稀拉拉的白发凌乱得很，一直垂向枕头，然后他再把她扶起来，直到他厌倦这么做为止。楼下，他的祖父好几个小时都会坐在老式藤背沙发的一头读着《圣经》。当车子在外面偏僻的马路上驶过时，他会抬起头来，像在嗅什么味道，希望会有邮递员过来，而邮递员从未给他带来过一本书，他只送来早已过期的奥尔顿的晨报、柳条镇共济会团的会费缴纳单和通知单，他壮年的时候曾是那儿的会员，共济会团初来乍到小镇，是当地重要的投资者。去年夏天，他女儿驾车送他去柳条镇，参加星期六的葬礼，那是他往昔辉煌岁月中最后一位老朋友的葬礼。他们两人，父亲和女儿，回来时都眼噙泪水，此情此景让欧

文惊讶不已——它犹如珠宝般光辉灿烂的战利品，来自于这个“永世不灭的”世界，在这世界里，枪声砰然响起，惊惧不已的马匹冲回燃烧的马厩，热力学第二定律也根本不会逆转至纷乱稍歇的状态之中。

在剑桥读到第二年，他发觉这样的压制减弱了，欧文现在掌握了门道。九月，他大着胆子过河去看勇敢者队和菲利队[①]的比赛；他支持菲利队，不过没和别人说，支持菲利队的人很少，都是些散兵游勇，这预示着一年之内比赛场地会移到密尔沃基[②]。他童年时期由八个球队组成的体制匀称的联合会照他以前的看法是固定不动的，就像十诫一样，可现在也开始在全国各地频繁变换。十一月的某个周五晚上，他和五个未来的工程师在肯德尔乘上地铁，并从剑桥街步行至坐落于斯考莱广场的老霍华德体育场，这地方很快也会消失不见。观众是清一色的男人，都是水手、怪里怪气的家伙和大学男生，让人觉得有点好笑，在这些男人前面有一个亮闪闪的女人，她梳着从未有人见过的向上拢至头顶的肉桂红色发型，惹眼地穿着少之又少的衣服，她背靠在铺着丝绒的躺椅上，向空中踢着腿，活脱脱一副高潮迭起的模样，而此时乐池里的鼓声正响个不停。在刺眼的舞台灯光照射下，经常上台表演、无精打采的女人们做着程式化的动作，欧文却不觉得有多沉闷；这些女人披着羽饰，穿着脱卸方便的舞袍、沙漏状的紧身胸衣和镶着褶边的吊袜带，脚

---

① 勇敢者队和菲利队分属波士顿和费城。

② 威斯康星州东南部港市。

蹬鞋跟光滑的高跟鞋，简直如梦如幻，而梦幻从人自身的深处往上飘起，将现实生活中最最真实的东西作了一番奇妙的修饰。

在宾夕法尼亚、在遍布工厂的镇上的窑子和下等娱乐场所里有一种阴郁的、板油状的沉滞，稍稍散发出腐臭的气息，而新英格兰精致、睿智的作风却使之有了潜移默化的变化。此处，在清教徒们于白色的尖塔和整饬严谨的砖楼内留下他们痕迹的地方，性没有被完全禁止，反而被漂漂亮亮地打扮了起来。波士顿高度发达的市民道德观对装束作了某种限制。遮住乳头的小乳罩、兜住耻骨的兜裆布、脚上穿的高跟鞋、头上戴的冕状头饰、脸上的浓妆——所有这一切都使天真无邪的埃尔希某天晚上奉献给他的朴实无华、闪耀着光亮的裸体减弱了效果。新英格兰似乎想说，裸体过于严肃、过于脆弱，以至于无法将之商品化，只有用大理石雕凿的女神或草草雕刻而成的人类母亲夏娃才能在世上对此现象加以嘲笑。大学生联谊会的房间内秘密播放着色情电影，影片让他们心痒难熬，发出阵阵嘘声，男女演员下垂、松弛、忧郁和不举的人性特征引起了这些乳臭未干的年轻观众的嘲讽。

在做了一夏天的测量工作，和愈发谨慎、不再敞开怀抱、如今成了宾州大学新生的埃尔希勉勉强强地约会了几次后，第二学年欧文便在他的白日梦里转向了菲丽丝，他还从未和她说过一句话。但她选的《数字计算机编码及逻辑导论》这门课，他也正好参加：

对大型数字计算机的逻辑设计及编码程序要素的诸原则作一番考察，并从用户的角度对其加以讨论。对麻省理工学院及其他地方运行的数字计算机的逻辑结构作简要描述。将算术及逻辑运

行的序列加以分析，将其转换为数字计算机的指令，并从工程、科学及商业，以及实时控制的应用程序中选取案例以敷使用。使用子程序的技术，以简化及改善计算机程序与运行。使用麻省理工学院旋风一号计算机对课堂上经过讨论的诸案例进行操作，以用自动演算的高速机器提供第一手的体验。

第五章　菲丽丝是如何被击败的

“你都明白了吗?”

和这个黄棕色头发的高个女孩讲话,如此笨拙的开场白,着实有点没话找话,当时在下课后涌出的人群中,欧文一发现她没人作陪时,便马上加快了脚步,在走廊很长的大厅里赶上了她。

她很快看了他一眼,礼貌中带着惊讶,她的眼睛是很淡的蓝色,带了点灰,就像她的冬季大衣,这让他想起了从远处看鸽子的颜色。她的眉毛和睫毛几乎没有颜色,而且说话时嘴巴几乎是凝固起来的,稍后才会动一下,她的整张脸很精致,犹如用银尖笔勾勒出的一般,尽管充填了大量活泼的粉红色调。她的眼睑是粉红色的,鼻尖和斜斜的颧骨也是如此。“噢,”她谨慎地说道,“我想是的。真是太有意思了。”她的回答有种软绵绵的快活在里面,好像说她一直在等他来接近她,而且一直觉得他想这么做。他们好几个星期上同一门课。树叶在变色,各所充满无忧无虑氛围的大学里都在踢着足球,而她的鼻子仍旧带着点晒斑,这都是因为在大院或河边青草地的毯子上躺着得来的。欧文想,真够怪的,痴迷太阳的人怎么都会有看上去不太顺眼的白皮肤呢?

他继续说着，在他听来自己的嗓音有点焦躁不安，“我没想到所有这些怪得要命的数理逻辑，弗雷格①、罗素和哥德尔②的悖论——所有这些命题演算，我的上帝，竟然都只是些假设，真有点小题大做！我想我们马上就要学怎么给数字计算机编程呢。”

“噢，我们会学的，我敢肯定。不过他，”——教这门课的助教名叫克莱恩，他的轻声细语和简明扼要让人很难跟得上——“把我们领到了一个地方，让我们用全新的方式来看待数字，用机器的方式来看待数字，而不是我们怎么去看。”

“我都要等不及了，”欧文说，挖苦的语调让他自己都有点始料不及。听上去他就像个不满足的人，满怀恶意，一无所知，而这么说完之后，稍稍冷静一下他便觉得这样会马上失去这个很棒的女孩，而她才刚刚上钩呢。钩在他线上的是条特别挑剔、几乎全透明的鱼，它以令人惊异的方式很快就跳到了她自己的话题上。她使他觉得(总是如此)一片漆黑，血液有点黏稠，稍微感觉滞缓和沉重了些。

“你太讲究实际了，”她对他说。“克莱恩先生想让我们思考我们自己是如何思考的。我们所谓的思考其实很混乱，几乎下不了什么定义，而且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同时考虑很多事，而机器却没有直觉，没有大量的经验。人类缺乏逻辑是正常现象，对它们却没什么用。对它们来说，没有什么是明确的，什么都没有绝对地说

① 高特洛布·弗雷格(1848—1925)：德国数学家和逻辑学家。
② 库尔特·哥德尔(1906—1978)：奥地利出生的美国数学家和逻辑学家。

清楚。”

“它们能做的只是我们让它们去执行的命令，就像拉芙蕾丝夫人[①]所说的那样。”他学克莱恩的话，克莱恩是精致漂亮的智慧化身，说起话来总是犹犹豫豫，声音颤抖，好像只要大声说话就会让他微妙精确的大脑难受不已似的。“她不是那时候了不起的女人吗？”欧文不聪明地补充了一句，他想要在大厅里和她保持平行，便往边上走了一步，菲丽丝轻快地走到他身边的时候，他被撞了一下。“她就是一个数字，”他又道，这句俏皮话或许可以冲淡他口中的轻薄之气；因为他希望摆出阿达·拉芙蕾丝，拜伦的女儿，查尔斯·巴比奇[②]发明分析仪时的女助手，让这个满脑子数学概念的女性感到受用。

“她是的，”菲丽丝就这么平淡地回了一句。她的思绪正在飘往远处，他没法引起她的注意。在这个编了数字的迷宫中，他们来到了7号房，这是间有十根柱子的门廊，设成直角的小径在那儿形成了分叉。眼见他们即将分手，意识到这个陌生人想努力引起她的注意，她便用快活的嗓音说：“你不喜欢今天他用图表作的推论吗？所有这些‘很有道理的’公式表达的东西，显然我们都知道，只是没对它仔细想过。”

他不会失去她，他肯定会用一些挑衅性的话语来赶上她，这些

---

① 拉芙蕾丝伯爵夫人(1815—1852)：全名奥古斯塔·阿达·金，英国数学家，是著名诗人拜伦的女儿，她设想出了数字计算机的原型并为之编写程序，被认为是第一代计算机程序员。

② 查尔斯·巴比奇(1791—1871)：英国数学家，分析仪的发明者，分析仪被认为是第一代自动化数字计算机。

话语他会一直保留到他们下次见面。“你不讲究实际吗?”他问道。

两个人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周围穿着紧身衣、长着粉刺、吵吵闹闹的躯体如潮般正在赶往他们下一堂课的教室。“我认为不是的,”她告诉他,嗓音温和、无力。“我喜欢纯粹的、无用的东西。”她轻轻耸了耸肩,为整个的她,为她苍白、粉红、踌躇不前的身体表示抱歉。

“你这样真是太好了,”他对她说。这句话刚从他嘴里蹦出来,就显得太过肉麻。欧文见她往后退了退,便赶紧补上一句:“怎么样,我们找时间喝杯咖啡吧——你觉得怎么样?”

在这座有着高耸圆顶的大厅明亮的光线中,他发现自己成了她的负担——她已经拒绝了很多追求者、许多潜在的咖啡伴侣。他想再说一句俏皮话,是他们刚从课堂上听来的,说的是图灵机[1]。“那不是一个如果/那么的指令,”欧文向菲丽丝保证。“不必有什么结果。最多就是一个 n 加上一。你是 n, n 代表的是‘万事通’,而我是一,意思是‘傻瓜蛋’。我是个学习上头脑简单的土包子,但特别想向你了解”——他又抓住了课堂上听到的另一句话,是克莱恩总结性的句子——“‘原始递归’。”

“接下来要说的都是原始递归,”她预言道,抬头看了一眼钟后转过身。这一看很特别,分手的时候遗憾中留着欢乐,他会知道,她从肩膀上向他传来的正是这种感觉。她笑容中带着爱意,任何时候都没说再见时这么可爱。“我对此一无所知,”她又说了一句,对他直接抛来的问题未作回答。

---

① 一九三六年,英国数学家阿兰·M·图灵(1912—1954)设想的一种计算机。

但她在冬天即将降临学校的时候，确实去喝了咖啡，后来又和他喝了好几次。为什么？她喜欢他什么呢？她比他大一岁，就像埃尔希比他小一岁一样，而欧文看她如同比自己高级的生物，超越于他的前面，在知识的领域中游刃有余。在麻省理工学院事实与概念的森林中，他起初茫然不知所措，但他得的分数都不错，当他投入学习，兴趣愈来愈浓时，分数也便越来越好了。他那时候又高又瘦，满头都是柔软的头发，比他父亲的细棕色头发要黑，他任其疯长，也不去打理，可这是一个连剃胡子都有严格规定的时代。许多分数很好的人都是戴眼镜的亚裔美籍人和矮壮的犹太人，菲丽丝想必喜欢的是欧文比她高，而且看上去骨架粗大的样子，他们走在一起很般配。尽管在宾夕法尼亚的公立中学里从未参加过什么体育比赛，但他身体强壮、肌肉发达，在那些整天做着白日梦的农舍岁月里，他已掌握了一些讲求灵活度的技艺——同时接抛三个网球，双手拿着扫帚放在身前，再从扫帚上跳过去，在台阶边缘包着钢条的楼梯上摔个无伤大雅的屁股墩，这样一来会让菲丽丝大惊失色，但当她见他毫发未伤时就会被逗得哈哈笑。他喜欢见她惊讶时血往上涌，苍白、薄嫩的脸上泛起的粉色红晕。他假装受伤的样子有种在她面前贬低自己的希求，他装得很像——就像小丑、伪装者在公主面前斗胆引荐自己一样。

由于冬天剥夺了学生们的户外空间，他们下课后或晚上就都会聚到肯德尔广场——尚未成为高科技乐园，已被整整一个世纪的一些低端的产业的煤灰染得黑黢黢的——和中央广场南端的小餐馆、自助餐厅、便宜的中餐厅和印度菜餐厅里。门推开时便会刮

入一阵含着雪粒的大风，进来一些客人，挤在一起的身体产生的热气同冰冷的墙壁交织在一起，使镜子冒着水汽。面上镶着丽光板的餐桌边挤着菲丽丝圈里的三四个好友——蒙特利尔人安娜-玛丽·莫朗、波士顿人艾米·图恩格、弗莱特布什[①]人杰克·罗文塔尔和奇科皮[②]人鲍比·斯普洛克——欧文颇为欣赏她倾听的样子，她说得很少，只是用苍白、麻木的嘴唇叼住香烟，喷出的烟雾往上飘入她暗棕色的刘海中。她在这群人中有着异乎寻常的吸引力，使得他们根本用不着花力气去显摆自己。她把他们聚在一起，就像是许多演员在为一个观众表演一样。咋咋呼呼、语速很快的杰克正在嘲笑第一代数字计算机：哈佛大学的马克一号，费城的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距她们坐的地方只有几个街区远的林肯实验室旋风计算机。“大山是造不出老鼠的，”他声称。“几千个开关、信号装置和一盒一盒的打孔卡，几千英里的电线，几吨重的硬件加起来做的东西，用计算尺算一下，不用动脑，三十秒钟就出来了。”

“杰克，你别信那一套，”菲丽丝相当理智、冷静地对他说，欧文突然之间觉得嫉妒得要命：看得出这是一种很铁的关系。

“我为什么不信呢？嗨，菲尔，我为什么不信呢？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造出来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军队也拿它派不上用场。它是台三十吨重的蹩脚货。要两百千瓦才能让它运转起来，就算不用电的时候也耗电很厉害，单让这些管子冷却就得花很多

① 位于纽约布鲁克林区。
② 马萨诸塞州西南部城市。

钱——有一万八千根管子，一万八千根管子啊，还不说一万只冷凝器和六千只开关呢。”

“是啊，可它做的算术，要好几千人手算才能算得过来，”艾米·图恩格说，并迅速朝旁边瞥了一下，看看听杰克说话的菲丽丝是不是还不想回答。

“你说的都过时了，”鲍比·斯普洛克对杰克说。“真空管正在研制。旋风计算机存储器里用的都是磁芯，不是管子了。打孔卡正在被磁带取代。贝尔实验室已经在设想一种叫做晶体管的东西，它能用一条条硅锗混合的半导体来配电。电路将全部都用薄膜层层铺好。很快，我们的计算机就不会比冰箱大了。”

“是啊，我们就会扑扇着薄纱似的翅膀飞到月球上去了，”杰克挖苦道。欧文寻思他们对杰克群起而攻之是不是有点过分，但他老是说些过激的话，像是在存心招惹别人，还觉得别人的攻击很受用。他说，“他们已经做出来的薄膜是分子层面上的。想想看吧，大家伙，计算机基本上就是个耗能的笨重玩意儿，又这么贵，就一个买主用得起，那就是山姆大叔。看看通用自动计算机。雷明顿·兰德总算弄出了这些怪里怪气的玩意儿，最主要的是，现在它们根本卖不出去。它们运行起来的时候烫得要命，得在管道里放上干冰才行。”

“对啊，”欧文指出，他学菲丽丝的样，尽可能显得温和，“通用自动计算机就算出了艾森豪威尔会赢斯蒂文森[①]。”

---

① 阿德莱·E.斯蒂文森(1900—1965)：美国政治家、外交官，他帮助创建了联合国，并于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任联合国秘书长，一九五二年竞选总统时曾败给了艾森豪威尔。

"预测选举只是它的噱头,"杰克说。

"第一批出现的飞机是噱头。第一批出现的汽车也是,"鲍比·斯普洛克说,他面露愠色,像那些觉得自己是争论中完全正确一方的人那样说话都有点结结巴巴起来。"第一部电——电话,就出现在波士顿这儿!"

"模拟计算机,我都明白,"杰克发现自己的对手唾沫横飞,便退了一步,但言辞变得更犀利。"放大器,微分电路——都是我所说的电气工程学。这种二进制的数字玩意儿就是玩具——和填井字游戏也差不了多少。"

"雅各布,你不觉得可笑吗?"菲丽丝说话的时候没有笑。欧文听见了这种熟悉的软绵绵的嗓音,她就是这样和他说话的,欧文觉得——一阵震惊直捅他的胸腔——这两个人的关系肯定不是朋友这么简单。尽管许多人对她心醉神迷,但她在其中总是处于消极、负面的一极:大家身体挨着紧紧围在一起,小餐桌四周用乱糟糟的羊毛毯围住,上面散乱地摆着吃剩下的中餐,散发出酱油味,而在这之中得出的推论并未使他打消那个雷打不动的信念,那就是在他有生之年,一定要经历这个特别的女孩,这个女人。

由于他第一次注意她时她并未留意,再加上他还发现她身处新老朋友的包围之中,要不是他并未浑浑噩噩到成为大自然造化手中的工具,这本来是会使他完全丧失信心的。他们都很清楚自己会生出健康的宝宝。他们都是学生,爱激动,喜欢侃大山,从中可以看出他们都是有着同样特点的外来者,都是没受到过什么挫折的孩子,他们只想知道什么是现实,他们觉得自己相当独特,充

满了连自己都说不清的骄傲，他们很有天分，但也不乏有缺点，而且都和别人合不来。他们互相保证要有不同凡响的开端，要从根本上过上真正的生活。他没有理由嫉妒。正如计算机的原理，过去仅仅被储存起来而已，只有当需要计算时才会把它们调用出来。当他们俩真正单独在一起时，他便什么都不会问，除非她自己愿意说，并且说得很含糊。“噢，我和射影几何学班里的那个人出去过几次，不过那是去年春天的事了，我不知道他怎么会觉得我欠了他什么。我不相信是因为我说过什么话他才这样。”

“你怎么知道他认为你欠了他什么呢?”

“他老是给我寄些让我不痛快的信。他很生气我再也没和他出去。现在他还生你的气。”

“我?”受宠若惊，又有点害怕:欧文娇生惯养的胃总会产生这些不和谐的感觉。“可是为什么偏偏是我呢? 我只是你认识的这么多人中的一个而已——为什么偏要挑我呢?”

“哎呀，”菲丽丝说，“他就认为是你。”要是她在他怀里的话，她就会扭来扭去，钻得更深，好像想要抽身而退，不想让自己自然大方的美丽给自己、也给他造成纷扰。“他当然没错。我们不是认真的吗?”

“是吗?”又一次，腹部出现了五味杂陈的痛感。他想要生活，但又害怕它。翻个身，继续做梦，要简单得多。菲丽丝手法灵活、高妙，她颇有韧劲。“好吧，”欧文说。“我们该怎么对付——? 他叫什么名字?”

“拉尔夫。”

“拉尔夫。你怎么会为一个叫拉尔夫的人操心呢？叫拉尔夫的人都是长着啤酒肚的矮胖子。”

“不是这个。他矮矮壮壮的，还练拳击保持体形。他有封信里说要把我的脸砸个稀巴烂。”

“噢，天哪。砸你这么漂亮的脸吗？”他觉得她的皮肤比其他人都要薄，只消在太阳底下晒上几分钟，她脸颊上的红晕就会持续一个小时。他感觉，他只要轻轻一碰，触觉就会立马通到她全身的神经中枢。

她的脸刷地一下红了，就连她垂下的眼睑都红了。“他也是这么说的。这么漂亮。他信里说，会在我身上留下记号，让我永远记得他。”

“噢，亲爱的。你班里的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他的射影几何学是怎么学的？”

当欧文想要回忆这次谈话时，总是记不清谈话的地点在哪儿，麻省理工学院的院方不想让恋人们有自己的私密空间。麻省理工学院不知道该把女学生安置在哪儿，她们有的住在河对面的湾州路120号，后来大学又辟出了贝克斯利大厅这个区域。不管在哪个宿舍楼，菲丽丝的房间都是严禁入内的，不过湾州路120号和接待室的角落里都有罩着印花棉布的沙发，接待室里的灯光——庄重的落地灯上罩着打褶灯罩和三路灯泡——很幽暗，让人感觉颇为舒适安逸。留着平头、烫着卷发的学生们可以或倚或躺在半明半暗之中。那时候的男孩子穿鹿皮裤，系棱纹平布领带，常春藤名校的派头还没有掩盖住穿牛仔裤这样的古怪样貌。女孩子戴单股

珍珠链，穿淡色羊绒衫，羊毛似乎入手即化。后来菲丽丝升到毕业班那一年，才住到花园街边上的父母家，如此一来，她和欧文方可在四堵墙之间单独相处，不过这自然是拉尔夫·费纳伦发出恐吓以后的事了。

“他很聪明，”她回答道，“但他特别好斗，把其他学生都看得一文不值。他出身于——我该怎么说呢？——非常普通的家庭，靠近伍斯特那儿。感恩节的时候他带我去过一次，那时候所有人都在关心中学足球赛，那是两座工厂老镇之间性命攸关的比赛，我们都得去，尽管那年天气特别冷。他的侄子参加了比赛，还受了伤。他们都很粗鲁，我本来根本就不该对他好。自从那次感恩节之后，我就看清楚了，想要退出来。”欧文发出表示同情的声音，但她停下来不说了，她灰色的眼睛凝视着往昔灰色的岁月。“他们都是罗马天主教徒，尽管如此，他对人们总是心存幻想完全不屑一顾，有一次他告诉我，说我们当然会按照天主教的方式抚养孩子。当我表现出很惊讶的样子时，他就变得很生气。他生气的时候，脸就会墨黑墨黑，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但这让我很害怕。”

她想要在自己那张无动于衷的漂亮脸蛋上模仿拉尔夫凶恶的脸相，这样做就好像把一杯廉价啤酒倒入水晶玻璃葡萄酒杯里一样。欧文对自己怎么会有幸和她在一起，至少暂时是在一起，想过不下一百次。她让他学会了许多东西。“我呢？”他问她。“我粗鲁、普通吗？”

“欧文，别老是让人说你好话。你是一只鸟。”

在她的少女时代，她和她在白金汉学校里的女友组成了一个

小圈子，她们年少无知，冷酷无情，还把人分成了三类——鸟、马和松饼。欧文对此一点都不明白，就像他理解不了她说的那个躺在床上的仪式一样。那时她十三岁左右，她躺在床上如果睡不着的话，眼睛就会看着天花板的四个角，如同严格的宗教仪式。对她而言，其中的意味远比她能表达或将要表达出来的东西要丰富得多。

“是只机灵可爱的小鸟吗?”他问道。“是叽叽喳喳叫的那种?”

“不全是，”菲丽丝说，她鼓着嘴唇，显得专注、庄重，很让他欣赏，她还把未涂口红的嘴唇弄出了响声。当他带着欣赏的口吻把她的这种表情描述给她听时，她便把这种动作的名称告诉了他，这叫噘嘴。现在她对他说，“是一种懒惰的大鸟，整天盘旋在天上，一圈又一圈地飞来飞去，几乎连翅膀都不动一下，然后就会俯冲下来进行猎杀。”

“噢，天哪！我有听上去的这么可怕吗?”

“和其他任何人都一样啊。杀、杀、杀、杀、杀、杀，”她说。她对此解释道，“莎士比亚的作品就是这么写的，”又说，“你只用漱口水，就可以想想有多少微生物被你杀掉了。”

“我很吃惊，”他说，“你竟然以为我杀死过东西。我连蜘蛛都不踩。我很怕它们。”不过他对她的描述还是挺满意的，因为这让他觉得自己拥有了主动性和力量，而他内心深处本来认为自己是懵懂无知的，易受别人的影响而不会自己有所行动。他朝菲丽丝冷静、温暖的身体靠得更近，问道，“那你呢？你是什么？我老是记不住。”

她很羞于谈论自己，这就好像触碰了自己身体最柔软或最羞于被人看见的部位，或者说就像她的自我很难定位一样。“不是

马，”她说，“我长得像鸟，但我内心里却是松饼。”

“肯定不是。”

她听了不开心了。“做松饼不是什么坏事。它们很顺从的。它们不会破裂，它们不会伤害其他人。”

他发觉自己像是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有能力去进行破坏，此刻正在她的脑海中盘旋，伺机攫取着什么东西。“那连其他的松饼也不坏啰？”

“它们见不到其他的松饼，松饼很少见。绝大多数人都是马，跑起来很笨拙。”

听了这番颇为讲究的夸耀之词，他笑了起来。她把自己看得真够高的，可说的时候又很策略，几乎让他理解不了，就像高等数学、复杂的外语语法一样难。

她对这种自我袒露颇不耐烦，便转到了先前的话题上：“我把拉尔夫最可恶、最威胁人的信给爸爸看了，爸爸就亲自给他回了一封信，说要诉诸法律行动。”

欧文松了一口气，这样他就不用处理这样的事了。她的父亲仍然管着她。“挺好的。那让这个讨厌的家伙闭嘴了吗？”

“我们还不知道。只是几天前的事。”

“你这个可怜的天使，还在为这事烦，是吗？呃，你爸也得给别的任何一个男朋友写信吗？”

他想逗她笑，他不愿她老是想这件事。“去年，写过，不过是他的主意，不是我的。有个男孩——男人，是的，他比我大——夏天我经常和他见面，我爸妈觉得我们一点都不般配。”

"他们认为不般配,可你觉得般配啰?"

她又撅嘴了,这次一直没吱声。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不喜欢被刺探,她已经和他很亲密了,这样的关系一年前他还只敢想想而已,当时对他而言,只能看着她从大厅里飘过。"你肯定觉得般配,"他下了结论。

她没有否认。所以,他有栖身外部世界的情敌,如杰克和拉尔夫,也有她内心的情敌,那是她隐秘的所在,如特别聪明的克莱恩和这位她父母反对的、没有名字的男人。欧文在想着改变话题的时候,却在她往昔岁月的走廊里吃了闭门羹。"是你爸妈想让你主修数学是吗?"

"不是的。他们觉得很恐怖,他们都觉得自己的人文科学素养最了不起。文学和艺术才是他们关心的事情。对他们来说,虚假的东西才是生活,科学很粗俗。我爸专攻的是英国文化的复兴——十六和十七世纪——"

"多谢,"他打断了她,被他们刚才的谈话和这位她不愿提及的夏季情人弄得很不高兴。"我知道英国文化的复兴是在什么时候。"

"当然。有的人不知道。我爸并不是只研究诗人、剧作家和莎士比亚之类的,那种东西任何人都知道,他还研究那些没人读得下去的散文家,像西德尼①、培根、黎利②和洛奇③总是用精美的文风

① 菲利普·西德尼爵士(1554—1586):英国伊丽莎白时期的朝臣、国务活动家、士兵和诗人。

② 约翰·黎利(1554?—1606):被认为是英国散文文风的开创者,对英语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③ 托马斯·洛奇(1557—1625):英国诗人、剧作家和散文家。

来描写阿卡迪[1]——他就喜欢他们。我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所有那些古代的诗歌里都会写到菲丽丝——快活自在的菲丽丝，调皮可爱的菲丽丝。结果我成了爱做白日梦的菲丽丝，真令人失望。"

"我没觉得。其他许多人也没觉得，只是听上去如此而已。"

"大约十年前，"她继续说着她喜欢的话题，"当教十八世纪散文的人公休一年时，爸就接手过来了——德莱顿[2]和班扬[3]、阿狄森[4]和斯蒂尔[5]、博斯韦尔[6]和约翰逊[7]——他乐此不疲，勤奋钻研，沉湎于这些枯燥得要命的老古董里面。他躲在书堆里，我妈就是这么说的。"

"我爸躲在数字堆里。"

"我也是。我很想哪天和他见见面。"这件事欧文却连想都不愿想，一蹶不振的可怜的弗洛伊德·麦肯齐很容易沮丧不安，挣钱也挣得很少，这反而会让剑桥公主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这就像他母亲和埃尔希见面一样让人难堪、痛苦。我们的父母生下了我们，但无力分享我们在此世的工作。菲丽丝向他解释的时候，试图把自己深层的自我展露出来，"你不觉得数学很美吗？像许多无穷无尽的金色链条，每根链条和自己前面的链条紧紧相连，定理和函数一个肯定会推导出下一个。它就是音乐，悬在空中，除了自己之

---

① 古希腊地名，充满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和风情。
② 约翰·德莱顿(1631—1700)：英国诗人、剧作家和文学评论家。
③ 约翰·班扬(1628—1688)：英国著名的牧师和传道者，著有《天路历程》。
④ 约瑟夫·阿狄森(1672—1719)：英国散文家、诗人和剧作家。
⑤ 理查德·斯蒂尔爵士(1672—1729)：英国散文家、剧作家、记者和政治家。
⑥ 詹姆斯·博斯韦尔(1740—1795)：塞缪尔·约翰逊的朋友及其传记作者。
⑦ 塞缪尔·约翰逊(1709—1784)：英国评论家、传记作者、诗人和词典编纂学家。

外，什么都不是，它还很动人，欧文。”有必要轻轻地推他一下吗？他是不是在她那令人宽慰的修长的身子旁睡了很长时间？确实如此，他和她在一起就觉得很放松，就像找到了家一样。“它常常把我弄哭，”她说，“我在十几岁的时候，有个问题把我弄得不成样子——就是在某一点上突然断裂开来那种样子，它从外边全部进到里面，尽管你相信方程式，会跟着它们走。就像海滩上的四仰八叉的马蹄蟹，所有的细腿都在扭个不停，屁股动来动去，就想翻身。不，我爸妈并没有鼓励我。他们认为科学是那些通常从中西部来的干苦力活的人、邋遢鬼做的事。我试着告诉他们，数学没有实用性，它是无用的工作。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很准确，物理和技术都需要微积分，集合论也需要它。”

“你懂，”他问她——问这样一个问题必须得有一个更私密的氛围，而不是坐在湾州路 120 号会客室的一个角落里，尽管这儿的灯光相当幽暗。或许可以违反规定，周末她的同屋普罗维登斯[①]人萨莉·法齐奥回罗得岛或去新罕布什尔州滑雪时，到她在贝克斯利大厅的房间里去——“集合论吗？我是说，它为什么这么奇妙呢？”

“我想我懂。它的奇妙，是如此朴实、独特。有一个人发明了它，你知道的。牛顿和莱布尼茨各自发明了微积分，罗巴切夫斯基[②]和波尔约[③]都发明了非欧几里得几何学，他们就算没做，高

---

① 罗得岛州首府。

② 尼可拉伊·伊万诺维奇·罗巴切夫斯基(1792—1856)：俄国数学家，发明了非欧几里得几何学。

③ 雅努斯·波尔约(1802—1860)：匈牙利数学家，非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发明者之一。

斯[1]也会发明的——它就待在那儿，等着人去理解它——但是如果没有康托尔[2]，集合论有可能就不会出现。希尔伯特[3]说过，没有人能把我们从康托尔创建的天堂里驱逐出去。这不是很妙吗？创建一个任何人都不会被驱逐出去的天堂？”一谈起数学，菲丽丝就变得活跃、精确——语速越来越快，动作幅度越来越大、越来越不注意分寸。血液在她白皙的薄皮肤下面流动得也愈来愈急。

“是啊，”他只得承认。

“他在精神病院里发明了它，极大地充实了它。他的大脑灵光乍现，集合论太强大了。”

“我的大脑根本理解不了的，”欧文固执己见，把自己和康托尔脆弱的精神状态相提并论，“是罗素和哥德尔发现了这些内在矛盾和悖论时，它怎么还会这么重要——正如克莱恩指出来的那样，混乱基本是语义层面上的。我不明白，什么样的不可判定性必定会有助于计算机的发展。”

“你不明白吗？”菲丽丝说，没能掩藏自己的失望与惊讶，仿佛她通过把欧文接纳为自己的男朋友这种庄严的举措，从而将自己澄明的头脑也赐给了他似的。他们两人在上课前见面，下课后又待在一起；他们上午一起喝咖啡，在马萨诸塞大道对面的学生中心里吃午饭吃到很晚；他们一起去哈佛广场或波士顿的华盛顿街看电影；爱挖苦的杰克和爱挑衅的拉尔夫已经被打发到圈子的边缘

---

① 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1777—1855)：杰出的德国数学家。

② 格奥尔格·康托尔(1845—1918)：德国数学家，创建了集合论，晚年患有精神病。

③ 戴维·希尔伯特(1862—1943)：德国数学家。

地带，而欧文发现自己正处在圈内的中心地位。晚上，为了不致彼此分离四个小时，他们两人会在烟雾弥漫、镜子水气朦胧的小饭馆里相聚，学生们都聚在那儿，欢宴讨论，好不热闹。

“我的意思是，”他说道，并坚持自己的愚钝，从而强迫她接受这个现状，“如果存在一组集合，它们不含自身作为元素，于是这种集合既含自身也不含自身作为元素，那又怎么样呢？[①]”

“可是，亲爱的欧文，”菲丽丝说，“二律背反——悖论——会削弱古典逻辑学，但它们非得如此表达的方式把我们带到了符号逻辑学，这就导致了布尔[②]的数学体系、图灵机和各种运算法则。不可判定性就好比，尽管你明知这是一片沼泽地，但还是不得不想出在上面建房子的方法一样。这就像后湾是在一根根木桩上建起来的一样，”她说的时候对自己打的比方颇为自得，此时此刻，她的脸更像是鸟脸，而不是松饼。

菲丽丝栖居在一个精细纤弱的领域里，他渴望能在那儿和她相聚。她那显然心不在焉的神色令他猛然停下，寻路而追。有时候他感觉到，数学之父亚里士多德之后逻辑学的严格性，也存在于她的身上——尽管不愿太张扬，但在优柔、驯顺的表面之下却具有极为坚定的怀疑态度。“你知道，我并不爱你，”在他们相处一年，同学们都已经认为他们是一对之后，她这么说道。

欧文极为震惊，尤其他们还在床上或地板上四仰八叉地躺在

---

① 此处，欧文其实提出的是1903年轰动数学界与逻辑学界的罗素悖论。

② 乔治·布尔(1815—1864)：英国数学家，推动了现代符号逻辑学的建立。

一起过呢——这应该是她毕业那一年的事。她当时搬回父母家住，这样他们便可以在自己的天地里偷偷摸摸一下了。他们并没有脱掉自己暴露的衣服，不过在那个包得严严实实的拘谨时代里，他们确实"有那么一种关系"。欧文曾经认为自己很可爱，尽管世上的金吉尔·比廷们并没把他当回事。他母亲和埃尔希都爱过他。

他不动声色，只是把菲丽丝搂得更紧，说，"真的吗？好吧，我爱你。也许你爱我，但自己还不知道。"与此同时他感觉自己的身体正在漂远，被往回冲去，因为他认为他不该让自己的生活去经历这另一个陌生异己的躯体。

"也许是吧，"菲丽丝模棱两可地承认道，语调中透出觉得因自己透露过多而流露出的遗憾。她的脸在房间的暗影中与他近在咫尺，在他对那时的记忆中，他觉得自己当时是在楼上，也许是在她父母家她兄弟的房间里。他一直吻着她，吻着那两片没涂口红的麻木的双唇，仿佛把血色直接压在了它们上面，而她一缕缕散乱的头发刺着他的脸，就像潮湿天气里许多苍蝇的脚在固执地轻轻挠着，让人恼怒不堪。有时又好像是她被挠着一样。不止一次，突如其来的一阵爱意会使他急吼吼地不停地吻她的双唇、她泛着红晕的高耸颧骨、她消隐不见的眉毛、和她轻轻跳动的眼睑，吻着她那仿佛用银尖笔精细勾勒出的整张令人赞叹不已的脸，而她哈哈大笑，让他心神涣散，灰心泄气。每逢遇到这样的拒绝，他便会认为是自己笨拙、幼稚地打破了优雅、孤独的她二十一年来精心构筑起来的藩篱。他力图去想象她体内有些什么样的运动、什么样细微的风向变化，会劝使她承认她是爱他的。他们亲热的时刻镌刻在

他的脑海中，照亮了她晦暗不明的内心生活，这时候她会不经意地漏出，说她和白金汉学校的另一个女孩经常会手牵着手，说她有一个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男友，她父母说绝对不会同意他们俩之间的事，他男友“个子很大”，她说的时候双手激烈地舞动着，像是要牢牢地记住他一样。他只是个夏令营里的男孩而已，所以也许会把她看得像山一样伟岸高峻、神秘莫测，像树皮粗糙遒劲的松树，像远处露出地面的花岗岩岩层，像宁静夏日里四季墨绿的山脊上闪着白光的雷暴。汉克——是他的名字，她说漏了嘴——原在营地负责维修，是接送学员的破烂卡车上的领队，对垃圾场和松针覆径的马路了若指掌，尽管他在新罕布什尔大学读了几个学期，但他却说自己没什么抱负，只想继续处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之中，做些伐木、搬运、对蚊子和黑蝇喷洒滴滴涕杀虫剂之类的活。他的缺乏抱负也意味着对她无所企求，尽管他们好几个夏天一直见面。或许她是追求者，是羞怯的进攻者，就像欧文为巴迪·鲁尔克摆好“大富翁”游戏板一样。菲丽丝的脸在她想起汉克的时候，显得心不在焉、漫不经心，不知何故又有些无动于衷，尽管她尽量若有所思地撅着嘴，使自己的感情隐而不发。欧文安慰自己，如果他没她聪明的话，那么汉克就更没得比了。

他们不再一起上《数字计算机编码及逻辑导论》这门课了。她是高年级学生，消失在高级拓扑学与直觉无关的的奇情异趣里面——微分流形、嵌入于欧几里得区间内作为不变量的贝蒂数群[1]、

---

① 恩里科·贝蒂(1823—1892)：意大利数学家，其引进的“贝蒂数”是重要的拓扑不变量。

对偶定理。她的高年级论文听上去疑似射影几何学:她说这对“拓扑学上超过两维的流形分类”颇有帮助。

“维数能达到多少呢?”他问。

“n个,显然是这样。”

“我想象不出。”

“你是不能,但数字能。再怎么多,也能计算出来。别老是不认账,欧文。放松点。它很优雅,很有趣。”

“就你觉得有趣,我只能这么认为。”

“我现在在想,在出现某些局部曲率的情况下,我无法肯定黎曼①是不是正确。”

“是黎曼曲面的那个不朽的黎曼吗?你想证明他是错的?宝贝,你也太厉害了。”

“他不会介意的。他是个可怜的圣人。他父亲是路德教牧师。他本人三十九岁就死了,死于结核病。他身后留下了许多笔记本和论文,里面都是概念,他都没时间出版。整个宇宙,你知道,按照广义相对论的说法,就是一种黎曼曲面。”

她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抽象的情绪,像钢材一样坚硬,她就是这样维护着那些她发自肺腑真正喜爱的东西。欧文被排除在了这些事物之外,即使他们身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完全一样也是如此。当菲丽丝和欧文一起在寻常的艰难世道里同舟共济时,她

---

① 乔治·弗里德里希·伯恩哈特·黎曼(1826—1866):德国数学家,他的工作直接影响了19世纪后半期数学的发展。

总是会耽于对阿卡迪亚的缅怀之中，那儿居住着许多稀有高贵的灵魂，有数学家、音乐家和诗人，有斯宾塞和康托尔，有希尔伯特和叶芝，剑桥骨子里完全服膺这些人物。这样的服膺并不能保证会出现层出不穷的创造力，而逝去的创造力总让人缅怀不已，虽说如此它还是认为风平浪静就是平庸不堪的表现，于是便将真实世界变作了琐屑庸俗的流放之地了。

当她在具有 n 个维数的曲面里与黎曼相会时，欧文正在孜孜矻矻地学着实用学科，学完这些学科可以获得电气工程学的学位——电能系统分析、作为功率调制器的非线性阻抗、多频率放大技术、光电换能器、绝缘体、晶体管、微波三极管、反射速调管、弱信号激发时电子束内的电能关系，还有诸如可将不可见电子变成可见、可听，并转换成有用功的公式。在上某些高级课程时，欧文会去沃尔瑟姆[1]的雷瑟恩公司[2]待上一个星期，上其他课程时又会经常跑去哈佛计算实验室参观，那儿占主导地位的马克一号体积庞大笨重，机身滚烫，已成了一堆无用的玩意儿。由于朝鲜的局部军事行动陷入僵局、死伤过众，欧文和他的同学尽管都通过了只有白痴才通不过的政府测试，但他们仍然未被征召入伍：在叫做 10-250 的讲堂里，大家一见信号就高高举起自己的铅笔，就像举着微型仿真枪一般。大脑战胜了战争。IBM 公司正在招募人手，准备大干一场，与雷明顿·兰德公司[3]成功的通用自动计算机相抗衡；商务

---

① 马萨诸塞州东部城市。
② 美国著名的国防工业公司。
③ 美国办公机器及商务设备公司。

市场与军事工业市场都开始需求计算机。在这些对未来急切的憧憬中，技术上的重大突破要远比电气工程学教授教给他们的内容更新得快，于是欧文塞得满满的大脑开始经常觉得疲惫不堪。仿佛从静止不动的面纱底下传出信息一般，当毕业（她那获得优等成绩的论文对黎曼拓扑学中的某个细微之处提出了质疑，并以其独创性和严密性受到了好评）一周后的菲丽丝在烟雾缭绕的印度小餐馆里，坐在双人餐桌边告诉他时，他正准备和团队成员夏天再次去南方进行勘测工作，并探一探埃尔希的反应。她对他说，“我爸妈老是烦我，问我现在准备做什么，所以我告诉他们，说我要和你结婚。”

“你说了？”他的脸变得滚烫，一下子便被自己的生活、自己独一无二的生活淹没了。

“是啊，亲爱的，不是吗？你可是老在谈这件事啊。”她的眼神焦躁不安，像是挑衅似的盯着他的眼睛看。

在努力想让她明白自己有多么痴心的时候，他经常会活灵活现地想象他们之间的婚姻生活。但他却记不得自己是否真的提过这样的建议。他害怕自己不被接受，害怕自己在她神奇的领地中好不容易获得的进展功亏一篑。

“好吧，我想是这样的，”他承认道。“这太让人兴奋了。”他母亲会说什么呢？埃尔希呢？好吧，这是她们自找的。大自然川流不息，时时变幻，麻省理工学院就是这么教他的。

第六章　村落之性——*III*

第一学年的时候，欧文就已经和她父母见了许多次面。她们家坐落于阴暗的剑桥街上，自从交通流量大增之后，这条路就成了花园街和马萨诸塞大道之间的捷径，而在此之前它要幽静得多。它是栋典型的小面积大空间的房子，到处都是沉甸甸的书，书架甚至攀上了楼梯，填满了三楼的过道。三楼的房间直到五年前才租给了哈佛学生，那时候菲丽丝已是个大姑娘，年轻男人的突然进入使她父母觉得颇多不便。后来她弟弟科林突然去了安杜佛[1]，他搞到了一间之前出租过的房子做自己的窝，在原本就有的垫子、衣柜和黄色橡木书桌之外添了自己带来的白色塑料壳小收音机、每分钟转数四十五圈的电唱机、几个用胶水粘起来的过时的武器模型、几件有点香喷喷的运动衫和几双篮球鞋，好几张未上油漆的松木书架上散乱地堆着蝙蝠侠和塑料人漫画书、科幻杂志、平装本的棒球比赛汇总、舍迪山学校[2]的课本和一套十五册的儿童百科全书，书脊五颜六色，

---

① 马萨诸塞州东北部小城。

② 马萨诸塞州剑桥的一所学校。

有紫罗兰色，也有红色，显得极不谐调。欧文的母亲有一些书，她也会在柳条镇乘有轨电车去奥尔顿公共图书馆借书。在这栋屋子里，书在急剧增长，如同菌类一般的读物包裹住每一处表面。

菲丽丝比她父母都高。看着她巍巍耸立于他们上方，她的头保持在某个角度像是希望缩得更矮一些，在欧文所见都颇有色情意味。她身形苗条，但胸部丰硕，浓密的暗棕色头发垂至后脖颈处，有些潮湿——一具充盈荷尔蒙的身体从这两位吹毛求疵、干巴无味的人里面蹦了出来。他们自己的身体似乎是古德休老夫妇最后关心的事情。他们几乎一成不变地穿着好几层色调单一的羊毛衫。夫人名叫卡罗琳，老是穿上面有一块块突起的筒裙、棕色低跟鞋和无扣的开襟无领羊毛衫，羊毛衫竟然一件比一件领口开得低。她憔悴的肤色和心不在焉的神态与她女儿颇多相似，但她性子急，喜欢打断她认为说得太慢或不言自明的谈话，在这点上柔声细语的菲丽丝和她并不像。"这栋房子——"欧文第一次进来时环顾四周说道，他对上了清漆的木制家具、球形把手、线条、巨大的双层门、深色的胡桃木楼梯竟然如此丰富惊叹不已，楼梯猛地突入一个平台，上面镶着铅框的高大窗户投下淡淡的阴影。

"——书太多了。我懂。我一直对尤斯塔斯说，但他说书都是工具，他从来不知道自己会需要哪本书。一本书会待上二十年动都没动过，突然之间，在写一篇干巴巴的学术文章时，他就会特别想要这本书。很可怕的——想想看还有蠵虫呢。我想让打扫卫生的阿姨每年替书掸掸灰，但她们理都不理。"

"她们都吓坏了，妈，"她女儿轻轻地插了进来，不好意思地朝欧文那儿瞥了一眼。

不过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所有的父母亲都会让自己的孩子感到难为情。欧文的父母照他看来特别令人悲哀，他们心怀不满、互相龃龉，表演吵吵闹闹的闹剧，就是给米夫林大街上所有人看的。而菲丽丝的父母和他们比较起来，就像剑桥的模范住户，他们配合默契，仿佛瑞士钟表上搭配在一起的小人，每到一个点就会动起来。欧文喜欢房子里这位雷厉风行的小个子夫人，这位留着剪短的灰发和上眼皮塌到睫毛上的夫人。他和小个子女人——奶奶、埃尔希——相处的经验总的来说很有成效。

"菲尔告诉我们，你在那儿的另一个领域很了不起。"

"哦，不，我只不过是又一个主修电气工程学的埋头苦干的人。是您的女儿——"

"比教授还棒，"卡罗琳·古德休帮他说完了这句话，"我们，尤斯塔斯和我觉得很奇怪——数学，我们几年来一直认为这是她在这个糟糕的年龄段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女孩子当然会这样，她们不像男孩，她们会迂回曲折地进行反叛，可每次只要一看见她们甜甜的笑容，你就会觉得她们没错。但是说正经的，亲爱的"——转向她女儿——"你爸爸和我都特别骄傲。我们说起话来腰板儿特硬。当我们的朋友取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理直气壮了，他们问一个女孩儿家要是不喜欢和男孩一起学习，本可以轻轻松松地进拉德克利夫学院①、韦尔斯利学院②、布莱恩·莫尔学院③读书，可她

① 哈佛大学的一个女子学院。
② 马萨诸塞州东部城市韦尔斯利的私立女子学院。
③ 宾夕法尼亚州城市布莱恩·莫尔的私立女子学院。

为什么放着好路不走，偏要——”

“吃力不讨好呢，”欧文替她把话说完。

“妈，”菲丽丝插进来。“我们吃力不讨好，是因为我们必须整晚不睡觉，用心记住论据，可绝大多数男孩做起事来都只用手。”

“我希望不会很多男孩都这样吧，”古德休夫人突然来了这么一句，还迅速眨了眨眼，欧文笑了起来：他从来没有听菲丽丝开过这样不正经的玩笑，它们不知怎么的都进不了她的头脑里去。

菲丽丝是从古德休教授那儿遗传了她那种垂头缩肩的怯生生姿势的。他的姿势尽管并未力图隐藏具有惊人美丽的东西，但长期坐在书桌前或蜷在椅子里读书造成了这种机体现象。他下巴耷拉在胸前，根本看不出脖子，腰部这儿鼓起来，就像一只老式陶壶，他的头往前倾，仿佛在滔滔不绝地讲课。他嗓音尖声尖气、轻声细语，好像吸气时发出的声音，而且肺部也像嘬烟斗时那样活动。以欧文对他的浅见看，他吸气多于呼气，尽管不时会轻轻地笑上几声，就像老式装订的书籍里干巴的胶水发出的那种噼啪声，这可以看作是他开心的信号。他装得好像对欧文出现在他房子里、餐桌边觉得困惑不解的样子，甚至还表现出了这种困惑，以此表明他这样做只是因为对更高级的事物感兴趣而已。埃尔希·塞德尔的父亲在他的饲料五金店里走起路来大步流星，他笑起来时精明过人的小胡子下面露出满嘴的牙齿，握起手来也是风风火火，满怀友好，这却表露出了他的敌意，而且作为男人他知道欧文对他那水灵灵的女儿到底觊觎的是什么。尤斯塔斯·古德休待人接物却没有如此直截了当，可以说他这样压根儿就算不上是在接待别人——

那种和蔼、窘迫的神色就像是在暖房里工作的人，鼻子塞满了各种花香，根本理解不了为什么这么多大黄蜂会整日在窗子那儿飞来飞去。菲丽丝以前对来访的男孩子很有吸引力，她父亲似乎未曾注意到，随着大学生涯的结束，她作为女数学家的职业前景极为渺茫，但早已到了自己拿主意、订立永恒誓约的时候了。这个年龄在艾森豪威尔当政时期的美国来得很早。在那个消费主义刚刚兴起的时代，女人的生育就像是开疆拓土一般。建立家庭、生育和购物都会给我们的敌人，给那些铁幕背后陈旧呆板、压制欲望的反资本主义者来个迎头痛击。欧文相信他已经为自己找到了这个女人——并准备为自己孩子的母亲、自己职业生涯的护理师、家里的主导天使贡献自己的心力，而这个家会比电力尚未普及的贫穷时代里劳什家和麦肯齐家破破烂烂的遮风挡雨之地要装修得更好。

欧文对古德休教授没有为自己的珍宝设立强有力的保护颇为不屑。二十多年里，他和这个男人都是同一个家庭里的成员，年长的那位恰如其分地成了祖父，而年轻的那位当了好几次父亲，前十年作为女婿的欧文对他鲜有敬意，而如今他自己也彻头彻尾地扮起了教授在自己家里扮过的那种虚幻不实、受人牵制的角色。诚然，最终细细想来，沉甸甸的书籍和兼容各种风格的漂亮家具仍然指望他在智识上有所作为，而这样做也使他们从这个世界挣得了位于特鲁若[1]的一栋避暑小屋，还有每两年去欧洲旅游一次的好处。但他似乎太沉浸于书籍的世界里，沉浸于书里的想象与虚构

① 加拿大新斯科舍省中部城市。

中，以至于在里面留下了极深的印痕。

在朝夕相处的第二个十年里，欧文由于对世界的认识日渐加深，便对岳父这种从家庭生活中退居二线的老谋深算的行为颇为赞赏。他做了许多次演讲并深思熟虑地写出了一些小文章，他这种研究学问的激情，先是体现在米黄色的学院季刊里，然后被编入了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纯学术的厚重卷册里去了，正是这家出版社出版了教授好几本选集和他为乔治·赫伯特撰写的评论性自传。从不惑之年至退休那些年里，尤斯塔斯·古德休几乎没什么变化，而欧文在从纯真的青年时代步入五味杂陈的中年时代时，倒是经历了许多变化。他们变成了大致相当的两个男人，两人之间有种同舟共济的感情，仿佛从一次艰难险阻的航行中双双全身返回一般。欧文自己已是两个女儿的父亲，他以生物学和人性中蕴含的村落智慧为方法，终于发现了此种血缘关系究竟是如何削弱的：年事日增的父亲躯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渴望能将她交给另一个男人，那个与她同龄的男人，而这个人可以毫无忌讳地完成那些代代相传的基本行为。

在古德休教授的心不在焉、乐天知命里有某种东西，而它的受益人却至今未曾仔细加以留意过——对别人的性关系抱着模糊暧昧的浓厚兴趣，其参与的形式变化多端，不仅仅在婚礼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婚礼上泪流满面的父母和充满敬畏之情的女花僮一起将新娘托付给了神秘的婚姻生活，而且在节制有礼的成人聚会上也可以见到，按照那些聚会的习惯丈夫与妻子不能坐在一起，而是各自坐在其他人的配偶旁，此种引诱使人心猿意马，为乱交大开方便

之门。性交，简而言之，有着强大的威力，是一个具有极端重要性的事件，我们不仅在自己身临其境时，而且也在其他人的性事中体会到快乐，哪怕女儿和妻子离我们而去，前去享受癫狂的性爱时也是如此。菲丽丝全然像个冷美人，如同一株植物，只是根茎极其细弱而已。她屈尊爱上欧文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而她没有作出什么抵抗，这着实让他有些出乎意料，或者更进一步说，让他完全始料未及。

所有这一切只是在事后才能有所领略。当时，她回到了自己家，这比在湾州路120号或贝克斯利大厅能享受到更多的私密性，他们既觉得可以无所顾忌，又觉得有点偷偷摸摸。他们认为要是父母看见他们这样的话肯定会震惊不已，如果上帝想要观看的话，也同样会感到震惊。欧文从他虔敬的祖父母那里遗传了这种偷偷摸摸的虔诚感，他无法确定上帝是不是在观看，尽管栖身于雪球中的上帝曾经安然自得地留意着柳条镇那栋房子的一举一动。如今，如同科幻小说中激光枪发射出的迅猛的绿光，或如同科学研究中所说下一个十年即将开发的红宝石色激光那样，上帝的目光或许已从古德休家屋顶上的天窗穿透而入，来到了三楼房间里，房内仍旧放着她弟弟的脏袜子和破损的漫画书。

欧文发现，菲丽丝喜欢别人摸她后脖颈处汗津津的白色卷发，这样可以使她放松。她内侧微蓝的手臂很听话地转了过来，还有她大腿的后侧，他会蜷起手指，用指甲轻轻挠着那上面泛起鸡皮疙瘩的皮肤。他粗鲁地脱掉她的衣服，一心只想看她粉红色的裸体，但他仍旧没动她的处女身，他将之看作某种神圣的东西，是一道他

仍然可以从那儿抽身而退的门槛。并不是说他想撤退，她是他的奖品，是被他俘虏的公主。她比埃尔希个子高，比她瘦，同她一样腰部的柔韧性极佳，乳房更大，她双手动来动去的时候，它们便在她曲线玲珑的罩衣底下乱颤，就像是她嫌它们太大似的。当他的嘴巴开始一直不停地吻她的乳头时，她身体往后缩，不去听他闷声闷气发出的心醉神迷的话语，就当它是笨嘴拙舌的讲师的胡言乱语。由于受到学院的熏陶，菲丽丝连皱眉都带着学院的印记，这是发自内心的嗤之以鼻。尽管如此，她仍然紧紧搂住他，熟练地捏住他的臀部。她以前也这么做过，让一个男孩贴住她骨盆这儿，尽管她的手还是有些犹犹豫豫不知道该怎么放。事情即将完结，虽然如此，菲丽丝却也做到了眼明手快，他们的手马上都捏住了他的手绢，此时一摊精液射在了她的腹部上和她的阴毛里面，她的阴毛比她的头发还要鬈曲、浓黑。他们结婚的那个晚上，他仔细看着这具被月光照亮的肉体，那天下午他已经从法律上占有了它，而仪式如同剑桥唯一神教派的集会所能做到的那样，尽管效果不佳，但也不乏优雅之处。他跪在她两腿间，梳理着她浓密的阴毛，而他现在的动作就像在准备一只当作祭品的没剪羊毛的羊，后来她恼怒地从他手里抓过梳子，扔到床下，梳子撞在窗下的踢脚板上。

又一次被拒绝了。他几乎不敢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不让他梳理，打消他充满自豪的欣赏之情。“怎么了?”他问道。“弄疼了吗?”

“这样做开始有点儿好笑了，”菲丽丝承认道。“太痒了。还假惺惺的，就像你在做给别人看似的。我们来干吧。”

“你想吗？我们可以不做。我可以等你想的时候。或许明天吧，那时候我们也不太累了，别人也不会折腾我们。婚礼就会让人累得够呛，是不是？”他们在小屋里，是特鲁若的小屋，她父母借给他们住一星期。他毕业时在班里排名前三；她在研究生院的一年过得不顺心，零散地学些数论、拓扑学的高级课程，不知道论文该写什么，而且同导师也合不来。他们夏天回剑桥，她准备到暑期学校里考几个学分，他则听从电气工程系的安排和旋风计算机相伴实习八个星期。他们能听见远处沙崖脚下的海滩上海浪撞击和退潮的声音，嗅到矮小的北美油松散发出的味道。无论他们在与不在，声音和味道都会使外面漆黑的夜色变成一个他们刚刚结合在一起的生活根本无法填满的广袤空间。“为什么每个人都说自己喜欢香槟酒呢？”他问道，她的沉默不语让他有些难为情。“我觉得它喝上去一直都很酸。”

他看不懂她的表情，只看见她瘦削精致的下颚，和她朝窗子转过头去时脖颈上露出的长长的筋腱。迹近盈满的月亮框在窗框里，被窗格隔成两半；月光使她幽暗模糊的头发中清晰地现出了耳垂上的垂饰。菲丽丝如此一动不动地凝神注视，到底在干什么呢？和月亮说再见吗？这栋裸砖小屋对他来说很陌生，对她而言则充满了少女时代夏日的种种回忆，里面摆满了古怪的纪念品——书籍、贝壳、稚拙的水彩画，这些画镶在从便宜货商店里买来的画框里，已经褪色——它们代表了流逝的家庭生活。小屋里的咸涩、霉臭味会用自己的语言向她的脑海轻声细语。他仍旧跪在那儿，保持着身为丈夫的优势，他的大脑一片空白，全身的血液都涌向了勃

起的鸡巴上，他仔细打量着被闪烁的月光笼罩住的她——新月般浑圆、坚硬的肩膀，小块斜影上方凸起的锁骨，脆弱外翻的肋骨上平坦展开的乳房。她转过头，抬眼注视着他。

“不用，我们干吧，”她的嗓音传过来，柔柔的。“为什么要反抗传统呢？”

“你说的是操他妈的传统吗？”

“这不好笑，欧文。”

他愈来愈觉得自己低头所看的人像是已经被杀死一样。窗格条上淡淡的月影在她白色的身形上投下了一张网。她凹陷的眼睛似乎隐而不见。他可怜的鸡巴硬得发疼，散发出一丝焦躁不安的骚味。接着一只白皙的手从她身边伸了出来，轻轻地摩挲着他的龟头和阴茎，试探着它。她抬起膝盖，摆出了与刻在操场小屋后墙上的画如出一辙的姿势，像是无所谓似的用冰冷的指尖帮着他进入自己。他遇到了阻力，挺了进去。他始料未及的是，这个动作把他们俩都弄疼了。他结束了，但并不清楚她是不是才刚刚开始。她暖乎乎的黏液烧灼着他。他觉得自己又像小时候躺在床上那样，只感觉自己的内心世界在翻腾不歇，可这种感觉并没有他用左手弄自己的时候那么纯粹、激烈。菲丽丝只得作罢，这只是个开始。他浑身都松弛了下来，只觉得很惊讶，因为今后这件事他们两个人竟然要一起做这么多次，而且每做一次都会好一些，他们两人也渐渐地不再会这么笨拙、害羞。

浴室里，树脂咸涩的味道紧紧贴着纱窗。树木恰在这儿生长，这是些有生命的胭脂栎、杨梅灌木和北美油松。他把自己生殖器

上的血和精液洗净，从开着灯的浴室里冲着暗中叫道，“床单我们怎么办？”

“你没注意到吗？我在屁股底下垫了块毛巾。”

“哦，上帝，我没注意到，”他说的时候心里暖融融的，就好像菲丽丝冷静谨慎、富有远见的举措，使他觉得自己更了解了她，而不仅是操她这么简单似的。他马上跑回她那儿，想亲眼看看这块毛巾，要把它保存留念。其他人——汉克、杰克——肯定都想要这样的留念呢。她仍然保持着小屋画中的那个姿势，是那种淫荡的M形，并回头看着月亮。她也许自己都搞懵了，她抬起屁股让他可以抽出那块弄脏的毛巾。他亲吻着这块毛巾，把脸埋在里面，想要留住那种渐渐消退的肉体和血液散发出的强烈味道。

“哎呀，欧文，”她说道。她的光腿晃过他，双脚落在地板上，把那块白毛巾拿进了浴室。当她出来的时候，穿了件圆点羊毛睡衣，而他仍旧光着身子，跪在床边，把头埋进那一小块留有余温的地方，她正是在那儿成了他的女人，失去了处女之身。她使他觉得，对这一刻如此虔诚，只能使自己显得像个傻瓜，有点假惺惺。他发现她在睡衣里面穿了条内裤，垫了块护垫。

去年，在她弟弟的房间里，在他们于做爱的边缘一番激情之后，欧文挪开身体，从天窗里望出去，望见剑桥忽高忽低的屋顶和狭窄的后院，锈迹斑斑的烧烤架放在石块铺地的小天井里和增建的露台上，他感觉到了那种群体的威力、集体的自豪感。他有这种特权，能够高屋建瓴地观赏到这一木结构的城市风景——如许多巨型谷仓式的宅院都建基于思想和学术的风尚之上。经由其中一

位妙龄女郎，他已在此稳坐钓鱼台，坐在古德休家的桃花心木餐桌旁，闻听那些老套无趣的飞短流长和公道宽容的愤愤不平之词，那是邪恶的乔·麦卡锡[1]和令人昏昏欲睡的艾克[2]的时代。然而欧文觉得自己无法全身心投入进去——他很实用，菲丽丝从一开始就感觉到了这一点，而且拿他和自己的父亲作比较，觉得他粗俗不堪。这些装了天窗的屋顶、这无数的金色窗户流露出了一种气质，从这些窗户里可以看见塞满了书的书架，褪色的东方地毯，摆着铜底锅、防烫棉垫的厨房，墙上贴着《纽约客》封面的浴室，学生睡的尚未铺好的窄床：他能欣赏这一切，甚至可以通过婚姻融入到里面，但那永远不会成为他自己的东西。瘦瘦高高的他只要露齿一笑，便像个小男孩一样显得狡黠、敏感，而这个小男孩长大的地方与这座顾影自怜的村落离得很远。

他们在剑桥租的第一栋公寓里住了六个月后，他就参军去了。房子不在顶层，而是在协和大道石砌公寓楼的地下室内，抬眼便可看见一块栽种了富贵草、桃金娘、杨梅和枸杞的草地。栽满了植物的草地隐于街道的后面，既是猫们的幽会之所，也是猫科动物的卧房和浴室。那年夏天和热气徘徊不散的秋天，年轻的麦肯齐夫妇由于没有空调，不得不打开没安纱窗的窗户。欧文不止一次被他们昵称为丑叔猫咪的长着大下巴的公猫弄醒，它坐在他胸脯上发

---

① 乔·麦卡锡(1908—1957)：美国参议员，一九五〇年代早期他指控共产主义力图颠覆美国政府，后遭查核。

② 艾克(1931—2007)：美国一九六〇年代末和一九七〇年代初名噪一时的节奏与布鲁斯及灵魂乐歌手。

出满意的哼哼声，蓝色的嘴唇紧紧凑着欧文的脸，腐鱼油脂的酸腐味道简直令他作呕。自他们俩认识以来，菲丽丝第一次觉得犹豫不决、忐忑不安，她忽而上起了概率课(组合分析、随机变量、大数律、递归事件、马尔可夫链、预报理论)，而且还在找适合作博士论文的选题，可是在读了一大堆的数学理论之后，她根本就找不着未曾系统阐述过的一鳞半爪的东西好让她自己来发挥，而在哈佛计算机实验室里当实习生的欧文收入极低，在笨重的马克一号不再时兴的那段时间里，仍在辛辛苦苦地和名叫 A-O 编译器的原始的编程系统和复杂的硬盘数据存储器打交道，他想发明的东西可以将机器从繁重的打孔卡或成卷的磁带里解脱出来。IBM已经把第一代商用计算机 701 推向了市场，把它卖给了政府和研究院所。在层层分布的微型电路中进行更为复杂的运算，这些发展使抽象的数据处理成为可能，不仅仅使其比人脑运算得更快、更平稳，而且它是单向度运算，可飞快地一圈圈循环往复地进行计算，最终得出程序事先规定的小数点后几位的结果，而且毫厘不误——这是一种不受干扰的、电光火石般飞快的运算过程，与人类思想中的弯弯绕绕大相径庭，而人类的思想则是由无法计量的因素，如情感、私欲及感官形成的一片迷雾。

欧文和菲丽丝住的两间地下室屋子又幽暗、又阴湿，房间的小窗正对着一家汽车旅馆，猫儿们喜欢在此闲逛，他们俩小心谨慎地适应着彼此。他们逐渐习惯了彼此睡着时的声音和动作，对对方大便散发出的味道也心知肚明，尽管浴室的门关得很紧，顶上的吊扇也可以打开。他们的卧室极小，睡觉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得贴着

墙睡，由于他每天凌晨五点就要起来上班，她就让他睡在外面，这就意味着一旦她晚上要起床时——她和她父母，或者在人声鼎沸的希腊餐馆里和另一对刚毕业的年轻恋人吃饭，都会喝很多葡萄酒——就得小心翼翼地爬过他的身体，紧挨着从他上方过去时免不了会这儿那儿地碰到他。他也会重新睡熟过去，在梦里向自己解释，说自己已经结了婚，说这是他妻子的身体。她仍然很腼腆，从街旁走过的任何人只要往下瞅一眼都能透过窗子看到里面，但晚上闷得实在不行她也会脱光了睡觉。他妻子的身体一直让他很有感觉。他们做爱的次数没有他尚是处男时想象中的那么多，他觉得责罚这样东西，他和她都看得很重。他在晚上搞研究，她也是如此，而波士顿古典音乐广播电台则在街角那栋办公楼的楼顶上播放着古典音乐。即使贝多芬的交响乐和舒伯特的奏鸣曲只是隐约可闻，但这也会让他们变得不由自主起来，不用说他们肯定会发出一声叹息，把书合上不再打开。他去德文斯堡的军队报到的前夜，她说她例假没有来，而她之所以怀孕似乎是由某种交融渗透的过程导致的，而不是性交这种直截了当的行为造成。

做这种事总是他主动。倘若他兴奋过头、笨手笨脚，尤其在用避孕套的时候，而避孕套的橡胶壁又是硬邦邦的，味道很难闻，而不是让她塞入套在里面的子宫帽时(她从浴室里出来的时候脸会涨得通通红)，他也不能数落她。他从来没有为任何事数落过菲丽丝，或许这是他们关系中反常、畸形的地方。她年长一岁，他对她言听计从。在麻省理工学院那些由编着号码的楼房组成的熙来攘往的迷宫、它那层层叠叠的格局里初见她时的那种敬畏之感，从来

就没有消失过。她好像真的是无法企及！哪怕只是想和她说说话，硬生生地让自己引起她的注意，似乎都有亵渎之嫌。

在海岬那儿度了一个星期的蜜月，他们俩从海滩上步行前往普罗文斯镇[①]，这处海滩是她少女时代度夏的地方，尽管身着泳衣仍嫌太冷，但她在一片静谧的浅水处还是脱去了鞋子，涉水而行，她往上卷起的裙子使大半大腿和白皙修长、鼓凸锥形的小腿显露无遗。有些从普罗文斯镇往南走来的小伙子都会停下来凝神细看。他确信他们都想要自己的妻子；他们都想在空无一人的海滩上抓住她，强奸她。犹如从后面猛击他一下一般，他醒悟到自己根本就无法保护她——他那被隐藏起来的珍宝、他那天真无邪的裸露者、他那海边的前处女。他是个可怜的新郎。阴沉沉的天空高远、无情。那儿，她顶着沙土色的头发，正浑然不觉地弯腰琢磨着海浪退走时，从泡沫里探出身来的贝壳和蟹穴，而远处只有冰冷的大海和葡萄牙。

---

① 马萨诸塞州东南部的小镇。

第七章　去中弗斯镇的路上

他醒来之前的最后一个梦境是派对，是以前在中弗斯镇的一个派对，背景像是在一栋摩天大楼里，如同电影里那样光彩四射，是五十年代的电影，也兴许是如今电影里拍摄的五十年代的风情，那儿的女人打扮得过于花枝招展，她们涂脂抹粉，裙裾飘飘，穿着相当紧身的塔夫绸，留着刻板的波浪发型。在梦里他才慢慢地注意到自己如何同两位女客人搭上了话，其中一位坐在他边上，另外一个站着，两人都穿着彩釉瓷器服，瓷面颇为坚硬，边缘的雕饰光彩熠熠，她们如同十八世纪的小雕像。欧文在看科普利[①]、根兹伯罗[②]和安格尔的画时，容易沉迷于丝绸的褶皱、面料上不太硬的垂饰和扣环、高光区和画面的断纹处，画家处理这些地方极为用心，对红扑扑的慵懒面容则不太留意。派对上的这些服装犹如冰冷的瓷器，尽管女人们的胳膊显得柔软、活跃，姿态颇为有趣，而且她们的嗓音和表情都很生动、优雅，但这并未使她们的举止显得不得体

---

① 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1738—1815)：美国画家，擅画肖像和历史事件。

② 托马斯·根兹伯罗(1727—1788)：英国肖像及风景画家。

或不自然。欧文备感嫉妒，他觉得自己的穿着显得相形见绌，他发现自己待在主人(不管他是谁)的壁橱前，壁橱里放着好几排亮锃锃的鞋子和格子呢上衣，而他在那儿正在找一件合身的瓷衣。从派对上传来的声音使他停了下来，一位上了年纪的客人昏了过去，一圈由睡觉的狗形成的光晕在他头顶盘旋，而且房子里好像还有一只四处走动的狐狸。欧文的妹妹伊芙正眼泪汪汪地护着这只动物。那么，这应该是他的房子，坐落于康涅狄格州中弗斯镇蔓虎刺路上的一栋隔板房。如此说来他就是那位神秘兮兮的主人，由于没有瓷衣而穿得很糟糕。他醒了过来。

朱丽娅没在床上，而她走后凹陷下去的地方留下的温热气息正在变冷。起床；起来日复一日地吃单调乏味的麸皮荞麦早餐，再强行咽下一大把维他命；报纸上赫然在目的重大交通事故；波士顿离城区较近的郊区廉价公寓发生的火灾；孩子时就一直受到性虐待，如今已届中年，还在打官司，但也没怎么获胜，这样的消息接连不断；在共有基金投资公司热火朝天的办公室里进行的错综复杂的行骗手段的新闻；报纸上不引人注意的讣告；报上所说的一触即发的战争。他的左手手掌常常会有麻刺的感觉，这说明他要么脊椎骨已经病变，要么是心脏病越来越厉害，他还有根手指在指甲底部的关节处也有痛感，而且显然拇指各个关节的疼痛与他手部肌理有很大的关系。他相信，这些痛感和打高尔夫球有关联，疼痛的那根手指是无名指，他正是用这根手指紧紧抓住球杆，长年累月一直都抓得这么紧，这种毫无变化的抓杆动作已经不知不觉地损伤了他的手指——在即将挥杆时的一瞬间使它们承受了太多的力

道。几十年来，他一直想让高尔夫行家指点指点自己，他哪儿做得不对，但他们所有人几乎瞅都不瞅地说，他的抓杆动作看上去棒极了，接下来他们就会说他脚位、肩位有问题，胯部转动太过分，他喜欢从外侧往内侧击球的姿势太别扭，他腿姿太僵硬，而且站姿太笔直容易出错，还有他像“反转的C形”，真是很要命。可他心里清楚即使打完一轮球你的拇指也不见得会受伤。如今他的骨头已然一天不如一天，无法修理了，损伤和疼痛会伴随他直至进入坟墓。只要朱丽娅躺在床单上、被子底下，让他有一种温暖的感觉，他对她的深切爱意便会在他的体内涌动。她已经和他待在一起，今后也会和他待在一起，即使他是个让人可怜、令人嫌恶、行动不便的废人也将如此。

欧文甚至都没小便或者刷牙，就去找她了。她不在楼上看电视的房间里，也不在宽敞的卧室里自己的书桌旁。恐慌开始在他的胃里翻腾跳跃。她也没在厨房，他走到厨房旁的后楼梯这儿，轻手轻脚，光着脚板，新买的地毯暖融融地弹压着他的脚底。她最爱看天气预报的频道，可电视机也没有打开，空茫茫的一片，是一种死寂的灰绿色。一声“朱丽娅！”即将从他的喉咙里涌出，此时一阵窸窸窣窣纸头翻动的声音响起，表明她就在楼下的书房里。她端坐在红沙发上，端着塑料杯喝着酸奶，一边读着《纽约时报》。她蓝色的拖鞋搁在咖啡桌的边上，而她大腿的内侧由于穿着很短的睡衣和敞开的浴袍而露了出来。他一屁股坐在她对面的高背椅上，仿佛一名找到了穿越沙漠的路径的游客那样如释重负。刺激他胃部的恐慌感也稍有减轻。从他的角度看，她套在拖鞋里的脚趾就

像两根圆环状的链条。她那由于做体力活而变结实的腿部肌肉互相磨蹭,好像自如游弋的海豚。他很惊讶,她的美丽怎么会仍然如此深深地打动他,此时她从黑色的柳叶眉下方抬起大大的碧绿色眼睛往上瞅了瞅,她的双唇因黏上了酸奶而微微闪着光。即使不搽唇膏,她的嘴唇看上去也丝毫未曾显得呆板、冷漠,而总是看上去那么决断、分明,有棱有角。

"把那顶好笑的帽子脱下来。"她说道。

那是他的习惯,因为他的头发日渐稀少,他便会戴上一顶羊毛冬帽上床,而且一直要戴到春天。他母亲晚年老糊涂的时候也是如此。即使在炎炎夏日的晚上,他也会觉得头上少了样东西,要是睡不着觉的话,他就会戴上那顶帽子。

他很顺从地把这样让人不舒服的东西拿了下来,掖在睡觉时弄得皱皱巴巴的睡衣腋下,他一边在脑子里想他妻子的脚有多美,一边就把搁在咖啡桌这一头的齐彭代尔[①]椅子上的光脚伸了过去。朱丽娅在韦泽斯菲尔德[②]的先人曾经坐在这张靠垫椅上做过绒线刺绣的活计,那些刺绣已经褪色褪得很厉害了。

"把你的脏脚从我的古董椅上拿下去,"她说道,看上去像是真的动怒了。她怒气冲冲地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拿着已经喝完的酸奶杯,穿过过道到厨房去了。

他尾随在她后面,稍稍反驳了几句,"脚很干净的。脚上什么

---

① 十八世纪流行的家具式样,因英国木匠托马斯·齐彭代尔而知名。

② 康涅狄格州中部的城市。

都没穿。”

“那又怎么样，”她压低嗓门问道，身子没有转过来，“你从来没有学会梳头发吗？你头发很多的时候，是棕色的卷发，看上去很好看，那是一回事，可是现在你头顶上就这么几撮难看的白毛啊。”

“我刚起来，”他反驳道，“是来找你的。我不想费时间去梳头发。”

在柳条镇，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的头发就只会在主日学校开学前或理过发之后才会梳，也没人说这样有什么不好。那他母亲是否说过不好呢？得仔细想想，他只是一鳞半爪地隐约记得，好像是他母亲在打发他和那帮第二街上的女孩子们去学校上学前用把梳子很不情愿地草草给他梳过头。即使现在，他都会对他母亲梳头时的烦躁迷惑不解，尽管她已经死了十多年了。

在厨房里，朱丽娅打开电视，里面一个天气预报员，很年轻，留着浓密的胡子，长得特别瘦长——电视里长得高有点怪——用他那根电磁棒在远处指指戳戳，电磁棒在俄亥俄上方滑来滑去、指指点点，他在说有一股高气压区正穿过纽约州向新英格兰移动。

“你为什么总是看这种胡说八道的东西?”他问的时候，小心翼翼地进行了反击。“不管你知道不知道，天气还是会这样。”

“别出声!”她说话的语调很严厉，他母亲就曾经这样命令过，别碰它！“你又没让我听到锋面到底怎么样了!”

“不管锋面怎么样，它都会出现的，别这么一惊一乍的。你是管不了锋面什么事的。《时报》上说什么了?”

“你自己看。”

“我读的是《环球报》。”

“你怎么这么蠢哪，欧文。报上除了梅德福德[1]的强奸案和多切斯特[2]的谋杀案，还能有什么。”

“好吧，和他妈假正经的《时报》不一样，《环球报》可没说什么新闻该登什么不该登。”他有点忐忑不安地走到大面包箱那儿，拿出一袋纽曼[3]做广告的自家传统牌椒盐卷饼，这种饼干闻起来像烘焙出来的一样，和那些宣传做得不多的牌子闻上去有些不一样。他就这么咬了一口。第一口味道最好。保罗·纽曼也是一头白发，玻璃纸袋上印了他和他女儿内尔。欧文还记得在《果皮》里见过他，他很像詹姆斯·迪恩[4]后期演得年轻、危险、半梦半醒的那种样子。

朱丽娅叫了起来，看上去很激动，“对着水槽吃！地板会弄脏的，打扫卫生的阿姨刚刚来过！”

她们都是刚移民的巴西人，不是姊妹，却长得很像，都有又大又翘的屁股。有时候她们会来三个人，第三个稍微瘦点，皮肤是灰胡桃色，大眼睛是巧克力色，一句英语都不会说。

“噢，你这人真懒！”他妻子狠狠地叫了起来。“你妈什么都没教你！”

要是朱丽娅脾气好点的话，欧文也许会为此理论一番。他母亲教了他很多东西，尽管如今已届晚年，已很难说得清楚都教了他

---

① 马萨诸塞州东北部城市。

② 马里兰州东南部一个县。

③ 保罗·纽曼(1925—2008)：美国著名演员，《果皮》是他一九六三年主演的影片。

④ 詹姆斯·拜伦·迪恩(1931—1955)：美国著名演员，一九五〇年代曾风靡一时。

些什么。她的智慧大多时候都不用说话来表明，和柳条镇的生活倒是严丝合缝得很——怎么样在哪儿生存，听谁的话，不和谁打交道，如何建立自信，产生一种自我良好的感觉，今后不管在哪儿这些都能让他派上用场。一般而言，她对梳头和举止几乎只字未提，欧文据此便对这些精妙之处稍微有了些领略。他很懒，可是他又很挑剔。他不喜欢对着水槽吃东西，这让他觉得自己像条趴在碗边的狗。他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他小的时候，在爷爷家房子里穿来穿去，手上拿着一根芹菜杆或者一块花生脆糖，碎屑掉下来根本就不用管。到了吃饭的时候就得小心留意了：奶奶由于帕金森氏症越来越厉害，在桌上吃饭的时候会噎住，他母亲就会闹起别扭绷着脸，而他父亲那张会计师的哭丧脸则看上去毫无血色，这使他愈发觉得要喂这么多张口该让他付出多少啊。欧文觉得独自吃东西，比如跑的时候，或在偏僻的角落里吃，味道最棒。他愉快地记得午饭后走回学校的路上一丝不苟地品尝一块六分钱的美味饼时的情景。年纪稍长，他在奥尔顿市区周边走来走去的时候，会从纸袋里掏出花生剥壳吃，由于花生刚炒出来，所以纸袋还是热的。

他妻子骂他，怒气冲冲，他都不怨。她需要他完美，要不然的话她就是一辈子看走眼了。每一个人接受别人都会花很大的代价，不过并非全部的代价。她的嫌恶一旦表露出来，他就接受，这说明她想让他达到最高的标准。她需要他是一个完美的丈夫，以此来认可自己。她不愿听他梦回中弗斯镇举办派对的故事，而且梦里那些不怀好意的女人还穿着色彩斑斓的瓷器服，花枝招展。

或许是他在朝鲜战争后服役的两年中，和菲丽丝的婚姻产生了裂痕。那时候他乐此不疲地摆弄着那些很快就过时的巨型计算机，这些计算机内存很小，电话线路有几英里长，主要用来计算导弹的轨道，而且和雷达相连，这是防空领域刚起步的情形。她在奥本山医院生下八磅重的格里高利的时候他没在，当时他驻扎在乔治亚州的本宁堡。七磅重的艾丽丝即将出生的时候，菲丽丝已经到德国法兰克福郊外的营房里和他相聚。不幸的是，那一周，就在欧文出差将要结束的时候，却在土耳其一处秘密的导弹基地接到了维修任务，于是再一次错过了她的分娩之痛。

那时候，俄国已经有了远程飞机，能够携带核弹穿越北极，而且他们协调一致的空防系统也掌握了先机，并处于绝密状态。旋风计算机在配置了磁芯内存后已达到了实时运算的速度，它的原型，也就是他在麻省理工学院上学时接触到的基本的硬件，已经变成了由 IBM 制造的 AN/FSQ-7 型计算机，安装在全国各地的制导中心里，作为"赛其"，即半自动化地面防空系统的组成部分。由于配置了四万九千根真空管，重达二百五十吨，而且安装在四层楼高的丑陋不堪的混凝土楼房里，这些庞然大物般的电子设备便从由美国军队控制的全球网络中获取数据。欧文被借调至空军，成为数以百计经受过技术训练的军人中的一员，与高速电子管和解码信号成天待在一起。信号出错、输入错误在这种精心设计的监控系统中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但他对机器这种基本上可靠的性能感到惊异，甚至可以说受到了触动，它们很笨重，但这都是以前的事了，芯片微型化减小了它们的体积，程序语言也使其更易于交

流。还有许多开关可以废弃，控制台上也可以不用这么多闪烁的灯光。欧文开始着手对程序进行加工，并编制新的语言——一行行冗长乏味的汇编代码，一旦出错就得将内存中的数据打印出来，一个字符一个字符地进行检查，这会让眼睛疲劳不堪，头脑昏昏沉沉。他能力突出，服役期限得到了延长，并获得了军官的职衔，因此他就可以帮着一块儿围剿偏执的苏联人，他们在计算机领域远远地落在了后面。

可是菲丽丝憎恶军旅生涯，既不喜欢它尚武的精神，又对军人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充满厌倦。"大家的共同点少之又少，"她说。"那些妻子——粗俗不堪，整天想的就是她们的小窝，想着做爱，她们可以说的就只有这些。"欧文并不认为这些东西有什么不好，可他一言不发。他尊重妻子的意见。当他说想重新入伍时，就是想看看她有什么反应。当她争论得愈来愈激烈的时候，苍白的脸颊便会泛红。她好像从来没怎么琢磨过他，就能看穿他内心的想法。"别像你爸那样考虑问题，老是想做有把握的事，"她煞有介事地反驳道。"他认为有把握的事就是针织厂，看看都发生了什么事。根本就没有有把握的事。美国做的有把握的事情就是成为资本主义的堡垒，彻头彻尾就是这么回事，不是吗？要是计算机有你想的那么一丝半点的神奇，它们就可以创造财富，你也会很有奔头。"

他清楚，通常说来她都是正确的，可他心里略有不爽，他意识到她的看法很物质化。她想让他多挣钱，如果不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她的孩子。她想搬出营房，搬进公寓，一个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抚养孩子已经使菲丽丝变得不那么单纯了，她的脸不再

像以前像用银尖笔画出似的那么精致了，以前她的脸和粗大的柱子顶端一样高，她的睡袍从充满乳汁的乳房上滑落，乳房犹如陶立克式笔直的褶形雕饰。

她是对的：他在纽约城麦迪逊大道上的IBM公司里上班，他从“赛其”那儿学到的东西使他做起“军刀”这样的工作驾轻就熟，“军刀”是由美国数家航空公司研发的全国计算机预订系统。作为曾经从事过的最大的民用计算机项目，它涉及数百万行程序代码、两百名技术人员、一万英里长的租用电信线路和一千名代理商，他们的桌面终端和位于城北石楠崖大楼里的两台IBM7090主机相连。一台计算机随时待命，其余的与它双向联结，以便系统崩溃时应不时之需。数百万行代码中一小部分由欧文编写，由于他，“和”与“或”的控制及和“如果……那么”的路径才得以在航班号、缩写的终点站站名、价格和每个人的座位号之间来回运行，并将这些信息毫厘不差地传输至半个大陆以远的电路插槽之中。他与生俱来的苏格兰人的那种节俭造就了对电子经济的热爱——对程式进行重新编排的热爱，这些程式可以迂回绕过精心设置的子程序或不断重复的指令，并节省部分时间，于是他可以像显示屏那样头脑简单，如同疲惫不堪的拳击手一般，只需敲敲键盘即可作出反应。

晚上当两个小孩睡着、餐盘在洗碗机里丁零当啷地洗过之后，菲丽丝就会听听他的解释，尽管这并非她的数学专长，这些电子在运算电路的四周不断地飞翔，如同马匹围着石磨缓慢地绕行一样。而她有时不用费力就能说出颇有洞见的话，围绕线性空间中的难点提出新的推论，于是欧文就会头晕眼花得厉害，重新爱上了她。

当他发现她从麻省理工学院的人群中飘行而过时，他还无法预料到她会忙得不亦乐乎——湿乎乎的尿布；婴儿床和婴儿车之类的行李；围嘴和罐装嘉宝牌菜泥；无论如何都不肯睡的孩子；孩子们轮流生病，让人恼火不堪，就像细菌在家里跳来跳去一样；这样那样的责任感，还考虑起今后上大学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中产阶级的舒适度，艾森豪威尔提出的第二项条件说得再清楚不过：安装了大散热器的汽车，色调淡雅的大冰箱，声如雷鸣、不断滴水、极其耗电的空调。菲丽丝心思活跃的聪明才智无用武之地，处身于诸事不遂的、慢吞吞的日常生活中，她只得在他们这间双卧公寓房里跑来跑去。他们从雷克斯街和第三街之间吵闹的东 55 街搬到了第 63 街，比原来更靠东；可他们仍旧无法逃脱大都市的喧嚣，她老是会惊醒，而白天只能昏昏欲睡地带着两个蹒跚学步的小孩儿走来走去。在市中心街道底下错综复杂的王国里，戴着头盔的男人走了进去，从里面溢出了一股股蒸汽，总是有无穷无尽的地方需要检查；响彻通宵的电钻一周复一周地修理着同样的东西。

不知怎么搞的她又怀孕了。欧文无法想象这件事是如何发生的，因为他扑在航空项目上几乎已是废寝忘食。“军刀”是一九六〇年取的名字，之前好像叫“别克”，不过它用的是首字母缩略词：半自动化商务研究系统。此项系统在运营之前，其他航空公司——德尔塔、泛美航空——都已经与 IBM 签订了合约，而全国各地的银行及会计师事务所也都开始意识到了计算机化的前景。即使是小公司都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它们想用某种程序来加快编制工资单、存货清单和票据的速度。一九六〇年，全国大概有

五千台计算机，其中绝大多数都分布在大学和科研试验室内，而程序员则与纸带读写器、打孔机为伍，整夜整夜泡在电脑上面。“软件”这个词已经用到了，“程序错误”和“排除程序错误”也是如此。公式翻译语言在IBM公司内已有了发展，因为绝大多数科学家都在从事此项语言的工作；COBOL 60 语言——面向商业的通用语言一九六〇年版——为计算机打开了商务应用的大门。平价台式机的汹涌之势只不过是二十年前的事，但是在麦迪逊大道上有个替IBM跑腿的人艾德·墨文出现了，他开始恳请欧文到公司的自助餐厅里吃午餐，餐厅为黄白色墙面，每面墙上都写着一句冷酷无情的标语，这是沃森总统著名的一道命令。艾德是布朗克斯人，他说起话来随随便便，但又很有攻击性，不过达到的效果比想象中的要好。他一边吃饭一边吐露心声，“你知道，欧，外面有很多中等规模的公司，花了几十万块钱买回硬件，却不知道怎么用。一到价格下跌，这样的公司会有很多。生产商、经销商、这些新出现的特许商、小型航空公司、银行、建筑公司。IBM和斯佩利·兰德公司[1]对它们可瞧不上眼，它们会让这些小公司给自己卖命，把它们当傻瓜。”

艾德是第一个对欧文很感兴趣并给他起外号“欧”的成年人。他让欧文想起了巴迪·鲁尔克——一样往前冲的硬头发，这样一来眉毛就显得很低，同样的大牙齿，艾德小时候用牙箍自己矫正过，所以他的牙齿看上去有点假，他的脸不太能让人留下印象。他

① 美国计算机公司。

比欧文高一两英寸，不过和巴迪不同，他更年轻，年轻到喜欢泡在家里设想各种能帮助人思考的机器，一秒钟内会出现成千上万种一闪即过的想法，或者说赚点小钱的想法。对欧文而言，他觉得这有点匪夷所思；对艾德，这就是生活。

"所以，你有什么建议？我们都成了聪明的傻瓜了。"

"你说得对。聪明的小伙子。和它们签订合同后，就为它们编写程序，提供咨询服务。IBM在对我们敲骨吸髓，过几年它肯定会垮台。这公司太他妈大了。小点儿更好，更灵活。硬件很快就会变得越来越小。低廉的服务费用是维持运营的唯一方法，这样才有发展的希望。管理费用低的地方就可以操作了，然后边干边看。"

"管理费用低的地方在哪儿呢？"

"比城郊更远。比斯坦福德[①]远。比纽黑文[②]远。在康涅狄格州偏远的地方。"

"艾德，谁做这件事呢？你和我吗？"

艾德还没结婚。他是个真正的电脑迷，简直无欲无求：下午两点，陈腐的空气，纸盒装的中餐外卖，几块奶油馅蛋糕和可口可乐就可以打发时间。他的皮肤摸上去又冷又湿，体重还超重二十磅，扣了纽扣的衬衫领子紧紧地围在领带打结的地方，领带系得歪歪斜斜，油腻腻的。他的牙齿看上去连假牙都不像，他老是用手指、

---

① 康涅狄格州西南部城市。
② 康涅狄格州中南部城市。

舌头剔牙，要么把下唇缩进去弄牙齿，就像是头猩猩。他说，"怎么不行呢？你太太有她的困惑。昨天你告诉我说你找不到一间菲丽丝喜欢、你又付得起钱的公寓。"

欧文意识到，有人在向他提建议。自从那天下午巴迪·鲁尔克对他洋洋自得的"大富翁"牌排列方式嗤之以鼻起，不知怎么的就老是有人对他感兴趣。"艾德，我不像你，在城里长大。我从小地方来，不想再回到那地方去。臭虫、灰尘，天哪。你想象不到。"他停了下来。他想起了埃尔希，在她父亲树林里的那天晚上，她丝绸般光滑柔顺的身子由于想要做爱而变得活跃起来，那些乱动的东西在他们周围发出猫头鹰的叫声和窸窸窣窣的声音。小地方自有它们让人兴奋的地方。"菲丽丝和我，"欧文承认，"都开始打算住到郊区去了。要么是西切斯特[1]，要么是新泽西州北部的帕特森。"

"天哪，你可别那样做。那地方和村子一样的一塌糊涂，没有黄颜色的计程车，没有爵士乐——花的钱可不比大城市少，你家后面会要一座阔气的小院子，一天两次花一小时在火车上。你把所有东西合计一下，都一样费钱。要是算上精神花销，那就更贵：这些东西会给你找些虚假的借口，把你骗上手，成为模范邻居，可千万别这样。这都是为了吃几块小甜饼——饶了我吧，饶了我们大家吧。听着，我不知道菲尔到底是怎么想的，可我的感觉是她根本就不想过朝九晚五、充满压力的生活。她有很多想法，这就是我的

---

① 纽约州东南部的县名。

判断。她想把头抬得高点，她想带着孩子从那些爬满蟑螂的公寓房里出来。至于你，就问问自己吧：你下半辈子是不是真想为小汤米·沃森公司的航空预订系统设计流程图？”

“IBM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艾德。去年我赚的钱比我爸赚得最多的时候还要多三倍，他那时在打仗，做的是兼职。”

“欧，我就猜你是从小地方出来的。你的思路太窄了。”

“你的口气和菲丽丝一样。”欧文不禁笑了起来，又使劲把笑声压了下去。“不过她喜欢城市。我们俩都喜欢。”

艾德笑了，露出了他的大牙齿，并体会着他现在的心情。这是种水到渠成、心痒难熬的情绪。“是吗？你喜欢它什么呢？”

“博物馆。音乐会。餐厅。”

“你到那儿去过几次了？”

“几乎一次都没去过。没人照看孩子是个问题。我们也一直很累。”

“那么，好。那儿有好几百万呢，欧。大把大把的钱等你拿，这些钱就是为那些有点闯劲的人准备的。一点点想象力。想想看，那不就是它们一直对我们说的意思吗？想问题的时候，别有太多的条条框框。”

“艾德，拜托。我们还没有几百万呢。成立一家公司需要花钱。要是我们连台计算机都买不起，我们怎么编程呢？”

这个问题把艾德逗乐了，他已经想过这问题了。“你不需要计算机，只要用客户的机器，或者从服务社按小时租一台就行了。你真正需要的是一本编码本和一支铅笔：我认识的一个人就是这么

做的，他以前就是在IBM搞科学编程的。现在他开了库克公司，就是计算机使用公司，在市区办公。五年前，他们在一个朋友的公寓里起家，什么都没有，只是出去推销自己，就净赚了十八万六千美元。他们自己买了计算机。电子数据管理，这就是他们做的东西的名称。有软件的时候，谁还想着做爱呢?"

"艾德，你可真行，"在这开阔的前景面前，他觉得一阵阵的兴奋。欧文已经吃了很多，还点了一份不想吃的山核桃饼作甜点。他二十七岁，他吃得太多，肚子有点鼓。"我会把你说的和菲丽丝提提。有一件事你说对了，我们一定要做一些事，马上要出生的孩子是第三个，我准备要四个。可是有什么吸引你这么做呢? 你是单身汉，这城市很适合你。你还是个土生土长的城里人。"

"并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布朗克斯比别人想象的要更乡土化。植物园、佩勒姆湾公园。我喜欢钓鱼，喜欢远足。曼哈顿把人给毁了。那儿有太多他妈野心勃勃神经质的女人。我妈可不像这样。她和我想象中你妈的样子一样，心满意足，把剥好的豆子放进一只黄碗里，碗边上有蓝色的条纹。"

这和欧文回想起的自己的母亲大不一样，是奶奶一直在厨房里忙活，直到她卧床不起为止。而且，和艾德不同，他已经选择了自己的妻子，他妻子又和他的母亲很不相同，相同点只是在于这两个女人都有点不安于现状。他对她们的这种感觉颇感满意，这更加确认了他对生活一开始所抱的看法，那就是他很幸运，能生来就是个男孩。麻省理工学院和IBM和此种看法并无矛盾之处。

当他把这次谈话描述给菲丽丝听时，她显得并不是毫无兴趣。

她已经怀孕七个月，在房子里四处走动，在两间屋子之间走来走去，有时也会去小厨房和卧室里走走，她迷人的长脖子使头部保持高昂的姿态，略微朝后仰，显得颇为端庄，艾德注意到了这一点。艾德是什么时候注意到的呢？他们邀请他来吃过一两次晚饭，作为回敬，他带来了三张《亚瑟王》的票子，由朱丽叶·安德鲁斯①主演。"他是对的吧，"她说道。"你应该让自己的创造力有一次发挥的机会。"

"什么创造力？"

他总觉得自己的数学能力比她差，他的想法太讲求实际，思路也不太清晰，尽管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成绩很好，而且在IBM公司里越来越受到重用，甚至于像新产品线这样投资很多钱、冒很大风险的大型项目也已让他参与。她的博士论文很垃圾，写的是古典交响曲曲目以及布朗和尼科尔斯成绩单之类的东西，他对此既感遗憾，又从内心略觉得一阵轻松，没人希望自己的妻子比自己能干。"你有艺术气质，"她对他说的时候脸通通红，她不习惯于表扬自己的丈夫。"你喜欢去大都会歌剧院的楼上逛逛，还喜欢去现代美术馆走走。"

她细皮嫩肉的脸犹如骨头上罩着的一张漂亮精致的面罩，在怀孕和身体不适的时候红得比往常更厉害。尽管她身体上慢慢悠悠隆起的部分将他定位成了养家糊口的角色，但他喜欢看她膨胀的身体——喜欢她的肚子，他用油在上面摩擦以消除她的妊娠纹，喜欢她习惯性以心不在焉的神情专注于体内荷尔蒙的方式，还喜

① 朱丽叶·安德鲁斯（1935— ）：英国电影、舞台剧及音乐剧演员。

欢她身上肿胀的部分，包括她的脸、乳房和臀部。她让他以类似于调羹形状的体位和自己做爱，因为他压在上面的身体对她来说太重。他们俩人在这隐而不现的第三者的四周凑得很近，格里高利和艾丽丝也凑得挺近，他们用四四方方的小手小心翼翼地拍着他们母亲隆起来的光滑的肚子，肚子上外翻的肚脐和正中一条棕色的纹路。这就是现实——生物学在起作用，蹬腿、汩汩声耳朵都能听到。她体内未知的生物踹到了他的手掌，也就隔着菲丽丝薄薄的几层组织而已。真可怜啊，欧文当时不开心地想，后来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他想年轻夫妻都太专注于自身，而让自己错过了他们自身产生的奇迹。他们这些年在生孩子之前都参加过生育班，对胎儿的产前状况极为关注。菲丽丝晚上一边抽烟，一边在肚子隆起最高的地方托着手，把一杯葡萄酒稳稳当当地放在这个稳妥的地方。欧文颇感自豪的是，他妻子生孩子的时候一点都不勉强，只要她能接着怀孕，不忠的想法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他发自内心地崇拜她的生殖能力，尽管这将他们两人都绑缚在了下一代身上。“艾德说，”她告诉他，“你有把什么都呈现为图像的天赋，有掌握空间关系的天赋。你看程序就像看自己头脑中的画。”

“其他人不都这样吗？”

她若有所思起来，缩进腮帮子，瘪起干燥的嘴唇。“我想对许多人来说，数学他们是没法加以描画的。你很适合你的感官，欧文。”

一听到这样的说法，他就心头发恨，自从有了孩子，他便又时常想起童年时对死亡的担心，死亡最明白无误的一点是你无法将自己的感官一同带走。麻省理工学院给他展现的宇宙，不仅仅将

天国里的设施，还将无穷无尽的能量都席卷一空——其中也包括任何一种无可名状的形态所蕴含的无穷性。每一种等级形态，甚至于质子，都被终结：他更喜欢在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而不去想这种空洞的热力学宿命。尽管如此，菲丽丝所说的话就像几粒种子，栽植于中弗斯镇，而他和艾德则努力将他们在数据处理方面所作的幼稚的创业维持下去，最终以“数码之眼”的形式生根结果，以如此短的时间研制出来堪称突破。

“那你敢试一把吗？”他问她，曼哈顿的车流在他们下面的东63街上川流不息，“敢离开这城市，让我和艾德闯一下吗？要是失败了，我们就忍一下，重新找工作拿薪水。”

“为什么你会失败呢？”菲丽丝问道，她的随口而出表示为他的生活设定了方向。“我觉得这听起来很有趣。艾德是个懒虫，”她又说道，“可他很可靠。而且他清楚这世界是怎么回事。”

意思是说欧文不懂吗？“你太了不起了，”他对他妻子说道。“你觉得康涅狄格州怎么样？有个小镇艾德挺熟悉的，正好在很偏僻的地方，离哈特福德[1]一个小时，那儿的厂房很便宜，公立学校也很好。他的一个姑姑就是那个地方的人，她以前在当地的灯泡厂上班，那时候厂里一直生产灯泡。小城市很纯朴，宝贝。白色尖顶的公理会教堂。村里的草坪上停着货车，还有雕像。格里高利和艾丽丝也有玩伴。”

“可是——你需要多大的厂房呢？”

---

① 康涅狄格州的首府。

"现在还不知道，不过我们得在信纸抬头上印上地址。艾德都给我们取好了名字，用我们俩人名字的缩写。艾-欧数据管理公司。"

"听起来，"菲丽丝说道，假装或者说是真的感到很兴奋，"能让人记得很牢。"

"数码之眼"，如要加以解释的话，就是一种用光笔在计算机屏幕上画图的方法。欧文对阴极射线管在旋风计算机上显示出 T，表示目标，F 表示战机，并加以追踪的功能印象深刻。对这一方法经过加工之后，还应用到了"赛其"项目中的雷达显示屏上，他服役期间就在这个项目中工作过。他的直觉是，阴极射线管，也就是电视上的点阵，对计算机操作员来说天生就是可进行实时操作的界面，可以用它绕过电闸、在纸带上打孔、编写出代码命令行。六十年代早期，对刚设立的计算机系的毕业生而言，晶体管电路已经相当复杂，可以对矢量图进行绘制、放大、操作并储存起来。所有的直线图形可以放大缩小，对其细部进行操作，然后再返至正常尺寸，进行精确的加工。它们还无法转换成虚拟的第三维，但欧文可以想象出它会很快实现，因为计算机的功效在成倍地增长。工程及建筑公司是这一程序的首批用户，但计算机主机价格仍然超出了绝大多数公司的经济能力，欧文隐约觉得互动图形的良好前景只有等功率更大的芯片问世才可实现。当他把第一幅由光笔绘出的简单图形指给菲丽丝看时，她瞥了一眼说，"有朝一日，每一个像素都会有一个地址，成为一个个通讯点。"即使对欧文来说，对如此难以计量的电子信息作出描述也很困难——好似宇宙中的每一个原子都是一个个体，都有它自身私密的故事。

第八章　村落之性——*IV*

中弗斯镇距哈特福德和诺威奇①路途相等，但离哪儿都不是很近，在罗得岛州的边界地区有着数不尽的车道，那些依次排序的主街上的隔板房，板壁上的油漆已剥蚀殆尽，俗丽的特许商店在车灯的映照下黯然无光，老式的州立公路随着以前属于农场的绵延起伏的山丘而忽上忽下。一年中有半年时间山顶都呈蓝色，光秃秃的树木在白雪的映衬下略显紫色，之后便绿意渐浓。小镇以遍布岩石的湍急河流切恩康卡鲍格河命名，河水翻腾喧闹。十八世纪此处变成磨制小麦粉的磨坊，十九世纪一家生产左轮手枪和来复枪的军工厂在此设了动力厂，生产出的武器供应着冉冉兴起的西部地区和联军。后来这座绵延的石头建筑成了灯泡厂，在艾森豪威尔让位给肯尼迪的时候，灯泡厂遭废弃，许多小厂家蜂拥而入，它们用以滚筒漆过的石膏板做隔断各自相隔，在庞大的楼房里租下了一些小区域，楼房的地板疤痕处处，裂成碎片的橡木有许多孔洞，像是逃生孔，那些长眠于此的人所穿的橡胶底工作靴将地板

---

① 康涅狄格州中部靠东地区的城市。

磨得黑黢黢的。艾德和欧文起步时租了几间小房间，然后是第二层楼面，最后是整栋大楼。哈特福德的保险公司继生产商和零售商、银行和投资公司之后，也需要度身订制的计算机程序，于是艾-欧便逐渐兴旺起来。艾德和欧文成了当地的中产阶级。

麦肯齐夫妇逐渐认识到这儿的绝大多数人都来自其他地方。有的从纽约逃了出来，尚未山穷水尽的艺术家们在此疗伤，在家里搞创作；有的每天乘车至哈特福德，在州政府或保险公司上班；还有一些是专业人士、律师、承包商和儿科医生，他们对在当地赚钱不多的处境没什么怨言，而宁愿呼吸这座老镇有益身心的自由气息，这种自由长期遭遇忽视、被人视而不见且迄今为止对它没有丝毫的关注，它并没有特别之处，而美国人一旦获得了这种自由便觉得特别成功。这些迁移而来的居民都认为他们居住的村落既特别又优越，既欢快又时髦，这丝毫不容否认。相形之下，下弗斯镇简直就像座名副其实的鬼城——一座加油站、一座便利店、一座砖砌的小邮局，四周到处可见废旧的谷仓、棚屋、蔬菜摊和锈蚀斑斑的旧机器，可见昔日它也曾有过生机勃勃的时候——而上弗斯镇位于哈特福德广袤地区最远的边缘地带，是一个单调乏味的居民区，有五十年代的大片农场平房和最初所建的便宜花哨的房子，它们都建于混凝土地面上。在中弗斯镇，联邦主义者的宅邸矗立于三角形绿地的四围，不过还需要上漆、装上隔离铁丝网、安一座新的暖气炉。以前这儿曾是一片牧场，所以仍旧有人把它叫做公共场地。再往远处，便是十九世纪后期所建的农舍，房子特别简朴，还算好看，有很大一片跑马场和网球场，花五位数左右合理的价格就

可以把它买下来。一七二五年前的建筑留存下来的不多，这些房子房顶正中有硕大的烟囱，里面有小窗户，是双坡顶房型，它们基本上都被改建成了古董店或者天花板低矮的烛光餐厅。有一间很小的乡村俱乐部，内有一座九洞高尔夫球场和四座泥地网球场，还有一个叫做苍鹭池的湖泊，湖中填上了沙子，浅水区用绳子隔离起来，供小孩子嬉戏，有一张一直有人坐着的白色高救生椅，只要上面有人，必是当地中学校长那位海豹体形、红棕肤色的花季千金无疑。她医药箱的钥匙系在绕于踝骨处的红色松紧环上，她的黑色长发笔直垂下，就像美洲人的黑发那样浓密，也用一根很管用的橡皮带扎于脑后。她不仅长着海豹般多脂肪的体形，而且她那副懒懒散散、双眼微闭的样子就像海豹在晒太阳，她高踞于母亲、儿童和大男孩的上方，而他们在绳子那边打打闹闹、互相泼水，绳子偶尔晃动一下，她如同镀锌般的蓝白色双唇马上就会鼓起来，吹起口哨。

在这处稍稍有些合拢的新月形隐秘海滩上，那些爱热闹的少妇身着比基尼，把自己晒得油光锃亮，秋天湖水变凉后，她们还会让小孩子在那儿玩耍，自己则坐在野餐桌旁闲聊、抽烟、吃几口带来的小孩子的午餐："我发过誓，说再也不吃果浆软糖了，可一到这儿，就一点儿也控制不了自己了！可别再对我说什么花生酱和果冻了——就是因为吃了这些东西我才长胖的！不过不管怎么说，在给他们随随便便弄一份三明治当午餐的时候，给做母亲的自己也多弄一份还是很简单的事。"说话的是阿丽莎·莫里塞，她在同费伊·邓纳姆和伊莫金·比斯比谈天。新搬进来的女人和当母亲

的，彼此之间很快就会变得熟络起来，她们脑子里只要想到什么就会说什么。欧文觉得，她们有共同的可爱之处，就像他小时候穿破衣服那会儿，金吉尔·比廷和她那有两条腿如卫星天线那样可爱。但如今，他离她们更近，就好比从米夫林大道搬到了第二街上一样。他妻子，特别喜欢晒日光浴，她带着三个小孩——还在襁褓中的弗洛伊德起了他爷爷的名字——和这些女人混在一起。她说，"她们都很像军嫂，但没她们那么粗俗、乏味。她们人很好，尽管有些流于表面。她们想的都是其他人——她们的孩子，她们的丈夫，还彼此为对方考虑，我们当中要是有人没出现，别人就会注意到。这可太让人受用了。"

在中弗斯镇，所有个性都会受到关注、爱护，得到欣赏。女人君临天下，妻子让自己的丈夫变得魅力四射。丈夫与妻子是双生人，处于半透明状态，所以每个人都能看穿对方，尽管理解得还算不上准确。这一奇特之处是他们吸引人的地方，也是派对、会议、游戏、野餐、临时凑起来的午餐会、晚宴、业余戏剧表演、合唱团排练、遛鸟、驾独木舟出行、滑雪和让人昏昏沉沉、喝得有点过头的周日下午的聚会——这些一轮又一轮的活动中令人其乐融融的原因所在，这些活动可以弥补小镇缺乏大都市娱乐场所的遗憾。孩子在这些活动中——滑雪、滑冰、四月放风筝、八月海滨野餐——最惹人注意，不过有许多活动都是避开孩子的，哪怕孩子在场也是如此，孩子要么打打闹闹，碍手碍脚，要么气喘吁吁地坐在草坪边上，而他们的父母则跳来跳去，热火朝天地进行着诸如说排球这样的活动。妻子们和丈夫并肩作战，她们容易擦伤的皮肤被人撞来撞

去，可她们继续——光着脚、穿得很少——守在原地，和在村落里跳圆圈舞时一模一样。这些煞有介事的活动在欧文看来有些不可思议，但也让他着迷。

他在中弗斯镇那儿才懂得，他真的是个一无所知、尚未成熟起来的人。他对世道的看法只局限于柳条镇的操场上。麻省理工学院和IBM就像难兄难弟，每个人都只管自己那一块，只对自己的纸张或电脑屏幕、自己的原木桌或计算尺感兴趣。纽约使他变得视野更窄，将他和一个女人紧紧地压在一起，而这个女人只是由于世俗的约束才去爱他，而没能去了解他，没能如他母亲那般去了解他，他母亲对他的看法有点过火，认为他是价值连城的珍宝——她把自己变得男性化起来，寻找更广阔的天地。即使老眼昏花、戴着歪歪斜斜的银边眼镜的奶奶也很了解他，没来由地爱他。有一次，他穿着短裤从后院跑进来，他觉得自己的肠子动个不停，忍不住想上厕所，于是就哭喊着朝房子跑来，奶奶一句话都没说，只是叫了起来，帮他擦去腿上流下来的黄色粪便。他老是梦见自己的排泄物从碗里溢出来，在地板上流得到处都是，还将他整个身体裹了起来，房间里弥漫着恶臭，而其他人就在旁边举办宴会。尽管他读书读得很好，考试成绩也很不错，但他对一些基本常识一窍不通，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一年级的时候，他好几个礼拜不换枕头套，还傻乎乎地弄不明白为什么枕头套会变得灰兮兮的。奶奶和他母亲给他洗衣服，他从没想过自己的袜子是怎么干干净净、折叠好放回到五斗橱里去的，而他当时只不过是往地板上一扔了事而已。学烧菜他从没上过心。他全都让菲丽丝去做，小娃娃弗洛伊德坐在她胯

上，另两个蹒跚学步的小孩则蹲在她的膝旁。他家买不起烈酒，他不明白酒的妙处，也不明白酒的配方与饮酒的礼仪。偶尔，他们会在纽约或在德国的军营里百无聊赖时请另一对夫妇——他们知道这些人同自己永远走不到一块儿——吃饭，这时他会让菲丽丝调酒。

现在一直都有娱乐活动，每个周末也都有比赛。他在柳条镇操场上所知道的屈指可数的比赛——盒式曲棍球、跳棋、二十一点、跳马，就是几个人没事可干，在篮球场的篮板下玩来玩去罢了。在中弗斯镇的最初几年里，欧文已三十而立，他学会了网球、高尔夫球、越野滑雪和滑降滑雪的基本技能。他学会了让水没过头顶游泳时不害怕，学会了乘坐伯克夏尔滑雪缆车，哪怕座椅弹起来，高高地越过冰雪和花岗岩覆盖的悬崖时也不惊慌失措。冰球和马术，他是心甘情愿不学的，尽管他们新认识的那些男人和女人从童年起就分别对冰球和马术玩得很好。他学会了怎么打桥牌，跳舞也跳得不错，但他一直很不习惯搂着女人跳舞，他得大着胆子才能把脚挪向她的脚。他没去赶摇摆舞和扭摆舞这些贴身舞的潮流，这倒是适合他跳舞时保持距离和不喜热闹的脾气。

中弗斯镇对于欧文而言，是中产阶级的百事通学校。矮矮胖胖、红脸膛的乔克·邓纳姆有个气质优雅、爱笑的妻子，他教会了他怎么调制马提尼酒、白兰地和斯汀混合酒、掺白葡萄酒的汽酒和古典鸡尾酒（将糖溶解在少量水里，之后放入冰块和波旁威士忌）。喜欢沉思默想、爱抽烟斗的亨利·斯雷德在康涅狄格州税务局送报纸，他务农很有一套，他对欧文说自己如何把刚刚砍伐下来的木

料在户外堆上一年，然后在自家地窖的一间特制的烘干室里再放上十二个月，这样可以保证在壁炉里烧时不会产生污染。他妻子瓦内萨长相平平，喜欢参加社交活动，她宽肩膀、浓眉毛，会直勾勾地看着别人，表露出赞赏之情，让人有些不知所措。她教这对新来的夫妇如何在当地投票，何时放垃圾，如何给垃圾分类。伊恩·莫里塞是个自由插图画家，他有一辆上年头的雷鸟敞篷车和一辆崭新的绿色美洲虎，喜欢和人交流汽车方面的知识。麦肯齐夫妇从来就没车，后来才弄到了一辆斯多德巴克尔加长车，这车在雪地里开不了，下雨天也总是没法启动。起初在破旧不堪、车辆拥挤的公地街上连租了两年半独立式的板壁房后，他们觉得有能力买一栋房子了，房子不在市中心，坐落于景致不错的蔓虎刺路上，有一座大院子，孩子们长大后可在那儿玩，还有一片草地，旁边的池塘里长满了睡莲，上面架了一座晃晃悠悠的木桥。罗斯克·比斯比以前是佛蒙特州的乡下孩子，他让欧文重修了这座桥，还向他说明怎么样在草坪上放粘鸟胶，怎么去除蒲公英，到哪儿买最好的乘式割草机。乘式割草机、施肥机、挖洞机、铁铲和耙子——他们一件件买了回来。由于有树林，院子里也长着树，所以又买回了链锯、杆锯和瑞典产的带锯。修房子不仅仅需要锤子和螺丝刀，还需要一把斜切时不会产生误差的桌锯，一台有的配件细如发丝、有的配件粗如铅笔的电钻，几把尺寸为六分之三至四分之三英寸的套筒扳手和一把蓝色打孔枪。欧文的地下室开始变得配置齐全，和他以前常常羡慕的柳条镇其他人家的地下室毫无二致，那些地下室里装了壁板，地上铺了油毯，三脚凳上的胶合板上还搭了几座供圣诞

节用的院子。

这座村落对他而言是可以益智的玩具——它那花哨的市镇厅、高耸的旗杆、镇中心两层楼高外表好看的商店、河流街上古怪的气氛，这条街离开河流后，通往山上的教堂、墓地和以前有钱人住的砖砌宅院扬基磨坊，砖头已经褪色。镇中心大商场还没建起来，有许多买卖东西的地方：两家五金店、一家木材铺、两座银行、三家理发店、一家珠宝店、一家伍尔沃斯连锁店、一家过道狭窄的埃克梅老店、一家卖做工粗糙的服装和童装的服装店、一家卖烟草、糖果、杂志和平装书的报摊，甚至还有一家家具店，这家店往北邻近废弃的火车站，旁边是卖自行车和运动器械的地方——很少有镇上买不到的东西，欧文也就很少离开镇子了。厂房里艾-欧数据公司明亮的房间发出蜂鸣声，当他从里面出来时，只觉得眼睛刺痛，而且抽烟过多还一直泛恶心。每一样东西、每一处砖墙转角和街牌投下的倾斜的阴影，看上去就像都可以还原为程序代码。当他走上街区闪烁光亮的人行道时，觉得自己青春焕发、强大有力，“数码之眼”已经取得了很小的成功，而跟风者会接踵而至，甚至会大获全胜。他转过街角，沿着河流街散步，有三家勉强称得上是餐馆的地方，他在其中一家用了午餐，在夏日的阳光中或冬日的泥泞里一路上和越来越多的熟人打招呼。在中弗斯镇的人行道上，他因能被别人认出、因他人关注赞许的眼神而欢欣鼓舞，当他在柳条镇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会穿着溜冰鞋或踏着滑板沿街叮叮咣咣地滑过，拖着满载七叶树果的车子走过，或骑着生锈的施温牌自行车去采石场：还算不上是名人，但也算是某个人物了，而在很小的小

镇里每个人都会是个人物。当他走在那些人行道上，看见某个他和菲丽丝都认识的女人，这些女人都个子矮小，正带孩子去理发店、服装店或叫做“玩家”的玩具饰品店玩，他便会觉得她打招呼时的笑容如同一朵花别在了他的胸膛上。他体内深处涌起的渴求幸福的压力使他陡然变高，举手投足之间也游刃有余起来。他觉得正被别人注视，但不知道是谁在关注他，或者说别人对他注视的程度究竟有多高。他在不知不觉中成长起来，尽管其他人感觉到了这一点。他教育生涯中的另一步恰逢其时地来临了。

邓纳姆夫妇喜欢在五月份举办派对，以庆祝冬天的终结。天气仍旧反复无常，不过他们的房子——一栋安娜女王时期的大房子，围在木栅样式的围栏里面——有一条长长的游廊，甚至可以容纳下一百个人。举办派对是他们的癖好。乔克嗜酒，费伊喜欢打扮，她穿的都是自己设计的服装。她笑起来特别能感染人，她浓密的赤褐色头发和涂着红指甲油的瘦瘦的双手似乎总是在动个不停。她使整间屋子都充满了欢乐。

五月的那个星期六阳光灿烂、天气温煦——长满草的草坪是一片惹眼、青涩的绿色，头顶的橡树尚未枝叶蔽日，盛开的杜鹃花已经掉下了几片粉色的花瓣。去年下半年，肯尼迪总统遭到暗杀。菲丽丝生下了第四胎，那是眼睛明亮、长相甜美的伊芙。这两件事给欧文造成了一点触动，使他想起自己终有一死。伊芙比预产期提前一周出生，那时他在加利福尼亚的费尔柴尔德[1]半导体公司

① 美国的电子器件公司。

里参观，以了解最新研制出来的集成电路对编程会有什么影响，阵痛来临时，是艾德驾车把菲丽丝送到了哈特福德的医院里，护士都把他当成了父亲。

当橡树投下的阴影愈来愈密，酒精对每个人都开始起作用时，费伊·邓纳姆走到欧文那儿说："欧文，最近一段时间你看上去好像闷闷不乐。"

"闷闷不乐？我吗？"

费伊穿着鞋底扎着绳子的平底凉鞋，她好像在柔软的草坪上没站稳似的，把右手手指放在了欧文的前臂上。他穿着格子花呢的衣服，其实，参加邓纳姆的派对，他是头一遭穿这身行头。他对穿什么衣服还处在摸索阶段。"你可是一天到晚都很开心的啊，"她说道。"能在这儿真令人开心。"她身着亮闪闪的棕色紧身无袖马甲，穿的长裙是用桌球台面上一块绒布做的。她卷曲浓密的头发在西斜的金色阳光中闪耀着铜色光亮，松松地盘在头顶，用一把西班牙高档梳子固定住，梳子的玳瑁壳上刻着银色的阿拉伯花饰。费伊在闪闪发光，她是那种屋里你一眼就能注意到的女人，她会突然之间笑起来，像个小姑娘。欧文在中弗斯镇刚住几周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她，尽管他觉得她和乔克是在另一条略有不同的轨道上滑行，而且她经常出去旅行、消费，很任性。

"是指中弗斯镇，还是指在这儿，在[①]邓纳姆家？"

"两者都是。"

---

① 此处为法语。

“那把梳子，”他这么说是为了转移她那让人不安的专注闪光的眼神。“是你和乔克在西班牙买的吗？”

她笑了起来，但笑声马上又戛然而止，好像想起了什么更有意思的事，她眼睛看向一边，显出了尖鼻子的侧影。“乔克讨厌西班牙，他说他们都是吉卜赛人和法西斯。他只喜欢英国，那儿讲的是他的语言，不过他说酒馆关门的时间很不合理。”当她一边说话，一边看着欧文时，她的眼睛睁得很大，就好像在说乔克确实不是他们想谈的话题。她的脸又瘦又窄，和她的五官相配略显小了点——淡褐色的大眼睛、动个不停的嘴巴、弯弯的眉毛，眉毛用眉笔画得很黑，比她头上的头发颜色还要深。但她包在台球桌绒布里的臀部很宽，她的上臂裸露在外，白色的皮肤上有几粒斑点，像是用大头针扎出来的一样。她是个活灵活现的人，不会出现在他的梦中。

他鼓起勇气说出了心事，不想让她走开，“我想自己一直都闷闷不乐。我女儿出生的时候我不在，她真的肯定是最后一个孩子了。”

费伊点点头。“你和菲丽丝，”她冷冷地指了出来，“看上去生育上没什么问题。”

那她和乔克呢？他们有两个肤色苍白的孩子，和他们生性活泼的父母相比，看上去就显得很虚弱、羞怯。欧文对她说，“这也并不是说我们俩一直在做那事。我一点都不知道怎么会这样。”这也许说得有点过头了。他觉得自己正朝一处狭窄的深渊探过身去——脚边是鲜嫩的青草，喝的第三杯金汤尼酒闪烁着微弱的光亮。可是费伊把他的话看得很认真，她眼睛睁得大大的，就像刚出

生的伊芙一样，她嘴唇张开，愣在那儿没动。欧文继续说了下去，“那时候，我在加利福尼亚出差，去了解那些新开的公司是怎么互相合作的，怎么样让人员流动起来的。他们把那地方叫做硅谷。我离开的时候在想那里就是我和艾德应该去的地方，而且在想那儿硬件是不是不会像软件那么重要，至少这得等日本人搬进来才能弄明白。”

“真有意思，”费伊说话时的语调像是在进行另外一场谈话。菲丽丝来到他们身边。

“宝贝，”她对欧文说，“我知道你同我们迷人的女主妇谈得津津有味，可是我们答应保姆六点走，所以我得去照看伊芙了。她需要我。”菲丽丝的胸脯让他很尴尬，它们太大，里面充满了乳汁，在淡米黄色的大号棉料衣服里绷得很紧，她就是把这身衣服穿在自己因为生孩子而有些膨胀起来的身体上。然而菲丽丝仍然像个公主似的，居高临下地对费伊说，“这一天过得真愉快，费伊，五月份办这样的派对也真是个好主意。‘夏日既临[①]’。”

“那你们不能留下来吗？大多数人都走了，但有人还是会留下来。我们有火腿。留下来吧。”

“噢，亲爱的费伊，我们真的不能留下来，理由有一大串呢。我们回家要做许多事。我对保姆给孩子喂饭不放心，她们只会让孩子吃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过你真是太好了。”她对欧文说的时候，语调低沉、坚定，“我回去替我们向乔克道别，他在游廊上，车

---

① 原文为中古英语，引自《鹅妈妈童谣》。

里见。"

她走开时，费伊怪起了他，"你还抱怨呢，她怀孕、挤奶时，你不看看自己都在做些什么。你啊，太自以为是。她真可爱。"

"很抱歉，我们不能留下来。"

"你们当然没法留下来，宝贝。你听听你妻子说的话。她的乳房肯定感到难受了。"

欧文离开时从她身边走过，于是费伊转身走在他身边，陪他穿过这片刚割过草的闪着光亮的春季草坪，走到车道那儿。他们走过傍晚时分阳光投下的一条条粗大的影子，阳光在树木和拉长的人影之间闪耀，那些人站在那儿谈得正起劲，在已经开了两个小时的鸡尾酒会上大声喧哗。她的胳膊出其不意地搂住了他的腰，而他也不像内心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犹豫不决，而是用胳膊平静地搂住了她的腰。他们的臀部扭动着碰到一起，他们低着头，仿佛生怕把持不住自己的脚步，他们走到草坪的边缘，车道的石子路面便从这儿开始。在他的手底下，她的腰部显得既坚实又柔韧。费伊的身高和他很相配，菲丽丝长得太高了点。欧文内心颤栗不已，他看见自己和费伊在好莱坞音乐声中走过草坪时就像一对夫妻，当背景音乐在高处翱翔时，他们仍旧交错着脚步，双双张开嘴巴，如果用照相机加点技巧拍出来的话，可以看见他们正携手飞入阳光之中，阳光一条条地在他们的脚边铺陈开来，犹如蜿蜒而行的金色阶梯。

他们同床共寝之前，夏天即将过去。大家都有一大堆乱糟糟的事要去做——孩子学校放假，夫妻准备度假，还要看望健在的父

母让他们开心。奶奶已经故去，但爷爷还在，他坐在自己的沙发上，头往上仰，等着久等不来的信件，自从开通乡村投递业务，将一大片相隔很远的邮筒连接起来之后，这条路上便建满了房子，农场一座接一座地建了起来。欧文和菲丽丝每年带着孩子去农舍一次，但他的妻子和母亲一直以来都合不来，即使沉默时也是各说各的话，而弗洛伊德·麦肯齐也变得越来越苍白、越来越瘦，他阴郁地盯着来访者看，就好像又多了六个要他接济的人似的。他觉得受到了诺里斯敦大学老同学的剥削，但他的同学却觉得这是理所当然之事，因为是他让他有了工作。欧文母亲的体重和血压一路飚升。她初次遇见菲丽丝是在他们结婚之前，欧文有几双袜子和内衣裤，菲丽丝想都没想就把它们拿到自己父母家的梅塔格洗衣机里洗了，当她的箱子里露出这些东西时，她未来的婆婆便一下子郁闷起来，这种情绪在以后这些年里丝毫未曾减弱过，尽管孙子也有了，圣诞礼物也给了，结果他儿子结婚以后只能一直给她寄钱让她满意。尽管她并非特别虔诚，也不是特别传统，但菲丽丝与传统背道而驰的看法、她穿得过少的装束、她颐指气使的态度、对孩子缺乏管束让她大为反感。这两个女人在住满人的小房子里毫无灵犀可通，于是那几个不太受欢迎的冒失鬼就只有在驾车兜风或在后院中玩游戏时才感到自在。她母亲对菲丽丝持抗拒态度，而菲丽丝又不似埃尔希，她不像当地人那样对吵架有天生的爱好，这样一来便使得欧文在几次短暂造访时，更想回到中弗斯镇去，而且对自己这么快就心存背叛之心觉得很开心。

林登·约翰逊当总统的时候，老的举止礼仪以及苦行节制的

道德正在逐渐远去。当美国的驱逐舰在东京湾[1]遭到攻击后，约翰逊便下令轰炸北越。在费城，逾两百人在抗击警察暴行的大骚乱中受伤。马尔科姆·X[2]称美国梦为一场美国噩梦。当年最轰动的单曲有路易斯·阿姆斯特朗[3]的《嗨，洋娃娃！》、罗伊·奥比森[4]的《哦，漂亮女人》、终级乐队[5]的《孩子之爱》、披头士的《艰难岁月的晚上》和迪恩·马丁的《每个人都爱某个人》。欧文和费伊参加过镇上无数次聚会，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小型的和大型的，他们竭力装做只礼貌性地说几句话、握几次手而已，他们想象中认为这样做已是天衣无缝。如果有人注意到，那也正常。在这种特殊的社交场合中，某些男人和女人尤其会爱慕对方，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每个人都需要互相爱慕，这样可以让人不致因为每时每刻都要养育孩子、做家务活、养家糊口这些烦人的事而心烦意乱。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年轻人不同，年轻人喜欢穿着古怪、吸毒、在外面找地方睡、随随便便投入别人的怀抱。甚至可以说即使乔克和菲丽丝都同意自己看见和料想到的事情，那也是因为激发自己配偶的渴望可以提高自身的渴望，当这与某个双方都认识的人相关时，同时也就提高了它的价值。

在莫里塞家举办的派对上，插画家纷乱、随意的艺术氛围激发了某种潜藏的躁动不安，费伊与欧文说话时，咬着牙，像是害怕自

---

① 位于越南北部地区。
② 马尔科姆·X(1925—1965)：美国黑人军事领袖，鼓吹种族优越感。
③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1901—1971)：美国著名的小号手及爵士乐演奏家。
④ 罗伊·奥比森(1936—1988)：美国歌手、词作者。
⑤ 美国流行爵士灵歌乐队，一九六〇年代广受欢迎。

己嘴唇一动便会让人看出自己在说什么,“我的心理医生要我问你些事。”

“是吗？什么事?”

“猜猜看。”

他顺从地胡思乱想起来,他对她去看心理医生这件事吃惊不小,但他不知道到底会是什么事。“我猜不到。”

“太明显了,欧文。他要我问你为什么不想和我睡觉。”

他觉得自己通体都刷地红了起来,就好像一下子没入滚烫的水中。“我当然想。可是——”

“可是有你可爱的妻子在。”费伊的小脸蛋和大大的五官看上去凶巴巴的,说完最后这句话,她就把嘴唇缩了回去。

“我想说的是,我们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她张开嘴笑了起来,但由于用力过度,什么声音都没发出来。她也感觉到了一股滚烫的水。“大家都说你摆弄起计算机里面的东西来可是很聪明的。你会打电话吗？还是说这东西太简单?”

可是这并不简单:艾-欧数据公司里的电话没什么私密性可言,他的办公桌只是用齐胸高的小柜子当墙隔开来的,要是菲丽丝不在房里,可还有格里高利和艾丽丝,他们一个八岁,一个将近七岁,耳朵很尖,而且有着儿童天真无邪的好奇心。打电话给费伊同和她调情比起来,算是既严重又无法撤回的一个步骤了,不可否认,或许这会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这种游离的思绪中徘徊了几天,欧文身体里不觉有种兴奋感,头脑却又变得麻木,内心抱着歉疚感——歉疚主要是针对费伊的,因为自己忽视了她主动提

出的建议。当他躺在菲丽丝身边入睡时，他的脑海中翻腾着另一个女人的片段——两只羞怯、平坦的乳房形成的小曲线，穿上一件低领的衣服乳房就会现出来；当她酒喝得太多时，她那暗绿色的虹膜就会闪动光泽，赤裸裸地盯着你看；她的手一触到他的手，手心就会因紧张而变得湿乎乎的；她兴奋、惊喜时脸上会露出惯有的表情，眼睛和嘴巴会张得很大，然后嘴唇又会歪歪地皱起来，倏地把笑容收回去。他一旦睡不着，就怪菲丽丝。他觉得要是费伊在自己身边该多好，他马上就能睡着。这种想法和想要在操场小屋顶上四仰八叉地躺在金吉尔·比廷身边如出一辙。

中弗斯镇上散落着许多电话亭，最后他选中了镇子边上靠近上弗斯的一个电话亭，亭子坐落于公路上，以前这儿曾盛开着兰花，有几家奶牛场，如今则林立着特许经营的快餐店或是用煤渣块垒起来的低矮楼房，房内出售打折的地毯和瓷砖。卡车不停地呼啸而过，电话线另一端最后几个说出的字带着轻微的沙沙声，一点儿都听不见，卡车还把夏末时分公路上的灰尘猛地吹进了欧文的肺中。“喂?”是费伊的声音，他敢肯定。她的嗓音很空洞，如同女低音的音色，以前他从未注意到这一点，她的笑声振动的频率很快，如同异性极上弹出的大提琴的音质。

“我是欧文·麦肯齐，”他这样说，是防止别人也在听电话。如果别人在听，那她硬邦邦的嗓音就会让他明白，这样他就会问是不是前几天晚上他在那儿落下了一副放大镜，问他们四人那天打完排球后是否兴之所至带孩子去吃了比萨。只要他的电话一直打下

去，就会冒很大的风险，不过他已经试了好多地方，这让他狂躁不已。她没吱声，他就开始说起来，“我打电话来是想问一下是不是我有一副放大镜留在——”

“欧文，”她吸了口气。“好了，总算打了。”

“你说要我打的。”

“可你后来没打。整整一个星期！”

“我害怕。”

“为什么？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欧文。这种事任何时候都在发生。以前你没打电话，就伤害了我的感情。”她的女低音像是在唱歌，显得很轻柔，他以前从来没注意到。

“对不起。就像我说的，我——”

当他尽量不想让自己啰嗦的时候，费伊打断了他的话。“你想见我吗？”

“我想。天呐，我想。”

“你下星期二能溜出来吗？”

“下星期二！既然我现在就想要你，为什么不是现在呢？你马上就回家去吗？”

“是的，但随时会有人来。”她顿了一下，接着她的嗓音变得急促起来，谈起了条件。“我也想这样，可不能在我和乔克的房子里。第一次不能。”

“噢？随你怎么说，我们可以什么事都不发生，我只想搂你搂上一分钟。想要看看你，确定你是活生生的一个人。”

“我懂。他们都这么说。”

“谁这么说了?”

“男人。别耍小孩子脾气了,欧文。现在,听着。星期二十点钟有保姆会来我家。我会去哈特福德看神经科医生,然后有可能去G.福克斯和塞其·艾伦买东西,接着会去瓦兹沃斯文艺协会看看有什么节目。你能从艾德那儿溜出来几个小时吗?你就说和牙医约好了。我们一起吃顿野餐。我知道一个地方。我会在新建的商场里和你碰头,车子停在埃姆斯商场的前面。你见过那辆车——是栗色的梅塞德斯。要是有什么事,星期一给我电话。如果其他人接电话,就对他们说你找你的眼镜。”

“你简直太冷酷无情了!”他抗议起来。

这把她逗乐了。“欧文,你必须得学会,”她一本正经地说道,“讲究实际。生活不是梦想,你可以在里面随便乱逛。”她成了老师,他喜欢这一点。

野餐的地方是一处占地二十英亩的自然保护区,叫做怀特菲尔德岩。据说这位伟大的福音传教士就是从此处开始布道的,但学者现在对此有所怀疑,他们研究地形,认为他肯定是从数英里远有着与此相同的地表岩脊的地方开始传道的。由于走的人太多岩石被磨得光溜溜的,岩缝里到处都是香烟过滤嘴和冰棍棒,不过岩石本身并非他们的目标。他们找到了一处宽敞的空地,距小径较远,掩映于九月的微风中,他们认为这样一来任何一个到处散步的人都不会发现他们。这处保护区有点宗教色彩,从未人潮拥挤过,劳动节后其实就没人光顾了。夏季,有人在他们之前发现了这处秘密的空地,一只啤酒罐在灌木丛里闪闪发光,而草地软软的,带

点黄色，永远被遮蔽在阴影之中，形成了一片可坐的地面。她带了块毯子，他们的野餐在篮子里满满当当，不过不管是欧文还是费伊都没有胃口，即使是装在矮瓶中的葡萄牙玫瑰红葡萄酒的瓶塞一拧即开，他们也无暇顾及。他们抱着倒下去，像是要躲开别人的目光。他简直没法相信这个巨大的奇迹，有个女人吻着他，竟然不是菲丽丝，还舔他的耳朵，在他的胳膊弯里叹息，而且他解她衬衫扣子的时候也没作任何抗拒。

费伊去哈特福德前打扮得颇为正式，她穿着淡红色花呢衣服，里面是一件奶黄色的丝绸衬衫，她在车里将两色高跟鞋换成了老式的路夫鞋，这样便于走远路。她把野餐篮从毯子上挪开，给两人腾出空间。他解开她的衬衫，她举起一条手臂让他伸到搭扣和扣环那儿，解开她的乳罩。她的背部比往常显得更瘦，乳罩一松开，她的肩胛骨就往前缩了起来，好像在练仰卧起坐。她的肩膀呈棕色，上面有日光照射形成的斑点；她平坦的上腹部类似于棕褐色，菲丽丝那儿则是灰黄色，颇有弹性。他真想对着费伊的乳房大叫一声，她的乳房比菲丽丝的更小、更紧凑，现在活生生地呈现出来，任他用颤抖的双手、他小心翼翼的双唇去触摸。他们四周的树木形成了一片绿墙，被微风吹起阵阵涟漪，露出了叶片银色朝阴的一面，不时可见枫树或山毛榉的叶子已开始变黄。

当他摆弄完了她的乳房后，她不动声色地从毯子上抬起屁股。“还有裙子，”她指了指。“压得太皱了。”他用力把花呢衣服脱下来，但她的髋骨比她的肩膀更宽，裙子脱不下来。“扣子在边上！”费伊催着他，语调有点硬，他母亲就曾经这样说过，别碰它！

他解开扣子，裙子便滑了下来，然后他一边闻着极淡的生殖器味道，一边把她的丝绸内裤褪了下来，内裤颜色比乳罩更淡。他们顺势躺下来，就像和埃尔希那样，不过那是在漆黑一片的时候，而此刻却是日光充盈。想法来得太快，还来不及品味，就像在一次很快就结束的生日派对上收到的礼物一样。费伊的阴毛比菲丽丝的少，两处隐隐约约的卷毛在她山丘的中央相遇，形成了一片紫铜色的峰顶。他想看她的脸，想看她盯着他的脸时的样子，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看见了她的本质、她女性的本真。从此刻起，无论他们今后在一起的时间是长是短，永远都不会有这样的第一次了。她的脸看上去昏昏沉沉，百依百顺，她的眼睛微闭，仿佛因他看她而与他一同陶醉。她阴缝的顶端透过稀疏的红毛现了出来。她因他陶醉于她而陶醉，她的表情显得既自豪又怀疑。他喜欢她淫荡时透出的天真无邪。费伊对自己光着身体很享受，他注意到了这一点，即使这片开阔地很不安全，而他的耳朵对树林中一根折断的树枝或一片轻微的窸窣声都特别警觉。她的皮肤令人目眩，皮肤上汗毛不算太少，其间可以看见几块粉色的圆点和线性的毛细血管。她一丝不挂，只戴着发卡、穿着路夫鞋、戴着一两只戒指。她跪下来把他的拉链拉开，他留心着树林中的声音，几乎说不出什么有意思的话。他尽量回过神，把灯芯绒裤子的皮带解开，把骑马短裤褪下来，裤子里面的鸡巴已经挺立起来，显得很粗大。她往下凝视着，仿佛看着小孩子的脸，她用手指尖触摸着它，去年夏天她就是用这同一只手指尖轻轻地扣在他的手腕上。“可爱，”她说道。“又让人害怕。”

他一直认为自己的鸡巴只是中等大小，他是从麻省理工学院的更衣室里和成人电影中得出这个结论的。如今在他和费伊的关系中拥有了崭新的空间，他在这片空间中可以大展身手。他的嗓音变得沙哑、低沉起来，仿佛一个勾引者。“我想你能适应的。只是”——此时他的嗓音变得更轻、更具诱惑力——“你是不是要它？你可以不要。对于第一次约会来说，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了。”

“欧文，”她责备起来，“我想让你和我做爱。你要是不这样做的话，我会很生气的。”

“好啊，太棒了。我给我们俩带了这东西来。”他在灯芯绒裤子的裤兜里翻找，还开始难堪地脸红起来，而裤子仍然皱皱巴巴地围在他的膝盖上。东西包在一只四四方方的锡箔小包里，是从家里的浴室小柜那儿带过来的，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什么东西。

“噢，亲爱的。我是吃避孕药的，菲丽丝不吃吗？怪不得你们俩老是怀孩子。”

一群乌鸦，有六到八只，粗声粗气而又尖声地互相叫唤着，它们猛地冲上一棵橡树树梢，旁边就是一块四四方方的天空。从天际的侵入令他心脏狂跳，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鸡巴，默祷自己不要分散注意力。他不让自己去想乌鸦和树林、孩子和菲丽丝，他的鸡巴回望着他，上面的口子被一滴渴求的纯净精液笼罩住。他觉得自己悬垂于弧线的顶端。费伊往后躺到毯子上，把双腿摆成接纳一切的M形，他跪在它们中间，犹如最低贱、最懦弱的哀求者一般，他只能将自己的光屁股露在一群乌鸦的眼皮底下。

费伊用手捏住他的鸡巴。他顺势滑了进去。他成了一名通奸

者。他全根没入。她哼哼起来，只有她自己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的鸡巴感觉出她的屄与菲丽丝的不一样。更平滑，不知怎么还显得更普通，里面湿乎乎的，不太黏稠，不像沙司，而是更光滑。很快就完事了。他控制不了自己，他太兴奋、自豪、神经紧张。他做完后，睁开眼睛，看见这张陌生的脸就在他的旁边，似乎正在熟睡，闭合的眼睑上可见微弱的跳动，她长长的嘴唇弯成曲线，似在自我催眠。“对不起，对不起，”欧文一个劲地道歉。“你连开始都没开始。下次我会做得更好，只要你还给我下一个机会。”

“你真可爱，傻瓜，”她说道。“只是太紧张了。”

“是吗?”她可以作出比较，她以前有过另一个男人，从她这次见面中这么驾轻就熟的行为，他就可以知道这一点。

“是的。”现在她觉得自己的赤身露体有点弱不禁风，她的嘴巴皱起来，显得有些不屑，而她的眼睛转来转去，留意着四周微风吹拂时显出阵阵涟漪的翠绿风景。

可他并不急于从她身上下来。“和我说说看，”他随随便便地说着，低沉柔软的嗓音从他的喉咙里发出，如同猫叫。“说说我的高潮。”

“这说明它对你很重要。”

“不是对每个男人都很重要吗?”

费伊皱起眉头，也许是感觉到了他仍然压在上面的重量。“不，”她说。“对有些人……”她耸耸肩，没有把话说完。欧文琢磨乔克就是这样的人。

她对他说了一些事。她发觉他的生活同菲丽丝保持着不适当的距离，就觉得需要给他点指点。“你该多喝点酒，”她有一次对他说，好像他的节制只是因为饮食不足而已。她想让他同自己一起脚踏实地，要比乔克更像乔克。然而她对他和乔克不同还是觉得很不错的。后来她和他说起了这天的事。那天把他放在埃姆斯商场前的停车场里之后，她驾着自己的梅塞德斯、带着没动过的午餐四处乱逛，后来到家后她一直在想，除了这次不正当的、注定不会有好下场的行为之后，她是不是永远都没法拥有他。

过了几年后，他仍然在琢磨他为什么这么爱她，她华而不实、讲究实际、浅薄庸俗，菲丽丝曾对他说过费伊是什么样的人。好几个月中，他都梦想和她结婚，这样就可以永远把她留在自己的身边，留住和她有关的一切——她两个苍白憔悴、皮包骨的孩子，她维多利亚风格的大房子，她随心所欲做出来的漂亮时髦的服装，她对家具所作的任意搭配(乔克继承下来的古董家具，她赶时髦的吊索椅和空气泡泡沙发)，她放在阁楼里的自己的相片——她曾经拿给他看过，有她姑娘时的、大学一年级时的、穿着白色蕾丝婚纱当新娘时的——任何一件有关她的事似乎都神圣无比。她给这世界抹上了新的色彩，使她所住的地方有种彩虹般的色调，甚至于他们约会时碰面的石砾路面停车场都闪耀着动人的光彩。以后他会去他们车子停过的地方，站在那儿，司机悄无声息地变成了乘客，他感觉到一阵空虚感流遍周身。如同强烈的日光一般，她消隐不见了，而原本她在他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连同他的孩子，程序代码上所作的革新，艾-欧数据公司的发展与拼搏，甚至反对种族

歧视的示威游行使南方大乱、亚洲遥远的某部分愈来愈占据重要地位这样的新闻一样重要——于是他便开始无知无觉地穿行于这些他以前感兴趣的领域。这抹色调、这份混合着甜蜜与痛苦的爱一直在他体内徘徊了好多年，这样一种失调状态于他而言颇为珍贵。费伊已缩减为内心的伤痛，但他将这种隐痛深深地融入自我意识之中。在他三十一岁的时候，她给了他一种自由，而其他人（比如说马蒂·纳夫琴格）对身体的自由早已知晓。他心怀感激，却又无法回报她——应该说是对她回报得很糟糕。这些女人，包括菲丽丝，都给他提建议，告诉他他做得太过火了。女人抓住自己的机会赌一把，有时会赌输。费伊便赌输了。

不过他只知道他失去了一个孩子。费伊赤身露体的时候，显出圆润白皙的臀部和大腿，尽管她腰部以上骨瘦如柴，而她脸上的五官却似乎一直想要挣扎着逃离。性经验上她要比他老练，但通奸这回事却使她显得很无辜。性于她而言是一件直截了当的事，没有其他人所做的那么花里胡哨。她收紧阴道的时候有种孩子气在里面，有某种令人心碎的东西，就像孩子提问题时既羞怯又充满希望那样。她说服他给出答案。在和费伊发生暧昧关系的那几个月中，他与菲丽丝做爱时显得很自信，也很持久。他对孩子说起话来声音很响，又很温柔，当他心思飘忽到别处的时候，是他们把他拉回了现实。那时候的照片上，他显得不修边幅、大大咧咧。他觉得对世界有种笼统的爱意——这座老磨坊镇的服务设施，当地人乐天、勤快的性格，冬天犁地时的气候，还有他们温馨舒适的朋友圈子。他觉得尤其喜欢乔克，他想拥抱这个红脸膛的男人乔克，他

喝醉酒时会咧开嘴笑，这样做他只是想从这种融合了美丽与色欲的奇妙氛围中得到满足，并深藏不露。他几乎没法保留这一奇迹——这个受到百般呵护的女人，穿着昂贵、有趣的服装，冒着如此风险为他作出种种表现，甘愿承受社会的围攻而让他插入，可菲丽丝在自己安全的家中这么做时却不情不愿、语带嘲讽，还把脸转向一侧。

为何费伊的行事会如此鲁莽、如此迷人——为何任何女人都会如此——欧文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他认为她也许是想得到某种回报，让他成为丈夫，而他却无法给予她此种回报。正因为他做不到，便使她的形象在他眼中变得更为坚强。他只要有机会，就会在内心的舞台中展现出自己的忠诚。他会一直记得她是如何看待某些时刻、某些郁闷时刻的，她普通的女性之美与她脸上某种特别、复杂的表情融为一体，似是意识到了逆流而行、半真半假和隐于其中的悲哀。"好吧，我很高兴是你，"她在电话那头说道，努力想显现出生活即舞台的人生况味，想要让他记住教训。

最终，他们不管不顾地约会起来。一次，他们想在一条肮脏的公路上找一个隐秘的地方，结果却把她那辆沉重的梅塞德斯车陷在了三月的泥泞里，不得不给他们擅自闯入的农场打电话向他们要辆拖车。厌倦于破旧肮脏的汽车旅馆和偷偷摸摸的远足，于是想等乔克不在家、孩子上学、水管工或打扫卫生的阿姨还没来的时候，费伊决定让他潜入她家的房子。过会儿，为了拿些吃的和喝的东西时，她便会光着身子在冬天光线明亮的屋子里走来走去，像一头鹿，把家里当成了森林。回到他身边的时候，他懒散地躺在客房

破旧的床上，她会为某些事发笑，这些事令人极为惊异，而且令人高兴，她会直直地看着他的脸。她会笑起来，她的嘴巴张开的时间会很短，直到女孩子气的大笑声消退为止。即使现在，作为哈斯凯尔斯十字村的一名老住户，在下定决心强迫自己这具老朽的身躯过马路时他会往两边看看，只要看见一名脸型紧凑、瘦削的年轻女人从 7-Eleven 便利店里走出来，或等在新建的星巴克咖啡店门前，当街朝某人灿烂一笑，露出口香糖和牙齿时，他的心脏便会快速跳动起来，以前费伊在她和乔克举办的派对上常这样和他打招呼。她已经回到了他的身边。

第九章　康复

是费伊结束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她告诉了自己的丈夫，在电话里和欧文说了这件事。他被这一背叛击得透不过气来，便问她这是为什么，她说得很含糊。“噢——我的神经科医生认为我很迷茫。这太过分了，欧文。我不知道你想要什么，老实说，这会要我的命。对不起，要是我没这么爱你的话，我本来是会掌握得更好的。”

“可这件事你一点都没对我说过呀。你总是那么高兴，那么——那么愿意付出，那么快乐。就好像这都是你想要的。就连那时候，我们陷在那儿，给修理工打完电话，你说付钱让他修一下的时候，都很冷静。你真的很了不起，费伊。”了不起意指所有的事，可说到这儿的时候声音已是非常微弱。欧文坐在办公桌前，艾德在另外一间小房间里，他们的雇员拿着咖啡和文件夹走来走去。他对着话筒低声说着，背转过来，而他的人体工程学座椅在安装了五个滑轮的镀铬底座上转来转去，他面朝布满了电线的窗户。他只要站起来，就能看见流向瀑布的切恩康卡鲍格河，河中许多岩石隐藏在湍急的冰雪融水下。

“我很害怕有人告诉乔克，”费伊解释道，听筒里只能听见她细弱的声音，就像压在大玻璃杯底下的昆虫。“要不然，总会有人看见我们俩在车里。这事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到那时乔克就会让我难堪得要命——一谈到钱，他就很难对付。这样做至少是从我这儿他才知道这件事：迷途的妻子坦白了一切。欧文，我不能老是谈这件事。我们整晚上都醒着，只睡了几个小时，他刚出去买烟和《华尔街杂志》去了。你在市区里对他提防点。”

欧文对谈话这么快就要结束并不觉得遗憾。他周围工作着的世界变得更为真实，七个月来第一次有这种感觉，它比那件偷偷摸摸的勾当要真实得多，他通过嘴边这个小电子孔提高了嗓门。“不管怎么说，”他想在这件突如其来的事件中获得某个转败为胜的支点，“你还是应该和我商量一下。”

“你会和我争论，弄得我更搞不清楚了。”费伊笑了起来——这是一种让人不快的喊声，嗓门很高，像是孩子被掐痛时发出的声音。她说起话来就像在照本宣科，“男人除了再找另一个屁股之外，什么都不会想。”

她是存心要把他惹恼呢，还是要减轻这一当头棒击？无论如何，他说的时候很生气，“这都是乔克对你说的话吗？”

“这是我对他说的话。你会明白的，欧文。我们大家都希望这样。我们都会接受的。”

她那些花枝招展的衣服、孩子般快活的裸体、睁得大大的淡褐色眼睛、像演戏一样抑扬顿挫的嗓音，所有这一切都从他身上滑入了永劫不复的深渊。“谢谢你说了这么多安慰人的话，”他说道，语

中带刺，她便挂了电话。

艾德过了一个小时后来到欧文的小房间，瞅了他一眼说，“你想早点回家吗？你看上去就像被打懵了一样。你看上去糟糕透顶。”

“我想我是得了春季感冒了。每年到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穿衣服。”不过他确实提前离开了工厂，快得不能再快地回了家。他拉起格里高利和艾丽丝来到破烂泥泞的院子里打小垒球，让他们大为吃惊。他们稀里糊涂地想让他高兴，他们疯也似的跑来跑去接球，这让他心都要碎了。他们对这种事根本不懂，但只想免除他的罪恶，让这个罪人迷途知返，成为一名父亲。他本来想一直待在院子里，封闭于欢快的家庭生活中，永远不告诉菲丽丝这件事，也再不接电话。但午后的天色很快就变得又暗又冷，他们便都回到温暖的房间里去了。菲丽丝正在做晚饭，把肉块放到烤箱里去，她苍白得几近看不见的睫毛颤动不停，忍住不让眼泪流下来，他想这肯定是切洋葱引起的。她已经不是她自己了，当她在桌边和孩子们说话，给坐在高脚椅子上的小伊芙喂苹果酱和奶油胡萝卜时，她的快活神情中有某种有气无力、故意装出来的东西。

那天晚上，当四个孩子最后都上床睡觉去后，他开始忏悔，她打断了他。“我都知道了。乔克今天下午过来告诉了我。好吧，你想离婚吗？”

“不。”和两个大孩子打垒球时，他们态度坚定，拿着假想中的本垒板，模仿电视上看到的垒球手打球的动作，举起球板直直地指向白云朵朵、变幻不定的四月天空，结果还是乱击一气，这一切都

抹去了他周而复始出现的梦想，那是一种谵妄的梦想，是想和费伊共同生活的梦想。

“好吧，你最好把这件事告诉他们，免得他们以后才明白。”

在随后而来的火药味十足的谈话中——他们四个人在他们家进行了一场冷酷无情的磋商，最后以酩酊大醉收场。在家里他好几次都像一个不速之客，后来这次会谈以分散的形式大家各自促膝谈心，如同一场愈来愈公开化的梦魇，乔克和菲丽丝、乔克和他、菲丽丝和他、费伊和菲丽丝，每次都是结对谈话，而不是一人独处——欧文对极度尴尬的时刻，记忆力总是残缺不全。他不想记住它。仍然附着于他脑际的时刻有着清晰的脉络，但融入了遗忘之中：在通往下弗斯镇路边的一家老式铝板餐馆里，乔克隔着火车坐问他，“她和你在一起得到过高潮吗？”

欧文把这个提问视作出言不逊，是戴绿帽者发出的某种嘲讽，所以拒绝予以回答。不过事后想来，他琢磨出了乔克眼中湿乎乎的急切神情，还有醉醺醺的、紧张的眼白。怎样才算是诚实的回答呢？这太令人难堪了——欧文举棋不定。费伊一直都很可爱迷人，总是笑盈盈的，为他们的约会（回想起来真是少得可怜）赋予了一种兴高采烈、如释重负的光晕，他之所以这样想，是源于他自己轻而易举获得的满足感，而非更多的证据使然。她会躺在他身下，眼睛闭着，眼睑轻微跳动，当她睁眼时，便会向他露出粲然一笑，用比平常更响亮、更羞怯的嗓音讲话。菲丽丝，尽管他认为她有点冷淡，常常对此不感兴趣，但性高潮的迹象更明显。不过据他推断，在这种事上，尽管他受的教育还不够多，但女性的性欲必定有许多

种形态，他将此视为某种竖琴般的东西，琴弦总在低声软语，但其长度和厚度却大相径庭。然而一想到如果费伊一直在假装性高潮，或者说心甘情愿地假装没有高潮而仍然对此感到满意的话——在她灿烂的瞬间和表现出的热情和僵直之下，她一直如此——那么他对她的感觉便大打折扣：她一直在欺骗他。

菲丽丝也处在漫长的梦魇中，她努力贬损他对费伊的看法，并让他挽回自己失去的东西。“你们这两个小毛孩，”她问他，“是不是讨论过离婚和再婚的事？”

他记不太清了。他不止一次说过要是她是他妻子该有多好，但这不算是求婚吧，是吗？这是个梦，是另外一个宇宙。

“很显然，”菲丽丝继续温和地说下去，说起这事就像在讨论拓扑学的问题，“她想要这样。乔克在经济上把她照顾得很好，但作为丈夫，我想她已经对让他变得浪漫起来根本不抱希望了。”

“她让我变得浪漫起来了吗？”他仅仅觉得她只是将他真实的价值分配给了他而已。他们的整段情事从在怀特菲尔德岩的树林里发生的第一次起，就有某种真实的迹象——鲜活的真实，鲜活的影像。一扇污迹斑斑的窗户涂上阿摩尼亚后就能擦干净。当他在艾-欧公司里，签约为保险公司的纪录和风险边际收益对数，或为丹布里帽厂的成本账户、薪水册和库存盘点编制应用程序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将逻辑链相连并结合在一起的能力已有所下降，也许由于充斥着和费伊做爱的回忆以及期待着同她做爱的想象，他的头脑显得一片模糊。但是他很自信，认为最终一股崭新的精神力量将从性冒险的沉迷中显露出来。他与菲丽丝结

婚了，当时——仅仅是躺在她熟睡的身体旁，而与她的呼吸、她的梦境毫无休戚与共之感——即便头脑风暴做出了“数码之眼”，但它最终只是一个早熟的产品而已。然而，几年以后，许多同类程序进入市场，他对应用计算机用户图形操作界面的设想仍然因硬件和硬件的高成本而受挫。

高成本——或许这一点可以归结为，费伊对他来说似乎过于昂贵，他可以在某些时段享用她，却无法拥有她。

“当然，别人就是这么做的，”菲丽丝疲倦、甚至是温柔地对他说，她说话的腔调是小时候就熟稔的浓浓的剑桥腔。“变得浪漫起来。要不然所有这一切都会显得太粗俗，就是操。”她澄清道。已有一段时间她没用过这个词了，但反主流文化的风气改变了这一点。菲丽丝喜欢年轻人假装打扮得邋里邋遢[①]的装束，喜欢她们不化妆，对激进行为心有戚戚。他们的争论中有对理论的钟爱和信仰，这让她有种归属的感觉。艾-欧数据公司将她带入庸碌不堪的中弗斯镇之前，她便或多或少地属于那儿。“这并不是说你很需要让别人使你浪漫起来，你是个很有吸引力的男人，欧文。”

“现在你才告诉我。”

“一开始我就告诉你了，是尽我所能地告诉了你。像费伊那样热情奔放，我可做不出。你很有吸引力，但她错把你当成了有钱人。”

“要是她这么认为，那她就错了。‘数码之眼’的新版本卖得很

---

① 假装打扮得邋里邋遢：原文为法语。

慢。林肯实验室研制出来的‘画板’把市场份额都抢去了。艾德对这种新的微型计算机也很担心，就是数据设备公司推出的只卖一万八千元的PDP-8。每个人都可以买上一台，标准化程序的市场就会发展起来。像我们这样按合约编制程序的做法就会过时。”由于他们的婚姻在他们身下显出了一道深渊，他便乐得将此归咎于技术。她也考虑了一会儿。

“真的吗？艾德对我说的可不一样。他说，越来越多的人用计算机，这样软件生意各方面也都会越来越好。而且不管怎么说，费伊对此一窍不通。她要你当丈夫，亲爱的，就像她要漂亮的新衣服一样。这是女人的悲哀，不对吗？我们唯一能讨价还价的就是操，有了避孕药后，现在这种行情也一路看跌。”

“拜托，别说得这么粗鲁。你不是这样的。”

“我还以为你喜欢女人粗鲁呢。或者说至少是粗俗。这就是我，欧文。是你让我这样的，是这个差劲的镇子，是什么都看不惯的远郊生活，是和费伊这场滑稽可笑的恋情让我这样的。一开始我不得不忍受你的欺骗，现在还得忍受你事后表现出来的十足的小孩子气。我妈说得对：你不适合我。你太像个孩子了。我爸喜欢你，尽管我从来没有听见你们俩说话超过六个字。甩掉汉克后，我想他还是对我有感情的。”

血色通过她的喉咙涌上了她的脸颊，她齐平的眼睛在难得一见的怒火中闪耀着银色光泽。他压下了想要对此表示赞赏的笑容：菲丽丝有一种很少见的才能，她能将事情看得深入骨髓。可怜的费伊，是的，她要他实际点，尽其所能给他上上课，可如今对他而

言，她的实用价值观就像是个战利品、一枚徽章，他会在当地的小圈子里戴上它，在这个小圈子里，性愈来愈不成为家庭的秘密了。诚然，她不再令他倍感痛苦，但日复一日地拥有她随之而来的便是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带有乔克一半基因的病恹恹的孩子，还有一个想起问题来同乔克有点相像的妻子。“我怎么会娶她呢?”欧文悲戚地问他妻子，他急于想找一个不偏不倚的人来讨论这件事。“我有四个孩子，最小的一个才只有一岁!”

菲丽丝对他说，“对有的男人来说，这算不了什么。她觉得你做起事来不计后果，欧文，因为你很有创造力，但事实上，你的自我保护意识特别强，是典型的宾夕法尼亚荷兰人走一步看一步的性格。她向你进攻，而你讨厌这样被别人进攻。”

他把这些评论视为恭维，或至少视为鞭辟入里的观察所得，而且说起来带着某种讨人喜欢的阴沉语调，“艾德说程序的麻烦在于它太具有创造力了。由于已经有了基本程序，而且所有这些新出来的芯片极大地扩展了硬件的性能，现在它不需要太讲究，只要按照工程学原则运行就可以了。”

“这把你吓倒了?”菲丽丝问他的时候很像个妻子。尽管这个春天家里发生了这些让人心惊胆战的事——丑闻、有可能婚姻破裂——她还是会找时间在家后面的大院里晒太阳，后院在开满了睡莲的池塘边上，上面有座重建的桥，于是她的鼻尖也是粉红粉红的。

“没有，”他说的时候，为做回了丈夫而倍感轻松，“艾-欧公司有年轻人来对付这些重要的事，他们会做编码和排除程序错误这

些事，这已经成了他们的第二天性；除了 FORTRAN 和 COBOL 语言，其他的他们一概不知。我的任务就是要想得多，想得大。我有我自己的一套理论。我认为图形是进入巨大市场的通路。如果你能找到一种方法，使用所有这些必须存储起来的命令行，再用简单直观的图形作为界面，那么每个人就都能使用它了。你还可以打游戏。”

“真有人要这样吗？”菲丽丝离开屋子的时候回头问道，“要知道有太多的东西可以消磨他们的时间。”

邓纳姆家有个家庭律师，有段时间乔克想要起诉欧文，说他离间他们夫妻感情，或者让麦肯齐家搬出镇子，但他们也请了自己的律师，结果还是邓纳姆家做了最想做的事，把那栋大房子连带游廊一块儿卖掉了，搬到了离诺沃克或威尔顿这些城市更近的地方。那儿的学校对孩子更有好处，乔克也可以一边在吃午餐的时候喝上三杯马提尼酒，一边管理自己的生意，而费伊去曼哈顿的商店、表演场所和展览馆也只有五十分钟的路程。欧文想起她大步流星走过他五年前离开的城市，快乐地迷醉于它的光辉之中，便既觉得妒忌，也觉得一阵轻松。他会一直爱着她，是她将他抛入了性快感的梦境之中，但这并不见得有多实用，只是让他的嘴里生出了一股金属味道、一股面包的味道，好让他知道他曾介入别人的生活，使他们陷入混乱之中，并导致了换住址，为邓纳姆家两个懵懂、纤弱的孩子换学校这样严重的事情发生。与菲丽丝结婚这件事是在大人的监管之下发生的，从而也导致了他自己的孩子——从世界各

地的统计数据来看，都是粗暴的介入——处在了监管之下。可是操费伊这件事是他自己的主意，或者说是她的主意，他只不过欣然加以接受而已，那天单独与她身处四方形的天空之下，有乌鸦相伴，以柔软的青草作床，背后则是神圣的岩石。

他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之初，便像大病初愈的病人一样，对家里发生的一切产生了亲近之感——四个孩子在遇到世上的各种物体，比如蚯蚓时，会缩手缩脚，拿到了糟糕的成绩单和看见动物尸体时就像被鹅卵石砸到一样，他们越来越大后，说起话来也会用完整、复杂的句子来表达。格里高利九岁时，忽然之间特别痴迷各种体育运动的比赛成绩。艾丽丝七岁半的时候喜欢给芭比娃娃脱衣服，脱完后又发觉没法把小紧身衣穿回到这些硬邦邦的塑料身体上去。欧文比菲丽丝还要有耐心，他会解开搭扣将这些布片拽下来，而有的服装则令他想起了费伊经常穿的衣服，特别有意思。

他是个好父亲，他们圈里当母亲的都这么对菲丽丝说，菲丽丝又再对他说，可他知道自己不是。他只是一个孩子，极端地以自我为中心，尽管他父母和岳父母对他们自己不抱任何希望，但却让他病态地专注于希望，而这种专注他没法带给这四个小小的灵魂——对高耸的宇宙来说他们只是陌生人罢了，每个人都各自混合了他与菲丽丝不同的基因，而且每个人对周围文化的接受度也各有不同。他曾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四个大人对一个孩子，而现在却是四个孩子对一个大人。他觉得自己不像是他们的长辈，而像个兄弟，这种兄弟般的随意犹如一种爱，这种爱受到了冷落和切肤之痛潜移默化的影响，作为父亲而言，这对他产生了或好或坏的作

用。一方面，他对孩子不作太多苛求；另一方面，他并不想塑造他们的生活，灌输给他们各种行为准则。像他与自己父母亲每周日进行的厌倦、乏味，但又令人印象深刻的散步，在孩子们的生活中几乎就没有。相反，所有的事都混乱不堪——大叫大喊、大声咆哮，都说明得有人出来主持公道。电视和其他孩子，也就是他们朋友的孩子，从拥挤的公地街那儿来到这儿之后，便在至蔓虎刺路之间来回穿梭不停，兄弟姊妹们在说说话、上上学之后，在所余不多的时间里，便是看电视或和其他孩子玩了。菲丽丝上的一直都是私立学校，而他上的全部是公立学校，他们同意先从后者开始，公立学校读起来方便，氛围也很民主，孩子一旦有这方面的需要，他们便会把他送到私立学校去。能对这些依赖他的人有所帮助，他觉得颇为自豪，似乎有点居高临下的味道。其实从很多方面看，他就身处他们中间，和他们看同样的娱乐节目——《袋鼠船长》、《音乐之声》——同他们一样对这个时代的道德观心怀困惑，而政治上的日益动荡不定也褪去了假日的欢快色调。尽管如此，在经历过费伊之后，他显然更像个称职的父亲了，整个夏天他都会一周一到两次去苍鹭池吃午饭，四周便是蜻蜓、花生酱三明治和近乎于赤身裸体的叽叽喳喳的母亲们。

工作时他试着让自己重新投入进去，耐心十足地把那些漫长、有限的二进位链串起来，那些偶然搭起来的摇摇欲坠的脚手架虽曾被排除过错误，但在电光火石的刹那间便把以前需要用打字或手写才能组合起来的文件瞬时向各家公司呈现了出来。这就如同编织一般：只要有一个针脚编织错误，那么几十行代码就得推倒重

来，不过只要之前的子程序够完善，那整个程序就可以按照客户的要求形成崭新的东西。除去要求创新、大量的逻辑感和寻找简便可行的方法之外，他的工作可说琐屑不堪，也只有其他程序员才会对此大加赞赏。他所作的数据处理也许只有用二十万美元的主机才能操作，在绝大多数公司里本来也是会有所进展的，但用打孔卡的话，尽管笨拙、缓慢，但并没有什么质量上的差别。正所谓，为计算机编程听上去尽管不错，却是将这种简单基本的苦差事作了戏剧化的表述而已。

“艾德，”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欧文问他的搭档，“没有什么下一步了吧？”每周他们总要找机会吃顿午饭，就他们俩，自从公司发展越来越顺、项目和雇员成倍增长之后，便有很多人加入到他们之间，似乎执意要拉长艾-欧之间的连字符一样。这家餐厅是河街上三家餐馆里最不便宜的一家。市区几年来一直努力在寻求发展。空铺面租了出去，新开的店家想尽办法把自己装扮成精品店、漂亮的文具店或益智玩具店。顾客的兴头一过，它们便慢慢衰落下去，又成了空铺子，窗子上也贴上了大纸条。丑小鸭的广告牌上有一只天鹅。尽管只有两扇后窗面对河流，但它模仿旅店风格的装饰——黑漆漆的橡木横梁、做工粗糙的枫木桌、蓝牛仔裤外面套荷叶边围裙的女服务员——看上去颇为舒适，店名听上去也有种慈悲为怀的感觉。除了肉加土豆之外，又添了面糊色拉和讲究营养的汤。尽管如此，艾德还是点了一份鲁宾三明治，里面塞了很多奶酪和肥厚的浓味熏牛肉，他还点了炸薯条和一杯喜力啤酒。自从在IBM上班到现在，他已经增加了二十磅。事业有成，加上昂贵

的衣服，使他有种大腹便便的威严感。这个出头露面的人由于得和公司客户见面，所以开始喜欢上打扮，穿起了衬衫，扎起了领带。欧文则仍然忠实于五十年代的学生打扮，穿的是卡其布和柔软的法兰绒衬衫，冬天加一件羽绒背心。和费伊发生暧昧关系，再加上其后苦不堪言的那段日子，他的体重掉了五磅，他想不要这样，但他最近的瘦长体形怎么也长不胖。如今他自觉身形灵巧，也更觉危险。他穿起了套领毛衣，还加入了上弗斯镇的室内网球俱乐部。由于男人留长发已受到认可，于是他的头发便留得很长，还打起了卷。

"你指的是什么呢?"艾德问。"是私人生活吗? 你已经走了下一步了。"

欧文脸红了。他宁愿相信他和费伊之间的艳遇尽管不是什么秘密，但和艾德谈话时最好不要涉及，因为艾德同他和菲丽丝已经认识了很长时间，似乎已成了这段婚姻的一部分了。"指的是计算机，"他一本正经地澄清道。"IBM的OS/360简直他妈变成灾难了。他们花了几千万美元，到现在还不能推向市场，应对所有的程序缺陷。我听说，有一千名程序员在波基普西[1]忙活这事，而且越搞越糟。"

艾德一边嚼着东西一边问，"他们能干什么呢? 要是他们想把一分一毫的投资都收回来的话，就得把这事做完。他们想用多重程序，但这样就出问题了。程序越大，崩溃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一

---

① 纽约东部城市。

个错误就可以把他们毁掉。”

“这不单单是出问题的事，艾德，而是从根本上说就有点头重脚轻。容量成倍增长，而程序却支持不了。硬件的发展采取的是工业化手段，就像针织厂一样。软件仍旧坐在村子里用手织机干活，变成了计件工作。”

“很快就会赶上的。电机工程是每个人的主修课，现在它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小儿科。还记不记得冶金学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更别提核物理学了。要是我们做的是计件工作，那为什么还要卖力地干呢？我们是拿工资的。”

“是啊，可是瞧瞧都是谁给我们付的钱：银行、保险公司、航空公司、五角大楼。都是些世界上最单调乏味的头脑。”

艾德停下不嚼了，而是隔着桌子假装一脸严肃地说，“听你说起这些事我真是悲从中来，欧。告诉我，你想从你没得到的生活中得到什么呢?”

欧文想起了菲丽丝，因为他知道艾德也在想她。一个男人除了菲丽丝之外还能从生活中得到什么呢？艾德阴郁的眼神想要问的正是这句话，他的镜片很厚，一抹皮肤的颜色被斜斜地折射到了两边。欧文不知该如何作答，但他知道艾德对菲丽丝的看法有点不切实际。“我想要的就是从琐碎当中脱身一会儿，”他这么回答，“我的桌子就在繁忙的交通要道的正中心，每个人都不断地问我事，要我复核这个、那个步骤，要我检查一下他们的图表。我们可以把桌子放在那儿，我绝大部分时间也会在那儿，可是我能不能在楼面的另一端，弄一张我自己的桌子？我需要好好想想重做‘数码

之眼'的事，让它再一次变得很先进。"

艾德又吃了起来，他吃鲁宾三明治的时候出了麻烦。油腻的浓味熏牛肉夹在薄薄的黑面包里，滑得拿不住。他俯下大脑袋，把嘴从下面凑上去，一串串往下滴的奶酪，还有这古怪的角度使他的许多头发都从前额上滑了开去，有那么一会儿他看上去就像巴迪·鲁尔克，孩子气地往前杵着。当艾德咬到嘴里，咽了下去，鲁宾三明治重新在他的掌控之下后，他就把它放在盘里法式炸薯条和盛着凉拌卷心菜的纸杯旁边，于是说道，"那么说，这就是你将要做的是吗？把自己和公司的发展趋势隔开来？我们雇的这些孩子不知道怎么把程序写得简单一些。所有的东西都是 GO TO、GO TO。如今他们认为容量是毫无限制的。"

"他们也没什么错。或许还是对的。"

"松松垮垮的 GO TO 弄得到处都是，逻辑矛盾就会出现。"

"他们会学的，艾德。我们都在学习，这还只是一个年轻的产业。我所要的就那么一点私密，还有一台新款的 DEC 小计算机。我想要一台 DPD-8 和一个可以显示图形的显像管屏幕，还要一个可以发电传的汇编程序阅读器，给我六个月时间，我的编程工作改为半天时间。我错过了一些东西，一些新的方法。"

"所以说，那就是你要做的事。你想脱身而出，让我们顶着。"

"艾德，只有这样，保有一点独立性，我才能给公司带来最有价值的东西。现在我只是个起领头作用的工作人员。所有那些交际活动毫无意义，都把我给搞疯了，头脑也老化了，时间也流逝了。看看那些取得的突破——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比我们年轻的人搞出

来的。爱因斯坦是二十五岁，图灵也是这年纪。菲丽丝说她现在根本写不了数学论文，她已经变得很蠢了。”

“菲尔这么想，真令人伤心，”艾德用油腻腻的手指碰了碰打结打得很松的领带，说道，与此同时还压不住地打了个饱嗝。他的上唇鼓起盖住了上牙，想把一些浓味熏牛肉弄掉，他活脱脱像个黑猩猩。“嗨。你想知道我要做什么事吗？”

“那当然。还不知道你也有事呢，”欧文一边说，一边加紧吃鹰嘴豆色拉和蝴蝶领结形的面糊，说了这么多话后他想要多吃点。他脑中所想的那间小屋子就像看门人待的老式衣帽间那样，有扇小小的金属框窗户，窗子很高，看不到外面，还有一排旧的绿色小柜，上面的锁早已不见，房间位于钢筋水泥楼梯的顶端，楼梯通往一扇门，打开门便是一条废弃的人行道，人行道则通向河面上那座永远关闭的步行桥。在以前军工厂的那段岁月里，工人都会从建了很多连排房屋的地区步行穿过河面。而门是用金属做的，涂了层红漆，为的是和砖色相配，这扇门从未打开过，不过白天它不上锁，就像紧急消防通道一样。欧文尽管看不见，却已经打开了这扇门。这门、这楼梯、这独享的房间都以矢量化的形态在他脑中出现，整个影像在转动，仿佛他正穿越其间，而几何形状随着隐含的数学公式也在变换不停。

“我要结婚了，”艾德宣布。

一大块浆状的鹰嘴豆梗在欧文的喉咙里。他喝了一口水把它冲了下去，说，“太棒了。来得正是时候。和谁？我认识她吗？”

“我希望你不认识，你这个好色之徒，”艾德说道，又一次触犯

了欧文对性所抱的严格的态度。“她比我小八岁，比你小九岁——还是个孩子，欧。一个无辜的孩子。发发慈悲吧。”

欧文觉得一阵剧痛。菲丽丝年长一岁。也许他们之间的麻烦只是简单的生物学原因而已：男人应该掌控一切。他从来没这样过。艾德有很不错的耐心，一直等到能够娶个小他这么多岁数的人。“我们是在一次会议上认识的，”他说了起来，“那是在西雅图，还记得我去年去的那次吗？是关于集成电路的。斯坦西是得州仪器公司的代表。”

“集成电路，”欧文这么说道，表明他在听着。他从没想过艾德可以结婚，这么想很可笑。几乎每个人都有可能犯很大的错误，大自然就是这么设定的。

“是啊，还有如何使用这些微型集成电路。去年，得州仪器公司生产了一种助听器。第二年他们正在市场上推广台式计算机，这种机器比小鸡还要轻。她这么和我说，就好像所有人都知道鸡的分量有多重似的。”

“她是得州人？”我为什么会觉得受到了很严重的背叛？欧文自忖。艾德是否结婚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以前指望艾德仍然对生意忠心耿耿，这样他自己的注意力就可以忽高忽低地飘来飘去。他需要知道生活的方方面面。“和你想的不一样，”艾德回答道。“她亲戚其实是西海岸人，她爸在格鲁曼公司[①]工作。她会说‘我爹地’。斯坦西九岁的时候他们家搬

① 美国生产国防用与商业用的航天器、电器和信息技术产品的著名公司。

到了达拉斯。她养成了那儿的口音，不过更重要的是，养成了那儿的态度。”

“得州的态度。”

“是啊——很好。她认为美国梦仍然在继续。我已经对东部人自作聪明的蠢相、他们的牢骚满腹他妈的厌烦透顶了，他们认为所有该做的事一七五〇年前就做完了，他们总是喜欢说美国和LBJ[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又一个得州人。”

“太对了。约翰逊在两年里为黑人做的事要比富兰克林·罗斯福十二年里做的还要多，可所有这些动不动就喜欢发表谬论的自由派还在打击他，说他是个乡巴佬。”

欧文忽然觉得艾德把他自己看作了乡巴佬，布朗克斯的乡巴佬。而一个得州女孩会觉得他当个电子帝国的缔造者再适合不过了。“我们大家什么时候见见她？”欧文问。

“快了，欧。我想让你当我的伴郎。”

欧文脸红了。“我很乐意，艾德。就像其他人常说的，我荣幸之至。”这听上去让人感觉在经过了费伊这段插曲之后，他又回复到了社交所需的良好礼仪中。他不清楚是不是想这样回复。“这个，这个喜事什么时候操办？”

“我们想快点，也许在五月吧。以后那儿就会热得厉害。然后我们会来这儿，在漫长的冬季之前在东部过夏天。她还从来没有

---

① 林登·拜恩斯·约翰逊(1908—1973)：又称LBJ，美国第三十六任总统(1963—1969)。

过过北方的冬天呢。她唯一见过的雪是在山顶上见到的，在圣加布里埃尔山。”听上去艾德已经有点炫耀了，就像他自己去过那儿、见过那儿的天气一样。

女服务员过来端上了甜点和咖啡。艾德还想吃李干和无花果馅的核仁巧克力饼，再加奶油和一杯牛奶咖啡。欧文则点了薄荷茶。他问艾德，“你是怎么谈恋爱的？我一点都不知道。”

“你只是没怎么注意而已，”艾德说道，他又第三次朝欧文的私生活狠狠捅了一下。照中弗斯镇的舆论来看，欧文还没有和费伊“玩完”。“我去过那儿，她也来过这儿几次。菲丽丝见过她。”

“她见过？”薄荷茶里的热茶水一点都不绿，被放在了他面前。艾德的核仁巧克力饼看上去很厚实，像巧克力蛋糕，饼上喷了一层奶油。口水从欧文腮帮子里涌了出来。他余下的生活便是这样，自我否定吗？他说，“她什么都没告诉我。”

“我让她别说的。她很喜欢斯坦西，”艾德告诉欧文，还斜着眼瞅他看他是不是敢反驳。

艾德寻求过菲丽丝的支持，她给了这种支持，而她丈夫却毫不知情。我们大家都有内心生活，欧文想：秘密是要保护的。如此一想似乎便让他觉得自由起来。

事后证明，斯坦西要迷人得多。她长得很瘦，但身形很柔软，甚至有点软塌塌，她举手投足、说起话来都是这样。她的嘴巴又宽、又柔软，似乎放慢了她的语速，就像小孩子容易得口吃一样。她相当年轻，年轻到根本不在乎约束不约束。她喜欢在温水游泳

池里光着身子游泳，艾德在威尔逊大道新辟的山侧开发区内为他俩买下了一栋有点自命不凡的房子，包括这座室内泳池。“伍德罗、查理，还是唐？”欧文问过，不过艾德完全沉醉于婚后的生活状态，听不出任何挖苦之音。第二年夏天，欧文和艾德对她的裸体已经司空见惯，有些晚上，菲丽丝也会和她一起游泳。毕竟这不比热水浴缸差，想来对人还是有好处的。这个年纪的女人的体形、乳房和肚子现在也很紧凑，她的分娩时段永远不复返了，和斯坦西的身材比起来，她也毫不逊色，尽管斯坦西年纪更轻，但她看上去没那么精神。艾德和欧文都一直穿着游泳衣。

“他们肯定很怕羞吧，”菲丽丝对斯坦西说。游泳池是温水的，水下还有灯，照出了两个女人的胯部和踩水的腿，它们就像被截短了一样，漂浮不定。她们的头看上去很小，头发平展地压在头颅上。

“噢，男人都不正派！”斯坦西回道，带着鼻音。“他们就怕自己的小棍子被别人砍掉。”

“或者被别人嘲笑，”菲丽丝又提了一句，使话中的意思不那么恐怖。

“反正都一回四①，”斯坦西说。

被取笑的男人坐在池边的铝椅上，拿着啤酒罐，而美人鱼们则在泳池灯光的照射下漂来荡去。当斯坦西想出水的时候，她会倒着游到梯子边，站在泳池边上，把头往上仰，把黑黑的长发像拧毛巾一样拧干。如果灯光从她背后照来，欧文就可以看见她三角形

① 应该是“反正都一回事”，但作者为了强调斯坦西的口音而这么说。

的耻骨往下滴水，滴水处像湿漉漉的山羊胡，就在她两条瘦巴巴的大腿间。她懒散地走来，大脚在泳池边镶嵌的石板上留下一串脚印，想要找一条海滩浴巾裹住身体。她会用另一只没在胸部抓住毛巾的手，从放在池边小白桌上的烟盒里不经意地拿出根香烟，她拧头发的时候头一直歪着，于是就会用湿乎乎的手指把嘴里的烟点上。欧文想，就这个姿势，她看上去便已经魅力十足了，她眯着眼，吐着气，正在变干的头发从后面照亮，如同燃烧的干草堆。斯坦西给中弗斯镇带来了一阵反主流文化的风气。她不知怎么的就能用小玻璃纸信封和锯齿状的纸做出咖啡壶，他们四人常常会在周日晚上到墨文家的起居室里碰碰头。周五和周六要举办宴会，或去参加宴会，一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理由就会举办舞会，而麦肯齐家的房子太局促，所有的孩子都只能在楼上听。艾德和斯坦西不打算要孩子，至少不会马上要。欧文觉得这简直不可理喻，菲丽丝所持的赞成态度让他颇为恼火。“我觉得最好不要太快，”她说话的时候，冷冷地撅着小嘴，显得若有所思。“现在年轻人的想法都没错——做爱，但别套牢。”

“套牢?”欧文恼火地问道。“谁在套谁啊?”

“没人，宝贝——事情只不过就这么发生了。以前都是这么回事。你打算把那支大麻烟卷给别人呢，还是就这么傻愣愣地拿着不放?”

“你认为欧耶[1]真有这么傻吗?”斯坦西用她缓慢、甜美的得州

---

① 指欧文，又是斯坦西发音不准。

口音问道。“我觉得他不傻，他只不过是被吓到了。”这最后一个字在欧文的脑海里像套索一样拉长了。女人开始谈论他的时候是不是都当他不存在似的？想要对他几乎不抱任何感情，这便使他处于某种展品陈列时的状态。

“你的意思是……”菲丽丝开口说的时候思绪已经飘走了，她没再卷大麻，而是把它递给了艾德，艾德把烟卷凑在近视眼前面，仔细瞅着它，就像这是什么让人反胃的谜团一样。

“毒品，”他宣布道，“会把你的脑细胞全吃光。”

“是啊，”欧文对此表示同意，他总是急于想要抓住男性之间的默契感，“而且会让人变老。脑细胞一直都在死去，但从大多数情况来看，大脑的脑细胞仍旧供大于求。”话说完时，思路也得到了拓宽，这简直就像产生了 DNA 之类的奇迹。

“听听他们说的，”斯坦西对菲丽丝说，“担心他们的脑容量。这是不是太阳刚了一点？”

“男人，”菲丽丝提出了看法，“做什么事都喜欢量化，”她继续说下去，表现出她一贯可爱的随意的态度——他自从麻省理工学院那时候起，就被她踌躇羞怯的嗓音迷住了，当时他总是绞尽脑汁想要偷听这种嗓音——“欧耶，你是这么叫他的，他仍然会被吓住，是因为他在许多年以前和那个可笑的女人的那档子事吗？我都忘了她的名字了。”

“费伊·邓纳姆，”艾德说了出来，他小心翼翼地抽了一口大麻，大麻正在越吸越短。在这些周日的晚上，中弗斯镇的所有家长里短都出笼了，使斯坦西大饱耳福，这其中就包括欧文的情事，这

件事几乎都是菲丽丝自己说的，这不仅仅是对婚姻誓约的可怜的违背，也是对自尊自重和没什么不好的利己心的违背。斯坦西似乎很有兴趣，这让艾德有点不高兴，他陷入了沉默之中，只是言简意赅地说上几句。“费伊还算可以，”他说道。“只是容易让人厌烦。她嫁给了那样一个酒鬼，一辈子都不会安分的。”

斯坦西向他轻声呢喃，“宝贝，你生活中有没有那样的时候？”

“我怎么会呢？”他问。

没人知道怎么回答。他是指自己太胖呢，还是斯坦西作为妻子已经够完美了？这女人现在穿上了衣服，坐在地板上的一块纳瓦霍牌的大地毯上，这是她作为嫁妆带过来的。地毯上的条纹以及红、黑、绿、黏土色在她四周颤动不停。她的坐姿就像在练瑜伽，身上的超短裙很短，露出了大腿，几乎遮不住内裤。菲丽丝坐在淡色的沙发上，旁边是无精打采的艾德。她猛吸一口烟的时候，长脖子就会往前伸。欧文坐在设计得颇为巧妙的、宽敞的丹麦柚木扶手椅上，没人在身边的时候，艾德就喜欢坐这把椅子。他们喝了很淡的掺苏打的波旁威士忌，艾德喝啤酒。菲丽丝把剩下的大麻烟递给斯坦西。斯坦西坐在地板上叫起来，“这可怜的小东子[1]怎么非这么湿啊？宝贝，谁在上面淌口水了？”

“不是我，”艾德说。“我给别人了。”

“现在我得再卷一支，”他妻子抱怨道。

“别给我卷了，”菲丽丝说。“太滑稽了。”

---

① 斯坦西说的是“小东西”，下面的“怎么非”是“怎么会”。

过了似乎有很长一段时间以后，艾德说，"你们得透透气。我们出去随便走走吧。"

"怎么滑稽了？"欧文问道。

欧文似乎觉得屋里的时间有两种性质：他们讲话的时候时间很慢，然而沉默的时候又很快，几秒钟内脉搏就跳了好多下。

菲丽丝澄清了说辞："我胃里觉得很难受，"她说想要透透气，"谁会想到这个国家为了速战速决，会扔下燃烧汽油弹烧死许多印度尼西亚农民和孩子呢？"

"这比我们对印第安人做的事坏不了多少，"斯坦西说。

"他们都是一路货色吗？"欧文问菲丽丝，就好像他们在家里没时间交流看法一样，从某种程度上说也确实如此。"或者说，他们也像越共那样，越共活埋村长时让他头冲下，目的就是为了在南越建立一个可笑的政府吗？"

"问得好，"艾德承认道。

"可怜的欧文，"斯坦西说。当她坐在欧文脚边的地板上时，她的脸似乎在头发中游动，她旁边是玻璃咖啡桌，透过玻璃他可以看见她晒得很黑的一只膝盖。"他真爱国呀。他让我想起了得州那些忠诚不渝的人。"

菲丽丝站了起来，她胡乱套上衣服，大口吸着气，这又让欧文觉得她很厉害，而且还很有魅力。"我觉得得去透透气了，"她说，"而且，欧文，我们俩得回家去，让保姆喘口气。"

"好啊，"他同意道，但没想挪窝。这儿的生活很好，还有这一对很有前途的新婚夫妇，是典型的布尔乔亚的舒适生活。他琢磨

着大麻烟跑到哪儿去了，希望它别在什么地方烧个洞。他把一杯很淡的威士忌放到唇边，喝了起来，玻璃杯的杯缘在他的头脑中形成了一道冰冷、脆弱的弧形。

艾德跟在菲丽丝后面，费力地站了起来。他们之间的讨论对欧文而言，既晦涩，也没什么关系，就像他三四岁时偷听到他父母商量问题时所说的话一般。他的一半头脑既清醒又冷静，本来是能够听见和理解许多东西的，但他的注意力转到了另一半，这另一半头脑正在经历一种难以言表的快乐，这种快乐如同无数缕阳光倾泻而出的微中子形成的雾气，渗透了他的身体，即便现在，在晚上，也是如此。这便是极乐：他指尖下柚木光滑的质地；他眼中纳瓦霍厚厚的锯齿形羊毛地毯上的黑、红、黏土和仙人掌绿的色调。宽阔泛白的木地板上清晰可见的颗粒，证明了它们在遥远的云杉树林中生长的年轮；天花板白皙的平面同墨文家敞露的烟囱刷白的砖块相映衬；斯坦西的潮湿头发散发的马匹的气息，与他坐的地方相距不远；大人之间谈话时软绵绵、有一搭没一搭的声音；他体内周身流动的强烈的自我感觉，无论他将注意力投向何处，意识犹如丝袍一般都会轻叩他的皮肤；这间屋内闭锁的空气，这平行六面体从美国无数立方英尺的家庭住宅内切割了下来，显得舒适可人，但又自由自在地充盈了人类之爱，是他对自己妻子的爱，对他搭档的爱，现在又是对他搭档配偶的爱，玻璃咖啡桌下不再能看见她深褐色的膝盖了，因为她挪到了离他坐的那张丹麦扶手椅更近的地方。这些细节，既鲜活灵动，又了然无趣，出现在了他的神经细胞之中，有着一去不返的纯洁性、纯粹数字上的奇异性，仿佛小时候

生病时，只要躺在床上，无需做任何事，只需生存、活着、继续存在就行。他怎么会这么长时间都没能把这么朴实的珍宝、这万物中的极乐放对地方呢？

父母亲的声音交错出现在大厅里，门开合的声音和汽车发动、远去的声音。“出什么事了？”他问斯坦西，她的脸离他的膝盖更近了。

“菲丽丝要艾德送她回家。她觉得自己不舒服。”

“她就不能在这儿不舒服吗？”

斯坦西的脸比他平常注意到的要大，看上去也更聪明，可亲的表情同曲折有致、漫不经心的双唇每一处细小的地方都融合在了一起。他们认识已经两年了，他之前从未注意到她拥有这如天使般可爱的内在。她说，“她还担心保姆。”

“要是菲丽丝生病了，谁送保姆回家呢？”

“艾德会送的。”

“我又怎么样呢？”欧文问道。“为什么所有这些事我都不知道呢？”

“你没有不知道，你这个可爱的小家伙。她要你和她一起回家，可你拒绝了。”

“拒绝了？”

“好吧，是你什么话都没说。你只是像被石头砸了一样坐在那儿，我想她是觉得这太滑稽了，所以她不想留下来，也不想去争辩。”

“我在想这儿，我们四个人之间每件事都这么可爱。而菲丽

丝，她却持负面意见。”

“我知道她是这样，亲爱的欧文。我知道她这样。你们俩什么事我都知道，艾德一直在谈你们俩。菲丽丝不让你得到费伊，而你内心也已经放弃了。我够坦率吧？”

“你够坦率。”

“这让我觉得悲哀——悲—哀——因为你放弃了。欧文，你只是在做做样子而已。”

“我真是这样吗？我怎么能知道呢？我的意思是，我并没觉得自己只是在做做样子。这就像所有人都会问计算机会不会思考一样。好吧，别人呢？你说别人也只能说他们认为自己在思考。”他在防御，她对他所下的断言似乎是在说他只顾自己，他另一半冷静的大脑看清了这一点，但是总体来说这些话当中还有另外一些意味。

“噢，是—的，”斯坦西说。“你是个可兰、可兰[1]的美丽囚徒。”

她温暖的宽脸庞移得更近了，移到了他大腿间，而他则懒散、恍惚地坐在艾德的柚木扶手椅里。她把脸靠在他大腿内侧，只要她笑一下，他就能感觉到她鼓起的脸颊透过卡其布料轻轻地压着他。“囚徒？”他问道，试图把这个字同这些平面、这些墙壁和家具协调起来，刚才他还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他极乐的源泉。他清醒的一半头脑在这逝去的启示时刻如同肉中刺一般。“艾德什么时候回来？”他问道。有人待错了地方，他得把事情搞清楚。

---

① 即“可怜、可怜”。

“不会很长时间，宝贝，”斯坦西一边说着，一边仍然在笑，她加州—得州混血而成的纯洁无瑕的牙齿咬着下唇，似乎在品味自己的微笑。“我想做些事，欧文。现在，你只要对我耐心点就行。”她的中指和拇指捏起来，像在解蝴蝶结一般，把他的拉链拉了下来。“别紧张，我只想自己亲眼看看它，”她缓缓地说明用意，有那么点着急。

窗户是黑色的，外面的威尔逊大道上没什么车辆，现在已是周日晚上很晚的时候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俩都很孤单，不过后来欧文的另一半大脑看见了这个世界充满了所有那些原子、微中子和电子，这些东西始终和我们在一起。她灵巧的双手找到了他平脚裤的门襟，那软塌塌、沉睡的小玩意儿露了出来，然后进入了她温软的嘴巴里。他觉得自己开始变硬了，就说，“不要。”

“不要？”她困惑不解地重复了这句话。她的嘴巴往后退了一两英寸，嘴形仍然未变，似乎仍有什么东西在她的嘴巴里，潮湿而又温热。欧文朦胧恍惚中觉得，她属于另一代人，这种事对她而言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吃鸡巴只是表示友好而已。她马鬃一样的潮湿头发的味道散入他的鼻孔。“是因为老菲丽丝吗？”

“还有艾德，”他恳求道。“想想艾德，我们不能对他做这事。也不能这样对菲丽丝。她把你当朋友，斯坦西，她和这儿的其他女人真的没什么话可说。我唯一看见她放松的时候就是在这儿，和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她很喜欢你。”

“真的吗？”他的鸡巴不争气地醒了过来，变得越来越硬。斯坦西看着这情形，说，“瞅瞅那可亲可爱的伙计吧。费伊常常把这方

面的事添油加醋地说给自己的女朋友听，她们都告诉我了。”

他心中五味杂陈，便不再说什么了。“我们不该把事情搞砸，”他坚持道。“不该把艾-欧数据公司和所有这些搞砸。”

斯坦西遭到了拒绝，便坐到自己的光脚丫上，开始表明自己的观点：“欧文，我只是觉得很喜欢你，喜欢你这样无所事事——肯定是大麻起作用了。”

他已经让自己失去太多的东西，他觉得这实在让自己不舒服。他很虚弱，倒向了另一边。“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再做一下，”他提议道，“只是最后会……”

“噢，不了，亲爱的。你还是把它放回去吧，”她说着，便有气无力地勉强站了起来，把超短裙往下拉了拉，抻平皱褶，一边摇来晃去地想让自己修长、棕色的双脚站稳，还怒气冲冲地环顾了一下自己的房间，仿佛四壁都目睹了她遭拒的过程似的。她嘴巴的温热让他震惊不已，现在他觉得一阵发寒。

“听着，”他开口说，“那很棒，但——”

“欧文，你百分之一百的正确，我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

“你觉得对我很抱歉吧，”他提醒她。

“也就是这些事吧。可是，宝贝，你可不该拿一个女孩取乐。我们都要成朋友了。不管什么时候我的屄想要了，我就得告诉它，快闭上你的嘴巴。”

他笑了起来，把垂头丧气的阴茎不太容易地放回到裤子里，拉上拉链。“听起来你越来越像得州人了，”他对她说。

“我努力不让这太明显，艾德老是为此觉得不好意思。他非常

没自信。"

"我可从没发觉艾德会这样。"

"哦,是啊。他不喜欢长胖,可是,我告诉他,肥胖不会自己消失的。"

"让他吃色拉,"欧文提议道。他有一半头脑并没有像冰冷的流体那样,而是正在被挤向另一边,来到了他右耳的上方。"还有不停地做爱。"只是他是否想过这最后一句话的意思呢?斯坦西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只是在起居室里走来走去,把杯子和烟灰缸弄干净。欧文自忖,自己是不是真的成了这样一个同性恋,而他本来老是认为艾德的性生活才会这样?当斯坦西兴头一过,就会觉得自己已经被人一脚踢开,被撵走了。她已经在屋子里跑出跑进,来来回回地从厨房里进出,似乎出门没买到东西,有着发泄不完的精力似的。他不禁又想起了她松软、温热的嘴巴,既带着遗憾,又觉得自己做得很正确,尽管心里酸酸的。她属于艾德,菲丽丝属于他。事情一定得这么简单吗?

斯坦西的家务活很快就演变成了想把他从这儿赶出去,可是那另一对推开前门又回来了。"出什么事了,"欧文问他们,低头瞅了瞅,看自己的门襟是不是拉好了。

菲丽丝顺着他的目光看了过去,但神情显得特别庄重。"艾德开车送我回家,可是后来一出去,车窗摇下来,我就觉得好多了,想我们应该回来。你们俩不想我们吗?"

"我们想啊,"欧文对她说。"我们都觉得被扔下不管了。我们都没话说了。"

"那么我们回家吧，亲爱的。你不会被石头砸了到现在还不能开车吧？我还是很公平的。"

艾德和斯坦西低声耳语着，于是欧文觉得自己被冷酷无情地排除在了这对夫妻的外面。他站起来的时候，略略弯了弯腰，以免还会露出马脚。他因为疼爱妻子，所以把自己从自己搭档的老婆的嘴巴里解救了出来，但她这么主动让他觉得还是有机会的。多重生活在召唤着。恶神很流行。每个人都在犯罪，政府也是。他心里下定决心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勾引者。他再也不会用这种残酷的方式对待自己那可怜的鸡巴了。

那是一九六七年。沃尔特·罗斯托[1]断言，"胜利就在眼前。"罗伯特·麦克纳马拉[2]不敢肯定是否会如此，于是卸任国务卿，成了世界银行的总裁。H. 拉普·布朗呼吁在纽华克和底特律的黑人进行暴动，视其为革命的彩排阶段。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阿莉露耶娃叛逃到了西方。绕月轨道V升空，以对月球表面进行全方位勘测，包括月球的背面。重量级拳击冠军穆罕默德·阿里宣称，"我和那些越共不该有什么个人恩怨。"在旧金山，大约十万名嬉皮士主张"海特[3]即爱"，于是金门公园成了大型"狂欢聚会"的主要场所。

---

① 沃尔特·罗斯托(1916—2003)：美国历史学家、政府官员，一九五五至一九七五年的越南战争期间，是约翰·F. 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两任总统的顾问，大力支持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

②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1916—2009)：一九六一至一九六八年为美国国务卿，越战期间起了很大的作用。

③ 即旧金山的"海特-阿什伯利区"，一九六〇年代嬉皮士常在此出人。

第十章　村落之性——V

在欧文的梦里，他回到了中弗斯镇，在他位于蔓虎刺路上的房子、艾-欧数据公司内自己正当中的办公桌和小休息室之间来回走动，其间还有DEC PDP-8计算机、阴极射线管、办公桌、电话和仿真皮沙发，他把这些东西都陈设在切恩康卡鲍格河上的老军工厂房的一头。在他生活中的这些站点之间，铺陈开一张村落街道和摊点的网络——三家餐厅、两家银行、伍尔沃斯连锁店、干洗店、修鞋铺，这家鞋铺在制作嬉皮风格的凉鞋和木屐时生意相当红火。这座小镇在大型便利商场进驻之前有好几家药店，其中最老的一家是阿莫里药店，在山上，店内有些后架上还摆放着成药，药瓶上贴着褪了色的维多利亚时期的标签，透过橱窗，展示着两瓶传统式样的超大药水瓶，瓶内的液体颇具象征性，碘酒红和石蕊蓝自中世纪起就被宣传为在药理学上具有治疗作用。另外一家，在这个网络中个性更鲜明的是家庭牙医，这位医生沉默寡言，对任何事都无动于衷，除非你爆发出呼天抢地的抱怨声他才会理你；儿科医生，主治小孩子许多无关痛痒的疾患；眼镜商，是个高个秃头的犹太人，背疼时人会蜷起来，当他每年两次弯腰滴两滴扩大瞳孔的药水

时便会这样；而且，在一年一度的会面时，当欧文威胁说要透露些税务会计不想听的事时，长着尖鼻子、像只鼹鼠的税务会计便会气势汹汹地挥舞双手。还有学校——格里高利十三岁前一直上的都是公立学校——会有定期举办的教师会议和独唱会、短剧、合唱表演和团体比赛，通常都是在雨中进行的。还有委员会举办的会议——欧文参加的是商务董事会和校舍需求委员会，菲丽丝参加的是花园会所和市区改善协会，她还参加合唱团和瑜伽班。

他梦想着，在这张厚实的网中某个地方，他能和朱丽娅，和紧凑、结实、果断、特别性感的朱丽娅快速发展那种方始萌芽的关系，但他总是留不住她，要保持这种朝不保夕的秘密关系确实太难了——匆匆忙忙、呼吸急促的电话，慌慌张张的约会，约会的地点位于镇子的边缘，而这儿已和另一座镇子的边缘合并了起来——在他的梦里，几周过去了，关系没有任何进展，而他的爱恋不愿深深没入日常生活的表面之下，市民、工作和家长这些可敬角色，还有这层关系密密地纠结在一起，在某个夏天导致了电光火石般的激情和互相之间的了解，如今正冷却于无形，如同假期结束后孩子们在假日中建立起来的关系消失得无影无踪一般。朱丽娅，日复一日未曾联系，正萎缩得愈来愈小，从网中掉了出去，永远消失于“正常”、合法的生活繁忙却又贫瘠的状态之下。恐惧惊醒了他，欧文醒来时如丧考妣，恍恍惚惚之中才慢慢回过神，看见墙纸和已在窗户阴影下的裂缝中燃烧的海滨无情的阳光，此时他才明白失去的是菲丽丝，她已沉入事物的表面之下，而他和朱丽娅已经合法地结婚了二十多年，一起生活在马萨诸塞州的哈斯凯尔斯十字村中。

中弗斯镇的检查站之间有一片海滩，沙子是从苍鹭池那儿运过来的。夏天，欧文认识的那些年轻母亲已将近古稀之年的一半岁数，但在他的眼里仍然可爱无比，母亲们带着自己的孩子在中午的时候轻轻松松地玩上一个小时，匆匆吃顿午饭，之后回家打个盹，她们有时也会在阴凉的午后重新出门，慢慢悠悠地一直晃到五点以后孩子吃晚饭的时候。十二岁的格里高利和十岁半的艾丽丝已对温热的棕色海水、漫天灰尘中系在摇晃的杆子上的绳球、上面用折刀刻着首字母的野餐凳和野餐桌、涂着绿色标有“垃圾”的油桶、海岸边锈蚀斑斑的铝皮水滑道、仍旧由校长那位留着直发的红褐色皮肤的女儿占据的救生椅不感什么兴趣了，他们已不再是半大不小的孩子了。她丰满的身材越来越结实，甚至有点惹眼，唇上一丝髭须白绒绒的，像是氧化锌，而他壮实的双腿上腿毛很显眼——想来是份政治宣言吧。年轻人中，头发已成一种象征，留到腋窝那儿很时兴，于是男孩的耳朵消失不见了。格里高利留起了拖把头，俨然一个小披头士，他认为理发就是一种人身攻击，如同会让人得病的疫苗。利特尔·弗洛伊德读二年级，他和伊芙来池塘玩的时候仍然很听话。当欧文驾车去红色的科尔维特刺鳐餐厅用午餐的时候，他就像一九六八年那样决定不要让自己太拘束，而要去见见他们和他们的母亲，就像偶然撞见一样。他喜欢看见自己的妻子穿着泳衣——白色的比基尼衬出了她日晒下白皙泛红的肤色。如此近乎裸体，但又显得很庄重，她与菲丽丝身上的那种特质很像，池塘边整片昏昏欲睡、肮脏邋遢的海滩令人想起了失落的天堂，里面有个腿部皮肤呈棕色的假小子。母亲们在草地上展开

了毯子，和自己的孩子野餐，阿丽莎·莫里塞通常都会拿果浆松饼很高的卡路里开玩笑。她个子很矮，所以多长一磅都会显出来，不过无论是她减肥成功，还是将自己的丰满体形保持不变，她都会觉得焦虑不安。据说她丈夫伊恩已开始对此很难忍受。与当时烫发的潮流相悖，她有她自己的发型，棕色烛花状的样式特别惹眼，她把头发剪短，往后梳，仿佛骑在飞速行驶的摩托车上。她戴的眼镜镶了肉色塑料框，即使在池塘边消磨时间，她也会戴着。欧文想，她的眼睛——暗蓝色，就像洗了许多次的劳动布那样有些磨损——转到了他这一边，比他看她的时间更长。苍鹭池很少见得到男人的身影。当阿丽莎因为他说的某句话莞尔一笑时，她的笑容便形成了曲线将他围了起来。她似乎读出了他的想法，也知道了他和斯坦西那次暧昧不清的事件，接下来的解决办法便显而易见了。他唾手可得。

一天晚上，他们在莫里塞家喝了很多酒，也许是新年前夜，一直喝到午夜之后，他们偶然在楼上的过道里打了个照面——她正好去看发烧的孩子，他则去小便，只有楼下有浴室，还和伊恩严禁进入的书房相连。伊恩对自己的书房不准客人进入，特别严格，毫不通融。如同脱离轨道的行星一般，欧文和阿丽莎互相转向对方，接了吻。她努力抬起身子才让他们的牙齿碰在了一起。他凛然一惊，因为艾丽丝·施托特尔迈耶好多年前也曾这么吻过他。不过这次不再是转瓶子的游戏了。兴冲冲喝了很多香槟酒，头脑有点发热，再加上被她派对时穿的透明衬衫和娇艳的樱桃色裤子撩拨，他的右手便往下滑向了她的腰部，并在她的胯部停留了一会儿。

她猛地往后一跳，就像被烫伤一样。"噢，不，别这样，"她说道，嗓音很硬，就像舞厅的舞女，同黑白片里的芭芭拉·斯坦威克或安妮·谢里登演得如出一辙，早已不存在的谢赫拉扎德影院就曾播放过这样的影片。阿丽莎有自己的层面，他发现所有女人都有自己的层面，要诀就是找到那层欢迎你的层面。

莫里塞夫妇对大家盛情款待，这是婚姻不幸的确切证据：他们需要其他人来帮助自己忍受对方的客人。伊恩·莫里塞比阿丽莎大十岁，为杂志画插图。由于许多中产阶级的杂志对插图的需求减少，他就变得郁郁寡欢、牢骚满腹。岁月流逝，他平添了许多灰发，四十岁刚出头的人本不该如此，他颤抖的手指上都是墨水印和尼古丁烟渍，还是个鸡胸。他认为，尽管自己在那些结局总是皆大欢喜的短篇浪漫小说中画的都是些魅力四射的女人，但他的专业领域正被讲究轰动效应的写实作品和照片取而代之，只需稍加改动，它们和色情艺术也就相差无几了，而欧文和艾德却趁着科技潮流稳步上升。他嘲弄地称他们为"讨厌鬼"。欧文努力向他解释，快速变化的计算机领域如何如何不稳定，他和艾德受到了越来越年轻的人的挑战，革新层出不穷，但伊恩的想法却是根深蒂固，他认为自己才代表了濒于灭亡的传统艺术，可它们正在受到来势汹汹的摇滚乐、工业机器人和心理变态者粗鲁无理的扼杀。他胡子拉碴，看上去很不干净，他也就这么任凭自己衣冠不整，一副怀才不遇的模样。

"你们这些讨厌鬼理解不了，根本理解不了，"一天晚上他告诉欧文，"你们那些讨厌的机器不是超人，它们比人低等。任何使我

们成其为人的东西正在被抛弃。”

“它只是个仪器而已，”欧文说，由于感觉到阿丽莎的眼睛专注地盯着自己，他便决意让自己显得更和蔼。“和其他许多东西没什么两样——比如蒸汽机、汽车和电影摄影机。”

“是啊，可它们已经打乱了我们的节奏——它们发展得这么快，我们根本就没法去享受生活。”

“那么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呢，伊恩？”菲丽丝问道。莫里塞家这栋建于一七三〇年的房子坐落于老镇，晚上只有他们两人去那儿用便餐。和一开始就做他们邻居的麦肯齐夫妇不同，莫里塞夫妇仍然对毗邻公地街的镇中心痴心不改。当欧文在之前对最初的“数码之眼”修修补补的时候，伊恩正站在自家房顶上的石头烟囱边上，他一副精力充沛、乐天知命的样子，把墙板上原来含铅的油漆刮掉，并用火烘烤油漆，这样一来他就把墙面弄得斑斑驳驳。想来这样斑斑驳驳才是显得更原汁原味的处理方法，它看上去黑乎乎的，丑陋不堪，像是便宜的临时住房，与低矮的天花板、裂开的灰泥墙面和零零散散的旧民间工艺品——诱鸭的囮子、关节会活动的木娃娃、用戴着大礼帽的男人和无边软帽的女人做成的嬉皮风标——正好相配，夫妻俩那时候离开曼哈顿后满心想过上乡村生活，便在路边小店里买了这些玩意。即使伊恩的书房弄得很干净，灯光很好，但整栋房子还是显得脏兮兮的。他们家已经没有凝聚力了，这便使得他们的邀请更加难以拒绝。麦肯齐家的孩子不喜欢上那儿去玩，尽管莫里塞家的两个孩子和格里高利和艾丽丝年龄相仿。

菲丽丝懒懒散散、软绵绵的嗓音引起了他的注意。酒过三巡，再加上聊了些知识性话题，她双颊泛起了难得一见的红晕。她只可远观的美——在尘世迷宫般纵横交错的巷道中，她苍白的头颅高高地扬起——使阿丽莎神经质的、圆滚滚的动人之处相形见绌，不过欧文却觉得这些动人之处掩盖不住她内心的忧愁，如同筑巢时鸟儿丰满的羽毛。他自己的落落寡欢，在他看来，自从他童年时起就已成了他的一分子，感觉到这种不快乐可以使他心思集中，生机勃勃。

"我们作出反应啊，"伊恩马上回答道。"我们对这些该死的机器作出反应，不让它们停下来，就誓不罢休。"这两对夫妻在晚上的这些聚会中俨然已成了专家——孩子们在楼上，电视机咕咕哝哝地响着，四周老朽的邻居们在窗外悄然而息，一辆路过的车在公地街这儿转了个弯，一束灯光跃入窗内。菲丽丝并不拿伊恩当回事，他同她父亲差不多，日子都在肤浅无味的工作中度过，或许他的神神叨叨令她想起了剑桥学院圈内那种危言耸听的、一本正经的谈话。伊恩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就是做给她看的。"你觉得吗，"他说道，想让欧文和阿丽莎也引起注意，"近的来说，我们祖父母那一代人不管怎么样普遍都会一样乐器，在合唱团里演唱、画画——在户外写生，至少会画水彩画。所有那些维多利亚时期的旅行者都能画画，所有的作家也都是这样，不单单是萨克雷。现在，就连专门搞艺术的艺术家都不懂画画。他们匆匆忙忙地搞出一大堆抽象概念，这让人很恼火，简直是开玩笑。普通人都有便宜的布朗尼照相机。不单单是布朗尼——这玩意儿也让我自己觉得很土。用布朗

尼拍照要掌握很多技巧，它们一点都不自动化。”

阿丽莎听着她丈夫滔滔不绝的嗓音，很是恼火，她在老式天鹅绒沙发上老是把腿一会儿跷起来，一会儿又放下来。沙发上罩着帆布，用几块破破烂烂的钩针编织的披肩在上面装点了一下。“我想起了我的父亲，”她自顾自地说了起来，淡色的双眼在几个人的脸上迟疑地扫过，“他拿着老式的柯达相机一步一步地走来走去算距离。他就是这样给我和我的兄弟拍照的。相片冲洗出来后特别清晰。小三角形的取景器那时候也早已坏了。他就是靠估摸来拍照的。‘咔嚓’一声让我着迷——当时用现在的方法拍的照片不太多。他把照片都放在用过的糖果盒里，你一打开盖子，就能闻到淡淡的巧克力味道。”

“瞧，”伊恩说道，“你爸爸尽管受到了限制，但他掌握了自己的工具。没人再会使用工具了。所有事他们都得让其他人，也就是所谓的专家来代劳，一小时二十五美元。而且即便如此，也都是干得一塌糊涂。这个现在正在发生的所谓的革命所带来的屈指可数的好处就是，中产阶级家庭出生的孩子开始做起了生意，木器之类的生意，同他们笨手笨脚的白领父母唱反调。”

这番慷慨激昂的话都是些陈词滥调，欧文意识到，这与伊恩从自己画的那些华而不实的插图中越来越难拿到稿费有关，他就是有劲无处使。许多装了相框的作品以前都在《邮报》、《科利尔》和《红书》杂志上刊登过，如今都挂在满是裂缝的灰泥墙壁上，围绕着他们。欧文算得上是个艺术爱好者，但对伊恩的艺术作品却不以为然，他只是不想在为自己努力从事的领域辩护的时候，把这种轻

视表露出来。“计算机是种工具，”他说，“里面可以拆卸的部件都有电脉冲，但完全一样的操作方式也可以用机械方式完成——事实上，巴比奇和在他之前的帕斯卡尔就这么做了，但机器越来越复杂，用机械工具就很难做。伊恩，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东西想象得这么可怕呢？你是否觉得自动弹出的烤箱也是这样呢，还是要反对在长柄锅里油煎面包的做法呢？”

“欧，亲爱的，让伊恩说，”菲丽丝说道。“我倒想多听听我们大家怎么都在变成低于人类的东西。”

“多讲讲吧，还有人要喝酒吗？”阿丽莎问道。听上去她是希望大家都拒绝她的请求。

伊恩揶揄地应了下来，“再来一杯岩石威士忌，我亲爱的，它可以让我对黑黢黢的未来的看法变得更清晰。”

“来一杯很淡的加水波旁威士忌，阿丽莎，”菲丽丝退了一步，“要我帮忙吗？”

“我只要水就行了，”欧文这么说，就是在说菲丽丝不好，从而取悦阿丽莎，而阿丽莎对她丈夫的颓废很是担心。她瞥了一眼欧文，意思是他们可是在清醒的状态下对付别人的。当她从铺着帆布的沙发上展开身体，勉强站起来时，她丰满的光腿令他兴奋不已，脑子里还加以细致的描摹。她两条曲面状的大腿陡地往内侧弯曲，并在那儿相遇，有些变形，却同她本质的同态①状态不相冲突，而是变成了限定了另一类空间的凹形弧度，并形成了敏感的 V

① 为数学用语，意思是向两边延伸的两个几何图形在各点上的一一对应。

形，他在亢奋的状态下，毛手毛脚地摸过这个地方。时间不早了，香烟烟雾已经形成了缭绕盘旋的条纹，飘向低矮的天花板，被匣形梁分割，横梁涂成了威廉斯堡奶油蛋羹色。

“资本主义，”伊恩坚持说，“只向我们要求一样东西：就是让我们消费。我们越是愚蠢，就越会成为更好的消费者，我们消费的不只是那种叫做面包的切成条状的软塌塌的东西，也不仅仅是把河里的鱼都杀死的洗碗机用的洗涤剂，它还是千篇一律的娱乐活动。我们的耳朵和眼睛越是不挑剔，就越是能接受并付费。东西是由只对自己眼睛和自己对美的感觉负责的艺术家用手做出来的，按照这种老式的看法，现在没有什么是艺术了。他趴在自己的素描簿上，想要精确地画出，比如说，威尼斯的石头或者一片野花地的阴影，他就是在把外部世界转化成人内在的东西；他在理解它，我们由于他而能理解它，领会他一步一步发现的过程。音乐的这种过程超越了时间的维度：我们和作曲家一起旅行，随他一起解决问题，变化音调，使音调和谐。你不需要理解任何东西就可以看电视，他们就希望你这么愚蠢，好让你盯着广告目不转睛。”

菲丽丝说，“我在想这是不是就是年轻人这么反叛的原因，因为我们已经变得这么愚蠢了。是否这就是他们想回到自然状态、炸毁银行的原因。他们就想打破每个人愚蠢的硬壳。”

“谢谢，阿丽莎，”欧文说，这时候他们的女主人把一杯冰水端了过来，玻璃杯底很厚，很漂亮，水气在杯子光滑的外壁上形成了一条条小溪。阿丽莎弯腰把杯垫放在玻璃杯底下时，是否有意透过 peasant 衬衫宽松的领口形成的垂曲线，把乳房露给他看呢？乳

罩是棕色的，不过皮肤很白，在阴影中颜色显得有些深，乳房间深色的凹穴，他可以插入一根手指、舌头，甚至插入勃起的阴茎。在苍鹭池，菲丽丝和阿丽莎两人都穿两件套的泳衣，菲丽丝为了好看在自己笔挺的身躯上用了两条白色吊带，阿丽莎的两件套比基尼则连在一起，由藏在里面的小三角形吊片固定住有颜色的吊带的弓形扣环。

伊恩并未急着回答菲丽丝，这让欧文觉得很不舒服。伊恩坐在他那铺有格子呢的破旧高背椅里，手臂上污渍斑斑，他的头——油腻腻的长发梳成艺术家的模样——习惯性地往后仰，他用发黄的手指攥住刚端上来的酒杯，对欧文讲话，连头也懒得转一下。坐在沙发上的两个女人还是别在那儿的好。他胡子拉碴的侧影显得苍白、僵硬，似乎陷入恍惚出神的状态之中。“你们这些讨厌鬼。你们榨干了生活的汁水。对你们来说，我们所有人只是可以操控的统计数字。我不责怪艾德，他这个可怜的邋遢虫，只能成为讨厌鬼，要是他不是讨厌鬼的话，那就一无是处了，也许可以在全天营业的小餐馆里当个做快餐的厨师。可是，欧，你这个伙计，你知道得更清楚。你有灵魂，或者说以前有过。让我们这样来说吧——你知道有些东西失去了，可是还是签字同意，真是莫洛克神的好战士啊。随便你叫什么都行——工业或防御机构。防御、死亡、污染，和为乌合之众大规模生产的垃圾。”

“事实上，”欧文说道，他对别人捺不住性子、变得充满敌意而暗自高兴，他算计着让自己不去操他妻子的理由变得越来越少，“我们现在做的许多工作是把保险记录打印到磁带上，或磁盘这种

更新的东西上面，还为医院设计系统，减少书面工作。那么医院和保险公司都是莫洛克大军的一分子啰？伊恩，失去的东西在老早，哥白尼和马丁·路德的时候就开始失去了，你不能因为技术没能将它重现而责怪它。照维特根斯坦的说法，技术处理的就是实际情况。顺便说一下，有人会说，你为它画插图的女性杂志是莫洛克神的好战士，它推销化妆品、卫生棉条、洗碗机、性感内衣和随便什么他们让女性买的东西。这是魔鬼的交易，伊恩——用医药、电学和火箭科学来交换空洞的天堂。我们大家都已经在交易合同上签了字。许多小家伙跑到佛蒙特，不用抽水马桶，也于事无补。"他搞不清自己怎么变得这么激动，他不愿去相信这些东西。他也想要技术和幻觉：两者均是人类想象力修成的正果。

菲丽丝实事求是地说，"欧文并不反对艺术，他一直去博物馆。'数码之眼'以前完全是这样，它是一种升华的东西。"

欧文害怕听到"以前"这个词。她说的没错：程序变得过时，他正在努力把它更新，想要把它做成更先进的东西。今晚的谈话，由于伊恩夸夸其谈的满腹牢骚和菲丽丝对他的循循善诱，一直拖到了午夜时分，他已经对此毫无兴趣了。他满意的是不管是他还是阿丽莎都不欠伊恩任何情。她蜷缩在沙发上仿佛化入坐垫之中，端着只肉色的玻璃杯，努力不让自己睡着。她的眼睑呈粉红色，显得很不耐烦，她不苟言笑，正伺机进行报复。回家时在车里，菲丽丝随随便便说了一句，"她厌恶他。"

当他的头脑如同追踪器一般越过阿丽莎那令他记忆犹新的曲线时，她是否读出了他的想法呢？他吓了一跳，不过他相信妻子一

贯正确——当他想靠自己弄清楚她怎么这么深不可测时，他根本就没法搞懂为何会如此，这很危险。“是吗?”他说。“他还是以前的老伊恩啊，喜欢乱说一气。她为什么要厌恶他呢?”

“和他厌恶自己的原因一样。阳痿。”

“是吗?”他的车前灯逡巡不定，漆黑的空间似乎愈发的深不可测。当她说起诸如性能力和不满足之类的事，他会很兴奋，这种粗俗不堪的事她通常是不屑于去碰的。

“是啊，从比喻意义上来说，确实如此。他在炒冷饭，他自己知道这一点。忽然之间，什么都不一样了。他赖以谋生的中产阶级杂志没有了，倒闭了。人们都看电视，要是大家看什么东西的话，就会看超市收银处放的小报。就连《纽约客》都在变，都在对越南的事大呼小叫。”

“每个人都在大呼小叫，”他说道，又不冷不热地加上一句，“除了你。”

“我在心里面叫喊，”菲丽丝说，听上去有点听天由命，此时他们家的房子隐于蔓虎刺路旁半遮半掩的弧形车道后面，车前灯照亮了白色的墙板，他们的四个孩子正在墙板后面酣睡。

阿丽莎也是个时运不济的艺术家——至少，她似乎想把每一次和欧文的做爱都弄成杰作。他们会去工厂内他锁着的小房间、汽车旅馆，或者偶尔抽时间去酒店客房里做爱，伊恩偶尔去城里兜售他的东西，孩子们又在学校里时，他们也会去她自己的卧室，卧室内低垂的天花板建于一七五〇年前。做爱时她会任凭他百般摆

布，仿佛想要拯救自己的灵魂。而吹箫——把他的鸡巴含在自己嘴里时，她会进入恍惚出神的状态，不停地点着头，就像把一只鸟儿放在玻璃杯的杯口让它喝水那样。她喜欢口部得到快感：当把她放在他膝盖上，用他的舌头舔弄她的乳头时，她会把两根手指塞入嘴里，闭上眼睛，开始在内心感受步步升天的体验。阿丽莎不容易来高潮；在那种情况下，她完全是个艺术家，注意力相当集中，他身体的部位——舌头、鸡巴、手指——会按她的喜好随意摆弄。欧文感觉自己像个翻译者，只要他在场，阿丽莎就可以和自己交流。不过，同喜欢发笑、腰形修长的费伊不同，她高潮来的时候毫不含糊，会伴随一连串愈来愈急促的尖锐的喘息声，当达到两人都死命想要达到的顶峰时，她会猛然发出一声低低的呜咽声，仿佛被击中一般，而她尚未没入嘴里的双手会拍打欧文的背部，像是惊恐万状时扑闪的翅翼。他对此颇为骄傲，尽管开始几次由于火候不到还引起了负疚感和恐惧感，但现在他已对她了若指掌，完全能控制住自己。她身体某个部位想要被人抚摸时，那儿就会奇怪地散发出热气，他越来越清楚地了解到这一点，于是他的双手和嘴巴就会准确地找到该去的地方。他慢慢地、不无羞怯地意识到，当他坐着，用鸡巴逗弄她的乳头时，她就想要他把手指插入她的肛门，越深越好，直到达到高潮为止。他成了一个能动者，一个教唆犯，同阿丽莎一起心醉神迷地享受着越轨的乐趣，他们跨越了清教徒祖先划定的界限，而祖先们在黑黢黢的小木屋里做爱时，从来不会把他们那和《圣经》一般黑的衣服脱个精光。

他发觉自己可以在做爱时保持冷静，甚至是冷漠，可以从远处

观望他们俩汗流浃背的身躯，在自己即将射精时故意想一些与性无关的画面——日落时分加勒比海平静的港口，或者很漂亮的双杀球。当阿丽莎体内的兴奋达到临界点，顶峰不可逆转地到来时，他便会给她自己努力控制住的东西，他会用双手固定住她的屁股，猛力抽插，把她干得死去活来，毫无温柔、体恤的顾虑。她的呜咽声从高潮之外的地方响起来，而且越叫越响亮，当他奔涌的血液开始缓缓流淌时，他会想她是不是会晕过去。之后她搭在他肩胛骨上的手慢慢地停止拍动，她会用轻柔的吻填满他的整张脸。

他懂得如何同她做爱，对此她很感激，她满心喜欢他刺激这又深又窄的沟渠，而且在征询她的意见之后也允许他做自己想做的事——不过，还是在限定范围之内。尽管阿丽莎吹箫的时候极为陶醉，但她不让他射在自己的嘴巴里，"就像男人对妓女做的那样，"如果她舌头很会逗弄，让他控制不住的话，她会让他在自己的下巴或胸口射精，他黏乎乎的东西在那儿闪着光泽，令他很难堪。不过只要约会时间够的话，他就可以再操她一次，这时候她会跪在床上或地板上。他再也得不到她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有一幅图像老是徘徊不去，那是她闪闪发光的尾骨映照着光线的图景，硬邦邦的尾骨就在她宽阔的奶黄色臀部上方。从他的角度看，那根脊椎骨将她的背部分成金光闪闪的丰满的两部分，而位于脊椎另一端的颈椎骨在毛茸茸的褐色头发下忽隐忽现，颇为动人。这就是脖子，欧文想，刽子手知道。那天他这么想的时候，一束光亮自厂房内唯一一扇大窗户照了进来，在尘垢和钢丝间闪闪烁烁。他在艾-欧公司的那间房间，仍然可以闻到以前厂房的机油味，房间的

四壁将许多人工作时的嗡嗡声隔绝在屋外。他们俩兴奋得气喘吁吁，轻声说着话，毫无羞耻之感，或许可以说，他们对身体的痴迷同医院病人临死前的善后事宜别无二致。

但他也有吹毛求疵的一面，也有限度。他忙里偷闲花半个小时躲在停着的车子里，当他手指摸索着从她裙子下面拿出来时，手上沾满了血迹，稀薄的血污像药片上的红色糖衣，让他觉得很恶心，这时候他的震惊和厌恶是无法掩饰的。她不告诉他自己来了月经，这让他很恼火——这不是不懂礼貌吗，他喷在她乳房上像鼻涕一样黏乎的精液也比这强多了。

欧文回顾往事的时候，发现自己没能好好利用她的柔顺，没能充分捕捉住她恍惚出神、俯首听命的时刻。虽然两人都很想给对方手淫，但他们从未彼此手淫过，尽管这样做很容易。他觉得当自己躺在菲丽丝身边想着阿丽莎的时候，只有闭上眼睛方是漆黑一片。可事实上，尽管有机会，而且充满爱意的感情也在炙烤着他们的皮肤，但他们的生殖器似乎刻意隐藏了起来，好像他们互相融合的只是温暖和水分。

尽管阿丽莎天真无辜，年过三十却从未给伊恩戴过绿帽子，但她仍然想让欧文放松，不要觉得因为自己完全占据了一具躯体而感到有什么不自在。成为她情人后他仍有那么一些害羞，一次，他跪在她伸开的两腿之间，用手把通红勃起的阳具遮起来，她便有些恼火，但又温和地命令他，“别把自己藏起来，欧文。”“自己”——这个看上去像是受了伤、布满了蓝色血管的东西就是他自己。这个下边长毛的部位，与小便和排泄的地方离得很近，仔细看的话，它

的外表是有些丑陋，还有怪味，但从感觉上说，它又很精致。对此的高度评价全然是内在的感觉，他人必须诚心诚意地加以接受。性兴奋时的恍惚迷离可以令人诚心诚意，但是欧文对为何如此的原因却并未了然于心——操场小屋后他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女人愿意忍受它。这太容易让人难堪、贬低身价了。贬低身价是至福的一部分，或许如此吧：就像一只桶被放入充满各种生物的黑乎乎的井中时，知道绳子仍然系在桶上，外部社会的日光正等在上方。

他原本可以说服她吞下自己的精液，可他这么想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本来也可以哄哄她，让他吻她两腿之间的地方，直到把她弄出高潮。埃尔希允许他这么做，那是最后一年夏天，当时两人由于爱情正在消逝而老是生气。她坐在车座上，身上系着安全带，人往前冲，裙子撩到腰际，她高潮来的时候体内必定会忽然之间震动不已。由于把脸往下探入她的膝盖，他的背部和肩膀便觉得很不舒服，她则坐在她父亲克莱斯勒车内的座椅上。他喜欢这样，用另一种方式抚摸她，看她的脸，听她发出的声音。阿丽莎说她这样从来不会有高潮，所以也就从来不想要。他应该坚持一下的。她会为此想念他的。可一旦在现实中遇到障碍，在他人的内心想法中遇到限制，性事便会轻而易举地在他封存的头脑中栖息下来。

性交流是心理上的交流——尽管百般柔顺，其中一人也必须感知到他人的内心也有想法，也有头脑，从而使发生的事情保持在平行的状态。否则我们只会执著于对女性丰满的身体持有可鄙的怜悯之情，认为她们的嘴巴和阴道可以随便使用，就像《皮条客》杂

志后面所做的广告那样。必须是某个人，而不是某样东西——这是另一种觉悟。与他者相处，政治维度便会进入心理学的维度。因为阿丽莎有乳房，所以帮他吹箫，他就会很享受；他感官上的快乐也可以从她的阴道获得，其他男人也同样会掌握这种快乐，这便是她为男人提供专业权威的服务时所获得的奖励。而她呢，她得一丝不苟地把他安排明白，舌头、鸡巴和双手，像个孩子那样得摆弄完身边的枕头和填料的动物玩具之后才去睡觉。她做爱不一会儿，暗蓝色的眼睛便像湿乎乎的墨水那样黑亮黑亮。之后他们便抽身而退，她允许他脱开身，于是他就倚在她的膝盖旁，她躺在那儿，犹如马奈的《奥林匹亚》，她在他位于艾-欧公司的房间里，半倚在瑙加海德皮沙发上拼成的三块靠垫上。她的乳房，几分钟前乳头还挺立着，很敏感，现在软塌下来，摊在胸口。他给她点了支烟，一支百乐门，他们都在寻思找些话题交谈。

问题来了：今后该怎么对待这身体呢？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有差不多的想法，生理结构和接受的性教育也大体相当，他们都同意见面，互相使用对方一小时。接下来又怎样呢？自从与费伊闹剧般痛苦地分手之后，欧文就下定决心下次再也不会堕入爱河，不管是谁。阿丽莎似乎在感情上也打过了预防针，对自己的处境安之若素。她对伊恩如果算不上诚心诚意的话，也算是忠心可嘉，他与菲丽丝之间也是如此。只是这样很别扭，阿丽莎是如此可爱，在他们舒舒服服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时，他也放纵得厉害，他的身体渴求能够永远占有她。

他甚至舒服到问了她这个问题："为什么女人喜欢操？"

她笑了起来，香烟烟雾还没吸入口就咳了出来。“那男人为什么要做呢？”

“很清楚啊。女人太漂亮了。”

“男人不是吗？”

“不是。我是这么看的。”

“你可真不会讨好我，欧文。我觉得我以前就喜欢你的想法。你很棒。”

“噢，看你说的。是啊，你让我自我感觉良好。但你可以在鸡尾酒会上调调情，再做这事啊。”

“是啊，”她说，“去操你。”

“你知道我的意思，”他坚持己见。“你让这玩意儿捅入你的身体，会很容易怀孩子，再说如果你是妓女，或者是某个四肢发达的人的女朋友，就会被杀死。报纸上每天都会读到有些可怜的女孩被杀，就是因为她操了个头脑简单的家伙，而那人不愿让她离开。”

“操”这个词和它的同义词，在这个时代明确无误地表明了友好亲密的关系。在这个时代，同样不可思议的是，性行为竟然被认为很安全。最糟的是，它的重要性被轻易地颠倒了，只要吃一点抗生素，或者去某个堕胎合法的开明的地方走一趟就行了。女人吃避孕药，或塞入宫内节育器；嬉皮士流行阴虱，这是他们反资产阶级的其乐融融生活的组成部分，不过疱疹至今还没有上升到很严重的地步。疥疮从阴道传到了阴茎，再传到阴道，文明社会中没人会提及这事，他们只会对医生说，而医生开出的药膏根本不管什么用。即使发生性行为的人并非天真无辜之辈，但许多人仍然认为

性行为确乎如此。欧文和阿丽莎是通奸领域内的探险者，尽管他们对此并不完全陌生，但并未达到谙熟于心的地步。他们被赶入茫茫荒野之中，都是因为对自己的配偶不满，或受到忽视所致，而与他们如影随形的负疚感如同做爱时的分泌物，在回到街上时便被擦得一干二净。同那些分泌物一样，它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与漠视健康的因素不可分割。

“怀个孩子也不赖。可是别杀我，欧文。”

“我明白它是怎么发生的。有时候我会妒忌得发狂，晚上躺在床上想象你和伊恩说不定就在床上干这事。”

“你和菲丽丝不是一直干吗？”

“不太干，真的。”

“那好。我们结婚，很不错，只是我们别尽往这方面去想。你问人为什么要做他们所做的事。人不知道，它不受大脑控制。它是外激素和各种各样设计好的行为方式，就像鸟做窝的本能一样。你不也从来没有在看鸟做窝的时候想过它们是怎么做的吗？也就是找到合适的树枝，把它搭成就行了。它们也不知道。”

“欢迎来到我的窝里，”他说的时候觉得有些不安，萧索、高耸的砖房环绕在他们四周。艾德也许要他帮忙——有些小麻烦之类的事，难缠的事没人能解决。

“女人需要关注，”她解释道。“她们不像男人那样有许多方法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她们就会用自己已经得到的东西，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你操，就是为了受到关注？”

“你这话听上去就太蠢了，不过，也有点说对了。这一次，和我在一起，你给予了关注，不过我能感觉得到你开始想怎么把我从这儿轻轻松松地打发走，好回去工作。”

“根本没有。我对你都发狂了。”它是我爱你这句有毒的漂亮话的替代语。他没对埃尔希说过，现在也不对阿丽莎说。费伊对此坚信不疑，他也是，可他们干砸了。“给我二十分钟，你就会明白有多少收获。”他想象她跪在坚硬的地板上，或者仰躺在沙发上的样子：她脖子后面露出弯曲、柔和的关节，脊椎上的凸起很光滑。

“我很喜欢你的想法，好心肠的先生，”她说的时候，两条亮闪闪的腿弯起来把他圈住，然后坐起来，光着脚站在地板上。“不过我得去买菜，为伊恩做晚饭，学校放学前把家里打扫干净。”阿丽莎和伊恩有两个孩子——诺曼十岁，奈莎读一年级，她告诉欧文，这样她就能解放出来，抽出足够的时间同他巫山云雨。在对这种滑稽的关系取笑了一番之后，她的嘴唇抖了起来。尽管已是十一月份，但她的身体上仍然这儿那儿留下了夏天金银色的晒斑。她努力想站起来，结果摔倒在吱吱嘎嘎响的仿皮坐垫上。“再说，我觉得对女人的健康来说，”她又自顾自地说道，“疯狂做爱，然后跳起来去做事，不好。我们这样说不定会怀上孩子的。”

偶尔瞥见女人的真面目，他会格外珍视，菲丽丝很少能让他有这种感觉。阿丽莎知道自己是女人，但并未因此自怜，尽管如此在这方面她堪称村落里的哲学家。“女人宁愿头上被人打，也不愿被人忽视，”她曾经对他这么说过。他可没法想象打她的头会怎么样，但这么想想就已经让他充满了柔情蜜意般的狂野，当他膝盖跪

得生疼，竭力伺候她的时候，便如此这般凝视着她的脊背。她来月经两人没法干这事的时候，她吐露过，“你想想，我十几岁刚成为女人的时候，我就想见血了，我就可以成为对男人最有吸引力的女人了。”

她漫无目的地说着，有些羞怯，这种亲密的感觉只是她的幻觉，他几乎不敢接这个话茬。“男人对待这事，”他问道，“你是怎么想的呢？”

他的情妇脸红了。“噢，我不知道，欧文，别这么追问我；这只不过是种感觉。就像喂奶一样，完全是种女性的感受。令人兴奋。”

“难道月经来的时候肚子痛也是吗？”

“肚子疼是难受，”阿丽莎承认，“可是它们确立了女人和疼痛的关系。你拥有它，你就可以藏起它。你可以想想，每一样让你成为你的东西都被隐藏了起来。”她继续说着，忧郁笼罩着她赤裸的身躯，“有了它才可以放松心情，你那个残忍的恋人也是这样的，”她在他胸骨下方的软肋处捅了一下，不仅仅是出于好玩，还有明显的敌意，目的就是为了让他呼吸急促，让他感到疼痛。看到他脸上的震惊，她看向了别处，叹了口气。“我，还有许多女人都会遇到许多要求，欧文，当我知道自己来你这儿只有一个目的时，就觉得很轻松。婚姻中有的不是那种可怕的空虚——我们都会感觉到，或者感觉不到这种空虚，如果感到的话，难道我们困了之前就不应该上床了吗？至少和你在一起，我会的，你指望着这样，梦想着这样，我觉得受到了注视。有时候在河街上走着时，也许是在见你之前，

也许还没见你，我脸上都会情不自禁地挂着笑容。我觉得很害怕，因为日光下的每个人都能猜到，我被操了，或者很快就会被操。”

“对伊恩，你也有那种感觉吗？”

“别老是想让别人说你好话，亲爱的。这可有失体面。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们都很困了。有时候，我们中一个人在想着把这事做完之前，就睡着了，我们都太厌倦了。”

“伊恩倒是挺无趣的，最近是这样，”欧文意有所指，存心说些让人受不了的话。

“他是无趣，”他妻子解释道，“因为他努力想把自己真实的感觉笼统地解释清楚，就他自己来说，这样做很失败，根本没什么新意。”

“我了解这种感觉，”欧文说话的语气说明他们那天已经到此结束了。

他们偷偷摸摸持续了有一年半，都不太相信自己会有这么好的运气。伊恩和菲丽丝看来是不知情，尽管村落知道——不仅仅是几个朋友，那些在河街上看见她洋溢着笑容的行人，还有通往威利曼提克的公路旁汽车旅馆前台的女士也都知道——但村落不喜欢饶舌。村落由秘密、最好不加明说的真相和窗户不多、墙壁密不透风的房子交织而成。她和欧文本来还可以维持更长的时间，因为他们每周见面从没有超过一次，夏天更少，只有到因欺骗带来的压力超过了爱情，使他们中的一方无法承受时才会收场。可是阿丽莎怀孕了。她所说的那些希望月经能来的天真的话语很有意

思，但现在切切实实变成了恐慌不安的期待，期待月经能再来一次。电话打个不停，匆匆忙忙，每次都是还没来。

“是谁干的？”这确实是个问题，她的月经已经三个星期没来了，一天早上醒来时觉得恶心。“你这次是和谁干的？”他在公路旁的投币电话亭里大叫，竭力想听清楚，他用手指塞住一只耳朵，去年冬天弥漫着的盐粒和沙子被疾驰而过的轮胎碾压成齑粉，直扑向他的脸。他说“做爱”，而不用平常说的那个直露的动词，似乎生怕电话接线员听见，村落里早已没有这种偷听者了。

“不是你们两个，”传来虚弱的回答声。

“噢，天呐。你见了其他人了？”

“没有，没有，你怎么这么傻呢。我是说你们两人中的一个，可我不知道到底是谁。我吃避孕药会浮肿，所以就又采用安全期避孕法了，伊恩和我好几年都没出什么事了，后来他让我怀上了诺曼。他说他是个艺术家，有了孩子也就听天由命吧。”

“那肯定是我了，”欧文勇敢地说道，“我们操得多棒啊。”

“亲爱的，干得再好也不一定会有孩子。要是只是引起了人口危机，那没什么大不了。”

“当然，我宁愿相信是伊恩的。我想你说过他是性无能。”他说漏了嘴，他记得是菲丽丝说了这话。

“我说过吗？我也许说过他很气馁。可他只有四十三岁，他还不是老古董。”

“别对我说这些，”欧文恳求道。这让他感到反感。她的经血，伊恩的精液，还有他的。他觉得五脏六腑都湿淋淋的。他劫数难

逃，厄运如同无底深渊，正窥伺着他，单调乏味的生命正在那儿撕裂开来。“你准备怎么办?”

“你想让我怎么做?”他不得不重复这个问题，一辆十八轮大拖车轰隆隆呼啸而过。

“你能流产吗?”他叫道，站在肮脏的公路旁。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传来虚弱的回答声。“我怎么向伊恩解释? 他知道我的月经很准时。我能不告诉他吗?”她越来越虚弱，她变得越来越小，没入透明的深渊之中，远离了他，永远。“欧文，我想生下这个孩子，”她喊了起来。“我们千万不能再见面了。”

站在路边投币电话亭嘈杂、肮脏的环境中交谈，这些想法和决定或许并非瞬间涌入，而是不留情面地、断断续续地重复出现；她猛然从他的生活中抽身而退使他恍然如梦，以至于都不想再说什么了。去年夏天阿丽莎的怀孕很明显。为什么要掩藏呢? 服装设计师针对这一亘古常青的风尚有了新的想法。她曲线毕露的贴身针织衫和腰围宽松的超短裙，甚至在苍鹭池所穿的自己可加以改进的比基尼都有一个新的侧重点。她丰满的身材看上去更饱满了。她的笑靥赢得了他们朋友的赞赏。怀孕在他们之间不算什么。欧文感到恐惧的是，不知道这个成长着的胎儿的父亲究竟是谁，要是有可能的话，他真想宰了他，然而这个微小复杂的生命比往常都要切切实实地裹在阿丽莎的身体内，而且它的存在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一座村落就是一座孵化场，它会很爱惜其中最小的成员。新生儿的诞生要求稳定的现状，他会使现实合理化，保证未来的发展。

六十年代的最后一个夏天，新闻层出不穷，掩盖了不安的情绪：尼克松和基辛格想在越南有条件地投降，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特德·肯尼迪在查帕奎迪克竞选时撵走了一名天真狂热的年轻工作人员，第一个踏上月球的人看上去像是木偶。朱迪·加兰德[①]死了，派克主教失踪了，怀孕的莎朗·泰特[②]在洛杉矶被刺死，美国任何一个地方都对政府忿恨不已，向它提出了挑战。不过在欧文住的地方，新闻就是阿丽莎·莫里塞怀孕了，他同这次事件的隐秘关系把他同这些头条新闻背后毁灭性的可怕领域拉得更近了，而人们都在拿这些新闻打赌，或赢或输。他内心的无辜受到了侮辱，他可以自由进行体验的身体看来又得再一次遭遇挫折，结局已如这个生命一般不可撤销，而它的细胞每天都在雄伟庄严、错综复杂的通道中繁殖，DNA决定了一切。可怜的伊恩心高气傲，他在派对上躲开别人的玩笑话时，自以为是的小山羊胡抖动不停，因为尽管他还不是老古董，但他比其他人都老，而阿丽莎的怀孕如同《圣经》中的撒拉一般也出乎了他的意料。欧文对伊恩感到很内疚，尽管他从未喜欢过他，但在这次纯属生物学的事件中，他似乎完全是个牺牲品，他对此未加深究，显得自命不凡。他对生怕是自己的孩子几乎没什么歉疚，甚至对阿丽莎的歉疚也不多，那为什么会对伊恩如此呢？她迅速对现状作出了判断，决定抛弃自己的情人，以保全自己的孩子。他想起了自己初次面对的三角关系，他父

① 朱迪·加兰德(1922—1969)：美国歌手、女演员，二十世纪好莱坞影响力最持久的演员之一。

② 莎朗·泰特(1943—1969)：波兰斯基的第二任妻子，女演员，一九六九年被刺死。

亲、母亲和自己。他母亲给了他爱和指导,让他觉得自己的生活会过得很好,可当他父母吵架时,他总是倾向于父亲,同情他那苍白无力、忧心忡忡、枯燥乏味、一蹶不振的父亲。男人理解男人,这种运转机制只需要极少的几根杠杆作支点——一些世俗的欲望、对勇猛不屈的憧憬和恬淡寡欲。女人是闪亮灿烂的月球生物,她们克制自己的时候伤害了我们,她们不克制的时候也会伤害我们。

第十一章　硬件的发展

由于被别人勾引，再加上自己勾引别人，如今的欧文品尝到了爱情的滋味。在外激素这个层面上，他俨然已是一个能给予女人什么颇为懂行的男人。他们谨慎小心地通过悄声耳语和用力握手、逗趣和奉承，麇集在他的周围。尽管他们这一代人仍然认为自己年富力强，无穷的可能性敞开着大门，但岁月不饶人。他以前的情妇曾经私底下如此淫荡放纵，公开场合却又是身怀六甲，此情此景，他已渐渐习惯了；她怨天怨地，希望所有人都能听见孩子给她、她的腿、她的背——她漂亮的光脊背——带来的痛楚。最后几个月，她不得不躺在床上，以免失去这个她身体内莫名难解的侵入者。孩子出生时，仅早产三周，是个女孩，每个人都说似乎和伊恩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个早产儿还不足六磅，如同伊恩一般皱皱巴巴，像他的艺术家气质一样喜欢斜眼看人，从香草色的婴儿床里抬起眯眯眼，仿佛周身笼罩着灿烂的光芒。欧文以前确信会是个男孩，他觉得如释重负。

“和她爸没两样，”艾德从后面倚在欧文身上，客人们都围在斯雷德家的玻璃走廊上看孩子。她现在三个月大，红红的脸蛋，柔软

的头发稀稀拉拉。那时是又一个十年的第一个复活节，无遮无拦的阳光穿过光秃秃的树木落到走廊里的柳条家具上，射在正午时分鸡尾酒玻璃酒杯旁边，映入妮娜的斜眼之中。莫里塞夫妇喜欢用自己孩子的名字押头韵做游戏，欧文对他们这么做很吃惊，认为他们粗俗不堪，而且让他不情不愿地想起了自己暧昧关系中的种种快乐。阿丽莎仍旧是生孩子时的体形。她的乳房本来对他来说正好——圆滚滚的，一手可以握住——如今在她复活节时穿的丝绸内衣和紫色上衣里显然又充盈了新的分量。人们尽管即使在复活节这样的日子里也很少去教堂，但他们照样穿起了正式的衣服。这些人中，斯雷德夫妇是最古板的一对，他们的确去了教堂，还养成了举办早午餐派对的习惯，要举办派对就指望他们，这已成了一年一度喜庆活动的一部分。今年，孩子出生，这使原本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不适于参加抢复活节彩蛋游戏的孩子们又来了劲，斯雷德夫妇也正儿八经地组织了这一游戏。欧文在这婴儿红润的小脸蛋上和圆睁的铁青色双眼中丝毫没见到自己的影子。当艾德的手碰到他的脊背时，让他觉得心头一沉，满怀恼恨。欧文转过身对着他的搭档，不让他碰自己。

“一点都看不见山羊胡，”他说。

艾德根本没笑。尽管他不吃斯坦西的沙律和菜汤，但他还在发福。斯坦西已经离开了他，回了加州。艾德又一次成了单身汉，他从这家逛到那家参加别人的晚宴，照他看来这种事很简单，她只是太年轻，文化背景和自己不同而已。加州并非另一个州，而是另一个国度。康涅狄格州对她而言从来都显得虚无缥缈——太青

翠、太古怪，每一样东西都离得太近——而且，当他整日扑在公司的事务上面时，她很孤单。于是他重新调整了一下，想必他感觉到了这是一次可怕的失误——缺乏活力，缺乏足够的娱乐活动，年轻女人对此都很在乎。他和欧文说起这事，想要是他们有个孩子就好了，事情也许会大不一样。他想过要孩子，可她不愿意。欧文常常回想他们那晚吸大麻的情景，斯坦西坐在地板上。他琢磨她帮他做口交是不是会别有一番滋味，还想她是否和中弗斯镇的其他人也做这种事，而且进展更顺利。她走了，他觉得很遗憾，因为他现在是会让她做的。他现在对此理解得更透彻：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她像西部人那样，天性大大咧咧，而艾德则是个从布朗克斯来的心胸狭窄的傻蛋，多愁善感，那儿的匪徒都很滑头，而且沉默寡言。艾德话中有话，有很多言外之意，在中弗斯镇，人们就喜欢飞短流长。不知何故，他获悉了欧文和阿丽莎之间的事，也知道这孩子的来龙去脉，但对此仍然守口如瓶。

菲丽丝三杯白酒下肚就来了劲头，想要抱孩子。她的打扮是在刻意蔑视这一最为基督教化的节日，她穿着蓝色紧身牛仔裤，戴着小珍珠耳饰，身上的男式条纹衬衫袖口在腕部卷了起来，像是存心露出他们结婚十五周年时欧文送给她的价值一千美元的瑞士腕表。“她个子真大呀，”她边说边弯下胯部纤细的高挑身材，往下掠过门廊上的片片阳光，双手从小床上迅速抱起这个包在毯子里的小身体。阿丽莎显然颇为惊慌——她的镜片闪动起来——她从椅子里站起身，把身子尽力往前伸，可是菲丽丝低头冲着这位母亲盈盈一笑，让她放心。“我没忘了要托她的头，”她说着，便用左手

托住孩子的头。“小头盖骨多热呀!”她边说边仔细瞅着婴儿的脸，她睁大眼睛，仿佛想要在那儿寻觅某种意义、某个谜团。“噢，阿丽莎，”菲丽丝继续用那种柔软，但又有些命令式的语气说道，欧文曾经想尽办法想要听到这种声音，“她真是完美无缺啊。欧文，”她继续说着，在悄然无声的人群中找他的脸，“趁时间还来得及，我们一定得再要一个。”

“我们再说吧，”他说道，当这句敷衍之辞引得他们的朋友哈哈大笑时，他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菲丽丝想要把这孩子占为己有的古怪行为令人惴惴不安。只有这婴儿对此毫无察觉。她蓝色的眼睛比她母亲眼中暗淡的色彩更深，现在闭了起来。“亲爱的小妮娜，”菲丽丝对她说着话。“你很完美，你会很棒的。”她吻着她红红的、鼓突的额头，眉毛纠结着在额头上形成了皱褶，她看了看靠得最近的女人。“接下来谁要?”菲丽丝和气地问道，有好几双手马上伸了出来，把小妮娜像个宝似的轮流抱着。

驾着红色的刺鳐车回家途中，欧文才敢对她说，“我觉得阿丽莎还没想让你这样抱走她的孩子。”

“她喜欢这样，”菲丽丝说。“所有女人都想要别人喜欢自己的孩子。要是我们不向阿丽莎要求抱抱孩子的话，她会很生气的。她是女人。”

“我倒没想到要去向她要求。嗯——我觉得你说再要一个孩子是在开玩笑吧? 伊芙马上就要七岁了，她一直就是个小孩子。你不会想再去侍弄尿布、整晚不睡做这种事吧?”

"只要孩子能让我们更亲密就行。"

"我们怎么才能更亲密呢？我的天哪，我们都已经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她有一刻没吱声，后来说道，"我当然是在开玩笑，欧文。你认为我会和你再生个孩子，这样想肯定是疯了。"

这句话比他想象的还要毅然决然——与她派对上神思恍惚的举动完全判若两人。真实的菲丽丝让他觉得愈来愈难以捉摸了。他不像她那样能忍受车内沉默的气氛，于是提议道，"我想过由我来带伊芙，你可以回去，也许是三一学院，甚至是耶鲁，去上上课，进修一下，重新准备自己的博士论文。"

"我倒可以重新捡起十一岁时落下的芭蕾舞，"她说的时候很平静，他有好一会儿根本没察觉出她语含的讥讽。

在二十一世纪的哈斯凯尔斯十字村，复活节对富人很有好处。那时候他们会去教堂，圣诞节时也是如此，虽然平常从来不去，但此时建立某种超自然的契约似乎对他们会大有好处。圣公会是首选的教堂，自清教徒建立了他们刻板的神权统治以来至今已有三个半世纪。他们都是狂热的信徒，美国是一个以激进主义建基的保守国家。白色木结构的公理会教堂在新英格兰的许多城镇都已变得破败不堪——油漆剥落，尖塔由于干燥腐烂几近倾覆，门外的布告牌上宣讲的布道词的题目都很逗趣，像"我很好"、"上帝很好"，或者"禁果创造了无数果酱"——同山墙坚挺、半木料的建筑

结构形成了对照，这些教堂全然成了克兰麦[①]优雅的布道词和亨利八世帝王气派的诙谐之词的用武之地。

欧文尽管已经足够富有，但由于在七十年代对艾-欧数据公司进行了析产分股再将其卖掉，所以将富人，那些通过继承遗产而成为富人都视为天外来客。他相信奥尔顿里靠磨坊累积起来的财富压榨了他的父亲，诈骗了他的祖父。当地某些纺织业的财富在柳条镇，与匹兹堡的梅隆[②]家族、弗里克[③]家族和卡内基[④]家族神秘地遥相呼应。不过，尽管他很想越过雪松顶附近的波墨罗伊庄园扎着尖钉的砂岩墙见识一下那些人，侧耳倾听一番游泳池里的溅水声，但他从未遇见过这些神奇人物中的任何一位。在谢赫拉扎德——一座没有窗户、地板倾斜的影厅，墙面的锡板被压铸成砖块的模样，内里用几盏中国灯笼和新艺术风格的条纹装饰了一番，门外的售票亭里是影院老板的灰发妻子，夏天招牌上的灯光聚引来成群的飞蛾——富人均由凯利·加兰特和弗雷德·阿斯泰尔、琼·布隆代尔和凯瑟琳·赫本、查尔斯·柯本与欧仁·帕雷特饰演，他们被迷人的银色灯光投射在屏幕之上，因喜剧片而成名，而片中的误解最终总是因异性相吸而冰释前嫌，无穷无尽的资源也只需稍征税收而已。资本家的手腕大获全胜，他们总是能将穷人从仇富的心理转变成对他们抱有赞赏、同情之心。财富转手便会

① 托马斯·克兰麦(1489—1556)：英国高级教士，曾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一手操纵了亨利八世的婚姻。后在玛丽一世统治期间，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② 梅隆(1855—1937)：美国金融家及政府官员。
③ 弗里克(1849—1919)：美国工业家，钢铁业巨头。
④ 卡内基(1835—1919)：美国工业家与慈善家，钢铁业巨头。

易人，穷人说不定就会成为富人，显得傻呵呵，心满意足。对制作这些影片的巨头而言，这其中当然不存在什么幻想。他们毕竟是在美国拍的电影。所以，欧文或多或少亦是如此。

如今在哈斯凯尔斯十字村的圣巴拿巴教堂里参加十点钟的复活节圣事时，他能以全面、客观的眼光看待温斯洛普家族，他们占了教堂前面的两排座椅。这位八十挂零的女家长长年以来一直是寡妇，她端坐于轮椅之中，堵在耳堂的半中间，信众们走到栏杆处领取圣餐时，都会从她身边绕过。圣事开始之前，她那些个个穿着运动衫、打着红领带、呢料衬衫衣领扣全部扣好的孙儿们一个接一个，或弯下腰，或轻轻挤过长辈们的身旁，向这位留着硬直的黄发、戴着黑色的遮阳草帽、年事最高的长辈致意，并俯在她草帽的宽檐下轻轻地亲亲她的脸颊。无论是帕夏，还是黑手党的首领都不会受到如此郑重其事的致敬。欧文估摸了一下这位耄耋老者活生生的躯体到底阻留下了多少金钱，它们如同成吨的小麦等待着从牧场谷物升降机的卸料斜槽上倾泻而下一般。与此同时，也有相当多的麦粒漏了出来：身着运动衫的男孩子们炫露漂亮的棕色皮肤，以表明他们是在巴哈马群岛过的冬，是靠滑雪消磨周末的，而女孩子们即使嫩得很，装着牙箍，长着粉刺，却也穿着昂贵的服装，让人觉得她们系出名校，可以在婚姻市场上待价而沽。财富即健康。

他们的父母处于中间一代，他们一直坐在那儿聆听祷文，充满虔敬，聆听布道词（是啊，在许多次复活节的私人聚会中，他都会起身，正如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崛起！）时他们会带着礼貌的、微漾的笑容，在参加数不胜数的董事会会议和狂欢滥饮的社交聚会时也会

是这番模样，这使他们能够在错综复杂的网络中占有一席之地，获取好处。欧文对有钱男人的两个特点尤其欣赏：他们可以在怒火中烧时礼貌待人，他们可以在穿鹿皮鞋或是路夫鞋时不穿袜子。出身寒门的欧文显然对此很是恼恨，他脚上不穿袜子根本穿不了鞋，这样会又黏又不干净，而穿的袜子最好是厚实的羊毛袜。有钱的男人和男孩子却对袜子带来的舒适不屑一顾，他认定他们这样穿完全是为了显露他们那血统高贵的脚踝。欧文对鸡尾酒会上的有钱男女也同样欣赏，他们可以将稀奇古怪的开胃菜快速放入自己的嘴巴，当觉得烫得不行时，他们不会把东西吐出来，而是宁愿得食管癌，逆来顺受地、痛苦不堪地将其吞咽下去。

拥挤的两排座位上涵盖了每一个生命阶段，从暮年的衰老无力，经过酗酒引起的发福、日晒引起的难看印痕、健身出来的栗子肉、温泉泡出来的苗条身材、青春期的含苞待放和突然之间的发育、少男少女的蠢蠢欲动和咯咯傻笑、孩童时期的矮矮胖胖和索然无味、蹒跚学步时的懵懂无知和说来就来的大发雷霆，一直到躺在年轻母亲膝上、酣然而睡时啜饮乳汁的刚受洗的婴儿。温斯洛普夫妇乃是悲剧人生的浓缩，但这幅图像之上也体现了优雅得体、有礼有节和整个宗族对价值观的体现，这一价值远高于由各个部分组成的整体。富人不会颠沛流离，而从生活困窘的小家庭到美国各地皆是一片荒原景象，那儿有俗不可耐的娱乐场所、湖泊般大的购物中心停车场和周三晚上有卡拉 OK 的破败不堪的路边酒吧、废弃的市区和夷平的森林、四处打工和处处留情的人们，其间有贫瘠不堪的电子娱乐活动，如表现车子残骸、爆炸场面的警匪片，还

有电视喜剧片，它们犹如模糊失真的镜子，展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绝望时的兴之所至所引起的难堪的荒唐事，这些事情与教堂、村落和家庭的等级制形成的森严壁垒毫无二致。只有富人——并非所有富人，有的人变得极其叛逆，有的人则对自我进行否定，跌人了低等阶层之中——才有能力维持既有结构，而这一结构能将他们从摇篮带人坟墓，让他们吃得好、穿得好、受人尊敬。对欧文这个完全沉浸于自身的稀有之人、这个用编码与发挥正常的、灼热的阴极射线管聚精会神地交谈者而言，哈斯凯尔斯十字村错综复杂的各个宗族都是社区的楷模，它形如编织而成的网络，却比钢铁还要坚硬。女人们绝大多数都有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美丽纯洁、有着战士般坚毅的下颏，男人骨架粗大，穿上考究的西装便像绵羊般温顺。尽管如此，网络还是这儿那儿地纠结在了一起，新娘是亚洲或拉丁美洲血统，新郎则来自黑皮肤一族——犹太律师、意大利裔美籍售货员——以便使基因库变得富有活力。

从教堂回来后，当朱丽娅积往年之经验正在给教区长作长篇大论之时，欧文发觉自己正好站在了温斯洛普家族成员的边上，与酣睡婴儿的年轻母亲靠得尤其近，孩子现在醒了过来，稍稍有些烦躁不安，被紧贴在她母亲的髋部旁。女人看上去如同一尊雕像，只是挤在椅子上时还看不出来。她留着六十年代佩花嬉皮士时兴的飘垂光滑的长发，五官很像北欧人，看上去稍稍大一些。她的脚又长又有力，她的高跟鞋和她很相配，白色的皮带在她的脚踝处箍了好几圈；她的金发与未拔过的黑眉、抹了荧光珊瑚红唇膏的鼓起的大嘴唇相得益彰。她的打扮不合时令（星期天已经开始阳光明媚，

不过现在阴云密布，有些冷），她穿着迷你超短裙，宽宽的水平条纹，色彩犹如半条彩虹，裙子箍得很紧，就好像她的身体随时随地都会从衣服里迸发出来似的。当欧文偷偷摸摸观看的时候，温斯洛普家族的其他成员都来到她身边赞美新生儿，以富人熟稔的碰颊礼，稍稍鼓起嘴唇假装接吻，互致问候。他只得转过脸去，他的凝视会被视为不检点，这儿有一位原生态的大美人，照她瞠目结舌的儿子看来，她光彩夺目，犹如裸露的母亲那宽广的胸怀，这激荡着他男人的心灵，尽管他已两鬓苍苍，但他仍想跪拜在她的膝前，在哈斯凯尔斯这一特有的基督教领地中，向她行纯粹异教的膜拜。

接下来谁要？菲丽丝在斯雷德夫妇家的玻璃门廊上这么问道，在欧文回答前，她又问过几次。他往外跑得更勤了，因为艾-欧数据公司竭力想要在重心逐渐移至西海岸的行业中保住地位。一九六八年，他去了一趟旧金山，参加了一次计算机会议，参观由以前的雷达技术员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演示的手提式新产品“X—Y坐标监控系统指示器”，它后来很快就被叫做了“鼠标”。在九十分钟的讲座中，恩格尔巴特通过二十五英里远的计算机，演示了不用文本指令符如何在多窗口的显示器上显示指令。欧文意识到未来硬件的发展就在于此，于是返回艾-欧数据公司，将X—Y坐标原理同仍然是计算机辅助设计工具的光笔结合起来进行实验。但由于无法用特定的像素进行精确定位，只能依赖计算机足够的能力来储存并分辨行扫描的阴极射线管显示器，因此在重新设计推出的第二款“数码之眼”中他仍旧得借助于光笔，将其直接置于显示屏上以传达X—Y坐标地址。将画出的矢量图像放大、

转动仍然需要用到各种数字命令行。图像运转的速度与精确度令人惊异,放大及缩小至十的三次方也成为可能,但仍然得将混合编码的机器语言同繁重的手动操作结合起来才行。

正是在一九七四年,在帕罗·阿尔托研究中心,简称PARC的地方,欧文才第一次在PARC的Alto计算机上看见了真正的用户图形界面,PARC隶属施乐公司,施乐公司对批量生产的产品研究领域、而非军事或为公司提供解决方案的领域提供赞助。他的心沉了下来,界面中由鼠标操控的图标及其与普通桌面颇相仿佛的图形界面,将所有的技术指令都隐入了隐藏的程序之中。操作员只需用鼠标移动屏幕指示器,对准并拖动图标或成片加亮的文本即可。命令行的界面寿终正寝了。芯片容量呈几何级数增长,使行扫描显示器上的每一点像素都有一个地址——只需简单手动一下,即可使计算机飞速运转并快速移至下一个位置、图标或成片文本中的所有其他像素也会随之改变。发明者是PARC的一名科学家,他的名字也与此很相称,叫做艾伦·凯,他是在看到学童写字并使用西摩·帕佩特的程序语言Logo来运行自己设计的小程序时突发灵感的,Logo语言的指令全部都能在其针对的对象和运程中显现出来,这就叫做"海龟图形"。孩子引领了这股风潮。一直以来都是年轻人创意良多,发明了这个奇妙的玩具,这是一种智能化的盒形玩具,这种智能与杂乱无章、杀戮成性的动物秉性毫无关联。欧文已不再年轻了。在这另一片海岸上耸立着峭壁、棕榈树,还有阳光曝晒、可以抗震的、闪耀光泽的、低矮的研究中心和防尘的微电子制造室,他在那儿看见了异化的未来,这是一片计算机的

世界，计算机像打字机一样可以成批生产，所有那些高雅的数学曾是电机工程和布尔逻辑遥远的领地，如今掩埋在如漫画书般粗俗的卡通平面之下。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土耳其导弹基地的监控器上，在纽约的IBM和他同菲丽丝初来中弗斯镇第一年时于公地街上租下的半独立式隔板房后的车库里，欧文觉得自己站在了革命的前端，这是技术领域新涌来的一股汹涌潮流。如今，尽管艾-欧数据公司仍然会不断开发日益增多的CEO们，他们对计算机一窍不通，只是认为现代商业必备计算机，必须有某种程序使他们可以开展业务，但他和艾德所做的工作已不再有人需要了，他们如同在自己的田地中劳作的农夫，趁着新建水库中涨起的湖水尚未淹没他们之前，尽快收割。很快每一家公司里就连坐办公室的小职员都能编制简单的主机程序、最简单的指令、通过添加硬件来控制Unix操作系统，贝尔实验室从通用电气公司Multics操作系统的崩溃中获益良多，他们只象征性地收取少量费用即允许各个大学使用Unix操作系统，并进而将此项神秘莫测的技术进行了大力推广。自此以后欧文肯定得考虑考虑某些特殊领域、特制的项目、欧洲客户并随时进行尝试。

计算机领域内女人的数量比十年前要多得多。其中一些是程序员和工程师，更多的则是为业内巨头——斯佩里·兰德、IBM、通用电气和霍尼韦尔公司——打工的安装技术员、维护人员和销售代表。这些年轻女性大多都像菲丽丝一样主修数学，不过其中一些人是从英语和心理学专业改行而来的，她们前来参加会议，于是欧文也经常会和其中某个人在离家很远的地方过夜。雅克琳、

安托瓦内特、米拉贝拉——她们都想让自己拥有迷人的名字、苗条的身材、短裙、长发和不受清规戒律束缚的道德观。直到越南战争结束、尼克松辞职之前，七十年代都像是六十年代的延续，由于对上层人物愈益不满，叛逆的气息便弥漫开来。但新的十年更多的则是商品陈旧、冷眼旁观。女性的身体日益强硬，锻炼和节食成为女权主义者表达主张的模式。毒品与乱交迎合了精神健康的需求，现今物理状态的转折已经来临了。当欧文跪在圣何塞酒店凌乱的地毯上往下拉扯雅克琳的裤袜时，他不由得对她膝盖后侧平展的肌腱发出由衷的赞叹，鼓突的小腿从那儿往上融入二头肌和臀大肌，手感颇为紧致。他不禁停下来去亲吻她大腿内侧高贵的内收肌，而由于裤袜只褪了一半，她不得不紧紧抓住他头上的头发以稳住身子。她脱得精光，体态稍显端庄，只是比她锻炼肌肉时想要达到的效果还欠缺一些柔韧。她的皮肤和头发有股酸涩的气息，主要是一天没倒过时差，而且还站了十二个小时来赞美采用了分时软件和磁带装置的数字设备公司生产的PDP-11计算机，即使她留了“满满一头”惹人注目的浓密头发，这些设备还是比她要高。一进入她的体内，他便觉得很累，很快射了出来，而她根本就不接受他的道歉。由于缺觉才导致了这样的征服匆匆收场，事后整整一周都觉得有点头晕眼花，而与此同时，征服时的激奋转眼之间便烟消云散了。

安托瓦内特极瘦，是个说起话来不依不饶的调试员，他们在圣路易斯的计算机展销会上见了面——成片的灰白金属和深蓝色凸面屏幕，步行在庞大的拱廊之下即可穿越由刘易斯和克拉克开创

的西部。展销会占了一间很大很大的屋子，最近为了建这间屋子，把黑人聚居区全部拆毁，区内的居民全都逃到了东圣路易斯地区，而此次展销会的赞助商们似乎并不知晓展销会针对的是何方人士，他们也不知道大企业和有耐心花无数时间来组装 Altair 8800 计算机的业余爱好者的存在。在苹果机晨曦初露之前的黄昏时分，供业余操作的计算机成了消费产品，甚至于由沙克收音机公司生产的 Tandy TRS-80 都比一辆崭新的别克车来得贵，最便宜的数字设备公司生产的 DPD-8 也“仅需”一万八千美元。欧文站在艾-欧数据公司摊位那儿守株待兔，不太热心地兜售着全套游戏应用软件，艾德坚持要开发这种软件。他趁着阿塔里公司的 Pong 计算机失利之际努力想以此盈利，于是绕开欧文，启用了由年轻工作人员组成的设计团队。但 Pong 仍然是一个两千磅重的煞有介事的盒子，就像弹球机一样，拱廊里或小餐馆里的人都会丢进二角五分硬币去玩一玩。拥有计算机的家庭只有万分之一。很难相信需要声音、色彩和游戏棒才能玩的电子游戏会成为计算机发展的趋势，计算机应战争之需而生，如今都是为世界各地的金融、工业和科学团体摆弄数字之用。身着灰白和灰色服装的公司代表同穿着老式蓝色牛仔裤和法兰绒衬衫的、扎着马尾辫的计算机迷们围在各个摊位前。换成另一代人的话，第二种制服便会因其奢华时尚的缘故而取代前者，律师和银行家也会穿着随意地迎接他们最尊贵的客户，那些电子业的巨头。

欧文是在克雷研究所的摊位里发现忙碌的安托瓦内特的，这是一家设于威斯康星州齐佩瓦弗斯地区的新公司，制造高性能的

计算机。她的一头黑发，看上去像是用儿童塑料剪刀匆匆忙忙剪断的，她笼罩于电子辉光之中，显得满腹委屈，看来这是个好兆头。他在由市内新设的电气制造工业协会举办的接待酒会上铆牢了她。很快，他就感觉到她向他吐露了心声，大肆谩骂比她稍微高一级的同事，骂他是“傻瓜”，她再也无法忍受他的“狗屎”。这些措辞使向来文质彬彬的欧文大为皱眉，但在他们之间还是有希望发展亲密关系的。他抑制住了自己的反感，告诉自己这是一位感情充沛的女人，和他一样也住在叫什么弗斯之类的小镇上，他们在这个伟大、自由的国度的中心地带被匆匆忙忙地抛到了一起。他们离开接待会后，又打了辆车去了家很出名的牛排馆。她继续侃侃而谈：“这个自以为是，简直就是狗屎的人，叫埃里克——你根本就想象不到，叫埃里克的人怎么会这么自以为是？——他老是利用我，表面上却很客气，让任何人都挑不出毛病，但我肯定能感觉得到，他老是说些虚情假意的话，比如‘我让你’和‘你可真是个天使’这样的瞎扯，当时我可真的是整整一晚上耗在了机器代码上，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和主程序核对，用点阵打印机一共打了二十多页，色带上几乎没有一点墨印，这真是个奇迹，我没有闭着眼睛说。到了早上，你知道这个蠢货都干了什么？”

“不知道，干了什么？”欧文边说边喝了第二杯啤酒，他想这也许能冲淡接待会上喝的两杯波旁威士忌烈酒，从而让自己最终能够演好这出戏。他遵循慢工出细活的原则，正在学习怎样在这些事情上调整步伐。

“他说，‘谢谢——谢谢，安托瓦内特’——那就是这个卑鄙小

人说的所有的话，然后拿走了我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做了标记的打印稿，我在有可能程序出错的地方都画了圈，这样做我眼睛都坏了，我得去开点新的药，我认为肯定就是这原因引起的。'谢谢，'他竟然厚颜无耻地轻描淡写地对我说，'你可真讨人喜欢，'然后把它放到他办公桌上的其他纸头上，就好像这是世界上最最简单的事，花五分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似的，天知道我干了整整一晚上。"

"看来是有点不像话，"欧文说的时候，头脑开始有点飘飘然起来，一点都感觉不到负疚，也不担心菲丽丝会往他住的酒店打电话。

"这时候，他还继续玩他的这些大男子主义的花招，他说我的智商肯定高得不得了，发现无用代码和无用信息的速度比他快多了，我真应该坐他的位子——你想象一下，他有胆量承认我应该坐他的位子吗？——要是有比试水平的地方就好了。他是那种人，认为大肆鼓吹妇女解放就能很容易把你搞到手。真的，算什么鸡巴玩意儿。简直就是个自以为是、虚情假意、虚伪做作的鸡巴玩意儿嘛。"

"我太太很有头脑，"欧文不好意思地对她说。"或者说以前是这样。"

安托瓦内特没听见他说的话。她和他大谈特谈埃里克，他上班时穿得很休闲，很男孩子气，但每小时却会两次拿出梳子梳头发，他的头发是红色的波浪卷，其实他自己很不喜欢，他系的是宽皮带和牛仔扣，以便展示自己平坦的腹部——他一天开五英里远的车，只喝苏打水和白葡萄酒保持体形，简直像个女人。其实她怀

疑他是个同性恋。“他走路的时候，像是对自己的屁股很在意似的，女人才会这样——他的屁股又瘦又小，腿也是又长又瘦。为什么除了同性恋，所有人都穿紧身牛仔裤呢，他肯定是用了鞋拔才把裤子塞了进去。穿的还不是蓝色牛仔裤，那种裤子太普通，他穿的是黑色牛仔裤，屁股袋上缝了白色线脚。天哪，真是个轻浮的傻帽儿。”

即使在欧文下榻的酒店套房里，脱光衣服的安托瓦内特穿行于阴影之中时，也像条躁动不安的白蛇——她贴着他的皮肤冰冰冷的，是她的忿恨激发起来的那种寒意，对此只能忽略不顾，加以克服——她一刻不停地对自己的同事恶语相向，她的同事觉得自己这摊狗屎很吃香，所以不来参加这个低档的、所谓的展销会，而是派她来，还希望她能对这种莫须有的好意心怀感激。即使她在被操的时候，她的嘴巴也一刻没闲着，说别人如何把她脱光，说她知道自己不该让他们得逞，他们想的就是长个特大号的鸡巴，她女朋友让她不要在意这玩意儿，别让这个丑陋不堪的东西有喘息的机会，即使欧文进入她体内的时候，她还在这么说——她像个马戏团的杂耍演员，将腿往后伸，就像被加农炮击中一样，他看不出她的阴蒂会受到摩擦，但她也应该对此很清楚——他忽然发现她爱的其实是这个面目可憎的埃里克，别人对她不理不睬后，她就利用欧文来让他感到嫉妒。她觉得埃里克能够看见她，他每时每刻都和她在一起。她对他痴心妄想，心怀恼怒，全是因为她酩酊大醉后都能感觉到埃里克对她根本不在乎；他像只蝙蝠那样悬在天花板的一角，毫不在乎她像马戏团杂耍演员那样到底是在和谁办事。

最后，她清醒了过来，他们挨着躺在那儿，感到浑身燥热，心情沮丧，她满心不乐意地意识到欧文正在和威斯康星州齐佩瓦弗斯镇那个折磨她自尊心的男人唱对台戏。她用清醒异常的声音郑重其事地说道，“嗨，不管你叫什么名字，你都不算赖。谢谢你听我说话。我女朋友觉得我在这件事上太疯狂了。”

“是吗，”欧文说的时候，尽力装出温和、默许的样子，“我们都疯了。所有人都差不多疯了。听上去埃里克是个挺有趣的家伙。”

“没有。他是个鸡巴玩意儿，我一定要坐上他的位子，”安托瓦内特说着，就好像他之前根本就没对她这么说过似的。不过他们又挨着躺了一个小时，他们身上的汗水变干后觉得浑身发冷，于是拉过酒店的薄毯子盖在身上，后来又扔掉毯子去浴室洗了澡。在透过软百叶窗的灯光照射之下，她那映衬着一条条狭长阴影的结实白皙的臀部闪动着光泽，透过窗子，可以俯瞰灯火通明、阒寂无声的庭院，此时欧文昏昏沉沉，恍然不知她所说的女人一直都很在意自己的屁股这句话是否当真。她返身回来，来到他身边，甚至于摸了摸他那丝绸般柔嫩疲软的地方，仿佛在向自己表示他在那儿，他不是埃里克，而且这么做的时候丝毫没有因埃里克而起的满腹牢骚。当床头闹钟的红色指针轻轻抖动着指向凌晨的时候，她尽量想让他得到应得的东西，毕竟这个男人和她粘在一起，饱受了她的满嘴酒话，听闻了埃里克的种种不是，而且他和她做爱时，也毕竟赞美了她的身体和柔韧性，而且对她的身体也没怎么放肆。但为时已晚，电气制造工业协会明天即将起寨回营，他们也将飞回自己的生活中，这段插曲对此不会有什么持久的解决办法。

没有解决办法，但不管怎么样这也是一次事件，带有某种庄严的色彩。他们次日相遇的时候，是在展厅高耸的金属屋顶之下，他们抛下手头事务跑到里屋用泡沫塑料杯一起喝了杯咖啡，小聚了一下，里屋除了供工人和展厅工作人员之用外，还有免费的炸甜圈饼和极其难吃的高卡路里丹麦酥皮饼。没什么可说的了，可是当他们窘迫、困乏地搜索枯肠想说几句话时，他们不得不承认，尽管他们不会再见面，但他们有了这个开头，情形就大不一样了。这件事别有一番风情和滋味，与咖啡和炸甜圈饼、动物般的慵懒和共同获得的认知混合在一起，前景未测的恋人便有这种囫囵吞下的悲哀之感。欧文发觉，世界上存在两种女人：与你同床共枕的女人和未与之同床共枕的女人，后者与前者相比，比例极不相称，且数目日益减少。

一夜情有其伤感的一面，不过当他以时速九十英里的速度开车前往平坦的内华达沙漠，一直在那儿待到日上三竿之时，是否有过比米拉贝拉对他的打动更为心醉神迷、更为得意洋洋的时刻呢？在租来的橘黄色卡马洛车里，她有足够的空间，将头倚在方向盘与他瘪下去的肚子之间。他那前晚疯狂使用过的鸡巴散发出甜蜜的气息，在这有限的空间内，与他想象中她的气息混合在一起，此时西行的车辆在晨曦的炫光之中渐显雏形，车辆各自以不同的速度一闪而过，当车子驶过时，卡马洛车便会瑟瑟颤动一下，不由自主地朝着公路的中央靠去。公路犹如一条细薄的缎带，当阳光烘烤着两边连绵数英里的紫灰色农田时，路面上便会现出幻影般颤抖不停的水坑，远方的牛群垂头吃着草。他很清楚方向盘只要转一

下，他们两人便会魂归西天。米拉贝拉也知道这一点，但她仍然让他充盈着美妙的感觉，她有时转转头，泛白的头发随之转动，将他撩拨，有时在他裸露的肚子上印上温暖的亲吻，他扣着纽扣的衬衫皱皱巴巴，被拉了起来。在他轻柔抚摸的手指下，她蜷曲的身体变得僵直、粘湿，出了许多汗。当他朝下瞥去时，看见斜射的日光刺过她的发际，使她粉灰色的头骨显露出来，露出了头上毫无防备的表皮，骨头上的皮肤，见此情景，他强压兴奋之感，忍着不让自己勃起。

这次会议在拉斯维加斯一间庞大的豪华酒店里举办——好像是叫桑兹酒店吧？或者叫星团酒店？——自那以后该酒店就被拆毁了，以便建造更大的酒店。她的头发染成浅铂灰色，只留下半英寸长原本的棕色根茎。她的耳朵上打了两个洞，戴了两套小耳环，当时这种无异于自残的举动很前卫。她身着黄棕色紧身短裤和绿色的网状丝袜，他以为她只不过是此地的又一个风尘女子而已，但她知道他的名字，着实让他吃了一惊，她说，“你创办了‘数码之眼’。我爸爸是弗雷斯诺的结构工程师，我去他办公室的时候，他总是会让我玩屏幕上的东西。它们创造出了空间，可体积还是这么大，容量都是靠这些，比如说电线来规定的，只要按几个键，打几行命令行，就有了这一切——简直太神奇了。”

“恐怕这只是以前制作的一个精巧的产品而已，”欧文对她说。“和苹果核及踩踏板的缝纫机没什么两样。”他想必多喝了几杯，他参加了一个小组讨论会，之后的接待会上，酒店里的女孩子们端着用塑料酒杯盛着的香槟酒，拥在他们周围。

他向她披露，“我想在这儿赌一把，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她领他来到轮盘赌那儿，可他不喜欢这玩意儿，因为这纯粹靠运气，而几率也总是肆无忌惮地向着赌场这一边。在二十一点赌桌前，他赢了，是因为这游戏涉及到了数学中的一个问题，而绝大多数人都盲目地怀抱乐观态度，竭尽全力想多赌几把捞本：赌场靠的就是这个。他特别喜欢那些机器、冷冰冰的投币口，喜欢两者的俗不可耐、正儿八经、它们柔和的色彩和丝绸般光滑的把手、里面微妙的杠杆原理、偶尔从机器里涌出的大奖，把印着肯尼迪头像的五角硬币吐进了很旧的奖金槽里。

在他俯瞰大道的房间里，她向他展露了另外的东西——玻璃咖啡桌上的一撮白色粉末。他跪在铺了地毯的地板上，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城市里的一间完全不同的酒店房间里，他同雅克琳在一起时也是这样。米拉贝拉宽阔的脸庞忽闪忽闪地微笑着，教他把一张二十美元的纸币卷起来，尽量吸入粉末。生日蛋糕上的蜡烛他从来就没吹灭过。他讨厌这种使人发痒的感觉，就像松散的头发跑入了嘴巴里一样，不同的是，这次深入的是他的大脑。她把他没吸入鼻孔的粉末用特里特的单刃剃须刀利索地拢了起来，自己来吸，吸完后还做了一个孩子气讨人喜欢的鬼脸。米拉贝拉，她是个天使，在她明亮、宽阔的脸蛋上看得出一些斯拉夫血统。

欧文对毒品持狐疑的态度，因为他需要自己的脑细胞，但它就像一种在脑中慢慢成形的冰锥，能使大脑的灰色器官苏醒过来，释放潜能，使大脑灵敏异常，产生一种不朽的感觉。他身体的反应也同样如此：他以前从未想去频繁地做爱，而且克制起来也得心应

手，堪称是一个具有钢铁般意志的人，整个晚上欲望在他体内慢慢升腾，如同水压机一般，而不同凡响的米拉贝拉总是很乐意去激起这种欲望，她的胴体如同农妇一般结结实实、富有弹性，她乳房为纯棕色，干净利落的阴毛比小布垫还要小，四周只有一小块地方不是褐色。她令他想起了阿丽莎，只是她的体格更结实，年纪更轻，而且不想要孩子。当他在她上方弓腰曲背，从上面看她时，她的背部显得不太好看，包在里面的脊椎骨关节也看不太清楚。她的背部白茫茫一片。她的屄对他来说太空，湿得很厉害，他几乎感觉不到什么摩擦，而她一直到凌晨都在说他的鸡巴把她给弄疼了。他道了歉，轻柔地吻遍了她的全身，也吻了她屁股上方黄兮兮的脊椎骨缝隙，可是事实上他毫无歉意，反而觉得是自己把她弄疼这件事让他很受用。

她说想给他看一样漂亮的东西，让他去租一辆车。他说现在是早晨六点，没有哪家租车公司会开门。

“会开门的，”米拉贝拉说道。“这儿是拉斯维加斯嘛。”

照他被毒品弄得飘飘然的头脑看来，拉斯维加斯就是她的舍伍德森林[1]，竟然忘了问她在哪家计算机公司任职。就算问过的话，他也忘了她是怎么回答的了。不过她说得对：他们在酒店的主大堂旁边租到了车子——是沙丘酒店吗？——在莫名的兴奋之下，他选了辆摆在那儿的橘红色车子，因为他觉得这种颜色的车子放在停车场里容易辨认。他朝东边日出的地方驶去，迎面驶来的

① 英国中部的古皇家苑囿，主要位于诺丁汉郡，是罗宾汉神出鬼没的地方。

车子车速飞快,留下一串黑色的剪影,像是无人驾驶一般,在凌晨巨大而又洁净的景物中显得危险重重,不太完美。他们停下来喝了点咖啡,吃了点鸡蛋,无疑又吸了点大麻,米拉贝拉像是知道这个地方,她吃饱喝足、睡意蒙眬、兴高采烈,就趴到了他的膝上,拉下他的裤子拉链,把衬衫拉出来,开始替他口交起来。他那儿特别敏感,觉得像是被咬了一口。他让她停下来,可她只是吃吃笑,并没住手,他忽然觉得有的女人做爱是因为这是她们能做的事,就像他能为工资单和养老金方案编程序一样。她们被编入了如此行事的程序,没有任何神秘之处。那他以前为什么会认为这其中有神秘之处呢?日头越爬越高,通体炙烤着她棉花糖般蜷曲的身子,于是在他轻柔地抚摸之下,她的头皮感到了一阵温热,而逆光的远山逐层褪去了笼罩的阴影。她的嘴唇和手指勾成圆圈,卖力地掏弄着他,当一辆两边安了长木板的卡车从对面呼啸驶来时,他在蜷曲的身子上下抽动之下射了,往上径直射入那粉色、舒适的幽暗之中,她被噎住了。他喜欢看她噎住的样子。他要用精液淹没她。

在他残缺不全的记忆中,卡车震颤着驶过时,一卡车白斑牛群透过木板在往外看。可他怎么会看见它们的呢?他当时正在聚精会神地驾驶着小卡马洛车,那个灿烂辉煌、神清气爽的早上,他肯定是在别的地方看见了装牛的卡车。广袤的碱性天空中布满了清晰透明的云层,微紫的牧场从公路两旁绵延而去。米拉贝拉从他的膝上抬起头,嗓音沙哑地问,"这么多,都是从哪儿来的?现在我觉得是你自己把它挤出来的。"她的脸从她卖力伺候的地方抬起来,脸上闪着晶莹的汗珠。她坐起身,用拇指和食指擦了擦嘴角。

坏脏。她往后一靠，头搁在有靠垫的靠背上。她看上去很累，没他想象中这么年轻。她的侧脸衬着生长着丁香的飞速后退的沙漠，显出了双下巴，脸颊上也泛起了一层层胶原质。

“我不知道，”他答道。“你把我弄兴奋了。”

“那可不。你得找个老婆。”

“我有一个了，多谢关心。”

他犯起了头疼，是变形、清澈的冰锥进入了那个地方。当他们看见米拉贝拉所说的美丽景色——广大的蓝色湖泊位于沙漠的正中，由联合出资建起的水坝形成——时，这似乎也让他觉得头疼，而快艇和破旧的船坞显露出了某种非自然干预的迹象。后来欧文琢磨着她到底是不是个风尘女子，是不是与他一同参加会议的朋友精心做了准备，让她说自己小时候就迷上了“数码之眼”。可他觉得这不可信，她看上去对电脑很精通，而且也没收取任何性服务的费用，不过她倒是说过他还欠她六百美元的可卡因毒资。

第十二章　村落之性——VI

在一九七〇年代的中弗斯镇，发生不正当性行为更容易了，刹车被涂上了润滑油。欧文身上的气味愈发浓烈，这种气味能够使女人觉得他很想得到她们真正能提供的东西。并非每个男人都是如此。中弗斯镇的有些男人对找机会喝酒比对找女人更感兴趣——乔克·邓纳姆便是如此。有的人，像艾德·墨文对工作投入了巨大的热情——机器、工资单、盈亏结算、在大有可为却又疑阵重重的领域里敢冒风险。某些丈夫太冷冰冰、太呆板，对养家糊口之类单调乏味的事和勤俭持家太操心，忽略了两人的感情，亨利·斯雷德便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哈特福德的政府部门办公，办公室是那种了无生气的大理石小房间，坐落于州议会装着铁钉、设有塔楼的宏大的大楼内，大楼有一个金色圆顶，像铅笔端镶的带子那样狭窄，于是他在中弗斯镇的社交生活自然会乏善可陈，与他妻子的活跃身影不可同日而语。这并不是说亨利不参加周末的聚会。相反，他会同瓦内萨出席每一场鸡尾酒会、苍鹭池的嬉水聚会、气氛放松的野餐会和正式的慈善舞会。他对社交生活除了咯咯傻笑两声之外，不会露出对此是否热衷的态度。他抽烟斗，听人

说话时会点点头，回答时也就一两个字，要不就敲敲烟斗、抿紧嘴唇，而且在说出那个字之前，眼神会飘忽不定。他给人的感觉是，尽管他满肚子墨水，但在到底是发表些经典的漂亮话，还是说些有意思的俏皮话这种事上一直拿不定主意。相识十年之后，欧文才终于认定，亨利不说话并非是他有学问，而是在同康涅狄格州那些鸡毛蒜皮的规章制度任劳任怨地打交道那么长时间后，已经被弄得头脑迟钝了。他皮肤黝黑，个子不高，走路时就像背后有块木板撑着似的，当他嘴里叼着烟斗大步向前走时，简直就像个背木柴的村民。

瓦内萨年纪比他小一些，是他在哈特福德的下属，她说话很冲，而不在乎自己年纪有多大，而且她做起事来颇有恒心，不管花多长时间都要达到目的。她长相普通，不男不女，四季都被太阳晒得黝黑，尤其是额头，那是因为她很喜欢滑雪、高尔夫、网球和园艺的缘故。在欧文的眼中，亨利的形象总是不太清晰，他总是心有旁骛，心不在焉，而瓦内萨看人时会盯着别人，弄得别人只能尴尬地眨眨眼或尴尬地笑笑。她就是靠着这种稍微有点让人接受不了的权威性，在镇上几个供职的委员会里起了主导地位，还有她在打桥牌的圈子和园艺俱乐部里也是如此。她在自家花园里的身影让人过目不忘，她戴着手套，穿着长袖以免被玫瑰刺戳伤，穿长裤的屁股撅着，埋在一大堆飞燕草、福禄考和绑着扦条的牡丹里，她头戴一顶宽松的草帽，为她提防警觉、不苟言笑的脸罩上了一层阴影，阳光均匀地在她脸上洒下了斑斑点点。欧文觉得，这些花柔化了她的形象，为她盛气凌人的眼神、生硬的举止和男高音般沙哑的嗓

音平添了一份久违的女性气质。斯雷德夫妇膝下只有一子，这一点显得颇不寻常，似乎暗示了他们的婚姻老早就已经很稳固了。这是一个举止庄重、橄榄油色皮肤的男孩，名叫维克托。在麦肯齐夫妇认识的这么多对夫妻中，斯雷德夫妇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只不过男人显得有些滑稽。女人们都各胜擅场，有自己的隐秘事，至少会让人联想到漂亮。瓦内萨不漂亮——她几乎从不化妆，她的上牙和欧文的一样挤在一起，把上犬齿顶了出来——但她自有威严，煞有介事。欧文原本并未意识到她的煞有介事，只是后来有一次她坐到铺着条纹缎的老式双人沙发——通常叫做鸳鸯椅——上他的身旁时，他才体会到了这一点。他们当时坐在临时用作舞池的房间的角落里，派对由德怀特和帕特里夏·奥格尔索普夫妇俩举办，他们买下了邓纳姆家的旧宅。瓦内萨一坐下便和他说话，声音压得很低，“我们得抽个时间吃顿午饭。”

欧文一惊，脱口便问，“为什么？”

她觉出了自己的唐突，便慢慢地、尴尬地笑了一下。瓦内萨不平整的牙齿有种莫名其妙的威严感，这也是她极少有笑容的原因。“通常只会有一个答案，不是吗？就是看看我们还想不想再一起吃一顿午饭。”

欧文没做声，他看见十步远的地方，自己那位高个长颈的妻子正在同瓦内萨弓腰缩背、舞步凌乱的丈夫跳舞，他问，“就这个理由？”菲丽丝越过亨利的头顶淡漠地盯着什么东西在看，天知道她到底在想些什么。

瓦内萨很不耐烦地抽出一支烟，是一支加长型帕玛烟。“欧

文，你为什么老是要装出一副天真样？你不天真。”

“是吗？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天真。你怎么知道我不是这样呢？”

“每个人都知道，你这个傻瓜，”她男性化的嗓音很生硬。“别要我了，否则的话我们不会有进展的。”

“你指的是费伊吗？”

“费伊之后还有很多。费伊只是第一次。我们都需要第一次。”

“你也是？”

瓦内萨一言不发，只是把烟吸进去，再从鼻孔里喷出来，烟雾飘在她慢悠悠的笑容上。他开始打量起她——灵巧的小猫鼻，眼睛上方浓密的黑眉毛没有拔过，鼓鼓囊囊的嘴巴在她不由自主笑起来的时候有点扭歪。他猛然之间很想好好拥有一种亲密的感觉，他这么形单影只地晃来晃去实在是很危险。他说了起来，很想把自己现在的想法和盘托出，“我觉得你是在想，除了菲丽丝，我怎么还会对其他人感兴趣，她又是这么可爱。”

“我们知道你认为她很可爱，这很感人。我也是这么想的，但老实说她和我不一样——她太清高了，从来就没脱去学生气。不过这儿没人对你说的话会有疑问。她对你毫不在乎。处处都可以看得出，她对任何人都是这样，真的，除了孩子之外。她是我见过的最封闭的人。”

“封闭？”

“就是把自己包起来。”

在欧文听来，这些话很妙——这套谆谆之言从一个他几乎不怎么了解的女人嘴里说出口来，让他摆脱了负疚感。其他人从他们的脸上看得出来，他们谈得很热烈，于是就尽量避免靠他们太近。他说得很快，“好吧，我们抽个时间吃顿午饭。别在镇上，也别在哈特福德。亨利会怎么想？”

“想什么，亲爱的？”

“想菲丽丝、我什么的。”

“亨利和我什么都不谈。这样很美妙。”

瓦内萨说着，把帕玛烟的烟灰弹掉，这时候音乐停了下来，他们各自的配偶都走了过来。亨利和菲丽丝都如释重负地笑了起来，他们透过闪烁不定的灯光眯着眼，感觉到奥格尔索普夫妇很想让大家在这次晚会上尽兴。

欧文从瓦内萨这儿得到的教训很令人诧异：男性化的女人做爱很棒。这或许不像假小子多丽丝·沙娜汉那样让他抬头看见自己穿着短裤的大腿那样纯属意外。可以说，对他们来说做爱本身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他们直奔主题而去，直接冲着高潮而来，就像老鹰抓小鸡那样。尽管瓦内萨在做爱过程当中很少（不像轻佻的费伊，也不像有酒窝的阿丽莎）会笑，但她有时会大笑，是那种粗声粗气、声音嘶哑的低沉的笑声。她穿着面料厚实、肩膀很宽的定制的衣服时，屁股和胸部看上去都很平坦，小得不能再小，然而一旦脱光衣服，她的魅力就会尽显无余。她的身体不肥不瘦，在她棕色的脸庞之下有如石膏模型般的光滑，无论是她暗红色的乳头，还是红棕色的阴毛都是这样一气呵成。她做爱时似乎纯粹在闹着

玩，像男人一样，她喜欢在考虑一件事情的时候把基本的身体需求放在第一位，就像吃饭一样，她还像个厨子，总会想尽办法变花样。她会用漂亮的、指甲剪得很短的手捏住他勃起的阴茎，仿佛捏的是超大酒杯的柄一样，她腾出小指搁在他蜷曲的阴毛里，逗弄着它，琢磨着它，一寸一寸地研究着布满蓝色血管的把儿，思忖着该拿它怎么办。她如同一名手艺高超的匠人，正面对着工作台考虑自己手头的活计，于是第二次约会时，她会用新点子来迎接他："我想今天你可以射在我的乳房中间，想让我刺激的话，可以先用嘴巴弄我。"

"这可真是个了不起的提议啊，瓦内萨。可是我不可以到时候插进你里面去吗?"

"我里面哪儿啊，小亲亲？有很多办法呀。"

"噢，天哪，不要用很多办法把我弄疯了呀。你就来强奸我吧，好吗?"

当鲁迪·巴尔克对他奇思妙想摆出来的"大富翁"搭法毫不理会的时候，他体内的女性那一面是被压抑着的，现在在瓦内萨的指导之下，这种感觉又重新回潮了。她说，"这就是作为男人有魅力的一个地方，所以你做不到的。你可以不顾自己的意愿被激发起来，可只要你的鸡巴不同意，你就没法被强奸。"瓦内萨对作为男人的好处特别有鉴赏力，她也时常提起这些好处。

"除非，"欧文指了出来，"撬后盖。"

"噢，那样啊。"她考虑了一会儿。当她考虑的时候，她那母狮子般琥珀色的眼睛暗了下来，与阿丽莎做爱时看上去有些磨损的蓝色虹膜倒是很像。他并未觉得瓦内萨像阿丽莎一样，有着无尽

柔软的、毛茸茸的、潮湿的洞穴，可以让自己完全藏身进去，这是一个安全而又肮脏的地方，可怕的紧张可以得到缓解，不过她可以兴致勃勃地安排其他许多方法，任君选择。“那会让你兴奋吗?”

“我想不会，”他说，自己听来都觉得嗓音又高亢又脆弱。“你呢?”

欧文青少年的时候，从来没和男人发生过性关系，虽然也曾懵懵懂懂地讨论过，但对此还是觉得特别神秘，如果有这种关系的话，这倒是对他的成长大有裨益。如今，二十五年之后，瓦内萨变成了那个可以坦诚相待的朋友。她思考之后作了回答，“对我来说，这没什么特别大不了的，我试过几回，就是感觉不对劲。不过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刺激的。不对劲就是对劲。”

他被激了起来。她知道的比他清楚，他还是能明白的。“那么，我来给你做吧。”

“好啊，”她说道。“别想得太多。还是我先给你做吧。”

“用什么呢?”他问道，有点害怕。

“我的舌头行吗?”瓦内萨提议道。“然后用手指，手上戴外科手术手套。接下来——我们再说吧。”

欧文不得不承认，“这样谈话很让人反感。”

“可是，小亲亲，瞧瞧你怎么这么硬邦邦啊！别太硬邦邦了，弯腰，看自己的肚脐眼。”

“给我口交，”他恳求道。

“可以，也不可以。”她一本正经地把嘴巴鼓起来，撅了撅嘴，菲丽丝常这么做。“得先想想你为我做什么。”

她屄上的那些青黑色皱褶形如层层火山岩，他不由得为之凝神注目，用手指抚弄它，打开花瓣便是牡丹粉色的内里，他把嘴凑上去，朝着阴蒂呼气，用舌头舔弄那闪闪发亮的、湿润的凸起物。别碰它。别对我说该碰什么。她两腿之间石膏般苍白的身子呈现出了色彩，完全没有了那种一无变化的色调。当她坐在床沿上，抚弄着他的头发时，她僵硬的脸庞变得柔和起来，他的棕发像小孩子般柔软，有时会漏出一缕灰色。而后她仿佛突然之间受不了似的，往后倏地倒在了汽车旅馆的床上，她这么猛然一倒，他便冷不丁地想她看见的会是什么样的图像——透过他们头顶上方模糊的小窗，可以瞥见飓风中随风摇曳的绿叶。她把腿架在他两侧的肩膀上，眼睛冲着日光闭起来，只余感官开放，欧文跪在那儿伺候着她，全神贯注，神思恍惚。最后，瓦内萨嗓子里发出一声咕哝声，痉挛起来，大腿紧紧夹住他的头，就像埃尔希那样。于是他发烫的脸感觉到被她的汁液浸润了，结果整整二十四小时他都不敢靠近菲丽丝，即使他们互道晚安时例行公事地轻轻吻一下，他也不敢掉以轻心。不管擦多少肥皂，用多少须后水，都无法掩盖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体味的敏感。

瓦内萨向欧文坦白，她也和女人发生关系。她同女友在高中里就这么做过，后来在斯托尔斯刚上州立大学的那一年，还同其他人做过，之后由于家庭经济原因——她兄弟几个都要学费——她只能转到哈特福德的秘书学校上学。她在亨利工作的部门任业务经理的助理。她学会了如何有效率地工作。她担任助理时的经理是个女人，那时候这种情况可不常见，这经理老是想方设法劝她别

同亨利结婚，让她同自己住在一起。但是，不行，瓦内萨知道尽管男人笨拙不堪、头脑简单，但她需要男人。她需要结婚，好有个窝。她本能地察觉到她总会有办法把他弄到手的。他年纪大，会对她言听计从的。他也绝没有傻乎乎地认为她就是他想要的那种可人、执著的女孩。她给他生了个孩子——结果不错，是个儿子——自那之后，他就给她买了栋房子。平常他从不过问她的事。只是周末，她才属于他。

欧文问她，"和女人做，感觉怎么样？"

他发现她琥珀色的虹膜变了色，如同受到了室内不停变幻的景色刺激一般。"就像同一个不举的男人在一起一样，"她说。"能和真正的男人在一起，为什么要和没这种能力的人做这种事呢？不就是，"瓦内萨继续说着，或许潜意识当中，尽管久已不读《圣经》，但它从未从我们的脑子里抹去，"想让别人了解你吗。你想让别人了解你，胜过自己对自己的了解。"

"你饶了我吧，"他对她说，"你说和其他人做，好像很随便似的。我要你全都属于我。"

"不，欧文，你做不到。你和我们大家没两样。你就像粪堆，像烂泥。"

"你最后一次同女人睡觉是什么时候？"

"我想我不会告诉你。"

"那就是最近的事了。"

"别乱说，小亲亲。"

"她就住这儿吗？肯定是的。你一定得把这事告诉我，我能看

吗？我们能不能一起做？”

她凝视着他那仍然不屈不挠的阴茎，于是纯粹出于好玩，很快地舔了一下他的龟头。他觉得，她的舌头比其他女人更有质感，形状更像三角形，而且很有力。“我觉得不行，”她对他说。“要是你想三人一起做的话，那第三个人就得你来找。看来你还挺缺德的，你可真滑稽，亲爱的。你啊，简直就是个呆头呆脑的花花肠子。”

奥格尔索普夫妇买下了邓纳姆家那栋维多利亚风格的大房子，连同房里的纺织机和波纹状木瓦，屋前便是木栅栏和丁香花丛，房子供他们和三个孩子住，当他们搬来的时候，一群身手矫健的金毛猎犬把他们紧紧围住，嗅着他们的胯部，算是对他们表示了欢迎。奥格尔索普夫妇两人都长得出奇的瘦，男的很和气，只是有些不知所措，不知怎样才能不为自己的身高(他身高六英尺四英寸)感到尴尬，他拍起手来动作很快，让人好笑，而且常常会不合时宜地哈哈大笑。女的腿长得很细，有点内八字，显得很天真，她走起路来迈着碎步，再加上穿的那套学生制服般的大纽扣衣服，像是要和妈妈出去买东西。她雪松色的头发很有光泽，有时会扎大丝带和蝴蝶结。奥格尔索普夫妇同搬走的邓纳姆夫妇一样很喜欢热闹，或许这栋老房子也需要这么做才行。有几间房间辟出来让用人住，蒸汽变热时便会发出丁当丁当的响声，就像有个疯子在墙里埋了把榔头。这些似曾相识的房间如今都经过了装修，配了新的家具，显得不张扬，风格也比较鲜明，与费伊的口味不一样，走在这些房间里，欧文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倏忽之间想起她。他好像看见

了她，她身穿随便改制的亮色服装快快活活地闪过走廊，或者从二楼后侧的浴室里出来，光着脚静悄悄地向他走过来，脸上没有丝毫笑容，有些迟疑不决，畏畏缩缩。他以前就知道这间小屋内上世纪初出产的瓷器的瓷面上有棕色的泪痕，屋内高高在上、水流强劲的莲蓬头有向日葵那么大。当奥格尔索普家的派对在楼下喧闹不堪的时候，他偷偷摸摸上了楼，注意到这些令人思绪万千的管件都被无情地替换掉了。

奥格尔索普夫妇通过锻炼身体来避免酒精中的卡路里，他们会遛遛狗，打打网球。看他们打网球颇为滑稽，尤其是当他们结对双打时更有趣：当他们跳来跳去，偶尔用球拍击一下球时，棱角分明的肘、膝和穿着白色运动鞋的脚到处杵着，和袋鼠没什么两样。帕特里夏是欧文认识的第一个将慢跑视为人生一部分的女人，在镇上意料不到的地方，甚至于在离自家两英里远的蔓虎刺路上看见她，都会让人有种莫名的兴奋之感。雨天，她穿黄色的短雨衣，光腿就像木偶一样在柏油马路上晃来晃去，她那顶很大的雨帽披到了后背，如同在莫顿沙盒上玩耍的小女孩戴的那种帽子。当欧文向瓦内萨说她可以当第三个人时，他仍然在津津有味地幻想着好好把她们俩同时搞一搞，她的情人说，“她骨瘦如柴，和斯宾塞·特蕾西说的一样。”

在去谢赫拉扎德影院看过电影后，他不再说什么了，“还要什么呢，要的就是多一种选择。”

“我不知道，欧文。我喜欢你去试试，但我和她说过话，从她那儿我什么也没看出来。皮球马上就弹回来了。你见到的是表面现

象，其实一点深度都没有。”

“你要多少深度才够呢，真是贪心不足！我就喜欢皮球老是弹不准，就好像她根本没听明白你说话的意思，还死命琢磨你想让她说什么那样。他们两人可怜兮兮的，就喜欢‘赶时髦’。我觉得她是个骚货。我们想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她一辈子都循规蹈矩，没想过自己怎么做才好。”他说得有点快，甚至有些上气不接下气，就像下级军官在向上级汇报情况。他琢磨，“骚货”这种表达法对女人来说是不是有些冒犯之意，而男人却最喜欢聊这种话题，这是表现兄弟情谊的行话。瓦内萨一言不发，只是略微点点头，随他喋喋不休地说下去。“既然镇上像他们这种年纪的新来的夫妻很多，而且都是些呆头呆脑的好人，”他问，“那他们为什么老是要黏着咱们呢？现在把他们叫什么来着？雅皮士。那些要么在哈特福德，要么在诺里奇上班的人，都是些搬到郊区来的城里人。奥格尔索普夫妇不是这样，他们想要做些事。至少她是这样。你难道一点儿都不喜欢她吗？”

“赶杯，”瓦内萨说道。“也是玩笑的一部分。特蕾西说，‘赶杯’。”

瓦内萨的骨头上肉不少，她肩宽腰粗，像个男人。他有时会突发奇想，想扭住她的腰，把她打倒，看她是否受得了。她同他一样，都是穷人出身，因此如同镜子的映照一般，他卑鄙的欲望更是毫无遮掩地展现了出来。他想让自己去憎恨她对他施加的控制。他发现，完全接受某人的身体，但同时却又厌恶那身体的主宰者，是有可能做到的。他对瓦内萨并不怎么温柔。一年来，后来又过了一年，他都是她的情人，毫无疑问他并非唯一的情人。她平常无所事

事，但日子倒也过得很充实。

他对自己把帕特里夏说成骚货心怀愧疚。参加派对时，只要朝她走去，他都怕自己把她吓着。他就是说话冲，所以不知该怎么去和她说话，因为他必须得赢得她的信任——坦诚、有趣，没有任何她接受不了的歪心思。“所以，”秋天在罗斯克与伊莫金·比斯比家举行的派对上，他对她说，“你喜不喜欢新总统？”

“感觉还不错，不过我不敢肯定他是不是该原谅尼克松。”

“噢，我们大家都会被原谅的，是吗？”

“我们？”帕特里夏问道，眼睛看向了外面，仿佛比斯比夫妇家门廊栏杆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外面漆黑一片，脚步吱吱嘎嘎地踩在碎石路面的车道上，在汽车之间来回响着。

“也许不是你，”欧文说。“不过说得严肃点，要是他不原谅他的话，又是大呼小叫，又是法庭审判，会把我们的精力全都耗光的。”

“你说得对，”她说，她的赞同似乎有点过快，看来是想摆脱他。他从旁侧观察着她。她的侧面到鼻孔这儿有点暗粉红色，下颏突出，因此丰满的上嘴唇有点鼓突，像是闷闷不乐似的。他觉出她体内的一些伤心的陈年旧事正在崩裂，如同他舌头触到的茶杯边上的缺口。他是否也认为从她穿的衣服上可以看出她确实有些不耐烦，什么都嫌不满足，就像费伊表现出的那样呢？

“不管在什么地方，我总能看见你，在慢跑，”他说。“你看上去很迷人。”

“噢，别这么说。”帕特里夏马上叫了起来，在门廊的栏杆旁转

过身，像是被一股腾腾的怒火攫住了。

她的反应告诉了他，她把他看成了一个危险的男人。"你穿着大运动鞋和长运动裤，"他连忙作出解释，"我一直在想，你是不是会害怕被撞到。"

"只要有可能，我就会一直穿白色衣服。现在的跑鞋都有条纹，车灯一照就会看得很清楚。"

她眼睛上的睫毛稀稀拉拉，亮闪闪的，也许是假睫毛吧，像车灯一样闪着光。他热情过头，鲁莽冒失，让她警觉了起来。"好啊，不错，"他很快说道，开始撤退。他凭经验得知，只要满足女人的基本欲望，即便侮辱了她，也不会让她跑掉：阿丽莎像被烫伤一样猛地往后一缩，说"噢，别，你别这样"时就是如此，结果他们处得很不错。他说，"我们说说其他的事吧。你对加州那个想做变性手术然后参加女子网球赛的家伙有什么看法？"

"噢，"帕特里夏谨慎地承认说，"很不寻常啊。"

她既非很开朗，也不是很漂亮。他打扰她、同她说话，还冒着被泼冷水的风险，就是为了实现把这天真的女人带给瓦内萨，好让她像只活蹦乱跳的母鹿那样紧紧搂着他这样奇怪的梦想吗？他们各自从两端往前小心翼翼地前进，终会在当中相遇的。两个女人都会欣赏他，为他争风吃醋，使出浑身解数一比高下。"谈谈很不寻常吧，"他追着说，"我读到过一则消息，爱荷华州有一座女子监狱，安保措施极为严格。"

"为什么不能这样呢？"帕特里夏问道，像是要吵架，这口气使得比斯比家阴暗的门廊变得稍稍有了些生气。

他又惶惑地往后撤了。“我不知道，还有所有那些变性手术我也搞不懂。我只是在想，女人是什么？”

“是啊，”她说道。仿佛他们都在桌子底下找一件丢失的东西——耳环、隐形眼镜——而且已经找到了它。“即使独处的时候，”她对他说，“你也弄不明白。”

他们喝茶时说的话想必都与性，而且都与身材瘦长、傻呵呵的德怀特，与他那烦躁不安的袋鼠脚和女性气十足的大笑声有关。“有时候，”欧文试探道，“这肯定会让你生气。女人越来越爱生气了。瞧瞧帕蒂·赫斯特吧，她原来是个爸爸的乖乖女，现在都成了流氓的姘头了。”

“她被洗过脑了，”帕特里夏不满地说道，很快作了反击，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她被绑架、洗了脑，现在许多人都想把她逮住。他们还说什么女人权利平等。”看来要把女权主义灌输给她，她还嫌太嫩了点，与欧文同样年纪的女人不得已而为自己造出了这个观念，以彰显她们各自不同的风格。

他想要赢取她好感的欲望正在消退。他不喜欢对政治敏感的女人，他喜欢她们玩世不恭、不偏不倚，只对纯属个人的领域、享受自由世界的种种好处感兴趣。他问她，“你知道今年我对什么最感兴趣吗？”他想起了着陆火星的维京太空船，在对上面的运河讨论了一个世纪之后，才发现它比亚利桑那州还要干旱。

“伊维尔·尼维尔没抢占先机，”让人吃惊的是，帕特里夏马上就作了回答，似乎是她把这个想法塞到他脑中去的。她表面上的敌意表明存在着某种希望，他开始对她浮想联翩。他从一步远的

地方瞅着她，想她的脸在床上、在枕头上会是什么样子，这种现实化的想法努力想要对各个阶段都有所了解，却使他产生了厌倦。她的脸会显得很任性，急于想为自己的胆大妄为、自己所冒的风险从他那儿取得某种报偿。

“我为什么会喜欢那种事呢？”

“你喜欢惹是生非的人。苦难会找个伴的，”帕特里夏郑重其事地说着，并出其不意地敲了敲他的胸脯，慢慢悠悠地离开了弥漫着十一月寒冷气息的门廊，进入明亮温馨、人声鼎沸的起居室。

他在艾-欧数据公司自己那间僧侣房似的单间，高耸的窗户已经很脏，访客都得事先预约，最近却受到了工厂内部的侵犯。大约一年前雇用的低级程序员凯伦·亚辛斯基，在艾德操作结束时替他送许多纸过去，都是些有问题的机器代码打印稿、最初几项条款标黄的欧文与《明日计算机》所签的一些合同。凯伦不得不穿过厂房上面未经使用的楼层（空置不用表明了公司近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数码之眼”2.2 版在愈来愈密集的图形市场取得了败绩），在欧文从里面反锁的灰漆金属门上敲了敲。必须承认，乍一看，凯伦对他在这么小的空间内所作的舒适的家居布置风格吃了一惊：东方地毯，软木板上用图钉钉住的便笺和家人照片，用支架撑起的搁板上放着目录本和计算机使用手册，头顶的荧光灯、桥形灯和用米纸包裹的灯泡，塑料模型，可随意调节的办公家具，用灯心绒罩住的安乐椅与瑙加海德皮沙发，色调柔和的条纹毯和几只鼓起的枕头，几张书桌上的阴极射线管显示器和由好几股电线组

成的五颜六色的绝缘电线。年轻女人的眼睛开始闪闪发光，她认为这间屋子用来做爱、玩计算机再适合不过了。确实，尽管他不应门时并未露出这方面的丝毫迹象，隔音铁门两侧都屏住了呼吸，但她肯定感觉到了。

她如同幽灵一般站在那儿，被纳入了他的梦幻生活之中。她把艾德的几扎纸张交给他后便逃也似的穿过空空荡荡的楼层跑了。但有一天，两人都感觉到会有这么一天，当厚重的门在她身后轻轻扣上时，她交给了他一些票据，也传达给了他另一个信息：一团捏在手里的暖乎乎的短裤。凯伦站在那儿，眼珠乱转，她撩起裙子，向他表明她的裤子在他手上，没穿在自己身上。"我们时间不多，"她的声音充满了紧张——别人会注意到她没在自己的岗位上，她就会被炒鱿鱼。

她个子小小的，五官很漂亮，头发又多又硬，看上去心惊胆颤、营养不良。她同许多年轻人一样，日复一日地受到阴极射线管惨白灯光的照射。她说到了欧文的心里。"那我们就别浪费时间了，"他大无畏地说了一句。

她脱下灰色法兰绒裙子和不值钱的小路夫鞋，但仍然穿着白袜和珍珠粉色的丝绸衬衫。如果说他吻了她的话，那也是后来的事了。她小心翼翼地摘下眼镜，眯起眼，尖下巴上薄薄的嘴唇露出了惯常的全神贯注的表情。她说，"嗨，看看你，"当她想看看他是否做好了迎接自己的准备时，他的牛仔裤已经很快地脱了下来，可是接下来她的熟练程度令人惊异，根本就没用上前戏。想必她在急匆匆穿过陈旧幽暗的楼面时，性兴奋已经水涨船高了，一路上门

闩残破，残损的钉子闪烁不定，而她的短裤就捏在自己手上。还是她在他门前冲动之下才褪下了裤子呢？她那一代人可真是勇敢呐，仅仅过了十年左右，就把数世纪以来的重重障碍打破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们有一次偷偷摸摸在一起时，他喘着气问她。

在沙发上压在他的身下，她的大腿分开勾住他的屁股，对于自己是否老练她丝毫不以为意。“你们这一代人，”她解释道，“一直都喜欢商量来商量去。这种小事，你们却会把它上升到承担责任这么沉重。你们被自己的未来弄得身不由己，就这么忙着。可是你们根本就没有未来。就这么回事。忙活来，忙活去，却连坑坑洼洼都没有。”

“你可真了不起啊，”他开腔说道。

“麦肯齐先生，可千万别这么说。我没什么了不起。我很实际，而且我长得也不是很丑，可这就够了。面对它，对你来说，我就是个被你干的人。”

“我呢，对你来说，我是什么？”

凯伦沉默了。欧文感觉到了时间的滴答声。菲丽丝也许会打电话来。要么是艾德。他已经答应艾德，对保险公司的程序作一下修改，尽可能把保险精算同变化的年金保险利率结合起来，并与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利率挂钩，运算时要用到双对数函数。

“你嘛，你是个帅帅的老家伙。我把你当作孩子看。我喜欢‘数码之眼’，你那时候用几千个字节就做了出来。我开始想你，想要和你干很多次时，就喜欢摆弄它。”

“那么说，你真的想我。真的想要干很多回啰?”

“那当然，这只不过是生物学嘛。生物学很蠢。它的结果就是孩子。我不想要孩子，还没想要。我只想你的鸡巴经常插我里面。”

他们可以在这间封闭的小房间里互相这么说着话，他们封闭在陈旧的厚墙里面，如同他的大脑封闭在脑壳之内。他们占有这儿，如同我们脑中不断涌现的喃喃低语声。

“想得有多频繁?”他问道。“你什么时候再来? 我得知道，这样我就能保证在这儿。”瓦内萨和他也许可以安排其他时间，他四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事——他们的体育活动，他们的牙齿。

“瞧，又商量了不是，”凯伦说道。“我想来、我能来的时候就会来。别忘了，我可是拿了工资在这儿干活的。其他人都瞅着你呢。他们都能感觉到。”

“是吗?”

“我感觉到了，不是吗? 你也清楚。我一开始撩起裙子的时候，你也没怎么吃惊。”

她说得对，即使像这样来上几次，即使有意不去这么想，但还是表明了她自有自己的推断，有自己的行事方法，这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染上了某种色调。过了几个星期，她才又一次出现在他房间里，但已有些害羞，有些乞求。她已经屈从于欲望，而他却完全不喜欢自己控制住她的那种感觉。尽管她说只有一分钟时间，但他还是让她脱去衬衫，逗弄着她活泼泼的小乳房，就像他摆弄“数码之眼”一般。他们的尝鲜之举纯然出于冲动，现在却开始在性生活

中要弄手段，心怀积怨。

他已经学会了做爱时不怜香惜玉，不怀着夸张其词的感激之情。甚至在他想要获得某些启示、某种智慧从而替瓦内萨手淫时，他还是会对瓦内萨怀有厌恶之情。他会让她一起讨论他生活中出现过的其他女人，尤其是那些现在他已经冷静对之的女人，这样他就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对她们进行重温。“费伊，”她说。“我喜欢费伊，喜欢她轻浮的性格，但她根本不懂怎么穿衣服。她就像只风风火火的破布袋，那些荒唐可笑的长裙可以把她的O形腿遮起来。”

“我从没发现她有O形腿。”

瓦内萨被自己的笑话逗得笑了起来，笑声如同低吼一般从她的喉咙深处传出来。“你怎么会呢，小亲亲，你光想着腿中间的东西了。”

“我还是对她感到内疚，把她的生活弄得一团糟。”

“费伊是只蝴蝶——蝴蝶活多长时间？也就一两天。她天生就是个牺牲品。任何人只要和酒鬼之类的人结婚，都会成为牺牲品。然后呢，你又坑了她，但你不是唯一一个，我敢肯定她告诉过你。你呢，太天真了，所以才会这么责怪自己。”

“阿丽莎呢，你怎么说她？”

“你怎么看她的呢？或者说，你让她怎么样了？”

她指的是孩子。他说，“我无言以对。”

“你当然无言以对啰。没人会这样。这是秘密。”

“我只能说她很讨人喜欢，不是吗？”

“这要看你把肚子弄得有多大了。”

瓦内萨髋骨上方的腰部很壮实，他用手兜住她腰上软软的肉，狠狠地拧了一把。她痛得扭歪了脸，露出了上犬齿。他们在她家——这样的机会很难得，还冒风险，他的红色刺鳐车停在她同亨利可放两辆车的车库里，如果启动电动门，门往上打开后，两辆车便像两块亮闪闪的肉。斯雷德夫妇家的房子是五十年代的新殖民主义风格，带车库和玻璃门廊，房子坐落于中弗斯镇战后兴建的街上，处处可见亨利精心制作的木器和精心维护的场院、瓦内萨颇有效率但无甚新意的家务活和维克托在乔特一步步可喜的进展，这种假正经让他颇为恼火。斯雷德夫妇异常坚固的婚姻建基于某种无法移除、默然无声的地基之上，他恼恨万分，却又不得要领。难道亨利不知道他的妻子有多淫荡吗？难道不是他单调乏味、自满自得的迟钝才令她怒不可遏吗？非也，他们似乎琴瑟相谐——每张镶在银质相框中的维克托的照片，园艺俱乐部的获奖绶带，摆得很是地方的相匹配的扶手椅和搁脚凳，如同他在柳条镇时所羡慕的那些有着极其漂亮的地下室的房子。

“啊唷，”瓦内萨发出叫声，但没动怒，她自认倒霉。

“对不起。我从没觉得阿丽莎长得胖。”

“以后有时间你去瞅瞅她。她到现在还不想办法把怀孕时的体重减下来，孩子都四岁了。”

妮尼娜这孩子已经会走会说，很漂亮但很阴郁，女性气质在她身上特别突出，而且她还有那么一丝优雅、活泼。在欧文眼中，她令他愈发想起了自己一年级照片上的模样，照片上的他既想讨好别人，又对一切表示怀疑。但别人还是说她长得像伊恩：他方方正

正的眉毛皱起来时的样子，他斜眼看人时的锐利眼神。等她大到可以走路时，这个公认的父亲便会心满意足地推着她到处走，他跑起来时山羊胡上的脸庞会泛起红晕。他瘦巴巴的光腿变得越发强劲有力。父亲身份再加上经常锻炼便是伊恩在即将知天命的时候所作出的对策。瓦内萨提起了孩子，让欧文着实吓了一跳，看来她知道这事。“你是不是吃醋了，”他对她说。“你是不是和阿丽莎有过事，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们一直以来都像女孩子那样聊天，边聊边喝许多白葡萄酒，这对我们的体形可没好处。你看来还没意识到，欧文，除了干那事以外，情欲可以有各种各样形式。阿丽莎和我有时候觉得很舒服。”

“那就是女人和男人上床是想要舒服的原因吗?”

“你老是问我那事。回答是，说对了一部分。”

“真的，你和女人做这事的时候，会怎么做呢？你用嘴，用假阴茎，还是其他什么东西？说说看。”

“噢，亲爱的欧文，我都忘了。就算我做过吧。你走之前想再操我一次吗？你都不知道该干什么了，老是担心其他任何人做了什么。”

“别忘了，”他提醒她，提醒这个心满意足的裸体女人，她腰板厚实，像维纳斯石膏像一样晦涩难懂，“你还要我给你把帕特里夏·奥格尔索普带来呢。”

“是你想那样做。想两个女人来伺候你。”

“是啊，我是这么幻想——我能和你说说这事吗?”

瓦内萨不置可否。

“我幻想的是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我不敢肯定一个男人是否真的能搞定两个女人，但一个女人肯定能搞定两个男人。”

“所以你想当那个女人。”

“噩，那会把我弄疼的。”

“它不会伤了你，小亲亲。这很正常，或者说很正常的反常。老是把自己作为某个固定的性别，确实过一会儿就会让人感到厌倦。”

“你这个自以为是的贱人。你真不可思议。”

“是谁说的，”她高兴地继续说着，“一个性别结束了，另一个性别就开始了？当我们还是很小的卵细胞时，我们都是女性，后来有些幸运的卵子得到了Y染色体，就把它们都变成了长着阴茎的蝌蚪。这真的很脏，就像我现在的屄一样。可是，亲爱的，你还是进来吧。把我操得翻白眼。”

“瓦内萨，你真不可思议。你什么都说。”

“好吧，至少我又把你弄硬了。”

在他看来，做爱是最容易掌握的一件事，与做家具、讨厌的婚姻羁绊、从窗帘斜斜投入的耐人寻味的灯光和召唤孩子们上学、放学的村落报时钟声都远为不同。他在中弗斯镇最爱看的风景是在七点半和八点之间，孩子们都去上学了，有的一群群地走着去，有的和妈妈一起聚在巴士车站，他们的背包和五彩缤纷的合成纤维服看上去喜气洋洋，与三十年代柳条镇阴沉沉的短裤和黑色外套截然不同，那时候孩子们走起路来很吃力的样子，就像去黑黢黢的

工厂一样。晚上，在大床上，躺在菲丽丝的身旁，从她有规律的深呼吸可以判断她已睡着，此时他就可以让自己、瓦内萨和帕特里夏·奥格尔索普在舞台上演一出活剧，帕特里夏奔跑时轻快的身子同她那肉感花蕾般的上唇引得男人纷纷追逐。他的本能告诉他，帕特里夏有另外一种柔顺的品质，可以追到手，这种品质同X染色体颇为匹配。他与瓦内萨为达到心醉神迷的状态，会牢牢地把她抓在手里的。他画出了嘴和下面的洞，用矢量线条勾勒出一片片富有弹性的皮肤，他还画出了三双眼睛，这些眼睛被拉得很宽，显出了震惊的样子。粪堆，瓦内萨曾经这么说过，粪堆和烂泥，说他喜欢这些东西，我们大家都喜欢，这生育万物的粪堆。后来，他脑中的图像不见了，只是当他的手一直攥着半梦半醒的鸡巴，逗弄它时才又见到了这些图像，后来攥着时，欧文想射到摊开的手帕上，他的精液能喷到那上面。达到兴奋的顶点时，汗水从他的毛孔里涌了出来，他发现菲丽丝热乎乎地紧挨着他也是他出汗的一个原因，粪堆，舒适，如同她富有节奏感的、轻柔的呼吸声——轻柔，如同她的话语般轻柔，而不愿让自己粗俗地打扰这个世界——丝毫未觉察到他高潮来临时的澎湃。可她在那儿，如同欧拉[1]某个无穷级数中的有穷和存在在那儿一般。

“我们为什么不再做爱呢?”有一天她问道。

“没有吗？我觉得我们做的呀。”

---

① 莱昂哈尔德·欧拉(1707—1783)：瑞士数学家，他最大的功绩是扩展了微积分的领域，是十八世纪数学界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有好几个星期了。是不是我身上的味道越来越难闻,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一点都没有。除了薄荷茶和果香菊茶,我从来没闻到你身上还有其他什么味道。"

"那就好。我们来吧。孩子们八点到三点半不在家。你为什么不在中午的时候回家吃顿午饭呢?我不是指早上,我知道你很不喜欢被吵醒。"

"你今天想吗?"他竭力在想是不是和瓦内萨有约,凯伦来的时候是不会提前告诉的。"你在想什么呢?"他停了下来,问道。

菲丽丝没对这个问题生气,但她还是脸红了——血流从她斜斜的颧骨下涌上来,就是因为这颧骨,他才认为她是校花,她听任自己的脸红着。"什么都没想,"她说。"只是有感觉。最近一段时间你看上去很帅。"

他找到了一个很不错的机会可以去理论一番。"噢,现在帅,以前不帅吗?"

"以前也帅,但,你和伊恩不一样,以前你有股学究气,好像只有把你的眼睛弄伤,你才会不看计算机——好像我们大家对你来说,都不太真实似的。现在你不太这样了。"

"好啊,谢谢了。我想是这样。"

现在她生气了。"就当我什么也没说,"她说道。"我只是努力想当个称职的妻子。我是人,你知道吗?"

"宝贝!"他走到她身边时,突然之间觉得痛。他头脑中的两维图像倏忽变成了三维,他已忘了她还是个人,他对她的爱慕太过抽

象，她如同他过去的一幅图像，已经很难进入他现在的状况之中。他搂住她，她的脸就在他脸的旁边，滚烫滚烫的，他们两人都想哭。"你是超人，"他对她这么说道，想把两人都逗笑，但没成功。他说，"我们来说个时间。我觉得今天有点问题；我得看看我的工作安排。"

"你根本不想，"菲丽丝说道，和往常一样她说得很正确。"我不是超人，我除了生了四个健康的孩子，其他地方都一无是处。可就连他们，我也没花太多的心思。我们让他们像野草一样地生长着。"

这话有道理，可他原本是可以尽到当父亲的本分的：辅导家庭作业，晚上掖掖被子，说些老一套的漂亮话让他们焦虑不安的幼小灵魂可以安睡到早，带着全家去楠塔基特岛[1]、迪斯尼乐园和蒙特利尔举办的 67 年展览会旅游，在缅因州租房度夏，让他们参加各种各样的课程，无数个夜晚同家人兴致勃勃地享用晚餐。从外面，透过蔓虎刺路上这栋温馨、昂贵的宅院的窗户看，从地下室里的秋千、冰球鞋、玩具屋和高尔夫球棒来判断，欧文和菲丽丝俨然是颇为尽职的父母亲，其实不然，他们和有些人不同，那些人——也许可以算上欧文自己的父母亲——生活在孩子之间，完全跳出了自我，跃入 DNA 链之中。比如说吧，伊恩和阿丽莎，在从岩石嶙峋的地方搬来之后，完全想妮娜和她两个兄弟姊妹所想。欧文同菲丽丝这一点很像，他们最宠爱的孩子就是尚未长大的自己，他们仍然

① 马萨诸塞州东南一岛屿。

叫嚷着要求得到照顾。“明天吧，”他答应她。“我刚想起，今天我要和艾德共进午餐。这些天他心情很不好。”

“明天我要同阿丽莎、瓦内萨和伊莫金在俱乐部打网球。伊莫金不来的话，就找帕特里夏。”

“那么后天吧，”他说，“要不晚上，等弗洛伊德和伊芙睡着。”格里高利在布朗大学读二年级，艾丽丝在史密斯学院读一年级。

“我晚上特别困，”菲丽丝说。“到后天我就会忘了自己都想表达什么了。”

“都想表达什么呢？”他问她。

“是表达我爱你吗？”她怯生生地说出口。

他把她的问题转换成一句陈述句：“我爱你。”他自忖，我正在毁了这个女人的生活。

“都是这座该死的镇子，”她怒气冲冲地说道。“不管走到哪儿，它都在那儿找你的茬。”

“它只是座镇子而已，”他说。

“不，欧文。不是的。镇上的人除了恶作剧，根本没有足够的事情可以做。”

有段时间，欧文一直认为得同瓦内萨拗断，免得到时弄得尽人皆知，重蹈费伊的前车之鉴。他无法看清斯雷德夫妇奇怪的婚姻状况，但他相信，同自己一样，他们也不愿公开婚姻中的不忠。这儿不是嬉皮士社区，也不似中西部北部白雪皑皑的偏远地区那些坚定地拥护共和党的易货俱乐部。这些东部人自有他们的魅力和种种暧昧不明之处，因此做起事来都颇为老练。近来欧文受到了

伊莫金·比斯比的吸引，她酗酒成性，嗓音嘶哑，看来是被威士忌熏坏的，乌黑的头发有些泛灰，头发从当中分开，一丝不苟地往后梳去，就像以前用达盖尔照相法照出来的人像。她出身高贵，一副受委屈的优雅相。她家有钱，于是资助罗斯克在镇上当了个不起眼的小律师。罗斯克处理一些朋友的遗嘱，由于他长期住在镇上，所以在市政厅操办的一些生意上也有些小实权。派对开到后来，伊莫金开始有事没事地接近他。有一次她泪眼婆娑地抓住他的大拇指，用动人的破嗓子问他，“你不喜欢我什么呢，欧文？”

“什么都不，”他答道。“我的意思是，我一点儿都没不喜欢。罗斯克新做的清雪机生意怎么样了？”

帕特里夏·奥格尔索普往他们这儿走来，硬是插了进来，尽管他没同她睡过觉，而且把她招募进来同瓦内萨一起组成三人组这种想法也已经消退。但他的调情还是留下了些残余的影像，他手淫似的幻想也换回了某些回应，它们晚上穿越镇子，穿行于酣眠的电视天线之间，把她拉向了他，让她小心翼翼地盘旋于他的身侧，似乎等着他的进一步行动。这两个女人带着某种恼怒的期待神情看着他。他说，“还是你们俩谈谈网球吧，”便抽身后退，到厨房里看菲丽丝去了。他坐在高高的山毛榉木凳上，同艾德和亨利·斯雷德聊起了天，此情此景仿佛回到了往昔的麻省理工学院，他发现她隐在烟雾缭绕的中餐馆里，同杰克·罗文塔尔和鲍比·斯普洛克待在一起。

如果欧文真想对伊莫金有所行动的话，他就必须离开瓦内萨。

但他是否能找到一个同她一样的女人，在性方面如此坦诚相待，遇到挫折眼睛眨也不眨，有着波澜不惊的暗色皮肤，而且阴蒂如同男人的鸡巴，可以对他发起进攻呢？正是这种厚颜无耻和充沛精力使她在当地几乎无所不能：她是基金会的两名主席之一，人们便是这么称呼她的，成立基金会是为弗斯镇联合医院建一栋附楼——是一栋很大的办公楼，不过医生的空间没有增长多少，倒是健康保险公司急遽增长的管理层和会计的空间多了很多。医院坐落于镇上，但也为下弗斯镇荒僻的小村落和上弗斯镇城郊结合部的居民提供服务，他们都不愿驾车去哈特福德。每个人最愿意见到的是当地的医疗机构能越办越好，存活下来，因为大医院的医疗费用和办事效率使小镇的医院越来越无立足之地了——正是这股经济趋势使得小镇的电影院、不属财团的银行、独立运营的办公用品商店、玩具店和书店日渐式微。买东西都要跑到镇与镇之间的地方，跑到一夜间便吞并了好几家农场的商场里去才行。金字招牌的伍尔沃斯连锁便利店想必如同福特汽车公司和美国电信电报公司那样历经沧桑了吧，但即便这个商业巨头在河街上开设的日用品商店生意也是日趋萧条：宠物区里只余几只低声咕哝、垂头丧气的小鹦鹉和金丝雀，以前它们可是嘁嘁喳喳个不停，就像待在丛林里一样，现在里面都是鸟食和鸟粪散发出的谷物味道，还有沙鼠在那些吱吱嘎嘎响的轮子上发出的窸窸窣窣声，用木屑铺成的兽窝的刺鼻气味。

医院如同尚未分配辖区的中弗斯镇中学一样，在镇民们心中有着一份记忆。麦肯齐夫妇年龄最小、满怀愁思、多愁善感的伊芙

就出生在这儿，菲丽丝四十岁的时候以为得了癌症，结果虚惊一场（是良性囊肿，切除囊肿只不过留下了一条疤痕），格里高利十四岁时摔断了脚脖子，欧文三十四岁时得了急性阑尾炎，医院把他们收进去，对他们悉心照料，抚平了他们的痛苦和恐惧。他们各自的朋友都有这种刻骨铭心的共同经历，但他们还是向往大的社区。欧文爱这条老态龙钟的河街商业街，他把自己的公司视作小镇工业史的一个篇章。好多次，他与菲丽丝都借孩子参加中学运动会的机会，跑去那儿好好欢庆一番。这是一座欢欣鼓舞、备受驱迫的家园，在穿白袜的拉拉队队长带动之下，许多强劲有力的臂膀此起彼伏，彼此用劲地握手，还有，“既不太瘦，也不太胖，中弗斯镇就在那！既不太大，也不太小，中弗斯镇顶呱呱”——食指举起，摇动——“就”——手臂伸出，手指张开——“这样！”自从欧文十几岁爱跳柳条舞的那个时代以来，穿着褶裥裙和宽大汗衫、手舞足蹈、跳来跳去的疯狂女孩便跳起了那种始自六十年代的扭动身体的舞蹈，不过在年轻人的这些仪式中某种本质上的保守性还是令他动容——户外那些悠远的叫喊声、那些从球场和足球场上传到了场外的飞溅的泥土散发出的忧郁气息，还有那些凝聚着的希望，希冀在人生这场盛大的比赛中今朝的胜利便是永远的胜利。

基金会的运行相当顺利，在村落的各个阶层都取得了进展。结局皆大欢喜，于是在四月阳光明媚的一个好日子里，大家都聚到了医院的庭院中。为工作人员和重要的捐款人举办户外派对是件挺冒风险的事，但人很多，市政厅楼上积满灰尘的礼堂看上去太沉闷，太正式，而三层楼的格里高利联邦大厦楼下的房间是个历史学

会，精英气又太浓。傍晚时分，热气灼人，欧文在人群中立马就看见了帕特里夏·奥格尔索普。当他转身想避开她时，她匆匆跑了过来。“欧文！我一直再没见到过你！”

“我就在这儿啊。”

“我的意思是，想找你谈谈。”

他抱歉地说，“我想冬天的时候我们已经促膝谈心过了。”我们：他和菲丽丝，丈夫和妻子，既真实也不真实。

“太糟了吧！那天下着大雪。德怀特说我们应该搬到卡罗来纳州去。尤其是现在，当地的养狗管制法令变得越来越严了。”谁都知道，他们那条狂暴的猎狗杀了邻居家的好几只猫，还袭击了四分之一英里远的马厩，饕餮了马槽里的马食。

帕特里夏新理了乱蓬蓬的发式，阳光下，一绺绺雪松红的发丝闪着亮光。她身上的那件圆点花纹的裙子很短，样式比较老，但又有些出格。她的瘦腿底下穿了双搭扣很大的鸭嘴头白漆皮便鞋。她看上去就像从漫画书里逃出来似的，不过欧文对漫画书还是一向情有独钟的。“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的？”他问道。

“你不知道吗？特别捐款委员会有一个人辞职了，她就找我做了。她不把人当人使，我得告诉你。”

“别人都这么说。”

“不过她也是个婆婆妈妈的人。但她所做的一切也真的很棒啊。”

“是啊，”他附和道，同时脑子里不停地在想她说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想起了去年秋天在比斯比夫妇家门廊上他们之间的

那次谈话，帕特里夏似乎又重新具备了以前拼命抵抗的那种激情，欧文告诉她，"说到女牢头，我们现在倒是有了派对的女主人了。"

"是啊，"她说，"糟糕的是，她这人太保守了。"

"你现在倒反对保守了。"

"只是她们都是小商小贩出身，太没趣了，"帕特里夏说道，她扭过头，他便看到了她的侧面，下颏突出，颇富性感。她的上唇几乎可以钩住东西。至少，她的谈吐已经变得很开放了。

"至于无趣的保守派，那只有可怜的福特①了。保守派随着越南战争一起寿终正寝了，"欧文说着，只是不知道该如何激发这位刚变得有点激进起来的帕特里夏。

她没理会这句话。"欧文，"她说着，猛地把胸脯一挺。"你得去看看《香水》这部电影，由沃伦·比蒂②主演。德怀特和我都很爱看。真的太棒了。"

这时候的她更像以前那个拘谨呆板、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帕特里夏。不过她浑身散发出清新自然的香味、轻松自如的热情，欧文感觉出她想巧妙地修补他们之间的关系，而他睡过的女人也都会有这样的举止。他是否在梦中同她睡过呢？他对裸体三人组的幻想是否会不知不觉地经过村落的血脉传到她那儿去呢？她身着洋娃娃似的装束，周身洋溢着兴高采烈的情绪，眼睛闪闪发亮，似乎只想着逗他玩，就像步行到小学上学途中的女孩那样。他只得往

① 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1913—2006)，美国第三十八任总统。
② 亨利·沃伦·比蒂(1937—)：美国著名演员。

后撤，性行为已经把他的生活弄得日趋复杂，他得琢磨琢磨这一新出现的情况。是否瓦内萨因见他出师未捷，便亲自出马引这个轻佻的新住户上钩，还是她们俩人尽管赤身裸体，闪耀光泽，但又严守妇道，犹如克鲁埃[1]笔下两幅肖像画中的德·普瓦蒂耶姐妹一般，等待着他找到她们呢？每个村落都有壁炉一角，根菜地窖和阁楼，那儿的床垫罩着条纹布套，静悄悄地等待着高潮的来临。

参加慈善会的人群站在十五英尺高颇似阳物的图画下，画中是一支温度计，红色水银柱一直升到了柱顶，这幅画在医院外墙上要展出好几个月，他们喝多了廉价香槟酒后，开始喧闹起来。欧文看见了愁容满面的伊莫金·比斯比，她梳着艾米莉·狄金森的发式，心怀渴望地在人群中搜寻着能给自己的生活赋予罗曼蒂克意义的人。他自言自语，看来她得等了，因为他生活中已没有空间可以再容纳了，帕特里夏显然还挂在他的钩上。他快速扫了一遍所有的捐款者，他们沐浴在春天凉爽的阳光中，肤色发黄，神色迷离，他只盼着别在人群里碰上凯伦·亚辛斯基。艾德用公款捐赠，成了大客户，他也许会把她带来，作为艾-欧数据公司的随行人员，如果有哪些敏感的眼睛一旦窥伺到欧文同凯伦站在一起，他们便会发现在他们的身体之间涌动着磁流，这是一种会搬弄是非的电流。

不过他没看见她。相反，伊恩·莫里塞走了过来，他的山羊胡变得更白，脑袋上的头发也更长了，这与他近来想当一个用画架作

---

① 弗朗索瓦·克鲁埃(1515/1520—1572)：法国画家，以描画瓦卢瓦宫廷风情而出名，也擅长裸体画，其中一幅便是小说中提到的《迪阿娜·德·普瓦蒂耶》。

画的画家这样的决定颇为相称，他业余时间已经不太画杂志插图了——他吹嘘道，现在只接业内老朋友给他的活，而且稿费很诱人。他一本正经地说，“阿丽莎和妮娜待在家里，妮娜高烧得吓人，有半个晚上一直在折腾。”

“她现在几岁了？”欧文礼貌地问道。

“看在上帝的分上，都有五岁了。让人觉得自己真老了。”

欧文不无嘲讽地说，“你该把她带到这儿的急诊室来。”

伊恩没听出其中的讽刺，还当作是建议。“咳，她像匹马似的结实着呢。身板儿就像用石头垒起来的小茅坑。结果呢，和我爸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他是石匠，我没觉得有什么丢脸。”走了味的香槟酒突突冒着泡，使他的呼气有股味道。

欧文只觉一阵刺痛，他想象着阿丽莎与小女孩同这个虚张声势的吹牛者在一起时的样子，真是神圣的三体合一啊，不过与他父母亲每逢星期日带着他在柳条镇散步的情景倒是很像。“是啊，祝她身体康复，”他对伊恩说。

“她马上就会好的。就像我说的，好得很呐。我祖父和外公都活到了九十多岁。”

“请转告阿丽莎我们大家都很想念她。”单单阿丽莎的名字，它那动听的齿擦音，就在欧文的脑海中轻轻撞击了一下，他想起了她皮下脂肪厚厚的背部被脊椎骨一分为二的样子，椎骨底端线条柔软。他产生了一种同志般的情谊，想要和同一条战线里其他身经百战的人拉拉家常。他走过人群，走过这些与他共度了十五年春秋的镇民，这种互相爱恋的感觉并不仅仅来自于他所认识的女人，

而且来自于穿着光滑的涤纶服装的镇上的生意人，做事牢靠的屋面工，兼职在铺着白色桌布的酒吧里当招待，还有精力充沛的护士，现在已经退休，八年前，欧文摘除阑尾的时候她曾护理过他，在死寂的夜晚给他打了几支杜冷丁以减轻他的痛苦。医院的勤杂工和接待员在这喜气洋洋的人群中，露出了棕色与橄榄色皮肤的面庞。他在人群中没找到菲丽丝，尽管她漂亮的脑袋通常会在大多数人头顶上方几英寸处飘浮不定。他爱过她，一开始是这样，因为她个子很高，有女人味，而且年轻。奇怪的是她真的不在，这让他感到一阵负疚的刺痛感。他觉得自己的快乐一钱不值，对此觉得惶惑不已。怀着负疚感的快乐，这就是生活吗?

阴影愈来愈长，空气也愈发凛冽。作为主席之一的瓦内萨，已经通过发生故障、发出蜂鸣声的便携式音箱，作了一通很有见地的发言，还多方感谢了一番，她现在向他走来。她穿了一身凫蓝色驳丝套装，身边跟着一位穿着翻领衣服的帅气男人。“亲爱的欧文，我不知道你是否见过牧师阿瑟·拉尔森先生。他刚来这儿主持圣公会的主显节，但他帮了很大的忙，在他的子民中发展了很多特别捐款人。他帮助我们说服了他们。”

牧师同欧文握了握手。欧文本能地感觉到，他握手时会根据性别与所握的手的大小、根据他或她在镇上的经济地位、根据对方与权倾一时的瓦内萨处于何种朋友关系来精确地调整力度。与欧文的握手虽显温和，但并不热情。拉尔森牧师的帅气似乎是某种防水布，上面的水滴洒得颇为均匀，他的尖头黑皮鞋发出绸缎般的光亮，他风吹日晒的淡黄色脸庞也闪着皮革般的光泽，看来他经常

在户外活动。他领口往下的衬衫不是通常所见的乌黑的颜色，而是有些浅灰紫色；他头上浓密的头发颇有弹性，被紧密有致地拢在一起，这令欧文想起某种中等体格、背毛丛生、尾巴蜷曲的狗。拉尔森只不过三十多岁，态度坚定，却不张扬。他这样的男人因谨守上帝之道，日子会过得无忧无虑。

"欧文，"他说道，他重复说了一遍瓦内萨给他引荐时说的名字，似乎要把它适当地归入他记忆里的名单之中。他的眼睛和气地闪烁着，两边眼角已起了鱼尾纹。欧文喜欢他，绝大多数牧师他都喜欢，因为当我们消磨时日的时候，他们能使不可想象的事情推迟发生。

拉尔森往边上挪了半步，露出了和他一同来的女人，她存心拖在后面，走在瓦内萨的另一边。她体格结实，皮肤光滑柔软，像埃尔希，她有点双下巴，但也散发出了一种高深莫测，又有些一本正经的活力，欧文在金吉尔·比廷身上欣赏的正是这一点。她握手的方式令他感到吃惊，那些柔嫩的女性手指冰冰冷地滑入了他的手掌。她的眼睛是那种很亮的海蓝色，如同柳条镇的有色玻璃酒杯与边上镶扇贝的小玻璃果盘，整天忙于家务的姑姑和年长的女邻居们都会把它放在关着的南窗上方，以承接光亮。旁边的男人发出了受过训练的、颇为自负的男中音，这声音隐于胸腔深处，而非仅仅作交流之用，他郑重其事地向欧文说道，"这是我的好太太，朱丽娅。"

第十三章　你并不想知道

在哈斯凯尔斯十字村，人们生老病死。你会明白他们是怎么死的。他们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死去，通常会死在受过专业训练的护士和忠心耿耿的仆人手上，不过极少数情况下，他们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倒毙，比如说，在十三洞高尔夫球场上打球时，或者周日午饭喝了很多酒小睡的时候。死亡从来不会失去其出其不意的特质。生命并不期待它的光临，活人的头脑对此是无法想象的。镇上有些人在做完复杂的整容手术后，或者在做完高难度的多导管手术后，或者在对豪宅进行装修后，很快就死去了，他们原本巴望着会再多活几年，可他们转瞬间就死了。

教堂里，仪式一直在运转着，欧文和朱丽娅会定期前往参加，不过她还是牧师妻子的时候，去得比现在更频繁。一个周日又一个周日，愈来愈多的濒死者，尽管他们目光桀骜不驯，下颚不停地咀嚼，可当他们从祭坛围栏那儿踉踉跄跄往回走的时候，便会显得犹豫不决，憔悴不堪。往后，他们再也没法走到祭坛围栏那儿了，或者说他们再也没法下跪了，那都是他们膝盖浮肿、髋骨疼痛的原因，他们也没法像罗马天主教徒、路德派信徒或其他人那样站在那

儿，张开双唇等待圣饼的进入——接下来——牧师及其助手会把圣餐送到坐在后面长凳上的人那儿去。在这一约定俗成的仪式间歇之时，除了牧师的喃喃之声外便听不见其他人的声音，除了领圣餐者来回摇动的白发，如果他曾就读于老式教会学校的话，那么在领受圣饼和葡萄酒之后还会用手画十字，除此之外便看不见任何人在动。男人们脸无血色，他们的眼睛陷入眼眶，变成呆板的灰色；女人们，则即使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仍然会涂脂抹粉，眼神闪耀着光泽，而她们的脸颊尽管萎缩，却也红润。有些女人濒死之时，她们一向坚守的简朴与勇气显得特别突出。其他人，比如富甲一方的弗洛伦斯·斯普兰现身的时候脸上化着妆，穿着极其正式却又滑稽可笑的服装，夹在拐杖和仆人的中间颤颤巍巍地走过耳堂，前去领受耶稣基督的血肉。

结果，即使名利最淡泊、意志最坚定的领圣餐者也都没法去参加周日的圣事了，而是仅在《祈祷者名录》里挂了个名而已，许多人——很多人，这得悄声说——都是如此，当日的唱诗班领队在说完“让我们为老人和体弱者、为寡妇和孤儿、为病人和受苦者向上帝祈祷吧”之后，便会用单调的嗓音念出他们的名字。或者，先朗读《仪式祷文》的第三节，“怜悯那些忍受悲伤与苦难的人吧。”在随后而来单调的人名朗读声中，弗洛伦斯倒也体现了民主风范，与一群拖着病体、境况不佳的人待在一起，他们是艾琳与贾米卡，肖恩达与拉腊，多洛雷斯与贾德，布鲁斯、哈马德与托德，尽管他们未与她谋过面，但由于卡伯特市区的主显节计划涵盖范围很广，所以也把他们包括在内了，他们因为吸毒、酗酒、肥胖症、艾滋病、性乱交

和躁狂抑郁症而完全被毁掉了，现都住在收容所和政府补贴的公寓房里。接下来，读到弗洛伦斯的名字，她又恢复了自己的姓，曾有一段时间，在念完那些套话“让我们为那些心怀复活希望的人，为所有那些离去的人向上帝祈祷吧”之后，也会读到她的名字。信众作出回应，恳求这个假想的巨大实体眷顾村落举行的这些活动，“上帝啊，发发慈悲吧，”或者在提到安然长眠于棺椁与骨灰瓮中的死者时，说道，“让光明永远照耀着他们。”

永恒的光明存在于宇宙之中。据最新科研报告所述，在某些叫做黑暗力量的不可知因素的推动之下，宇宙正在越来越快地膨胀，最终星星互相之间再也无法照面了。据其他已经证实的规律所述，它们会燃烧殆尽，成为永远不具能动性的物质，形成毫无意义的灰团，飘浮不定。没有人会比村落的牧师更在意纯粹依据经验建立的宇宙天体学最近所发生的转变了，他们只盼着在这神秘莫测的平衡状态中，一窥神意降临的赐福。正如欧文所见，现代信仰所肩负的一个重任正是无限扩大的时间观。圣保罗认为，末日审判的号角会在某些人的有生之年响起——“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①”——中世纪的人也仍然会描画完整无损的骨架从坟墓里爬出来，露出没有牙龈的诡笑。阴间就在拐弯的地方，甚至还可以去走访一下，如同拜访大教堂下面的穹顶。如今，阴间肯定已经归属于另一个维度，而我们所运用的亚原

---

① 语出《圣经·哥林多前书》第51—52节。

子链，这一数学上的独创性或许终将解决生存之谜：无，这一宇宙现实的根基，这一持续存在的基层结构，为何会如此不厌其烦地违反自身的意愿，创造万物呢？教会出于策略考虑，退后一步，完全将宇宙视为物理学的领地而弃如敝屣，从而在个人的心灵状态中求得安稳的发展——意识也是一个脆弱不堪、短暂易逝的宇宙。在那片无限延伸的阴郁世界里，弗洛伦斯同贾米卡、拉腊和布鲁斯结识，他们沐浴在上帝普照的爱之光辉中，变得越来越强大。“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1]接下一节，保罗又不祥地加上一句，“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2]

碰巧的是，欧文和朱丽娅在搬到哈斯凯尔斯十字村后，与大多数老年人交了朋友。同他们一样年纪的人，发现这对儒雅有礼的中年夫妇既不喝酒，也不爱搬弄当地的是非，所以自第一次邀请他们参加鸡尾酒派对后，便喜欢上了他们。年纪更长的，尽管要么由于疾病缠身，要么自动参加了戒酒协会，但一见这对新来的“年轻”夫妇性格活泼、举止有度，便会邀他们参加各种季节性的派对，而除了他们那碍手碍脚的孙儿之外，欧文和朱丽娅也确实算是最年轻的客人了。这群兴高采烈的老年人总是兴致勃勃地说些早已过时的老来经，看来庞大的收割机已经启动起来了。葬礼已成家常便饭——圣公会的葬仪有时气氛颇为轻松，葬仪上老朋友们和年

① 语出《圣经·哥林多前书》第32节。
② 语出《圣经·哥林多前书》第33节。

事日高的子孙辈们会唠些无关的话题，搞搞笑，回忆回忆。到时会提供一本圣事小册子，封底是平淡无味的诗句，中间是赞美诗的索引码，封页上是死者正当盛年时照的容光焕发的相片，有时是站在缅因州自家的船舵旁，有时旁边是盛开玫瑰花的棚架，他在阳光中灿烂地笑着，如今，阳光中的中微子已经远达织女星那儿，有时他会牵着马缰，不过马也死了，它在相片上眼睛睁得老大，粗俗地奓着鼻孔。欧文对富人所谓的幸福，也就是简单的生活究竟由什么组成一直饶有兴味。那就是快乐的乡村生活：花上大把大把美元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清白纯洁，就是为了让自己秉性无辜。举办四十周年纪念日，或盛大的退休欢送会时，很少会挑室内拍照，也很少会选工作或参加仪式时拍照片。如果最近刚故去的人是个皮肤光洁的年轻人，那么几乎总会选一张与运动有关的照片——白衣白裤站在网球场的网旁，或者举着银质奖杯，一脸的笑容和灿烂。来世所暗指的也就是乡村俱乐部而已。圣事活动之后，寡妇、鳏夫或长子仍然会在当地举办一场派对，地点要么选在死者生前居住的宽敞的屋子内，在游艇俱乐部，要么选在乡村俱乐部内，在那儿对死者的回忆总会变成忘情的欢闹，变成抱怨连连，哈斯凯尔斯十字村持有土地的纳税居民会抱怨自己如何如何不幸，得同那些腐败行为，要么是不顾民生的行为作斗争，而再怎么样那些卑鄙的官僚们还是会舒舒服服地坐在卡伯特城自己的权力宝座上。如果派对是在私人的家宅中举办，那么最好能看见一片波光粼粼的海景，这一吞噬一切、波澜不惊的永恒景象等待着每一个欢庆者，每一个幸存者的光临。

新来的麦肯齐夫妇——如果婚姻堪称电影的话，他们可以叫做《麦肯齐夫妇之二》，如果是计算机程序的话，可以叫做《麦肯齐夫妇 2.1 版》——最早结识的人是本皮[①]·温特沃斯，她是个丰满的小个子女人，头发日益稀疏，很有模仿的天分。她少女时代一直被牢骚满腹的弟弟唤作本皮，她和弟弟除了共有一位家庭女教师外，出门时还会一起坐在父亲"绝世"汽车的后座上。从她一九二五年十岁时拍的相片上看，确实证明了她不仅好斗，而且有当姐姐的权威。尽管后来她变得和善、与世无争，但这个名字却跟随着她，从核心家庭[②]一直来到了走读学校、寄宿学校、家政学校，直至步入婚姻。在保守风气浓郁的当地，温和的男性大男子主义者会给宗族里的女性取宠物的名字，而"本皮"却与"傲慢自大"[③]的内涵颇有相近之处。所以在哈斯凯尔斯与她年纪不相上下的人中间，有诸如"莫芬"、"乔恩希"、"斯纳格尔"和"本奇"[④]之类的称呼的人，都是些六七十年代有收入、有尊严的女人。

如今，如果说朱丽娅有什么弱点的话，那就是她喜欢和无忧无虑的女朋友在一起。她从父亲——纽黑文的银行家、高级牧师，尚育有三个儿子——那儿一步就跨入了刚从神学院毕业的丈夫怀中，堪称一位颇具典范气质的女人：从模范女儿、模范学生到完美的伴侣、完美的主妇当中，严丝合缝，没有间歇。她生命中的过错

---

① 原文为 Bumpy，意为"崎岖不平，艰难坎坷"等。

② 指只有父母与孩子的家庭。

③ 原文为"bumptious"。

④ 分别为"松饼"、"上瘾"、"蜷曲"和"肿块"的意思。

便是爱上了欧文,后来她把自己的行为解读成是为了将他从无望的放荡生活中解救出来。他已做好被解救的准备,但她却并未做好面对千夫所指的准备,她不仅不想被丈夫那些吓坏了的教区居民排斥,也不愿遭到中弗斯镇那些令人尊敬的妇女,如瓦内萨·斯雷德、伊莫金·比斯比、帕特里夏·奥格尔索普和阿丽莎·莫里塞的排斥,她们的义愤填膺显得有些虚张声势。因此在距东北部一百英里远的地方,偶然遇见优柔寡断、狡黠诙谐的本奇·哈普古德,骨瘦如柴、友善温驯的乔恩希·威尔金斯和一团和气、明事达理的本皮·温特沃斯,对朱丽娅来说,真是件快乐轻松的好事。年轻的朱丽娅喝着雪利酒,对女伴们的模仿笑得泪眼蒙眬,模糊了眼睛,她们学牧师雇佣的爱尔兰女仆和意大利花匠的口音,甚至还学舌模仿她那亲爱的后夫"黄蜂"生意上那位枯燥乏味、一毛不拔的搭档的口音,学得很像。对她们而言,朱丽娅就是个小姑娘,温特沃斯夫人确信,她和欧文尽管是跋涉而来,但碰对了人,而且他们在适当的时候加入了适当的俱乐部。当新英格兰的四季栩栩如生地展示在哈斯凯尔斯十字村时,麦肯齐夫妇的半打孩子——他四个,她两个——所带来的麻烦事,饮酒喝茶之间便付与了笑谈,由于参加了许多葬礼,他们便又认识了各自的朋友,而本皮也总会在那儿。她八十五岁时,开始明显消瘦,人也变得虚弱起来。由于脱发她只得戴假发,但看上去很滑稽,为了是戴桃色还是杏黄色假发,她与朱丽娅着实讨论了一番。即使发生呼吸困难被送往医院,她也很乐观。朱丽娅最近一次去看望她的时候,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番祭坛同业公会举办的茶话会上的好笑之处,惹得她止不住

咯咯乱笑，朱丽娅是同业公会的中坚人物，她一直都把它很当回事。当光线在医院的窗户上渐渐消散时，她往后靠在枕头上，用皱皱巴巴的手拍着朱丽娅的手。她保证会好好吃新开的药，还准备养好身体后重返卡伯特城，大干一番。她情绪低沉，但精神还是有所好转。

所以当翌日清晨，听见电话里一个孩子悲伤、犹疑的声音时，朱丽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听完电话，放下听筒，跑回卧室，严肃地对欧文说，“本皮死了！”眼泪在她的眼中打转，使她碧绿的眼睛显得愈发生动起来。朱丽娅是这样一个女人，即使情况再糟糕，她也不会哭泣。

中弗斯镇目睹了其他的丑闻和离异，但有关牧师妻子以及双方家庭各自冷静分手的故事却有着不平常的意味。欧文的二儿子，也就是第三个孩子十五岁的弗洛伊德起的是他当会计师的祖父的名字，他从学校里回来说，这么多人，偏偏就拉尔森牧师和他的妻子在闹离婚。和他同年级的女孩詹尼弗·帕贾塞克有时为他家带孩子，说他们经常打架，孩子们——一个姑娘，一个男孩——都很害怕。

当弗洛伊德把这消息传给他父亲时，虽然觉得搞不懂，但也觉得很好玩，他并不知道这个消息和他有着切身的关系，命运第一次重重地降临在了他自己的头上。在两英里远的牧师住宅里，事情在急速变化着。许多年前，欧文就被吸入了这样一个充满了宿命的大坑中，在米夫林大街上，距他家不过两栋房子的距离，未及凌

晨,坑缘便响起了丹尼·霍夫曼扣动他父亲那把军用科尔特点38口径手枪的枪声。现在是下午四点半,这是九月晴朗的一天,在蔓虎刺路麦肯齐家那栋有六间卧房、四间浴室的房子的厨房餐桌旁,但两者的情形完全一样,真正的伤害一旦形成,便无法撤销。他是自己孩子的刽子手。虽然枪仍然藏在他这儿,但几天后就会被取出来,打响。他儿子会像鲁迪·巴尔克一样,没了父亲,他父亲走了。菲丽丝早已对此心知肚明。镇上的人也会很快知道的。没什么藏得住,也没什么可以挽回。厨房窗户旁,无可指摘的生活如同歌声,它与人类的罪愆毫不相干,如梦如幻——欧椋鸟聚在一起迁徙时,唧唧喳喳地欢闹着,看不见的昆虫吱吱鸣叫,因为夏日结束了它们的营生。

什么都是朱丽娅起的头——先抖搂实情,先提出分居,先提出离婚。尽管欧文渴望她,而且从她身上可以看出自己终于有机会稳稳当当地结个婚,只是在满足自己色欲的同时,得听从她的安排而已,但他还是犹疑不决,不太热心,虽然她没有因这件事使他丢脸,但他还是宁愿将她抛入空中,如同魔术师手中中看不中用的球一样。名誉扫地尽管让她很受打击,但也令她干劲大增。正因为她觉得自己道德上没有什么瑕疵,所以冲劲十足,无所顾忌。她从不回头看,而他只能狐疑地跟在后面。

向孩子宣布情况,搬到从老磨房发源的河流对面破旧不堪的平房里,与哈特福德疲倦不堪、不加褒贬的专办离婚的律师接洽——所有这些事都有种上不了台面的意味。他麻木不仁地历经别人深切的痛苦,几乎连自己都认不出了。在这愁云笼罩的当口,

他莫名奇妙地觉得一阵轻松。在迈入这一急遽变化的状况时，欧文有种感觉——他对那片空地有着令其迷惑不解的宿命感，空地就在他早先住的地方的边上，他那副装在被露水浸湿的眼镜盒里的眼镜就是在那儿奇迹般地回到了他的手上，这愈发使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充满了魔力——觉得自己开始步入了迟来的成年生活。四十多岁离开菲丽丝是他进入成年生活的第一步。进入成年也便意味着戕害别人。息事宁人、不去争取只是在自欺而已，等于是让别人去干那些卑鄙的勾当。

瓦内萨中午时分在市区遇见了他，她在“丑小鸭”门外板着脸，简单地说道，“一切顺利，亲爱的，”然后继续走自己的路。阿丽莎后面跟着小妮娜，她在穿过布朗奇街区小学的路上问孩子，“想不想给麦肯齐先生看看你的牙齿长出来了没有啊?”那年夏天，凯伦·亚辛斯基在艾-欧数据公司欧文的单间敲过一次门，朱丽娅明显的浅黑色皮肤像马奈笔下的《奥林匹亚》，而不似戈雅的《裸体的马哈》，自从她同他一起待在沙发上后，他便没开过门，而凯伦也许感觉到了门内两人压抑着的呼吸声，于是便没再来敲过。帕特里夏·奥格尔索普出于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在当地引领别人对他们群起声讨，当她在超市里经过朱丽娅身旁时对她视而不见，就好像朱丽娅只是萵苣的枯萎的尖头。罗斯克与伊莫金·比斯比在上弗斯镇价格昂贵的烛光餐厅“银勺”里有意对这对新结婚的夫妇不理不睬，而欧文和朱丽娅原本认为在这些面目模糊的当地居民中间，是没人会认出他们的。

这段断裂时期拖了有一年时间，后来情况变得更糟。报纸和

电视新闻里充斥着家庭破裂和家庭暴力之类的报导。对这些破裂婚姻所作的采访,当事人大多带着悲天悯人、缅怀往昔的语调,但也不免夹杂了酒后吐真言的畅快和不怀好意的幸灾乐祸之情。在之后的法律程序中,对于如何分割财产往往会产生苦涩的分歧——对于麦肯齐夫妇来说尤其不是滋味,他们好不容易生活富足起来,现在这些财产顷刻之间都只成了些具有文化意义的摆设而已。每一张东方地毯、每一幅抽象画以及每一本五十美元的画册都是他们共同挑选购买的,就说书吧,它们都是作为生日礼物或圣诞节礼物赠送的,上面镌刻了柔情蜜意的话语。《芬尼根守灵》是菲丽丝送给欧文的二十五岁生日礼物——这是一本书脊方方正正的大部头书,封面与封底都用同样的书套包住,在这本一九三九年的版本之后有十五页是乔伊斯列出的印刷上的讹误——它尤其令他们心中不畅快,为此还争吵了一通,尽管他们读了还不到五页。他们两人都认为这本书更有数学上的意义,作者是少数几个堪与最伟大的数学家相媲美的作家之一。但这本神圣的文本通篇的音乐性极强,作者明显的爱尔兰口音,形成了一曲由发音不准而拼写错误的单词构成的乐曲,于是整个欧洲都能从中窥见作者从中透露出的言外之意。在他们恋爱结婚的那个时代,这本书已成为文化的一个缩影——极为精致,却又高高在上。

对拉尔森夫妇来说,牧师的住宅成了问题。她和孩子需要这房子,但教会拥有产权,而且拉尔森的部分收入已用来支付房费。圣诞节来临时最不方便,因为届时会为年轻人和老龄人举办很多节日活动,而这些活动一直以来都是由牧师妻子主持的。在蒙昧

年代，牧师的责任就是有一位体面的妻子，她能心甘情愿地辅佐丈夫，为教区提供服务。这类义务朱丽娅做得得心应手，她没有掉落过一只潘趣酒酒杯，青少年唱诗班里也没有一个人能从她那儿骗吃骗喝，即使欧文和他的床正在圣约街凌乱不堪的房间里等待着她的来临，她也会不紧不慢的。当她终于赶来的时候，仍然是牧师妻子的打扮，穿的是朴素的灰色针织服，她开心地向他说着缘由，"女人总是会生活在不同的层面上。她的秉性就喜欢把东西分门别类。这不是虚伪，只是让自己符合普通的行为准则，别一下子把自己完全亮给别人看。欧文，你这人可真爱生气、吃醋啊！要是有谁真的清白无辜，我还真会大吃一惊呢。"

"你是说，阿瑟也是这样啰？"

"好啦——听了这话，可千万别受不了，不过要让牧师吃惊，真的很难。他每个礼拜，每天听的都是各种各样最糟糕的事。不知怎么的，别人就喜欢和他说。"

这段时间，朱丽娅继续同已经不抱幻想的丈夫住在一起，装样子给别人看，即使过了二十五年，仍然在折磨欧文的梦魇或许在此时已经显出端倪，他梦见她悄无声息地没入小镇的层层关系网络之中，梦见她驾轻就熟地行使着牧师的忠诚妻子这一角色，而将他置于狼狈不堪的境地之中。

教会自有它的智慧，正是它使教区牧师注意到了这种尴尬的处境，并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教区委员会的头头是个退休的寡妇，以前是普罗维登斯的银行家，她的宅第面对中弗斯镇的公共绿地，但她根本没必要住这么大的地方，在拉尔森夫人和孩子在其他

镇上找到一处合适的住宅安身之前，拉尔森牧师完全可以先和她住在一起。这是一个百年一遇的夏天，六月学期结束时，朱丽娅带着小汤米和雷切尔去了她住在老莱姆的姐姐家。在他们分离的这个季节，欧文这位信誓旦旦的情人努力在她姐姐责备的眼光之下草草给他写了几封信，或许这也对他害怕失去她的那些持续不断的梦魇发生了影响，他害怕他们之间的关系会突然之间断裂，然后变得杳无音信，好像卧在大西洋嶙峋海底那些最初精心铺就的电报电缆那样。她的信用电动打字机工工整整地打在蓝色信纸上，尽管显得乐观、悠闲，但还是透出了对他的担心。信中既没有深思熟虑的想法或坦诚相待的悔意，也没有精心编织的含混之处。她就想回来看海。河流与瀑布已经远离了她。雷切尔参加了马术课程，而且很喜欢；汤米还是像以前那样怕水，不过现在在时髦的海滩小俱乐部里已经能够全程游完泳池。阿瑟常去看望他们，可出了这件事之后，他也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还要当牧师。虽然羞于启齿，但他的离开看来只是时间而已。尽管圣保罗反对婚姻，但按照教会的习惯，离了婚的牧师即使在市中心的教区，也很难找到一席之地。教区委员会成员中有一个是歇业的商人，他给阿瑟提供了一些很好的机会，如果这位前牧师愿意住在曼哈顿附近的话，倒可以在公关部或公司人事部任职。

麦肯齐夫妇在破损的婚姻中飘摇不定，他们对于朱丽娅能将大海分开感到震惊不已：她竟然能奇迹般走在如陆地般干燥的海平面来到对岸。尽管各住各的，但欧文和菲丽丝仍然拥有共同的精神空间，这一洋溢着学院氛围的空间，自剑桥街上那栋促狭的大

房子传承而来，剑桥街以前是花园街同马萨诸塞州大街之间的捷径。这种融合了优雅斯文和放荡不羁的行为准则，使得人们直至生命暮年仍如同学生一般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成为一种能引起共鸣的理想。科林·古德休已当上康奈尔大学拉丁语系的教授。他娶了个法国女人，每年八月都去普罗旺斯度假。菲丽丝的父母最近双双离世——前后相隔仅数月，长相厮守的夫妻有时便会这样——为了照顾到菲丽丝新近失去怙恃的状况，欧文也就没有急着催她离婚，不拿那些令人讨厌的事——律师、搬家公司和儿童心理学家——来烦她。

想要推迟行动的想法忽然之间占据了他的脑海，令他大为不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在蔓虎刺路的无主之家与切恩康卡鲍格河另一侧凌乱的单身汉公寓房之间来回穿梭，什么都不去想，这栋房子共为四层，消防逃生措施很差，里面住满了上了年纪的波兰鳏夫和肥胖的单身母亲。他迷迷糊糊地驾着丁零当啷响的破旧的红色刺鳐车，去见孩子，或是随便看一下他们的家庭作业，或是带他们去看电影，两个大孩子一脸阴沉，假装无所谓，两个小孩子则睁大了眼睛，充满了殷切之情，柔顺中却又透出些不自然。尽管他对他们的抚养纯粹出于宗教上的义务，有些敷衍塞责，但他仍然能够听到两个小孩子让他搬回来住的请求，他们在他身边忙来忙去，犹如雨燕陷在破旧农舍的烟囱里扑棱着翅膀那样。菲丽丝身处被横加抛弃的状态中，一忽儿沮丧消沉，一忽儿又高高兴兴地勇于面对一切，如他一样她觉得这一切有如梦幻。她从未完全适应中弗斯镇的生活，不假思索地便以教授女儿的那种心高气傲鄙视他们

的庸碌无为，但当地一些妇女如今都聚到了她的身边，这些女人他并没有个个都睡过，但她们都很瞧不上朱丽娅，都很想和她做朋友。“她压根儿就不明白，好像自己是外星球来的似的……她那两只眼睛，我一看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她在艾克梅耀武扬威地走来走去，好像我都不敢看她似的……她那可怜的丈夫，她得让他当圣徒才好呢，罗斯克跟他长谈过一次，竟然没从他嘴里听到一句说她不是的话。”菲丽丝把这些支离破碎的话原封不动地学给了欧文听，似乎这些他曾经觉得如音乐般受用的话、这些曾令他茅塞顿开的喃喃低语会让他回心转意一般。说真的，他从自己那间破屋子——从墙缝里一丝一丝透进来的别家电烤盘的味道，没爹的孩子发出的嚎啕声——里醒来时，想家的感觉也曾咬啮着他的心，令他想起刚入麻省理工学院头几个月的日子，但岁月流逝，无可抗拒，往事转眼成空。不过那时候，和现在一样，他有一个使命：当时，是要生存下来，不回宾夕法尼亚，要获得学位，开始前程，后来，便在大厅里一眼瞥见了这位杨柳般摇曳的女孩。现在呢，与当时一样，他的使命并非纯粹出于利己的目的，而是不得已才这么利用菲丽丝的，他想让自己从她那儿解脱出来，同样也让她从自己这儿解脱出来。朱丽娅曾经向他解释过，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关系只会越来越恶化。与她待在一起并不能给她带来任何好处。他猜想，对一贯严格待己，想要公正处世的人来说，这句话自有它的道理，但它对人们的悲悯之心却又丝毫未加考虑。他与菲丽丝从五十年代一路走来，还算顺风顺水。他觉得，他们之间从一开始就有什么地方不对劲。野心勃勃、特立独行的他利用了她。如今他不

再想与他的公主相偕以老了，他想给她时间，让她明白他的想法，心甘情愿地与他离婚，她也应该完全明白这段婚姻为何会变得如此糟糕。至少她已经答应去找哈特福德的律师了，那是一个衣冠楚楚、短小精干、语速极快的人，她觉得这人很好笑——罗斯克·比斯比和亨利·斯雷德都推荐了他。此人名叫杰尔·哈洛伦，他同她所谈的都与数字有关，无非是美元和美分。

在拖延时日的时间里，欧文的孩子们发明了一种表示抗议的模式，用汽车来嘲讽大人混乱无序的生活。弗洛伊德刚过十六岁，便拿到了驾照，他在蔓虎刺路上驾着母亲的沃尔沃加长型汽车兜风，在躲避一辆迎面驶来的后面拖着马车的敞篷小货车时，由于缺乏经验，方向盘往右转得太厉害，结果跌入了堆满雪的沟渠。沃尔沃翻倒后猛地撞在一堵石墙上。孩子安然无恙，但沃尔沃彻底报废了。麦肯齐夫妇拿到保险理赔款后，勉强去买了辆二手福特的加长型猎鹰车，尽管车子比结实的进口瑞典车要轻，但也很耐用。

格里高利春天放假从布朗大学回家后，问父亲借那辆柯维特刺鳐车和女孩约会，他想给她留点印象，那辆"蹩脚的老式猎鹰车"根本起不了作用。虽然他对儿子命令式的语气很不高兴，而且即使到了这么大把年纪他仍然把这辆鲜红的敞篷车视为宝贝，但他觉得拒绝儿子简直太作孽。凌晨一点他被菲丽丝歇斯底里的喊叫声惊醒。在从苍鹭池远处那条路往回走的路上，有一处很著名的搂抱角——几年前，他和费伊就曾经天真无邪地跑到这儿来过——刺鳐车在那儿不知怎么搞的突然来了个转向，沿着铝制栏杆往下冲过四、五根柱子才停下来。引擎被撞出了一半，杵向前排

座椅，不过格里高利和他的乘客都没有受伤。他像个男人似的心甘情愿接受了批评，说他在摆弄收音机的时候，由于不熟悉才闯了祸，但他私底下向他弟弟说了实话，弟弟又和他母亲说了，而他母亲又告诉了欧文，事实上是那个在东康涅狄格州立大学上学的女孩闯的祸，她性格很野，当时是她驾的车，或者说她在驾车的时候在和格里高利闹着玩。毫无疑问，那时的风气仍然很保守，于是他们不得不老是赶到苍鹭池去卿卿我我。欧文想起不几年前自己驾车飞越内华达沙漠时，米拉贝拉泛白的卷发在他膝上颠动的情景，还有几年前埃尔希匆匆忙忙套上衣服躲到他身边时的样子，一想起这些，他就发不了火。他的设备遭到人为损坏，是他应得的报应。

尽管时隔多年，他对艾丽丝仍然很生气，艾丽丝开着她那辆AMC遛马双座车在马萨诸塞州经常闯祸，他买这辆车是想让她开车去史密斯学院上学用的，她在学院停车场上开车时常常会出些小车祸，每周都会得到北汉普敦警署的交通事故传票。几个孩子中，只有艾丽丝有她母亲那样的赤褐色头发，于是他对这孩子很亲，照顾得也最周到，因此出这些事等于是在扇他的耳光，让他心里更难受。可似乎艾丽丝觉得逗弄逗弄父亲没什么大不了，她认为对父亲尊敬，那当爸爸的也应该完全接受女儿的所作所为。

这段时间，事故频仍，而艾德也开始在每周的午餐时分和他谈起了艾-欧数据公司准备为新罕布什尔州的一家公司设计电脑的事，他想生产电脑并把它推向市场。“电脑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事，它就在眼前，”艾德敦促他。“十年内每家每户都会有电脑。就

像电视一样谁都有。成千上万台电脑会被生产出来。看看苹果机吧。”

“艾德，我们做的是软件，不是硬件。”

“有什么大的差别吗？你说的是鸡蛋和鸡。要是你能煮鸡蛋的话，鸡你也会做。你在麻省理工学院的那个学位读的到底是什么呀？是电气工程。好吧，老天，就让我们开始做工程吧。上面整个一层楼面都空着，可以放样机和逻辑分析机，我们不要再做什么设计了。来看看苹果机。141型号还只能和电视连接，一年后169型号已经有色彩和声音，还可以打游戏。所有这些玩意儿现在都出来了，装上软件就能用。”

“艾德，对你想做的这些新东西，我实在他妈太老了。还是让你招的那些伦斯莱尔工艺学院毕业的聪明的小家伙去做吧，谁做都行。他们就是做所有这些东西的料，这就是他们的天性。对我来说，这是在冒险，对他们来说，这只不过是些设备。”

“你他妈不老，你是他妈分心的事太多了。你搞不明白有两个老婆和没老婆到底会怎么样。振作起来，欧，否则你的脑子会变成糨糊的。”

“真的，情况已经变了。对不起，艾德。我知道你对我还抱很大的希望，可我觉得我的兴趣已经不在这儿了。”

良心受到谴责，对它的回忆也会很糟糕。但欧文永远不会忘记——他每天都记得——十月末那个闪闪发光的清晨，他要把自己最新的收入表送到菲丽丝那儿，上午十点还要去同她在哈特福

德的律师见个面，于是他从圣约街的公寓径直驶往蔓虎刺路上自己以前的家。万圣节即将来临，露台和小门廊上都装点着南瓜，有些人家门前的草坪上竖着塞满稻草的假人、无头的骑手和纸片状的鬼怪，都是些栩栩如生的摆设。欧文童年时代的万圣节对这种异教礼俗还没有那么大张旗鼓，只是搞些让人皱皱眉的小恶作剧而已。重要的宗教节日都已失去民心，原本节日里小孩子搞搞恶作剧也属情有可原，而现在的圣诞节却是徒有其名，人们反而也不以为忤。

下了一整夜的雨，路面光可鉴人，整个世界都焕然一新。树叶低垂，不时可见车轮碾压过后的湿乎乎的如浆汁般的路面。刺鳐车已经彻底报废，而他用保险理赔款买的福特野马车一直都不太好开，天气一潮湿，它就启动不了，而且像那辆柯维特车一样不太适应各种路况。座位上放了黑色乙烯基靠垫，上面印有老套的牛型图案，看着它，便使他想起自己已届不惑之年，心中好生郁闷。

弗洛伊德与伊芙都上学去了。厨房门口，黄皮肤的拉布拉多犬戴西嗵嗵地甩着尾巴欢迎他的光临。两只猫在他的膝头蹭来蹭去，喵喵叫唤。菲丽丝在楼上，她穿了深蓝色衣服和浅白色衬衫，鞋跟不高。她的表情很是不安，好像现代社会的修女，离开积习已久的老习惯便有些不知所措。她的脸色还很不错。她认为那位语速很快的律师在法律事务上完全可以成为自己的导师，她的脸犹如学生般，泛起了充满期待的红潮，像是马上就要考试一样。菲丽丝仍然苗条，身材也仍旧挺拔。她两鬓渐苍，略显沙土色，有如海滩上的雪痕，但她从未想过去染发。除了外面的动物和不事迁徙

的啁啾小鸟之外，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人，共同选购的家具大多已显出老态，表明之前曾有过精打细算的生活，他从厨房里正好能够看见这些新老混杂的家具，如今里面塞满了从她父母两个住处挪来的什物，一个住处位于剑桥[①]，是维多利亚晚期风格，另一个在好望角，那是一栋气氛不太沉闷、摇摇欲坠的避暑小屋。

“真是的，”她瞅着他的眼睛，说道。“我弟弟说他在伊萨卡[②]的家放不下他该得的那一份。我们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其实弗朗辛不想要它。你节衣缩食攒下钱买回了家具，”她作出了结论，“可后来呢，当你房子塞满了，爸妈都死了，把他们的所有东西一股脑儿都堆到了我们身上。要不，”她很快加了一句，像是没经过大脑思考，“给你妈。她还活着。”

“肥胖，高血压，等等，”他怪里怪气地承认道。“那间屋子像仓库，已经很老了。”他明白，自己将要失去的妻子，对他那位有点麻烦的母亲还是挺了解的——不论结果是好是坏，二十年来她也总算花了很大的力气去作了解。朱丽娅当然还没去宾夕法尼亚见过这位不好相处的老妇。“她有的绝大多数东西，”他说了下去，“再怎么样，也没人会要。我们从柳条镇搬过来的时候，放在门廊上的家具都搬进了起居室，后来就没搬走过。”他来这儿的目的就是为了讨论怎么处置家具吗？“这些东西主要的麻烦，”他知道她嫌烦，于是主动说道，“在于它们比人活得长。”现在同菲丽丝说话怎么也

---

① 马萨诸塞州的城市。

② 纽约西南偏中部的城市。

亲热不起来，他有种不切实际的强烈想法，想根本不去了解她，而是返回至被爱折磨的无助无望的状态中去，回到弧形钟面的另一侧。

她觉得他很想在这些熟悉的房间里、在他曾经修修补补过的地方多待一会儿时间，于是漫不经心地看向一边，问道，“你有时间喝杯咖啡吗？在起居室里怎么样？我想还是有地方可以坐的。”

“不了，谢谢，真的，菲丽丝。我得马上走了，你也是。我得把这些数字给哈洛伦，这是他要的。戴维斯会同他谈谈这件事，然后确定一个新的数字。”戴维斯是他的律师，为人玩世不恭，欧文觉得他这人很难对付。他一个劲地想让欧文明白，就算女方没有一点过错，而且也不想离婚，但男方是养家糊口的人，所以在经济方面肯定不能被弄得太糟。菲丽丝可以说是他的雇员，每月拿固定的薪水，每年对生活费作一下调整。她的责任就是抚养孩子，不干涉他的私生活。房子归她，但他的资产与今后赚的钱都属他自己所有。他想对这种不公表示歉意，但又觉得对律师的规则不必去说三道四，他在厨房当中停下，站在波纹槭木桌的盖板旁，他们在纽约这座大村子的第七大道上，一时冲动买下了这张桌子，而放到中弗斯镇，这样的桌子又太小，尤其是四个孩子全都在家的时候，所以早饭或午饭时一家老小从未能全都围坐在桌旁，他们要么轮流坐一会儿，要么就在厨房的餐桌上把三明治囫囵吞下。现在想来，他对此颇有些后悔。一年来，他早上从没在家过。高升的太阳穿过光秃秃的丁香花，大片大片地照射进来，给墙上电子钟的塑料钟面投下一层阴影。他的头往边上移了一下，看清现在是九点二十

分。菲丽丝在挂钟下面用透明胶带纸把弗洛伊德和伊芙在学校新拍的彩照粘在墙上，他们俩看上去如同栩栩如生的雕塑，被安在法伯格拉斯牌珐琅像框里，样子有些滑稽。

菲丽丝把印有数字的打印稿放到桌上，用手背轻轻捋了一下，有点不屑一顾，像是要把它扔掉似的。“谢谢你做了这个，”她说，“我都想到了。他似乎对细节问题相当关注。”

他猜她说的是哈洛伦。“戴维斯也是这样，”他承认道。

“我觉得我们像是任人宰割似的。”

“是这样啊，亲爱的。他们要我们，就是为了拿到好价钱。”他觉得这听上去不太像玩笑话，于是把意思说得更清楚，“他们是拍卖商，找的就是那些可以让他们宰的傻子。”

“我，”她考虑了一下后说道，“一点儿都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她把脸别转，往下仔细瞅着槭木桌的桌角，然后把一绺头发拢到耳朵后面，这些动作他再熟悉不过了，这说明她说的事情很重要。她答应嫁给他时，也用了同样的动作。

“世上最简单、最古老的原因，”他立刻就对她说，“就是因为有了另一个女人。”他说话的语气肯定很生硬。他肯定将层层叠叠的感情迷雾一下子挑明了，而她以前的别样风情，显得有些畏畏缩缩起来。

“让我去相信朱丽娅，”她犹犹豫豫地吐露道，“真的很难。她看上去很假。”

“她不假，在对我重要的事上，她不假。”

“你指的是在床上吗？就这个牧师的老婆？”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在想事情是不是没那么简单，是不是生活也因此没那么简单。

菲丽丝没等到答复，便继续说了下去，“要是我让你在这儿不自在的话，对不起了。你好像期待得太多了。毕竟，这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件事而已。我想我有些太紧张了。”

“你一直都很漂亮，”他郑重地说道，准备告辞了。“你什么时候麻烦去那儿一下吧。”

她对此默认，就又继续讲起了哈洛伦。“他说我们好像很恩爱。孩子们也这么说，他们毕竟是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

“求你了，”他恳求道。“我们还没说够吗？一年来，我们说的一直都是这事。”

“我知道，我现在有点讨人嫌了。不大度。但我还是要说，你发明了‘数码之眼’，难道看不出镇上所有人都看得出的事实吗，它是个骗子。”她发出了这个柔和的音节后，便笑了起来，然后住声吸了一口气，好像要哭了。“骗子，你这么对我说过，”她说。

他不禁对这句双关语——他很高兴她还认为他的法语学得很好，能理解其中的含意——笑了一下，但他又反驳说，“就像你说的，镇上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习惯和处理事情的方式。他们喜欢我们本来的样子，我们成了他们的一件家具。但我并不喜欢我们本来的样子。我不喜欢婚姻把你变成了这个模样。”

“你说的是，你的那些女人除外吗？我知道费伊不会是最后一个。但我把她们看作是对我自己做得不够——你可以把这叫做拒绝——所作的惩罚，而且，要承认这件事真的很让人受不了，况且

我也没觉得我做的有多错。我想这只能说是男人的秉性吧。”

“很对，”他连忙对她作了肯定，因为他看见了她闪闪发光的流泪的脸颊，而且他也很讨厌她在任何事上责备自己，她以前可是一直高高在上的。“你一直都对。”

“没有，我不对，那样说是在逃避。可是，欧文，你讨人喜欢的地方就是你从来没长大过。你很聪明，所以不用去长大。你可以像小孩子那样，但表现起来可以仍然像个大人。直到最近，艾德才这么说过。”

他没去理会刚才说到的艾德。她惹他生气了，或者说他想要生气。“要是你这么说，要是你很清楚什么时候结束童年、什么时候变成大人的话，那我没意见。可我努力想要长大。我努力想走出我们都陷在里面的这个阶段。为了你，也是为了我。你没明白，但我并不是很爱你，可以说我或多或少爱所有的人，这对你很残酷，亲爱的。你没法明白，这简单得都解释不清楚。”

“我从来都没有说过，”她自言自语地说着，不过也能让欧文听得清楚，“但我本来应该告诉你我不爱你的。”

“那么我要问一句，这有什么改变吗？你从来就没告诉过我是不是爱我。”

“我想努力表现出这一点。”

这回让他流泪了。“别，”他说道，声音有些哽咽。“我们还是看看这个吧。这是哈洛伦要的数字。我已经告诉戴维斯，那家伙不管说什么，都尽力答应他。我会很慷慨的，你知道这一点。孩子们差不多都已经长大了，我们就共同照顾两个小的吧。最好别再

和我谈这事了。我以前想要你，现在我只想要她。接下来我就会什么企求都没有了，我会得到我应得的那一份的。”

“瓦内萨说，拉尔森一直想让她回心转意。当然，会去另一个教区。”

“瓦内萨！我不会相信她的。她该当个男人才是。她就想控制所有的事。”

“她生活得很现实，你和我从来都做不到。要是你想知道我是怎么看朱丽娅的，那我告诉你，她让我想起了我妈妈，”菲丽丝继续说着，从一个女人跳到另一个女人。她的脸颊变得灼热起来。“教授的妻子，牧师的老婆，一切都是在作秀。老实说，你没看出这一点，我的理性确实受到了伤害。”

“我看出了很多，”他对她说道，他们开始相争，他反而觉得很轻松。“不过，你要是这么说的话，会导致我们的问题停滞不前。瞧，菲丽丝。要么趁现在，要么永远都别做。你仍然很年轻，仍然很健康，而且才华横溢——”

“只有你认为我才华横溢。杰克·罗文塔尔觉得我是黄蜂牌手杖，很硬。他还取笑我，说我不合群，说我太压抑。”

“我们别纠缠在杰克·罗文塔尔说的话上了。”

“很年轻，完全可以再找一个丈夫，这就是你开始想说的吗？谁呢？在这个封闭厌倦的镇上有谁可找呢？艾德？他现在肯定都已经超过了三百磅。他不需要女人。斯坦西告诉过我，他只喜欢吃、和机器待在一块儿、赚钱。她唯一能让他提起兴趣的就是做爱——”

"别告诉我，我不想知道。好吧，不是艾德。要是你喜欢的话，那谁也不是。我没法为了你和你共度余生。我只想为我自己活着。"

"你的，你，你——听听，多像孩子啊！世界上除了你，还有很多人。一开始，有我和孩子。不，欧文！我不想再忍受下去了。我真的不想。这样不对劲。我不能让你像个傻子似的和那个小骗子待在一起，不能让你和这个装模作样的双下巴待在一起，显然，你喜欢她的双下巴——中年人都喜欢干些什么呢？——喜欢摸下巴。摸她的下巴。"她父亲在古典学识方面造诣颇高，现在他正起死回生，通过她的嘴巴说话。他们站在那儿，如同幽灵。

欧文痛苦地向她解释，"菲丽丝，我努力想变得更好。朱丽娅想帮助我——"

他没让自己说下去。他不该说那事的。她双眼放光，苍白的双唇失去了那种冰冷、静止的素质；她穿着见律师时穿的深蓝色套装，把身体挺得笔直。"帮助你！"

"她不是那意思，"他匆忙说道。"她说，你就像是我妈妈，我正在反抗你，通过——"

"哦，饶了我吧，别和我提这种半瓶子醋的心理分析；我能听见她的声音，那种虚伪、单调的声音。欧文，今天我正在帮你。我准备直接开车去哈特福德，告诉哈洛伦，不要协商了。我已经四十四岁了，不想被所有人当成笑柄。我不会和你离婚的。我在这段婚姻里受尽了苦难，过得太屈辱了。"

"你不应该感到屈辱，其他女人还羡慕你呢，我对你多忠诚啊，

就连她我也并没有完全忠实的时候——"

她尖叫起来，毋宁说她不顾一切发出的是一种接近于崩溃的尖叫声。

"就像我说的，"他继续说道，"你好像没觉得它很有意思——"

"让它变得有意思，那是你的事。你才没觉得呢。"

"瞧，菲丽丝，好吧，好吧，别争吵了，都是我的错，我是个愚蠢的傻瓜，但探戈舞要两个人才跳得起来①啊——"

"不！我不愿意！你和她直接下地狱去吧！你们到那儿去跳探戈，用不着这么着急！"

她发火，对他而言也让他稍微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让朱丽娅做自己的妻子——那是具结实紧凑、体态优美的胴体，那两只天真烂漫的眼睛是如此动人心魄，以致有时候她会用一只手蒙上眼睛，就像肉感的女人想尽量遮掩自己的乳房那样——这种想法总令人觉得完美得有点虚幻。菲丽丝想把他夺回来，让他很是受用，他想不起来还有什么激情能与之相比。可他陷得太深了。朱丽娅已经在那儿，在遥远的红海那边，她在老莱姆碇泊下来，自由自在，那儿天气越来越冷，孩子们在新的学校就读，而他却仍然在他那间厨房里焦躁不安地折腾着，相片上他的孩子正用无神的眼睛盯着他。"太过分了，"他虚弱地这么说了一句，昨晚下雨之后，寒冷的秋日阳光正沐浴着外面的世界。他听见一阵骚动不安的鸟鸣声，汽车在蜿蜒的路上嗖嗖疾驰的声音。

---

① 即"一个碗不响，两个碗叮当"之意。

菲丽丝轻轻地走到他身边；她如同发狂的女人那样，气息灼人。“你不想再这么下去了，”她对他说道。“我能听见你想说的话。你是不小心陷在里面的，欧文。这不是你的错，你向来都是这样。你对人太好了。我保证帮你解脱出来。别担心她，她会没事的。你只要坚持一下就行了。也许你该出去散散心。”

“不！”现在轮到他叫了起来，他想今后让自己有一个满意的、正统的、正常的性生活，但这种幻象被这个有着沙黄色头发的高个女人疯狂的信心彻底吞噬了，她认为只有自己对他而言才有意义，可这也并非不正确。“我要离婚。我真的要。”

“她想让你去离婚。这不一样，”她说道，对自己的那套求证手法颇为自得。她清浅的笑容，她一字排开的灰色眼睛里透出的肯定——他事后回忆时是否想起了这些，那个空气清新的早晨他们是否真在那儿呢？他已经很不习惯这么看自己的妻子了，将他母亲赤裸的身体掩盖起来的帷幕，也同样垂了下来。“我走了，宝贝，”菲丽丝说。“我要迟到了，现在我得去找停车的地方了。”她硬是湿乎乎地吻了他一下，这深深的一吻似乎发自她的体内，又传到了他的体内，而这黏稠的红色脏器除了外科医生，谁都看不见。菲丽丝对自己颇感满意，她不动声色就起到了作用，于是她往后退了一步，熟练地擦去眼睛下方哭过的痕迹。她看了看小包，看钥匙、钱夹、克里内克丝面巾纸和唇膏是否在里面。“你只管那样，不用发愁，”她对欧文说。“我们会帮你解脱出来的。别锁门了。把戴西放进来，它一直在追车子呢。”

她走出厨房，脚步声在侧廊轻快地响起，他这才注意到她把他

的财务报表留在了桌上。猎鹰车的车门"砰"地关上了,车道上的石砾在她车轮底下嘎嘣嘎嘣地响着。他的前景和烦恼似乎都被她带出了这栋房子,他一阵茫然。宿命感散发出可怕冰冷的金属味,他同弗洛伊德坐在这张餐桌旁,听他天真地说着学校里的是是非非时,他的嘴里就有这种味道,可现在味道变淡了。她会没事的。你只要坚持一下就行了。猫溜了回来,又在他膝头蹭来蹭去。他动了动桌上的文件,想写张便条夹在里面,但又觉得它们本身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他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在食品储藏室、起居室、前厅里晃来晃去,想看看身为单身女人的菲丽丝这几天是否动过什么东西。他什么都没有发现,屋里只多了些新增的家具,书架上留出的空当原本是让他放书用的。他想把《芬尼根守灵》偷走,但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这样做会误导她,让她心存其他的想法。他试着想象重新回归会是何等景象,不能,千万不能。你一旦离开后,房子就会变小,没法让你回来了:这是展望未来时产生的错觉。他由着自己走出前门。在宾夕法尼亚有一种说法,一门进,另一门出,会带来坏运,这一点他记起得太晚了。一到外面,他就想回头看一下白色的隔板板壁、铺着木瓦的天窗、黑色百叶窗和柔韧的紫藤茎蔓,但他很长时间以来一直都把这儿看成了一间囚室,他返回其中,快速地走来走去,试图寻找出可以在家里生活的某种借口,他觉得窗户如同某种责备的眼神,就像被丢弃的宠物那样看着他。

他驾着野马车驶往市区,比往常早到艾-欧数据公司。他由着自己走向后面的楼梯井,直接往自己的单间走去。他需要好好思考一下。他犹疑着,是不是要给在老莱姆的朱丽娅打电话,向她描

述一下菲丽丝现在的状态。但，算了。这只会让她难受，她对现在的发展情况作斗争的努力也许会让他更加难堪。工作的激情依旧，万事自有它们的解决办法，那时候他在露气浓重的空地上找到眼镜不就是如此吗？还有他为“数码之眼”2.1版设计运算规则时，发现三维变化无论多么复杂、层出不穷，但最后的坐标空间仍然能够通过第一个坐标来加以确定，而且只需要一条位移向量和三条基本向量即敷应用，也就是说仅需十二个标量即可运行，中间步骤完全可以不去计较。法律诉讼过程中也许会出现障碍，他并不以为意——菲丽丝根本上就是个极为理性的人，只要哈洛伦说服戴维斯，多给点好处，她会让步的——只是对她刚才激动的表现深为担忧。她的激动说不定仅仅是因为自己年纪大了，为她自己大大咧咧、聪慧可爱的自我而起，既然她的父母已无法活着去做见证，那是否就只有他自己的回忆可资利用了呢？并非只有他们或她的小弟弟才能看出她的同龄人看出的端倪——我们在自己的伴侣身上往往会留下这种闪烁不定、意味深长的印象。他觉得，她的激动并未针对他。受伤的自尊心、不安全感、担心孩子都是刺激她的因素。老问题仍然未得到解决，那就是女人为什么要和男人在一起？或许这只是电气工程学中的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在到处都是插头的世界里，自然界必须得提供插座。

他锁着的门“砰砰”响了起来，比以前凯伦的敲门声响多了。欧文大声喊道，“走开，凯伦。结束了。”

但一个男人的嗓音响起，“是我艾德，欧。你最好开开门，我们有麻烦了。”

当灰色铁门总算打开时，他看见艾德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显得很害怕，他穿了身皱皱巴巴的西装，鼓胀的身体像鼻涕虫一样毫无血色。他像是中了毒似的上气不接下气。“有个电话打到公司来找你。是警察。你家没人接电话，你新住的地方也没有。我说你说不定就在这儿，操，你果然在这儿。我们走吧。我们最好一起去。”

“去哪儿，艾德？”

“上弗斯镇。老县城路。她被带着，往哈特福德方向去了。”

“她是谁？”然而他知道。

艾德点点头，推开门径直走了下去，走下楼梯即到了街上，这条秘密楼梯现在响起了艾德沉重的脚步声。

“出什么事了？很糟糕吗？”欧文问道，喘着粗气，他的手掌和胳膊都在隐隐作痛，他的身体在这新的情况下显得有些不知所措。这一次，他根本没法闭上眼睛，翻个身，进入梦乡了。他母亲和父亲都没在隔壁的屋里。

艾德急匆匆地走在前头，摇着头，好像这个问题是他耳朵里的一只嗡嗡响的蜜蜂或马蝇。“他们没说。你知道警察都这样，他们守口如瓶，这样别人就看不出他们的愚蠢了。他们说出了个事故，要你去那儿。”

他们来到艾德的车子旁，这是辆青铜色的梅塞德斯，停在工厂柏油路上标了号的停车位上。艾德一直以来都扮演公司领导的角色，他脑袋里都是盈利、偿付能力之类的事。欧文想尽办法从自己身上卸掉了这些事，这样就可以无忧无虑地开他那辆红色的柯维

特车了。不过，梅塞德斯车内有股加了很多洋葱的比萨外卖的味道，还混杂了新鲜皮革和装配胶水的气味。

欧文的脸滚烫，就像对着火炉一样。他说，“我刚见过她，二十分钟前。她在哈特福德有个约会，都快迟到了。”

“去见那个爱尔兰律师吗？”

他知道那人是爱尔兰人。菲丽丝什么事都对艾德说，或者说几乎任何事都对他说，欧文一点也不生气。“是的。”艾德很忠诚，艾德个子很大。菲丽丝激烈地舞动着双手，说她分手的男友汉克“个子很大”。欧文个子一直不够大。

艾德在说话，“她恨那家伙。他就是那种说话很快的爱尔兰佬，她觉得他在坑她。爱尔兰男人都是大男子主义者。”他开得很快，也很小心。车身很轻，开起来极为平稳，四英里开了不到十分钟。这条扭曲的土路对那些熟门熟路的人来说，是通往哈特福德的捷径，路上的水坑积满了被昨夜雨水打下来的湿叶子。前方，可见几辆警车闪烁不定的蓝色警灯；一个年纪轻轻的警察在可以通行的车道上指挥着交通，挥手让他们过去，后来艾德同他说话，欧文听不见他们说了什么。他脑中嗵嗵作响。他看见了旁边不远处树林边上那辆猎鹰加长车，车身翻了个个儿。

他心跳骤然加速，想起了许多事，脑中纷乱杂陈。他根本没觉得艾德在开车、刹车，只记得梅塞德斯停了下来。他花了好长时间都不知道怎么开门：把手比他车里的要小，装得更高。他看见翻倒的猎鹰车的车门已经被撬开，一条灰毯子盖住了旁边很长的一样东西。

欧文的脸滚烫，双腿发软，他挣扎着从梅塞德斯车里面出来，穿过长满青草的沟渠，沟渠是被什么东西挖开的，里面都是烂泥，不深，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它上面轧过。另一个警察，比同艾德说话的警察年纪大，也更结实，当他踉踉跄跄地向毯子走去时，他拦住了他，毯子盖住了蓝莓丛里地势较低的地面，看上去很干净，上面渗出了发暗的猩红色，旁边是齐膝高的白色翠菊。

年纪较大的警察告诉欧文，“看上去她开得很快，碾过一堆湿叶子的时候，打了滑，撞在沟上，又弹了出来。”

听上去合情合理，有条不紊的处理程序，也没什么血腥暴力。“那她没事吧？”

“不，孩子，”警察说道，尽管他也许比欧文大不了多少。“她出事了。她没系安全带，车子弹出来的时候，她摔得很重，把脖子摔断了。我们现在就了解到这些情况。验尸官会来这儿检查一下的。我们用了镜子，没有呼吸。我们现在想明确地核实一下身份。”他碰了碰欧文的胳膊，像是不让他溜走。“很抱歉让你做这件事，麦肯齐先生。你想让墨文先生替你去看吗？”尽管这儿是上弗斯镇，但他知道艾德的名字，也知道欧文的名字。

“不用，我自己看。”他心怀感激，总算能走过去了。毯子看上去孤零零的，就像晚上小孩子睡觉时，看看他们睡得怎么样，除非听到他们的呼吸声，否则你会一直提心吊胆。

“我来掀开。你准备好了，就告诉我。”

“我准备好了。”他的鞋子和膝盖都湿乎乎的。各种各样的草，亮闪闪的小蓝莓叶片，路旁的沙砾，还有塑料拖鞋和香烟过滤嘴，

它们正在慢慢变回原来的形状：这些留在他视网膜上的数据似乎在告诉他，所有这一切都是幻影，这个时刻可以倒转过来，获得挽救，他弯下腰，从露水浸润的小草丛中捡起湿漉漉的眼镜盒。

警察的手抖了一下，把毯子拉了起来。也许他是比欧文大。苍白的菲丽丝睡着了，她沙黄色的头发丝毫未乱，头扭歪得也不明显。她的眼睛仍然睁着，令他胆寒，但这张脸已经开始变得死气沉沉了，所有那些巧夺天工、错综复杂的构造虽然完好无损，但赋予他们意义和存在的生气与灵动已荡然无存。她颧骨上敏感的皮肤已不再泛起红晕。她看上去犹如一尊雕像；只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他的头脑中她一直就是一尊雕像。

欧文身体发沉：他跪在草丛里端详菲丽丝的时候，艾德倚在他身上，越过他的肩膀看着。他背上的重量打消了他想俯下身子亲吻她嘴唇的冲动，她的嘴唇刚才出于激动还吻过他呢。艾德凑近他耳朵轻轻说了一句话。“都是你干的，你这个狗娘养的。”

“我干的？”欧文问道。

“她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女人，”艾德说道，他的分量仍旧压在欧文身上，像在摔跤。“我爱她。”

“我也是。艾德，让我起来。我们俩都吓坏了，让我透透气。”

“我会让你好好透气的，”艾德挑衅地说道，但还是退后让欧文站了起来。他们面对面站着，警察听着，他对他的搭档说，“你和我完结了，兄弟。看到你就让我恶心。你知道，我想和她结婚的。”他很生气，上嘴唇像黑猩猩一样动了起来，像是在清理牙缝。

“不，我不知道。菲丽丝知道吗？”

这句话让艾德顿了一下。“我不想逼她，你们之间还是有机会可以和好的。她很喜欢你，你这个可悲的小人。”

艾德比他还悲伤，甚至当着警察的面这样表露出来，欧文对此很是生气，但他想起了某个更为宽广的现实：他童年窗旁裂开的深渊，不祥的黑色湖泊，都已经扩大、崛起，吞噬了他的生活。但他仍然在行使职责，他的大脑仍然在运转，每一瞬间产生的错综复杂的想法比往常要多，还让他重新适应了新的环境，即使在湖泊中淹溺，他还是会具有敏锐、冷静的洞察力。

第十四章　村落智慧

村落智慧要求，楼房不应该有十三层楼面，历史书也不该有十三个章节。这些征象说明它倾向于小心行事和保守处事：捏一小撮盐扔过你的肩头，说完祝身体健康之后就要敲几下树；不要表达自己的观点，不要让自己显得与众不同。哈斯凯尔斯十字村是遁居的好地方。不过朱丽娅可不管，她会去购物，和女人们打成一片，去做按摩、修指甲，而欧文则窝在房子里，鼓捣网络——错综复杂的网络毫无用处，彼此之间的关联被横加阻隔，提供的都是些低级趣味、误传不实的信息，说得客气点，达到的也就是初高中水平——和油画。他现在对油画起了兴趣。他一直想在画布上捕捉到人们眼中的马萨诸塞湾，前景是他喜爱的紫杉树和卫茅树，中景是星星点点的岛屿和随波逐浪的帆船，远方是地平线，那儿几艘油轮穿梭不停，船上装载了对地缘政治极端重要的黏稠液体；不过他越想在调色板上调出最合适的颜色，得到的便越是阴暗、柔和的色彩。现实世界充满了原子式的宏大风景，它缄默无语却又不知餍足，时不时会跳出来鼓噪一番——这使得大自然变得更为孤僻了。他那家位于波士顿的小咨询公司最终散了伙，于是出售艾-欧数据

公司所得的收益便让他和朱丽娅的日子过得十分逍遥自在，这笔买卖是艾德于一九七八年同加州库珀蒂诺[①]刚刚兴起的苹果公司谈成的。欧文对图形界面所作的开创性成果，与源出于阿塔利公司的苹果公司早期小型机图形模式以及阿尔托公司的界面结合了起来，并最终应用到了一九八四年大获全胜的 Macintosh 机之中。艾德·墨文预先得到的股份是这次生意成功的部分原因，他在适当的时机转手抛出，并言简意赅地提议他的老搭档也这么做，曾经颇为消极的欧文接受了这个明智的建议。苹果机早期机型优雅迷人，在微软投射于整个计算机世界的逼人寒气之中显得尤为神采奕奕。作为程序，Windows 漏洞太多，而且完全得靠芯片驱动，但它与 IBM 的合作以及它的批量生产根本没法被终止，效率低下、适合左撇子操作的早期打字机键盘经改进之后也不比它差到哪儿去，要知道这种键盘格式曾经风行于成千上万台机器上呢。

欧文来到这座新村落的时候，是个来历不明但又过得轻松自在的陌生人，他早期从事的生意稀松平常，但还是从里面捞到了一点好处。迷信者把他视为炼金术士之类的人物，但他知道，巴比奇和图灵，埃克特[②]与毛奇利[③]、冯·纽曼[④]的炼金术早已成为了纯粹的化学，它是精于数字者单调乏味的领地，散发出不讨人喜欢的

① 加利福尼亚州西部城市。

② 小约翰·普莱斯珀·埃克特(1919—1995)：美国工程师，与毛奇利合作发明了第一代通用电子计算机。

③ 约翰·威廉·毛奇利(1907—1980)：美国物理学家、工程师，与埃克特合作发明了第一代通用电子计算机。

④ 约翰·冯·纽曼(1903—1957)：美籍匈牙利裔数学家，在量子物理学、逻辑学、气象学与计算机科学领域均作出了重要贡献。

气味。他一度对自己那台定制的大功率 iMac 机情有独钟，巴望能从中有所发现，或许是想发明某种设计精巧的浏览器程序吧，不过他心里很清楚自己只不过是在自娱自乐而已。个人创造的空间已经被挤压殆尽，到处都在开发极端“成熟”、庸俗的领域，e-mail、色情、垃圾邮件、粗制滥造的数据资料、数码照片和视频、盗版音乐无限膨胀——所有这一切胡搅蛮缠的大众垃圾，在欧文的青年时代几乎都局限于印刷传媒中，如成捆可回收利用的报纸、杂志、商品目录和广告宣传单。所谓的赛伯空间正在被低俗的胃口窒息，而资本主义迎合的正是这种胃口。工程学与艺术一样，黎明时分也是创造力飞跃的时候，但大多数人对它的种种潜能仍然处于浑然不觉的状态之中。电脑工程学产生的奇迹如同上世纪早期的汽车一般，被掩埋于日常的泥流之中：任何一个银行柜面工作人员都能说出香港的货币行情，就像任何一个司机都会为了多加点油去踩油门一样。正如发展中国家从美国工人手中抢去了他们在汽车业与纺织业的饭碗，同样软件也越来越多地外包给了印度、俄罗斯、中国和菲律宾。这真的很悲哀。发展令人悲哀，变化令人悲哀，物竞天择更是令人悲哀。既然他同朱丽娅的六个孩子都没住在家里，于是年纪一大把的欧文对画画——它的沉静、与神圣的渊源、精油与矿物提炼物缓缓散出的气味——感兴趣也就不足为奇了。

孩子们也在作出调整，因为他们必须这么做。雷切尔和托马斯·拉尔森参加婚礼的时候（在下弗斯镇普世教堂举办的婚礼简单朴素，未事铺张）分别是九岁和七岁，由于麦肯齐一家四个孩子的年龄远在他们之上，所以他们只能对此言听计从；即使朱丽娅努

力想要以深厚的母爱——无私地表现出默契、忍耐和爱恋——扮演好继母这一历来遭人诟病的角色，但他们仍然因为有与自己血脉相通的母亲的在场而受到了呵护。欧文的孩子两个在上大学，但四个孩子都属于那种对任何事都极为淡泊的一代人，对他们来说，家庭的机能失调犹如电视剧的剧情再正常不过，用不着对继母如何对待自己作过多的苛求。只有小伊芙在最初几年里仍然与她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之后，当这孩子春心萌动的时候，除了朱丽娅之外她没有成熟的女性相伴，于是简而言之，她们变得亲密起来，只是到了十六岁的时候，她才游离开来，认识到作为女人也该有自己的秘密。欧文细细想来，孩子们接纳他人、圆滑处事乃是他们的一个人生阶段，在重击之下才会变得平整。

朱丽娅很了解哈斯凯尔斯十字村。阿瑟刚离开安杜佛·牛顿神学院的时候，最初就是在卡伯特城一个破落的圣公会教区当的助理牧师。哈斯凯尔斯十字村的圣巴纳巴斯平静、富庶，犹如富有的小弟弟那般遭人艳羡。依中弗斯镇——老旧的河滨军工厂又一次人去楼空，不过艾-欧数据公司的标牌仍然矗立在加载台的上方，公司只有极少数员工在苹果公司找到了工作——的眼光来看，哈斯凯尔斯十字村似乎童话仙境般恍惚迷离，对他们共同面对的新生活而言，是一处遥远、偏僻得恰到好处的所在。但没有村落会让自己显得遥远、偏僻，居民们占据了宇宙的中心。二十五年后，欧文和朱丽娅也被编入了那个中心之中。他们之间的关系既显得情意绵绵，又令人困惑。他每天都想着菲丽丝，然而她的形象却很少会强行出现在他的梦中，相反这是一种出现于梦中的普通的妻

子形象，待欧文醒来时，他也不确定这到底是朱丽娅、菲丽丝，还是其他女性。有时候她在打理一栋房子，房子的角角落落、地板、散落的玩具和碎裂的锅碗都属于他最初待的那间房子，那是柳条镇米夫林大街上伊萨克和安娜·劳什的家。那栋房子里的每一样东西、每一件琐细的物品和四方形踏脚毯都充斥着重要性。他母亲在家中的存在犹如一种必需的纽带，同时集妻子、孩子和母亲于一身，盘旋于欧文的头颅和天花板之间，她处于中景之中，犹如遥远的噪音，那儿从窗户望出去的风景与肮脏的壁纸交叉在一起。

梦见那幢房子便令他想起，他母亲曾买过些干净的墙纸，它像是粉红色的类似油灰的东西，放在形如贵格燕麦盒的圆锥形套筒里。在他父母亲的卧房里，他同父亲被差去把这捆黏糊糊的东西糊在脏兮兮的黄色大玫瑰花和多刺的绿色茎秆图案上；当他玩心大发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活很费力，但也有种亲密的感觉，他的鼻子与硕大的墙纸上稍显粗糙、略显泛白的颗粒凑得很近。无形的煤灰从无数的烟囱里飘荡出来，在他的双手上渐渐将灰色变成了这种具有黏性的好闻的东西。干这种活对小欧文来说，标志着他步入了成人的劳动之中，在他的头脑中这活仍然存留着他母亲的温度——她不停地擦，就是不愿接受事物本来的样子。对他父亲和他而言，墙纸看上去已经够干净了。

他思忖着菲丽丝的自杀终局是如何发生的。由于突然之间冲着他感情大爆发，她便耽误了时间，显然她加速行驶，甚至都没来得及停下来系安全带，但要说清楚在湿叶子上打滑、汽车倾翻、摔断脖子，这样说似乎不够准确。她在有了新的使命，要把自己从朱

丽娅这儿解救出来的时候，为什么要终结自己呢？不，事故只不过是时空中原子荒谬地汇合在一起，滑入了种种不可能发生的偶然性之中。她已经不适合他了，他老早就确信，他的生活充满魅力，高高在上。上帝杀了菲丽丝，帮了他一个忙：他以这种渎神的想法，想要使自己免受困扰，菲丽丝，这个漂亮的数学系大学生，使自己从繁分数的分母与分子上掉了下来，成了一个多余项。

朱丽娅把包括菲丽丝的相片在内的照片和幻灯片都放进了三楼黑黢黢的小橱里，这都是家庭摄像机出现以前的时代拍摄的，不过他的四个孩子可以在他们的房间里放自己母亲的相片。照片仍旧在那儿。欧文常常琢磨它们，不仅仅琢磨那些彩色照片，还有菲丽丝在书房里显得纯洁无瑕的相片，她一身当时束腰宽裙的装束，梳着时兴的刘海，冲摄影师的玩笑话斜斜地投去一瞥。他谴责她的幽灵，它毫无变化，生命渐逝却仍然积聚着能量，以致自己老是没法和朱丽娅好好做爱。他妻子比他小五岁，所以仍然很需要，几乎没有一晚上，她不会打断他的睡眠，搂住他，或尽情抚摸他。然而，他深信睡眠对健康大有裨益，于是无动于衷地紧紧依恋于正在来临的遗忘之中。那遗忘也许很快就会永远把他拥入怀中，但这并没能威吓住他。他的心脏仍在跳动，他的前列腺仍然完好无损，但他接受她的信号的功能已经在退化了。尽管如此，因为她未受到关注，他也对她作出了安慰，他希望，当每晚上床睡觉时看的书在他手上变得沉重、内容显得荒谬时，才能做得更好。有时，他做了，于是两人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她在黑暗中裸露的身体，真是太可爱了！小男人们怎么会当得起女人的美丽与慈悲呢！

只是在最近他做了一个梦，梦里是类似于教室一样的环境，他被老师派去拿支笔或是一本课本给芭芭拉·艾默里奇，芭芭拉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坐的是用黄橡木做的扶手很宽的那种椅子。当他毕恭毕敬地把这支笔或课本递给她时，她蜷起身子，毫无反应地坐着，于是他不得不让自己靠得更近，从她膝头和低垂的脸之间的阴影中感觉到，她想要自己去吻她。她这样希望，但却仍然用僵硬的一动不动的姿势来表达这种希望，她灿烂地笑着，嘴巴却紧紧抿住，露出了一颗灰色的牙齿。他碰巧知道，芭芭拉·艾默里奇已经变得很肥，在以后班级的聚会上她都得拄着拐杖蹒跚而行，而她那颗迷人的灰牙已经老早就被一颗一看就是假的、象牙白色的牙齿取代了。不过在他的梦里，她的身体仍然柔韧有余，身着淡色花纹图案的简单的棉料衣服，前面扣起，就像三十年代小学女生的打扮。她穿着小女孩的服装，但又很成熟，双腿修长、白皙，腹部柔软，可以像大人一样一动不动地坐着、期待着。她的胸脯和膝盖形成的空间处在阴影之中，充满了紧张的期待之感，这个空间犹如一潭池水，他好想把脸浸在里面，好想受到温暖双唇的迎候。他醒来时才知道——他的勃起证明了这一点——他仍然有着性能力，尽管与朱丽娅做爱时老要与老年的那种想要睡觉的欲望相抗衡。

芭芭拉·艾默里奇的梦又给他带来了那种气氛，那种女人的氛围，她的在场形成的云遮雾绕，当你与她走在街上，髋部触着髋部，她的长发和裙子标示出了主要的差异，尽管被衣服和遮身的东西隐藏了这种差异，但又被许许多多外在的征象，如她细嫩的皮肤纹理和轻快、急促的嗓音昭示出来了。在麻省理工学院他们的学

生时期，他同菲丽丝尚未结婚，但同时都对学习产生了厌倦之情，说不定晚上就会决定去看场电影，去中央广场，或经过"T"形街去波士顿的华盛顿街，他们在那儿做爱，心血来潮，一起逃避现实，想要通过这种尝试使他们的生殖器在娱乐活动与街头生活形成的村落领域中羞羞怯怯寻觅的亲密关系更形扩展开来：那时他爱着她，在街上时她在他身边流动的氛围，匆忙赶路以免迟到，还有她将手没入两人一起吃的爆米花桶里时以沉默表达出来的情意相契——尽管那时候爆米花的品种还很单调，但专营这一行的利润对影院远未达到至关重要的地步——任凭自己专注的脸庞被《凯恩号哗变》、《七兄弟之七新娘》、《后窗》、《斯特拉达》或《胡洛先生的假期》闪烁的电光舔舐着，就像短路时常常出现的情况那样。

他慢慢掌握的一条村落智慧就是，做爱乃放假，这种活动与睡觉、聚餐会或建造自卫用的城垛如中国的长城相比，在我们身体的预算中简而又简。尽管危险重重，会冒身败名裂的风险，但通奸的男女见面只为一个普通的目的，那就是让血压升高、瞳孔放大、泛起已然染红皮肤的爱潮：与两人无休无止地袒露于婚姻之中，从而做爱次数越来越少不同，这其中难道没有什么值得令人称道的划算之处吗？

菲丽丝在老乡村路上找到了那几片光滑的树叶，飞了起来，又头冲下落了下来，落到了树林边缘那片嗡嗡响着的、泛着泡沫的地方——这件事伴随着她特有、狡黠的回眸一视，而指向了他，尽管他头脑理性的一面很清楚，事故就是事故，这只表明了每件事都有其纯粹荒谬的一面而已。然而我们都想把各种意义模式强加给我

们自身，让互相纠结的网络又导回至自我，导回至起点[①]，否则阿基米德支点也会把这个沉重、混乱、喧闹的世界撬起来，使之进入我们可以操控的图形模式之中。

中弗斯镇在他生活在那儿的时候，可以绘制成一张上面标出他感兴趣的女人所住地方的地图。那栋房子里住的人同他睡过觉；另一栋里面的女人，他梦寐以求想与之睡觉；而在这两者之间，是空白的、无人居住的、空荡荡的地带，诸如此类的地方常常可用来标示非洲、阿拉伯沙漠、南太平洋。那时候，在中弗斯镇无论是驾车还是走路，都会赋予欧文找到方向的幸福感，他的位置在某张特制的地图上被标了出来，他因自己身在某处而感到幸福。在美国，某处这样的地方已经少之又少，无处却是多之又多，它们散落在标号的公路旁。即使那些住在公路旁的人也并不总是知道那儿的号码。尽管欧文住在哈斯凯尔斯十字村的时间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长，他在那儿驾车、步行，但他的头脑中对此仍没有清晰的定位，或者说他只是笼统地将这儿标在十六世纪的美洲名下，上面有一连串有名字的港口和较为精确的海岸线，它们将令人血脉贲张的黄金国和许多会被灭绝的异教野蛮人都圈在了里面。

他的生活中有一个日益扩大的空洞——或许是迫近的终局吧。朱丽娅无法拯救他，尽管看见她时，无论是穿着衣服还是不穿衣服，仍旧会让他精神为之一振。她无法用丝绸般光滑的柔顺身躯、她恍惚迷离的凝眸，或是她煞有介事的基督教虔诚信仰来拯救

---

① 原文为法语。

他，他却已经和她走到一起，而对自己的科学信念和无关痛痒的宗教成长经历不管不顾。爷爷是坐在藤背沙发上读《圣经》的；爷爷相信魔鬼和妖法。他父亲在为当地的资本主义老板打工时，圣诞节、复活节和绝大多数星期日都会按老规矩去参加宗教活动。只有欧文的母亲是个真正的宇宙质疑论者，犹如让人身心不得安宁的约伯，当她表达自己的不幸时，常常会泪流满面，至于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小男孩从来就没有真正明白过。我们无法洞悉自己的父母亲；他们太大，而且离得太近。

在哈斯凯尔斯十字村和邻近卡伯特城的区域里，有几座公共网球场，那些没有地方打球，或者说去不了乡村俱乐部的人都会去那儿。只要看见他们，就会马上令欧文勾起长期压抑在心中的往事：他九岁、十岁左右的时候，他那留着红褐色头发的母亲会在自己两条苍白的、日益肥硕的大腿上穿上短裤，和他走在一起，手拿两把木框球拍，穿过米夫林大街的后院和宽阔的高中校园，途经运煤道和被煤灰包围住的足球场的小型看台，然后进入柳条镇四座公共球场，球场四周都围着粗壮的镀锌铁丝。他们俩人都没受过什么训练，这样打球很让人沮丧，许多次球要么击在了网上（也会打到粗壮的球场铁丝网上，铁丝网一被击中就会发出声音），要么击到空中，对方根本就接不到球。在这种寂寞的游戏中，他会被她光腿的形象、被她因继续笨拙不堪地努力打球而使脸愈来愈红弄得很不自在。有轨电车和车辆经过奥尔顿税卡时，由于离得很近，所以人们都会盯着这个小男孩和老女人来回击着东跳西蹦的球。只有现在，欧文才能稍稍瞥见她的意图：同压迫她的超重问题斗

争，帮助他获得一种今后或许会有用的技能。事实上，在中弗斯镇玩兴很浓的环境中，他也继续打了很多次网球，尽管反手击球从来就没怎么学会过。在他同朱丽娅结婚的头几年中，他就早早地放弃了打网球，因为他在发球的时候，肌腱受了伤。但这种游戏却一直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难为情的印象，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同母亲来回抢着球，而坐在有轨电车里的人则盯着他们看。可悲的是，拿这些绒毛球——那时候是白球——简直束手无策，他们把球击到了球网或铁丝网上的时候，会发出令人绝望的、荡出回声的重击声。母亲和儿子这两个人各处学校平坦的场地的两端，似乎完全不知所措，他们在共同的磨难中连结在一起，如同当时他万般痛苦的出生时的场景。

最终，在他同朱丽娅结婚没几年的时候，她就死了，那时候在下弗斯镇寥寥可数的婚礼客人中，她那花白的头发、肥硕的身材，令人难忘。她没有精力同朱丽娅发生她同第一个儿媳之间的那种龃龉了，毋宁说，她让这个年轻女人爬到了自己身上，甚至还让朱丽娅给自己按摩，朱丽娅手法娴熟，给她的肩颈痛疗伤。她从来就不喜欢被人碰，或者说她是这么想来着。“朱丽娅，”她对自己的第二个儿媳说，“你摸我，我感觉就不怎么疼了。自从欧文和你认识以来，他看上去好多了。他以前是不是鬼鬼祟祟、没有血色啊？”

“对我来说，他看上去一直就很英俊，而且很让人尊敬，”朱丽娅说道，她的回答无可置辩，她沾沾自喜地抿紧了嘴唇。埃尔希以前常来，她活泼却又不卑不亢，没把他母亲放在眼里，还想同她分享她的儿子。女人都有占有欲。世界将自己分成了他们各自的领

地。阿丽莎笑起来同埃尔希很像，阿丽莎的嘴唇会咧开来，这时候她渗着汗珠的脸会同他凑得很近，她暗蓝色的眼睛会变得墨一般黑。尽管我们常说男人占有女人，其实是女人获得了占有权。

他母亲死于心脏病，死得干净利落，当时她在自己的小农舍里，刚卖力地忙活完许多家务活。她那辆老式胡佛车引擎烧坏的时候，她的身体刚好躺倒在车子旁边干净的地毯上。欧文小时候与之一起生活过的四个大人死的时候都很整洁，他也都没有在场，仿佛是为了免得让他不高兴，让他可以继续过上独生子那种快乐生活似的。

然而还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他身体内部有些东西需要舒缓一下。他和朱丽娅在一起时的满足感、安安心心地疼爱妻子、过上富足的退休生活，都需要花大力气去维护，他同菲丽丝在一起一直感到不满足，所以也没怎么在上面花心思。菲丽丝和他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并未强求这个世界，要求自己一定要完美无缺。他们按照约定俗成的社会习俗，到了结婚年龄，离开各自的家庭，去建立另一个家。他和朱丽娅凿坏了两个现存的家庭，导致了一人死亡，但没有法庭会为此判定他们有罪。艺术家拉尔森，这是他现在对自己的称呼，已经离开了牧师这一行，在纽约与自己老本行有所关联的地方谋到了一份收入颇丰的工作，但当他一露面，参加孩子的婚礼，或他们以前在中弗斯镇的亲朋的葬礼时，只要不戴后领，他的脖子看上去就很脆弱。他的头发已经不似狗身上穿的乱糟糟的紧身衣那般有着金属丝般健康的光泽。然而，他的嗓音仍似从前那般浑厚悦耳，很是庄重，而且他对待欧文的态度也不比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少一份谦和。甚至于残留的信仰更使这位信徒坚信宿命

论和能量守恒的原理，从而愿意去原谅。

欧文推断，关于基督教的真理问题，有两个可资佐证的论点：一是，我们希望永远活着，尽管对永恒意识的体验也许很是枯燥乏味；二是，我们的感官容易出错——在世界中偏离了正道，或者说往下滑落，而且事情也与本应有的情况大相径庭。我们感觉走向了一个更好的世界，但是我们犯了错误，因为世界不是伊甸园。第二个也许是个更为坚实的论点，因为对死亡的恐惧和厌恶如同疼痛一般，可以被解释为如达尔文进化论所说的某种不断拣选、精炼的生存机制。因为我们害怕死亡，我们就想尽办法想要活着。只要我们的基因能过这一关，自然界才不会理会我们是如何受的苦。

第三个超自然论者的论点可以说成是种信仰，那就是只要一小撮盐（也就是说，只要没有自残行为、殉道者的自杀行为，也没有杀害自己孩子的行为，通往天堂的路途就有了保证，而且成本低廉），就会对健康有好处，不断重复的医学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对减轻焦虑的深信不疑导致了世俗化的效率与成功：这一论点对欧文而言，似乎特别实用。乐观主义终会获胜，但对此的驳难就真的是悲观主义堂皇庄严的真面目吗？人体动物，进化成树木，后来向下发展，在肯尼亚的草原上奔跑，最后处于拥有高度意识的尴尬处境，任何哲学也无法对它进行安慰。凌晨三点，我们的大脑在自我之中动荡不定，努力想要从我们知道即将沉没的轮船上脱身而出。但是从自我中跳出来，西方并不掌握这种技巧。头颅的四壁仍旧坚实，将我们密闭于自身的恐惧当中。

他们，他和朱丽娅，相互依恋，这说明他们都老了。“你只要不在家，哪怕出去打高尔夫，我都发恨。”她对他说。

“你可真可爱，宝贝。你整个下午打桥牌，我也发恨。房子看上去简直太大了。你在这儿的时候，它又看上去这么小。”

这并非纯粹的恭维，朱丽娅对他的反击哈哈笑了起来。她承认道，是啊，只要他在屋里，她就会找理由进去；当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对着电脑芯片喃喃自语，当电路快速进行运算，每秒达到二千二百亿转速的时候，他会同它谈笑风生，通过“和”与“或”的路径达到“如果……那么……其他”这个结论，她进去的时候要么会问他健康保险的事，要么说紫杉丛和卫茅丛等着他去修剪，好像只有他有审美眼光，只有他能做一样——草坪清理工粗心马虎，同糟糕的理发师没什么两样。他们自己做得不多，他们挖洞，清出一块块光秃秃的地方，上面从来不长东西。要不然的话，她会到露台上找他，而他这时候正在用铅白、钴蓝、象牙墨和一点点罗马赭，第一百次地画海平面上渐渐迫近的雨云，它们使人躁狂的迹近无色的色调和同时呈现的精细的层次与混乱不堪的蒸汽，在湿乎乎的纸上用水彩只要随手画上几笔就行，但用油彩就劳神费力了，需要仔细地画出三维的层次，而且油彩要等到次日才会干。童年时起，欧文就为了逃避现实的压力和失调的状态，对纸张、书页、切下来的胶合板、一小块黏土，或者说在巴迪·鲁尔克言简意赅的指导下，对一股标了色标的电线中的铜线特别感兴趣。朱丽娅则会大呼小叫地对她丈夫对无生命物体这么感兴趣提出抗议。

他有点开玩笑地同她说起了房子，“也许房子太大，我们得把

它卖了。”

“别折磨我了，你知道我就爱待在这儿，还有爱你。有时候，”她告诉他，“我看着你，而你却不知道我在看的时候，我就会发抖，一种生理上的发抖。”

“过了这么多年还会？”他很有责任地问道。他们孩子气的你来我往，一个字一个字地，形成了一种音乐，它从来不会令人厌倦，尽管都重复了不下一千遍。

“噢，是啊，”她很有责任地回答道。“甚至于出现得更多了，而不是少了。就是你看的时候，却并不知道别人在看着你。”

“那么你不感到遗憾吗，对我们？”

“噢，不。一点儿都不。我很高兴呢。你不这样吗？”

“噢，是的，”他说道。

然而他感觉到，她越来越觉得自己让他恐慌。“别在厨房地板中间吃东西，”她突然喊了起来，就好像触了电一样。“要是你一定要吃个不停的话，对着水槽去吃。我从来没见过有人会一直吃个不停；你的这种胃口老是让人作呕，真是一点都不让人奇怪。”

当他还是米夫林大街上的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他就老是害怕食物会吃完，所以穿过房子的时候就会咬一口芹菜茎，或是从后边菜园里现拔下来的脏兮兮的胡萝卜。菲丽丝似乎从来没注意到他吃起脆饼干、坚果、从面包格里取出的小甜饼时那种神经质的吃相，从而去填补他体内突然感觉到的缝隙。他反击道：“我最讨厌对着水槽吃了，那样就像狗对着碗吃东西。”

“好吧，地板上到处都是碎屑了，扫地阿姨才刚刚来过。”那些

熙来攘往的巴西人都长着肥硕的屁股,他们凑在一起说起话来,语言中一直会有嘘嘘的声音,就像俄语。欧文怀疑,大国没小国幸福:责任太多。

"别稀里哗啦地吃,"朱丽娅在喝热汤的时候会这么说。她很少做汤,好像就是为了给他一个教训。"你的教养太成问题了。你妈到底都想些什么呀?"

"她是现学的。她以前没妈。她会去看电影,而不是去学什么餐桌礼仪。"

"好的礼仪是万物的根本,"朱丽娅宣称,他接受她的这种妙语,在一连串女老师当中,她看来是最后一个了。"我爸过去常说,举止是谦恭的一种形式,而谦恭就是善良的一种形式。"她继续说道,"我就是这样对自己的外孙们说的。你观察一下他们的举止,欧文,他们会对你有帮助的。他们才不会稀里哗啦地吃呢。"

他在脑中寻找着一大堆稀奇古怪的信息,想要进行自卫。"真好喝,"他解释道。"在某些社会中,稀里哗啦地吃被认为是对男女主人的赞赏。"

"那好,我们是不是很幸运,没生活在那样的社会里?还有你做的另外一件事真的很可怕——一天晚上,在艾奇逊家吃晚饭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你没把面包撕成很小的一块一块,就用涂黄油的刀在上面涂黄油,还在上面拍个不停。这让我难堪得要命,恨不得把面包从你手上抢过来。"

"好呀,"他说道,"那倒会是个很不错的教训,可以让每个人都学会该有怎样的举止。"

“对不起，可我很爱你，我没法忍受你像动物一样吃东西。”

“呃呃呃。”

“别搞笑了，亲爱的。这是你的一个缺点。我和你说话的时候，请看着我。”如果他往旁边瞅——也就是说，他在看放在厨房餐桌上的报纸，上面的标题很可怕，都是些国内外的惨剧——就是在进行多任务处理，就像分时共享全盛时期的主机所做的那样。对他而言，朱丽娅把健康保险或下次去欧洲旅行的事解释得详详细细的时候，她口中吐出的英语语法太过精妙，她会把一个只需一秒的几十亿分之一的时间就能领会的简单想法，变成要花好几分钟时间才能弄明白的长篇大论。在柳条镇，有个年纪比他大的男孩，也许是马蒂·纳夫琴格，他就对这样的事做过研究，还把这条村落妙语透露给他听：“女孩话说得越多，就越爱操。她们的嘴和她们的屄，”马蒂对此进行了理论化，“和她们脊椎骨上那条长长的神经有关系。”

经验证实了这一点。菲丽丝不太爱说话，就好像数字语言自己会说话，或者说仿佛语言的根本的不精确性让她觉得困扰，而朱丽娅在他们于医院的筹款庆祝会上刚见面的时候，就让他惊讶不已，她的发音美妙绝伦，她说出的句子严密齐整，字字珠玑。为了她而去谈话，就像为了她丈夫而去谈话一样，都有一种愉悦感，一种大庭广众之下自我取悦的感觉，不过欧文的其中一个困扰是，为什么如此般配的一对会眼看着自己分崩离析。只是在一对夫妻当中，理想化却成了某种不满和反叛的缘由。美国人需要体验一下如何去改善，如何去发展。

回头看时，一想起他的两任妻子是如何完满地给予了他所要求的东西，他便有所触动。菲丽丝将他升至剑桥街和自命不凡的心灵生活，而朱丽娅则将他带至了哈斯凯尔斯十字村和资产阶级的休闲生活当中。如果两种生活尚未完满的话——没达到他母亲原本对他的期望，她夸大了他的能力——那么生活本身就是不完满的，是某种匆忙达到的近似值。它是粗率的排演，不是成品。

世界想要给予我们所想望的东西，但我们对此的接受等于是参与了世界不完美的进程。

他心怀忧愁，记起自己在中弗斯镇的生活，它如同是对自身男性天性的某种神奇的探险，但他忘记了底下的不光彩——惧怕被人发现、幽会时尽量压缩时间、咬啮着他五脏六腑的负罪感、乱糟糟的噩梦。和费伊，他差点被起诉，和阿丽莎，则让她怀了孕。他同阿丽莎曾试着在怀特菲尔德岩保留区约会，他和费伊奇妙的第一次是在那里的树林里发生的，仲夏的蚊子大肆饕餮了她裸露的皮肤。在树林的掩蔽下，她站在他的上方，他则蜷缩在她的内裤底下，她迷人、丰满的双腿上面很快就密密麻麻地布满了那些吸血的小生物。过了一分钟后，他开了口，倒不是出于同情，“我们还是离开这儿吧。”他忘了许许多多事，但仍然记得费力地把她大腿上的蚊子赶掉，而他的情妇则捉摸不定地往下瞅着他，指望他能采取主动，做出挑逗的举动，因为只有在这块遮蔽的地方，他们才能成为他们自己。

如今孩子们都走了，不过朱丽娅和欧文却与另一个存在物同

处一室，那就是他们日益临近的死亡。而在此之前，要是他们不幸的话，就会染上阿尔采默症，生不如死。他们两人都有点健忘，她跑前跑后常忘事，他是忘名字，尤其记不住他们在哈斯凯尔斯十字村和海港村的朋友的名字。最早根植于大脑中的名字，似乎能记得时间长点，柳条镇二年级拍的相片已经卷曲、发脆，欧文一排排看的时候记起了他们的名字，丝毫没有停顿，而昨天的高尔夫球伴，还在街上打过照面，却怎么也记不起来，但他能很详细地描述出他挥杆时的姿势——弯腰兀鹫式，漂亮的曲线击球。前总统里根老是记起的是幼儿时期吃过的白蜜葡萄：这位嗓音嘶哑的演员，这位能言善辩的推销员，让穷人同富人一起投票，就好像他们也真正成了富人似的，但他现在已经成了一层仅仅存在着的迷雾，不受对自己冒险生活回忆的负累，甚至于也不受他那忠心耿耿的妻子的名字的负累，而他自己的名字多亏了他感恩戴德的党派，才同首都的机场和市区一栋功能宽泛的巨大的大厦相连。他出没于国家这个村落之中，他警告我们，即使老是留寸头、骑马、睡眠充足，过有益身心的生活，许多事情还是会发生。在宾夕法尼亚，人们常说老人"回去了"——也就是说，返老还童了。欧文和朱丽娅早已经往那个方向去了，说起话来带着小孩腔，互相触碰的时候就像在黑夜中摸索，斗起嘴来如同热带丛林里成双成对的巨嘴鸟，飞走的时候把什么都忘得精光，倒也琴瑟和谐。

欧文的老问题——为什么那个不知姓甚名谁、作为例子画在那儿的女人会允许自己在操场器材房后墙上摆出那种姿势让人画下来——仍然没有得到完美的回答。这个问题或许属于非科学的

范畴，根本就不该有答案，好比“为什么任何事都会存在?”和“何为重力?”之类的问题。朱丽娅对此持特别不合拍的观点：女人是世界的奴隶，最终肯定会做男人要求她去做的事。正如阿丽莎指出的那样，“男人为什么爱操?”这个问题是永远不该问出口的。“那女人又为什么呢?”这个问题或许从欧文孩提时对男人与女人之间的距离过分夸大时起就升腾于他的脑海中。他没有姊妹；他母亲的提问让他害怕；环绕柳条镇小学的碎石操场被一条宽阔的人行道从当中一隔为二，采取性别隔离的措施。几十年后，欧文读到，在一次实验中，将雌雄白鼠用一条电网隔开，雄鼠一开始被狠狠电击后便开始后撤，而雌鼠却仍然冲向电网，直到所有的雌鼠全部被电死为止。

他早就感觉到，照女人的天性，尽管会面对社会许许多多机关的阻挠，她们仍然会不顾世界上的风险，去寻求性。使她们大腿分开的力量令她们做不到谦逊、审慎，也失去了常识判断能力。他临时得出的结论是，女人爱操，那是因为，同男人一样，她们陷入了生物学的宇宙之中，那儿不会繁殖的物种消失不见了。幸存者身怀的特质——精力充沛、讲究速度、精明机警、伪装掩盖——都随之一起消失不见，一起纷纷消亡了。做爱是一种程式化的癫狂，它用死亡自身的本质来击退死亡。星星之间是黑色的空间，犹如我们的血管和罅隙中拥有的那种甜蜜的本质。我们自己的各个部位，按传统的礼仪来看这些地方都令人羞耻，但它们都得到了激发。我们被告知，我们在闪亮，我们很灿烂，我们出生时被赋予的血淋淋的裸体知道所有的答案，他们知道，现在以及永远，另一个人，其中另一个人的欲望是什么。

凌晨三点，欧文在皱巴巴的床单上折腾，无法找到自我遗忘这种治愈方法的通道，他如此邻近自身的死亡，同住在米夫林大街上的爷爷一样，只不过他更为怀疑，也不太常读《圣经》而已，他发现自己如同正在俯视一口倏然闪亮的深井，自己迷人的生活已成为漫长的痛苦，混合着恐惧、欲望、野心和负疚感。他在细究自己中弗斯镇的生活时，想象不出究竟是什么驱使自己进入如许多危险的关口和扭曲的境地：他是一个木偶，年老体衰之后木偶的牵线便被剪断了。甚至于如今想方设法手淫，都只能以失败告终。在他的记忆中，仍然能想起那些潮湿、存心被裹挟而去，以及那些任凭自己所为的滑稽可笑的姿势，但只是当他捏住它，用手握住它的时候，它的温度、热情，或者说不管是什么东西，都出人意料地滑脱不见了。这种一触即发的状态，混合着粗蛮的技巧和虚幻的情感，都已烟消云散。秘密逃亡了。规律崩溃了。起作用的因素曾经有很多，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让自己疲累，可以在里面举棋不定，可现在也缩小了。在他朝圣之旅的最远端，少年时期自发的性高潮减退了。逃遁是如此强烈、如此决绝，以至于什么都没有了。同样，他看了看自己现在所住的这间很棒的白色海滨住宅里的家什，都是些精雕细琢的家具和闪动光泽的陶器，但他再也想不起圣诞节时它们闪耀过何种光芒，产生过何种令人兴奋的遐想，而他祖父房中那些破旧、简朴的物品——黄铜烛台和刺绣桌布，少得可怜的几本书、玩具和花瓶——在十二月苍白的窗玻璃中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他所剩下的唯有一丝不挂或即将进入一丝不挂时的柔情时刻了。瓦内萨总是能达到高潮，但她紧紧攥住高潮的方式显得过于

兴奋，甚至有些令人瞧不起，这与阿丽莎判然有别，阿丽莎会哼哼唧唧，吮吸手指，以缓解传达给自己的层层涌人的感官波动，所以她总是会对此显得惊讶万分。亲爱的费伊，显然摇摆于兴奋状态之中，但她的欢快似有传染性，显得天真烂漫，这使她很容易堕入情网。凯伦麻烦最少，对她那一代人来说，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与工作之余喝咖啡或在飞机上坐得时间太长起来活动筋骨没什么两样。不，这样说不公平。她也是这样，还有雅克琳、安托瓦内特和米拉贝拉，尤其是头发拉成丝状的米拉贝拉，她赋予了这种行为、这种神圣的交感以超凡出众的价值。人必须浪漫，否则与羊、麻雀那种例行公事的交媾便没什么两样。在鳕鱼角散发着咸湿空气和松汁味的小屋里，菲丽丝答应做这事时的不耐烦——我们就来做吧——恰恰不幸地确立了某种勉为其难的基调，或许是这样吧，但这也使他进入了某个领域，他自己的神秘体验在此便无需多费口舌了。于是瞬息之间，事情豁然显明了。欧文的过去如同一张举起来对着光线的墨蓝色薄纸，纸上的洞眼闪着光亮：那些星星点点就是那些允许被他操的女人。

这是一位独身村民写的话，“我们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而且，我们将近有一半时间都处于酣睡之中。可是我们却认为自己颇为明智，并在表面之上建立了某种秩序。”这种表面上的秩序使人类的组合与柔情蜜意的时刻成为可能。活着，就会令人发疯。村落的存在就是减轻疯癫状态——藏起来不让孩子知道，把它装瓶供自己独自享用，将它的训令磨合成习惯，使我们自己免受外部黑暗与内部黑暗的伤害。

封面图部分截自《土耳其浴女》，法国画家让 · 奥古斯特 · 多米尼克 · 安格尔于一八六 二年所作油画。显示了众多裸体浴女在土耳其皇宫浴室内的情景。现藏于法国巴黎卢浮宫。画中的土耳其是奴役女性的地方，她们赤裸、四肢丰满而且渴求爱。这一景象为透过墙壁或门上的洞窥视所见，暗示其为男人加锁珍藏之作，画外意味更为深远。多个国家采用这幅图作为《村落》的封面。

人类的思想是由无法计量的因素，如情感、私欲及感官形成的一片迷雾。

这本书带来了巨大的快感。有些作家会随着年老而沉闷，约翰·厄普代克却越发聪明犀利。

——《华盛顿邮报》

厄普代克是大师级的编年史家，他活画出美国中年男性的精神疾患和物质享乐。

——《时尚》

精准、优雅、震撼，厄普代克真是位语言和形象的大师，同时又是思想和情感完美的洞悉者。

——《乡村之声》



定价：32.00元